

海外社論選編

第一集

40

國民二十九年十一月
海外通訊社出版

M.G.
D.693.09
197

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

海外社論選編

第一集

15160

海外通訊社出版



3 1771 0839 0

編著與出版
海外通訊社

通訊處：香港郵箱一七九一號

▲非賣品▼

海外社論選編第一集目次

弁言

軍事

中原大捷的意義

空軍是決勝惟一的力量

中國在戰略上的勝利

迅速建立優勢的空軍

中國空軍的勝利

我們努力建設空軍

抗戰的邁進

第四年頭的抗日戰局

我國軍火之自給

且看日間的「秋天」

衛將軍口中之苦盡甘來

粉碎近衛進政

政 治

地方自治基層組織的新建設

汪逆精衛及其偽組織的解剖

完成禁政與抗戰

民族精魂之表現

建設民族精神

擁護領袖的意義

日本利用傀儡政權的失敗

到勝利之路

關奸偽的巧言

紀念「七七」抗戰建國三週年

三年來寶貴的收穫

抗戰三年志感

漢奸讀不懂歷史

漢奸的一貫謬論

七中全會的收穫

斥汪逆賣國的三大理由

不值一駁的和謠

宣傳的功用和方法

經
濟

中國的工業資本問題

最近法幣暗市波動之基本認識

日本經濟侵略的嚴重性

關於節約建國儲蓄運動

四聯總處與中央金融機構

「以飛機代牛油」

工業合作運動

抗戰與國際交通路線

談談敵人封鎖的効力

內省資源豐足

從泰米的外銷說起

談遺產稅的開徵與僑胞

我設置經濟作戰部

祖國農業之猛晉

敵我的經濟戰

我們不懼怕封鎖

滇緬公路停閉運輸以後

滇緬公路暫告關閉後

經濟戰之新陣容

工合運動在游擊區

論西南的經濟建設

敵軍侵佔之經濟「收穫」

加強中蘇公路運輸

關於祖國的經濟建設

倡辦驛運的認識

大西北的建設

國際外交

美國遠東政策的剖視

日本的學步效顰

美國實施禁運的意義

美國對日禁運

日本南進剖視

從歐戰所得之教訓

法國屈服的感言

日本究竟不如德國

太平洋的今後

日本最近的外交攻勢

歐戰給我們的教訓

關於所謂「東亞門羅主義」

釋門羅主義與所謂「東亞門羅主義」

盎格魯撒克遜人之大團結

吳部長駁斥有田廣播

再來一次東方綏靖政策嗎？

斥日本的「東亞門羅主義」

最近英國外交的概觀

滇緬路限制貨運與英日關係

近衛能作得什麼？

近衛內閣的真實評價

近衛內閣往那裏走？

美國大選與遠東

給近衛以當頭棒喝

敵人南進的徬徨

英日關係的趨勢

發揮自主精神

請美國行動起來

死去的國聯

爲英日近事告英當局

評近衛內閣的基本國策

中英友誼的珍惜

美蘇商約延續與日本

僑務

僑胞投資的安全途徑

匯款回國應有之認識

史地教育的提倡

添設僑胞民教館商榷

菲島禁止華僑經營零售商論

僑胞獻機救國的意義

由現階段的歐戰說到僑胞應有的努力

獻機運動

勸員華僑力量

歐戰擴大後僑胞在救國運動上應有的警惕

斥冒牌的宣傳

醉生夢死之生活必須改正
奮發蓬勃之朝氣必須養成
苟且偷生之習慣必須革除
自私自利之企圖必須打破
紛歧錯雜之思想必須糾正

弁言

本會自二十九年六月，奉中央海外部令組織，負責撰發海外僑報社論，已逾四月。是項社論，旨在宣傳祖國抗建進展，溝通海內外輿情；於三民主義最高指導原則下，把握擁護領袖，澈底完成抗建之信念，而從軍事、政治、國際外交、經濟建設、僑務方面，獲取現實題材，加以闡揚論列，以達堅定僑胞意志，淬勵僑胞精神，提高僑胞文化，及鼓舞僑胞愛護祖國，努力抗建之目的。發行以來，因方針一貫，理解正確，尙得海外僑胞歡迎，克收預期效果，差堪告慰。茲因所發文稿，計積已夥。爲便檢閱過往，藉策將來，并有以留誌鴻爪起見，用先擇尤刊印百篇，名爲海外社論選編第一集；并依軍事、政治、國際外交、經濟、及僑務性質，大致分列五類，而以撰發時間之先後，爲排列編配之程序，以便參閱。邦人君子，幸垂教焉！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

中央海外部海外社評論委員會謹識

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

軍事第一

勝利第一

意志集中

力量集中

海外社論選編 第一集

軍事

中原大捷的意義

去年四月杪，日軍曾以三個師團的兵力沿襄花公路向西進攻，同時另以一個半師團的兵力沿襄河北上，冀圖將我方主力壓迫至襄陽隨縣一帶，一舉而加以殲滅。當時他們已經進展到唐河，滿以為預定的目標可以達到了；不料在襄陽與唐河間的一次大戰，受了我方的包抄，結果日方推進到唐河附近的部隊，幾致全軍覆沒。這是日軍在台兒莊以後所遭逢的第二回大敗。這不但是他們的奇恥大辱，而且從此鞏固了西北和西南的咽喉要地，使他們無法打開僵持的局勢。所以他們的第二次的進犯原是早在我方的預料中的。到了本年四月二十八日，日駐華的主要將領西尾，板垣，及川，柴田，本多等人，齊集武漢，舉行了一次重要會議，聽說當時漢奸汪精衛和甚麼特使河部信行二人也



會出席。結果議定了抽調華中各地的精兵，（實際上在會議舉行的一個多月之前，他們早已開始這次的抽調了。）一共集中了十五萬以上的兵力，分布于豫南，鄂北，鄂中三方面，于四月三十日起，開始向我軍進攻。這一次進攻的規模之大，準備之周，真算得是空前的偉舉。其進攻的路線，是以豫南的信陽，鄂北的隨縣，鄂中的鍾祥三地為起點，分頭向西進犯。信陽的主力部隊由桐柏及其北麓經泌陽，唐河再南轉包圍我軍的北翼；隨縣的主力部隊帶同戰車隊沿襄花公路突進，對付我們的中路大軍，另一主力部隊從鍾祥北進，企圖壓迫我軍的南翼。他們的第一目標還是和去年的一樣，將我軍趕到襄陽附近，而加以殲滅；然後再進而完成攻略襄樊，打通入漢中的路徑。據陳辭修部長最近在重慶論日軍此次之戰略進行，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突破我方抵抗線之障地攻擊戰；第二個階段為包圍機動戰，第三個階段為對包圍圈內我軍之大掃蕩戰，第四個階段為進取襄樊之攻勢戰。至此次作戰之區域，東北自正陽，信陽起，經隨縣，京山，直至西南之鍾祥止，成一大弧形，計長一千餘里。在開始的時間，日軍即以大包圍之姿勢，三路齊進，共趨向於一個中心點，滿以為可收分進合擊之戰果，不但去年大敗之辱可洗清，而且從此打通了直趨漢中的路徑，可收威脅川東的效果。不料他們的戰略，早為我方各軍事長官所熟知。我最高軍事當局且已嚴密地定下了反包圍的戰略；同時在前方負全局總指揮重責的李司令長官，久與日軍對壘，深悉他們的長短虛實，經過長期間的從容布置，也早已成竹在胸。那時候我方的陣容大致如下：先以在合兒莊會建殊勳之張

自忠將軍所領第三十三集團軍，配置于豫南新野之南，監視及截擊從信陽西進之日軍；以其省之民團精銳部隊固守襄花公路兩側，準備迎擊沿襄花公路西北進之一部日軍；令某部防守自京山至鍾祥之北面山地，另以某部繞出日軍後方，乘虛進襲日軍之根據地應山；而最重要者則為預先在北方之南陽，南方之襄陽，南漳，配備有力之部隊，一俟日軍兩翼向中心點包抄時，即由該兩地出動作反包抄之進擊。至于此次反包圍戰之經過，則大概可分為三期：第一期從四月三十日起，至五月十日止，為引誘日軍深入的階段；第二期從五月十一日起，至十八日止，為實行反攻的階段；第三期從五月十九日以後，直至今前（二十七日）止，為殲滅殘敵的階段，雖然這第三期至今還未算完結，日軍又增加了二萬生力軍，企圖作最後的掙扎，但實際上他們的銳氣已經大挫，元氣也已經大傷，決不能再有多大的發展了。

這次反包圍戰的最大戰果，是十六日攻進襄陽，十七日進撲信陽，同時並收復唐河，泌陽，進攻黃龍壩，田家集，長壽店一線；另在南面之漢宜公路以有力部隊進擊京山，截斷日右翼及中路進攻部隊之後路，大洪山一部份部隊併進襲隨縣和安陸。總計四面合圍的結果，共殲滅日軍四萬五千人，虜獲大砲六十門，戰馬二千餘匹，戰車七十餘輛，軍用汽車四百餘輛，其餘軍械尚在統計中。

這次反包圍的最重大的意義，除了給予日方以致命的打擊，俾今後更不容易重整陣容，覬覦我入川要道之外，尚有一對內的最高意義：那便是證明中華民族不管處身於如何劣勢的環境中，不管

在如何強大的外力的壓迫下，依然富有打擊敵人，自闢生路的能力，只要我們始終保持「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的決心和勇氣，那麼，孫總理和蔣總裁所指示我們的精神力可以戰勝一切的教言，原是絕對真確，絲毫用不着懷疑的。最近在國內和在海外僑胞之間，當有人散佈斤斤計較雙方實力，認定中國為絕對無力抗戰的流言，想拿這些話挫削我們的抗戰決心，因而逐漸轉移到漢奸羣的偽組織底下去。此次鄂北反包抄的大捷，便是中華民族好兒女所給予他們的事實上的答復的。從此我們應當有了堅如磐石的信心，知道了就是在強弱懸殊的情勢之下，我們也不是沒有勝利希望的，何況以整個國力來比較，我們還不一定是很弱，而敵人也不見得是很強呢？

空軍是決勝唯一的力量

在現階段的戰爭方式，有以絕大的經濟力量封鎖敵國，促其內部的崩潰；有利用外交手腕，在圓桌上解決一切糾紛和國難；此外就是驅千百萬健兒跑到沙場上，拚一個你死我活的血塗血骨撞骨的鬥爭了。像經濟戰和外交戰，所必備的條件，是在於某一國家的生產能力，能否繼續持久，與折衝樽俎的能否把握現實，以期攫取最後勝利。至於沙場上的決戰，一半是靠「人力」的補充，一半是靠「物力」的援助，若某一交戰國而欲操必勝之左券者，急須注視這兩個要點。

中國民族奮起抵抗日本的侵略，已經將滿三年，領袖在開仗之先，明白指出我們如果不抗戰則已，真要抗戰，非達到最後勝利，決不罷手。換言之，即打至一兵一卒，亦要抗戰到底，中途妥協，便是亡國，言和即是漢奸，這些理論，不外教我們民衆咬實牙根，吃得痛苦，以最堅決的行動，表現唯一的勝利信念而已。事實的證明，日本雖在軍事上割裂我半壁河山，在政治上扶植我們放棄了的漢奸和地痞做他們傀儡，但是我們政府整個抗戰的力量，不特保持着沒有損失過，而且比初期作戰時加強，何止百倍，這個抗戰力量是什麼？就是我們的愈戰愈強的武力。

大家知道現在的中國，決不會亡於日本了。爲的是日本自從「七七」戰事爆發以來，他搬上中國戰場犧牲的人數，已有一百餘萬，擺在淪陷區裏的敵軍何止二百萬，日本每天開銷的戰費，怎樣能夠支持下去，所以日本在中國廣漠的戰場上，不久的將來可決其必定一敗塗地，因爲他決戰的要素，人力物力兩樣，已不能保持其適合的預算；反過來說，中國有徵調不盡的「人力」，提起爲國犧牲的精神口號，有全國民衆激切的響應，這樣人力已不成問題了。惟有「物力」一方面，處今日已瀕於勝負決定的現階段，我們必須要全國民衆起來，共負這個統籌兼顧的責任，大家集中能力，解決這個難關。

戰場上物質的分配，可分爲海軍、陸軍、空軍三大部份，中國因爲從來沒有海軍的準備，即有海軍的雛形組織，亦屬於幼稚時代，談不到與日本爭衡；至若陸軍的力量，的確够偉大了，中國自

從作戰起，各省各地的實力保存着，不單是固有的實力集中在有利地帶，待命反攻，我國西北以及西南部山岳地帶，現在已經訓練完成的陸軍實力，有二百四五十師，所有裝備配置，都是最現代化的，不消說殺敵利器已有相當的數量，就是每一個士兵的殺敵的決心，都有絕對勝利的把握，所以說中國的陸軍，已呈現一種驚人的進度；空軍呢，我們不必諱言，我們空軍的力最菲薄，在廣大的戰場上，實在還不够作為進攻敵人之用，因此我們不得不大聲疾呼，要大家來共同担任促進空軍建設的偉業了。

總理在廿年前已提倡航空救國，他已意識到中國海軍的建設來不及了，在這個立體戰爭裏面，唯一的爭勝力量，就是飛機。我們在這個短促的時期裏，訓練空軍人材，擴充空軍計劃，已經具有相當成績。不過以一個軍事設備後進的國家，來和號稱一等強國的日本來比較，空軍是相差很遠的，然而中國在戰前，不斷的發展，像航空獎券的發行，飛機祝壽的舉辦，已經有十年的準備。可是空軍的物質的消耗，比任何軍備為大，我們以前的湊集，還未見得十分充實，這一點大家都認識清楚了。時至今日正是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關鍵，有賴於空軍以爭取勝利的，是事實，不是理論。

最近西歐的戰爭已展開最劇烈最嚴重的一幕，納粹除了動用他的最新式的武器，像噴火坦克車，尖銳悲鳴彈等等殺人的利器，法國軍事家已坦白承認物質已超勝戰略。還有納粹的空軍，每一次出發，都在一千架以上，翱翔空際，這種空軍武力的威脅，惟有英法才能招架得住。英法聯軍現在

所持以抵禦納粹的，却是他歷年積極準備的空軍戰鬥力量，說不定他日戰勝納粹最終的方術，也許在空軍鬥士們的手上。據報戴萊法業已出動多量空軍，分批轟炸德國後方根據地，以摧毀納粹的兵力，這樣勝負之數，決在空軍的今日，我們要怎樣急起直追，來發展這門國防力量呢。

美國現在已通過擴充軍備的決案了，他唯一的擴軍計劃，都是注視空軍的發展。然而中國內地的經濟能力，已經盡了很大的努力了；惟一希望，就是海外僑胞物力的傾助。自從抗戰事起，僑胞以人力物力捐輸祖國，不為不多，但是到了現階段以武力決勝的一刹那間，正深望我們愛國的僑胞，對於擴充空軍方面，多負一份「物力」的責任。如果空軍的力量加強了，我們的總反攻立刻可以實現，日本的壓迫，當可憑藉空軍力量而予以劇烈的反打擊，我們相信，最後勝利，無疑的必屬於我。

中國在戰略上的勝利

三個年頭的作戰，中國漸漸顯露着最後勝利的曙光。其實，從戰略上看來，中國已經勝利，完全勝利。

戰爭的勝敗繫乎戰略，戰略的規劃繫乎交戰國整個國勢的相互關係。中國和日本的戰略都是根

據她們整個國勢的相互關係來規劃，中國和日本的勝敗，也就是視乎中日兩國的戰略而決定。

中國有她必勝的因素，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口，而日本祇有九千萬，是五和一的對比，并且中國人的體質比較優越，日本人的體質比較低劣。中國有一千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日本祇有六十七萬，是十六和一的對比；并且中國的物產豐富，資源優厚，日本的土地貧瘠，蘊藏薄弱。所以中國有絕對的優勢，足以壓倒日本。

日本有她倖勝的因素，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政治穩健，社會安定，產業發達，人盡其力，地盡其利，人力物力都盡量發展，竟臻於強盛的地步，中國自滿清中葉以還，政治失常，社會紊亂，產業不振，人力擱於虛耗，寶藏棄於地中，人力物力都未曾發展，滯留在貧弱的階段。所以日本有暫時優勢，足以壓倒中國。

中國既然一定必勝，日本又是可倖勝，於是問題便轉到中日兩國所採取的戰略了。中國的力量未嘗發展，可以大大的加增，加增之後，必然壓倒日本，日本的力量盡經發展，不能怎樣的增加，祇在暫時，才能壓倒中國。所以，中國的戰略是要：避開日本的暫時優勢，實行長期抵抗，藉以發展她蘊藏中的雄厚力量，等到基本的優勢達到，才給日本以打擊。日本的戰略是要：避開中國蘊藏的力量，實行速戰速決，藉以利用她已經極度發展的優勢。乘着中國的貧弱時候，即予中國以打擊。換句話說，中國和日本的戰略都是在爭取時間；中國要求戰事延長，延長了才有時候增強自己，

使日本蒙受消耗，然後才決戰致勝。日本却要求戰事速決，速決了才有機會利用自己的暫時優勢，使中國無暇增強，免去自己的消耗。這樣一來，時間的爭取便成爲中日兩國戰略的共同特點。如果中國的長期抵抗能夠實現，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如果日本的速戰速決實現，日本必勝，中國必敗。中國既然有必勝的戰略，日本也是有倖勝的戰略，於是問題便再轉到中日兩國誰能夠實現她的戰略了。日本是要採取侵略的攻勢，中國祇是採取防禦的守勢，所以作戰是在中國的領土之內，而中國便可以利用她自己的地利。簡括的說來，中國的地利是的確有利於她的戰略，而不利於日本的戰略：第一，中國的土地廣大，寸土尺地，都有堅強抵抗，故即使中國不會增強，日本也一定要花費很長的時間，消耗很多的力暈，才能夠把全中國佔領起來。這樣中國總可以博得長久的時間，有了時間就有機會來發展蘊藏着的雄厚力暈。第二，中國的土地廣大，日本怎樣也不能夠在短期內完全佔領，既然日本不能夠把中國完全佔領，中國也就得到空閒，有了空閒，也就有機會來發展蘊藏着的雄厚力暈，也就有蘊藏着的雄厚力暈足供發展。第三，中國的土地廣大，日本再也不能夠速戰速決，日本的戰略，不在乎立刻佔領全中國，統治全中國，而在乎在最短期間內，捕捉到中國的主力，作一決戰，而把牠殲滅，殲滅中國的主力之後，中國無從再戰，日本便可以慢慢的爲所欲爲，不過中國有廣大的土地，中國的主力可以進退自如，日本絕對捕捉不到，也就無從殲滅，祇有繼續作戰，繼續消耗。第四，中國的土地廣大，地形也十分複雜，沿海平原，固然是日本的優越的

重火器，機械部隊，甚至龐大的海軍揚威之所，可是內地的山岳高原之區，絕不是龐大的海軍可以爲力，也不是優越的重火器，機械部隊用武之地了。日本雖有堅強的，優越的武備，可是中國却有許多山岳高原，日本無論如何都不能以武力迅速解決中國的。所以，有了這種種地利，中國可以進行長期抗戰，日本却無法實現速戰速決了。

三年來的戰爭，就是中日兩國各自實行其預定戰略的戰爭，也就是中日兩國各自爭取其戰略主動的戰爭。中國在長期抵抗戰略下，以消耗爲戰爭目的，展開游擊戰，運動戰。日本在速戰速決戰略下，以殲滅爲戰爭目的，展開包圍的，突破的陣地戰。可是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日本大致得到勝利，中國却着着退守，然而，日本捕捉不到中國的主力，無從實施殲滅，可是時間已經過去一年，此後湖北，贛北，鄂北，粵北，綏西的戰役，中國都是得到勝利，而日本却着着失敗，日本仍然找不到中國主力，找到了恐怕也無能實施殲滅，可是時間又再過去兩年。三年的戰爭已經是「長」而不「速」，何況又更是「戰」而不「決」？很明顯的，中國實現了長期抵抗，日本放棄了速戰速決，跟着中國走上了漫漫的長征。

所以，在戰略上看來，中國已經勝利，完全勝利！

迅速建立優勢的空軍

現代國防的安全感，已從海陸的重點，迅速的移至天空的重點，一國能否保衛它的領土，先決條件應該是它能否保衛領空，立體戰爭的威力，在前幾年，泰半的軍事專家還是十分懷疑，甚至有人訕笑杜黑主義是近於一種瘋狂的夢想，可是今日的歐戰，已粉碎了那種懷疑與訕笑，每一個敢正視這殘酷現實的，便不得不接受那個慘痛的教訓。試以歐戰為例：二千架以上的德機，便可以使僅次於法蘭西的歐洲大國波蘭不崇朝而亡國，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滅亡，德機鉅大的威脅與破壞，實為重要的決定因素，即以英法聯軍的撤出弗蘭德蘭區，亦無非是劣勢空軍不能和優勢空軍相抗的緣故，甘茂林將軍說：「物質已戰勝了戰略」，這正是個痛苦的認識。

撇開歐戰不談，就以我們現時抗戰的情形而論，爲了我國空軍處於比較劣勢的地位，不知明裏吃了多少虧，暗裏受了多少苦；物質與精神平白的增加了多少損失，過去我國如擁有優勢空軍，倭奴根本就沒有侵略東四省的胆量；蘆溝橋的戰事更不會發生，如果七七事變時，我們擁有和敵人相當數量的空軍，漫說敵人的侵略不會那麼順利，恐怕受封鎖的不是我們，倒是敵人自己，我們可以截斷它在海陸兩方的運輸與給養，使其彈盡援絕而作階下囚。過去且不必談它，現在的緊要問題

是我們怎樣急起直追，加速度的迎頭趕上，迅速建立優勢的空軍，在短時間內，將這批醜態趕回牠們的老窠去！

我國建立優勢的空軍，實備有整個的優良條件；先從空軍健兒說起，我國英勇空軍的體格，勇敢與技術，無一不超過敵人而上，這不單是中立國軍事專家曾在口頭與報紙上備極加以讚揚，我們更有有力的事實證明，試看敵人自誇的「四大天王」和許多購自外國的優秀驅逐機與重轟炸機，還不是全葬送在我們空中健兒的手裏？台北電台的炸毀還不是我空軍的功績？要是我們也像敵人一般的橫暴殘忍，我們飛去日本投下的紙彈，如果換上炸彈，怕一把火早就將牠們の木房子燒得一乾二淨了。

第二，我國在大後方已設立了大規模的飛機製造廠，戰爭初期因為我國航空工業幼稚，又因戰事急需的緣故，所以飛機可說是全部購自外國，這固然是一種權宜辦法，可是因此流出的金錢十分巨大，此外又有運輸上的阻滯與困難，歐戰一旦擴大，還有來源斷絕之虞，政府有見及此，早就創立了飛機製造廠，俾能自給自足，其他和飛機製造有關的重工業建設，年來也有長足的進步，已可適應供給上的需要。

第三，我們得天獨厚的一點，便是製造飛機的原料，如鉛、鎂、鎂等稀金屬，他國認為得來匪易的，我國則應有盡有不缺乏，其他交戰國家在戰時挺銳感的勞動力缺乏，我國更可以完全不用

憂慮到這點，所以我國建立優勢的空軍，可說已具備了先天的優良條件，留下的一個後天條件，也就是我們現在必須努力克服的，便是我們應如何添購機器，擴充規模，增加分廠，擴大生產額的問題。

海外僑胞，全部是渴望祖國早日完成勝利，確保國防安全的，可是要達到上邊兩項目的，還望僑胞鼎力協助祖國，早日建成優勢的空軍！

中國空軍的勝利

經過三個年頭的神聖抗戰，中國已經在各方面顯露出勝利的曙光，而少年的中國空軍，更表現着節節的勝利。

回憶蘆溝橋事變發生，不宣之戰開始的時候，中國空軍所有的，不過七年多歷史，三百多架的飛機，然而日本飛機却有二十多年的準備，二千多架飛機呢。彼此的形勢是怎樣的不稱，怎樣的懸殊。

空戰的一般原則是：祇有攻擊，沒有防禦，數量越多，愈能制勝。日本飛機就恰巧的把握着這種優越的條件。所以木更津航空隊，鹿屋航空隊，佐世保第二航空隊，以至金子隆司的大編隊羣等等便傾巢而出，抱着杜黑主義的迷夢，以衆臨寡，實行戰術攻擊，企圖消滅中國空軍了。

然而中國的天空是多麼廣闊，空軍又是多麼機動的兵種，中國空軍雖然處於數量上的劣勢，可是有賢明的領袖，有旺盛的精神，有優越的技術，有神聖的任務，不但要作戰，而且更要戰勝。因此，中國空軍常常避開正面的硬打，用最機動的戰略，迅速集中兵力，攫取局部的優勢，在捉摸不定之中，予日本飛賊以痛懲。

明白這一層，我們便明白，即使日本飛賊在中國怎樣橫行，在中國怎樣慘炸，然而日本飛賊終免不了徹底的失敗，中國空軍却是始終勝利。

第一，日本飛賊，基於空戰的一般原則，抱着杜黑主義的迷夢，想在戰爭開始，便一舉殲滅中國空軍，獲得整個制空權。可是，中國的空軍并未曾被日本的飛賊殲滅，反倒予打擊者以打擊，并且一天天長大起來，永遠成爲日本飛賊的勁敵。這就證明中國空軍的勝利。

第二，日本飛賊在遭遇不到中國神鷹的時候，固然耀武揚威，橫行無忌，可是一和中國神鷹遭遇，沒有不戰敗而又戰敗的。武漢上空的三次大會戰，瀘州上空的兩次防禦戰，以至涇滬、南京、杭州、太原、廣州、南鄭等等各地的空戰，以及最近重慶的空戰，中國空軍不但是乘日本飛賊之隙而戰，并且應日本飛賊的挑戰而戰，而每戰又必勝。這也證明中國空軍的勝利。

第三，日本飛賊儘管偷過中國空軍的虎口，然而所幹的就是轟炸不設防的城市，屠殺後方非戰鬥的民衆，摧殘文化建設事業，這就充份表現日本飛賊的卑劣和懦弱。但是中國神鷹，每一出動，

必定以堂堂的陣容，負神聖的任務，征台北餉以炸藥，征三島投以紙彈，而且在防範嚴密當中，來去自如，攻無不克，沒有一次沒有意義，沒有一次不收戰果，這又證明中國空軍的勝利。

第四，在歷次的空戰當中，無論是大會戰，是遭遇戰，是攻擊戰，是防禦戰，參加的日本飛機每每是較中國空軍為多。可是日本飛機還是每戰必敗，中國神鷹還是每戰必勝。這就表明日本飛機不但在戰略上失敗，而且也是在戰術上失敗，中國空軍不但在戰略上勝利，而且也在戰術上勝利。

第五，作戰以來，日本飛機表現的不過是卑劣、懦怯、和殘酷；但是中國空軍却留下悲壯淋漓，可泣可歌的事蹟。日本飛機只有駕駛投明的淮原三，被俘降伏的安田馨之類，可是中國空軍却有與日艦同盡的沈崇誨，自殺免俘的閻海文這一羣烈士。這就表明日本飛機的精神，士氣都是失敗的，而中國空軍的精神，士氣都是勝利。

所以，根據中日空軍的情勢，根據中日空軍的全盤戰局，日本飛機是徹底的失敗，中國空軍却是始終勝利。

可是，我們不要就滿足於這些勝利，我們須知這些勝利是中國空軍在數量不如人之下艱苦奮鬥得來，我們應該努力補充這個數量不如人的缺陷，使中國空軍能進而鍛鍊中國的鐵空，驅除日本的飛賊，粉碎日本的侵略行動，這才是中國空軍的最後勝利。

勝利的造成是空軍的，空軍的基礎是民衆的，海內外的同胞應該怎樣盡出錢出力，建設空軍，

培育空軍，讓空軍充份的生長，以擴大空軍的勝利，完成抗戰建國的任務。

二六

我們要努力建設空軍

在現代的軍備中，空軍有飛躍的發展。在現代的戰爭中，空軍居決勝的地位。所以，在抗戰建國中的祖國，需要個偉大的空軍來完成這個神聖的使命；而負起建設這偉大空軍之責的，不是他人，正是我們的海內外民衆。

三個年頭的神聖抗戰，祖國的空軍已經長大起來。無論驅逐部隊或轟炸部隊都是每戰必勝，無攻不克，樹立不朽的功勳。遺留壯烈的史蹟。然而，祖國的土地是多麼廣闊，祖國的天空是多麼偉大，祖國現在的空軍顯然是太過微小，未能完全拱衛祖國的天空，未能完全驅逐日本的飛賊，完成抗戰建國的任務。所以，祖國需要建設偉大的空軍，而我們便要負起這建設偉大空軍的鉅責。

現在，祖國的空軍需要鉅量的人力；無論駕駛員或戰團員，無論轟炸員或偵察員，無論工程師或機械士，都有許多位置等着我們去充實。我們要知道祖國空軍的成員是怎樣的缺乏：抗戰之初，轟炸部隊時時要兼任偵察，驅逐部隊在戰鬪歸來還要擔任警戒。在軍情緊急的時候，戰士的出動每每夜以繼日，毫無休息，辛勞程度為各國空軍所未有。這些無非就是人員缺乏之故。所以，現在的

祖國空軍需要鉅量的人力，這種人力就有待於我們去供應。

現在，祖國的空軍需要鉅量的財力；無論人員的訓練或飛機的購置，無論彈藥的補充或機場的設備，無論部隊的成立或部隊的維持，都要鉅量的財力等候着我們去贖將。我們要知道祖國空軍的配備是怎樣不充；抗戰之初，驅逐部隊曾以古老的霍克對抗精銳的九六；轟炸部隊曾以軍發動的兩用機去回報雙發動轟炸機的轟炸。在鐵騎受傷的時候，戰士每每不顧跳傘，想努力支持着陸，竟以身殉。愛惜器材為各國空軍所未有。這些就無非是財力不足之故。所以現在祖國的空軍需要鉅量的財力，這種財力就有待於我們的贖將。

現代空軍的發展是飛躍的。空軍技術的進步是日新月異，空軍機械的進步是一日千里。今日所用的技術也許明天便要改進，今日所用的飛機也許明天便要更換。空軍的技術需要不斷的研究與改良，空軍的機械也需要不斷的革新與更換。所以，祖國空軍是不斷的需要鉅量的人力來推動技術上的研究和改良，祖國空軍又是不斷的需要鉅量的財力來做到機械上的革新和更換。要建設偉大的空軍不但要我們努力，并且要我們不斷的努力的。

現代空軍的消耗是鉅大的。空軍人員的有效服務期間不過是二十歲左右的幾年，空軍飛機的有效飛行期間也不過千幾百小時。英勇的戰士不為壯烈的犧牲，也為年毒的關係而須陸續退出抗戰的前線。戰士的鐵騎不為戰爭而毀滅，也為飛行損壞而陸續脫離作戰的崗位。所以，祖國空軍是不斷

的需要鉅量的人力來供應傷亡和退役人員的補充，祖國空軍又是不斷的需要鉅量的財力來作為戰毀和損壞飛機的替換，要建設偉大的空軍不但是我們努力，并且也要我們不斷的努力。

我們看現代列強的軍備是怎樣的趨重空軍。我們看現在祖國的抗建又是怎樣的需要空軍。我們再看祖國的空軍，三年來，是怎樣的數量不如人，機械不如人之下而奮鬥；既戰無不勝，又攻無不利，已經怎樣的建立了一個偉大空軍的強固基礎，已經怎樣的預兆了一個偉大空軍的光榮前途。建設空軍的鉅責既然是在乎我們海內外的民衆，我們自然應該負起這時代的任務，加緊努力，繼續努力，建設一個偉大的空軍，完成抗戰建國的使命。

抗戰的邁進

抗戰第四年正在開始的今日，黃農虞夏子孫們，負荷這個神聖戰爭的任務，不特自己國家的復興和創造，要放在我們的肩膀上；就是整個世界的隆污和興滅的安定力量，也不能夠缺少我們的參加。孟子說：『鄉鄰有難，披髮纓冠而往救之。』何況在炎饑熊熊的全世界裏，凡是人類都要像范仲淹的『以天下興亡爲己任』，尤其具有五千年文化的中國民族，不要放棄這個偉大的歷史的使命。

有人比險中國抗戰，好像一個人患了大病的樣子，這場病無疑的是起死回生，然而醫生保證現在

危急時期已過，絕對不怕再有生命的危險；那末，在纏綿牀第期內所發現的病根，如果盡量剷除，健康倒是不難恢復的。我們抗戰三年來，只有一個信念，就是「擁護最高領袖，爭取最後勝利。」等於病人信賴一個醫生負起他安全責任一樣，我們不要譏諷政治方面，沒有壞的徵象，比方貪污的未盡肅清，各地土劣也有憑藉特殊勢力，幹那接濟敵人代售仇貨的勾當，這好像疥癩之疾，等到身體強固起來，不足為害，他們從國難中所得到的畸形發展的利益，我相信將來必不能逃避民眾的審判，即政府法令也不能寬恕他的；還有社會上的人渣人妖，已經盡地跑入狐鼠蛇蝎的一羣裏，醜態畢露，無所遁形，諸葛公說：「漢賊不兩立」。一個人的好歹真沒有像今日那樣判別清楚了，這好像贅疣和惡瘡，非把牠忍痛割掉不可，所以當人渣思想搖動的時候，我們總讓他從速的爆發，好容易給他對症的針砭，現在漢奸們已站在日本旗幟下，他們簡直不是中國的人民了。他們離開抗戰集團，倒覺于我有利。

鐵一般堅固鋼一般鍛鍊的中國軍人，在三年血戰中，已經大顯他們的身手，而盡其最大的努力，以保衛國家，保衛民族，這一點由於我們民族精神的激發，以養成一種至大至剛的勇氣；自孔子倡導「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的理論，因而有東漢的「氣節脩養」宋明兩代的「節烈表現」，直至「總理奮其大無畏的精神，領導革命，這是始終一貫的。今日的抗戰，實開中國五千年歷史未有的前鋒，然而三百萬武裝的同胞們？一心一德，同在一個目標下，只有向前邁進，沒有

退後畏縮，只有斷頭將軍，沒有投降士兵，這一股敵愾同仇的勇氣，真的充塞天地宇宙，所謂「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這就是軍事勝利第一的徵象，我們不必要多談理論，只就各個戰區的轟轟烈烈，可歌可泣的事跡，可以證明我們軍人的忠勇衛國的勛勞，那末，這就是勝利的左券。在艱苦抗戰中所發覺政治的污點，縱然一時不能夠消滅，我們在改進政府機構，與調整戰時人事的原則下，必使政治配合軍事，以達到「建國」目的，所以中國政治的小疥癩，實無害于整個國家的健康，因為中國有強固的體魄——軍事力量，他日大病復原，比病前的精神當健旺百倍。

有人問四年抗戰的代價是什麼？我們可以說「中國決不會滅亡」這句話就夠了。日本極其數十年處心積慮，欲以亡我，故不惜興師動衆，以求達到田中所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的迷夢，怎樣會料到中國在這三年內發揮其蘊藏數千年的國力，而予打擊者以打擊；我們民衆生活上，雖受到極度的悲哀慘苦，以及不可言喻的壓迫，然必須以最大的忍耐，度過難關，翻身過來，就可「奠定子孫萬世不朽的盛業；單就國際地位的抬高一點，我們三年抗戰的代價真够偉大了。」

同在世界上的民族，遭受侵略，不單是中國，我們放開眼光，看那被夷滅，被宰割的，抵抗不徹底的國家，現在躲避那裏？只有我們神聖抗戰的炎黃民族，正開着光榮燦爛的革命之花，照耀着整個世界，佛說以度人自度，以救人自救，我們不要忘記自己的立場，忽視自己的力量！

第四年頭的抗日戰局

抗日戰事已進入第四年代。在茲最後勝利更加逼近時會，我們的工作固亦將更加艱苦；但由於全國抗戰意志的格外堅強，與殺敵精神的格外奮發，事實上無論是政治軍事，在這第四年頭，又已放射了光明的朕兆；尤其在最近的戰局，更予吾人以重大的興奮。

日閥自五月豫鄂「閃電」慘敗之後，為貫徹其侵略野心，掩飾其釐幹失敗、兼以欺騙國內民衆起見，曾又在六月中集結殘餘，並自各戰場抽調部衆，運用其所謂分兵合擊戰術，向襄西再圖一逞。同時在桂南方面？亦竟冒險深入，妄冀威脅中越通路，切斷我對外運輸線。日兵這種攻勢尚伴着粵湘的蠢動，晉皖的竄擾，故含有全面的意義，而在「結束中國事變」的呼聲中，更有夢想從速擊敗中國的毒計。但是日軍經三年力戰尚且不能達到目的，何況如今已弄到這般筋疲力盡的田地，「強弩之末難穿魯縞」，結果日閥的如意算盤又被殘酷的事實打碎了！

據日來各線戰報傳來：鄂西方面，月來輕進得志的日軍，已經親嘗到我們鐵戰術的况味。在被誘到我有利地區的當兒，六月裏又響起了像以前幾次一樣的喪鐘，結果於宜昌近郊東北地區，遭受雪包圍，經三晝夜痛戰，九千名可憐的日本農村子弟，無辜的純質士兵，又躺下身來作了贖武的

犧牲，而重要將領聯隊長柴田，大隊長石川，吉川，中佐松川，安世等多名，亦都作了「無言的凱旋」了！

伴着這鄂西大捷呼應的，有鄂中之猛攻隨縣，掃蕩大洪山殘日，切斷漢宜路日軍交通。鄂東我又攻入日軍最大據點黃坡。同時我湘北將士，進追臨湘，控制武岳路，都所向有功，斬馘無算。尤其在桂南方面，亦展開了偉大殲滅場面，西犯日軍經我預伏龍州一帶山地軍隊出動突擊，日寇猝不及防，勢成落網之魚，正在猛殲中。而粵省因據深圳一帶日軍，因四週交通線均被我控制，動彈不得，日來且有撤退模樣。至晉西南方面，殘日本已無蠢動可能，早由相持階段而進至我進敵退形勢，自上次克復興縣，潰日主力被殲殆盡，左翼我軍更形活躍，現正猛攻偏關。日來晉南殘寇雖尙圖掙扎，適予我聚殲機會。其餘各線無不顯示同樣優勢。由此可見我國抗日戰局憑其三年奮鬥基礎，證之目前現況，早立於不敗地位，在茲抗戰進入第四年頭，又給予了我們鐵樣的事實作保證，不啻更預卜了未來的樂觀與光明！

尤其值得提出作爲第四年頭抗戰局勢躍進的朕兆的，便是豫省僞軍的紛紛反正。據軍委會發表，豫東自我們上月底攻入開封，捷音所播，各部僞軍輸誠不絕，計已通電反正殺日來歸者，有僞軍最大部衆之僞和平救國軍張人傑曹大中李忠毅宋克賓等部二萬餘人，全部攜械來歸，且收復朱仙鎮、商邱、虞城、鹿邑、亳縣等據點，戰線推進數百里，殲殺日軍五千餘。這種光榮戰果，不消說不

僅表示疆場的勝利，抑且具有政治的重大意義，因為證明偽軍雖一時扼於環境，但終究良知不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愛國熱血始終沸騰於他們脈路中，所以一有機會，他們便再也顧不到日軍對他們和押家屬連環保證等威脅之可畏，而毅然輸誠；更以其身受日偽壓迫荼毒，而益奮其殺日報國戰果。據路透社電，偽軍之反正，包括皖西蘇北及晉東南各地零散偽軍，已逾十五萬人，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珍貴的收穫。

我們從最近各地戰事的進展，以及偽軍大批反正，這些事實看來，顯然的，我們人人都可以得如如下的結論：

第一、日表面上為欲搶奪「黃金機會」，而急急「結束中國事變」實際上則因支持三年無能為繼，而欲「結束中國事變」。但是它却仍欲妄冀發動疲敗的殘餘軍力，不自量地向我愈戰愈強的新軍圍逼，這是根本的矛盾。何況，戰事延至今日今地，對誰有利無利，明若觀火。自第二期作戰以來，日軍迭次的碰壁慘敗，竟還不領受教訓，而偏欲與歷史強強，尙期博取僥倖，這不僅是戰略上的重大錯誤，實亦日闕無可挽救的自趨覆亡之應得的果報。

第二、在我國方面說：對日抗戰自初抱定持久消耗戰略，不在陣地進退爭一日長短，如今果然證明其準確與有效。蔣委員長對於第二期抗戰戰略指示更縝密，謂「如磁吸鐵，把敵人愈吸愈緊，愈引愈深，迫令入於進退維谷，無可動彈之死地，隨時予以致命的打擊。這足以證明我們現在所

運用的戰術，的確完全遵照領袖的意旨，故能克敵致果，捷報頻傳。這種大殲滅戰果，表面上雖然未見有顯著的陣地進退，然消耗日軍人力軍實，打擊對方作戰志氣，都有其不可勝滅的偉大價值。至今日閩兵員補充困難，士無鬪志，就是我們最實際的收穫和致勝的途徑。相信我們再大殲幾次，就是日寇一舉崩潰之時，用不到逐步反攻驅退，費時費力。

第三、由於僞軍的反正，我們更得知中華民族，人心不死，而士氣可用。我們知道日閩亡華本有其「以華制華」毒計，故隨時製造傀儡，編撫僞軍，此種措置實是日人拿手好戲。但是一時或有惑於謬說，或迫於生計的智識低賤的貧苦游民，尤其身陷佔領區，懾於淫威而無能為力；但心切報國，人同此念。故一聞國軍戰勝，無不乘機反正，投入祖國陣容，共滅戴天之仇，這是我們立國大地最寶貴的優秀條件，已把日僞「以華制華」奸計擊成粉碎。無如大部胼手胝足的下層同胞，雖能正氣磅礴，却是身受國家厚遇，主義黨陶的所謂上層智識中人，尤其如汪兆銘輩，竟反在泯抹天良，自甘墮落，認賊作父還要為虎作倀起來，誤已尚要誤人。這次大批所謂「和平軍」的反正，該予汪逆與其主子怎樣重大的打擊？汪逆而尚有一點人氣，其亦將為之愧煞否耶！

★

★

★

★

★

我國軍火之自給

在日軍滋擾着封鎖我國運輸路綫的時候，軍火的供給問題，又是一個我們所最關心的問題。但是，到我國抗戰的第四年頭，我們確確實實可以十分肯定的說，在軍火方面我們已經達到幾乎可以完全自給的程度，這是在長年代中經過千辛萬苦而獲得的結果。

在戰事未起之時，及在戰事初期之中，我們原是運用在江浙兩省各地所建立的許多軍火工廠以自給，這些工廠，在機件原料等諸方面，大半依賴外國，嗣後戰場移動，這些工廠也移向內地，負這艱巨而偉大工作責任的就是軍政部軍需處，它把所有軍火廠遷移並加以改建，設於內省安全地帶，這會經遇到運輸上極大的困難，不過工作仍能不延緩的完成，這種遷設工作，不僅是搬動而已，它需要改裝改配和重建，現在，一切時間上的損失都早已彌補過來，因為這些工廠的員工們，都是加倍加工的生產。它們的出產率雖在目前最艱苦的時期中，還是遠較戰前為高。

這種遷建工作，且經過曲折，因為須配合作戰的條件，要求許多改進。譬如不少戰區的工廠，是遷移改建集中於一區，或露築在地面上易受轟擊及空襲，於是軍需處又把它們重新遷建於更安全更分散更不易受空襲的地方，於是山洞里和地底下以及防空完備的地區，就建立起無數的軍火廠，

它們不僅可以日夜開工，甚至在空襲時亦可以照常生產。

生產機關既有了着落，則第二步問題就是舊機件的替補及新機件的供給問題，爲了這些機件，我們已集中了專門人材，培植出熟練工人，至今可以自行製造了。當然，在這些機件中，其中有一部份是不得不依靠進口的，可是它們幸而已經陸續自海外運到內地，此後再沒有多大的需要。

原料就是跟着機件而來的另一個問題，關於軍火原料，我國原依靠舶來品，可是自從開戰以來，軍需處就特別忙於進行計劃，實行原料自給。這裏包括兩重任務：一方面盡量增加原料供給，愈多愈快愈好，另一方面，找求舶來品的代替物，現在除極少數極少量的某幾種項目外，其餘都可自給。譬如就原料中最重要的煤鐵而言，迄今成立了許多開採公司，或軍政部主辦，或官商合辦，或商辦而受該部指揮。土法的採掘鑄煉，一律予以改良，目前該兩種原料的全部出產，已較戰前全國的出產多出兩倍以上，建鑄大砲及野戰重器用的鋼，已經試驗成功。軍需處計劃與建築的新軋鐵廠，電熔爐，鑄鐵爐等，都完滿告成。

最後，爆炸原料，一向是憑藉進口的，但是一年來，我們對於必要機件的購備，原料的採集，火藥製造的實驗，都已成功。

上述各種軍火製造上的新猷，自有賴於採購，運輸，連絡等事宜，極爲衆多。軍需處爲此，特別佈成蛛網式的代理機關，各司指導採掘，就地購買，組織舟車牲口人力轉運，督促製造，推進接

濟等工作。

這樣，由後方準備妥當的軍火，輸至前方供作殺敵之後，又特別注意彈殼，碎鐵，及其他金屬零件的收集運用，以達到「廢物助戰」的任務。

在這樣、多面的急進的努力之下，祖國的後方已經為軍火的供給自地下的蘊藏至前線將士之手，又從前線到兵工廠，建立起了一條不斷的供養線，這條供養線的特點，不僅在接濟上源源不絕，而且全由自力自給。如果我們在這方面還有所需於國外者，則它的種類極少，份量極小，要求不廣，需用不急，正可以不惜成本，從任何偶然的特別佈置，以至「奇門突出」的路線，將它們從國外運入內地，決不會有中斷之虞。

自力自給的軍需給養，當然不是封鎖所能削弱的，反而祇能刺激它迅速增長。至於特種的輸入，那是真正連築成實在的銅牆鐵壁般的封鎖，也不能阻止的。

這是事實，這是千古未有的奇蹟，這是一字不虛的敘述。為保持國防秘密，我們不能說出這些兵工建設的所在和統計數字，僑胞們正可以放懷，信任這條自力自給的軍火給養線！

且看日閩的「秋天」！

最近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會對上海的西報記者宣稱：「中國事變將可在本年的秋

天結束」。他這句話是被他們的一切國內外的情勢逼勒出來的，我們從這句話便可以窺見他們的焦灼狼狽的心情。所謂「中國事變」，原是他們在三年前所自矜可以在三個月內完全了結的；而今綿延過了悠長的三年，結果徒然把他們國中的經濟狀況弄得百孔千瘡，民衆的怨聲載道，和士兵的久戍思歸，逼得他們無地自容，祇好把國內僅餘的實力全盤運用出來，妄冀作困獸之鬪，好對他們的天皇和國民搪塞過去，一方面歐洲局勢的急轉直下，又引動了他們的饑饉，認為在目前的情勢裏，日本正好再作一回買空賣空的大投機，但是所謂「中國事變」却把它的手足牢牢地束縛着，在它沒有法子擺脫這方面的糾纏以前，它絕對不能重圍上次世界大戰中的名利雙收的好夢，而瞪着眼睛白白地看着千載一時的「黃金機會」在自己手上溜過去，又絕非他們所能甘心，於是乎它不得不再咬一次牙根，發狠地把最後的一滴氣力施展出來，準備在最短期間內了却這一邊的糾紛，好騰出一隻手來滿足他們的趁火打劫的夙願，這便是它力竭聲嘶地叫出「秋天結束」這句話來的主要原因。

然而日本將以怎麼樣的手段去達到這個目標呢？就目前的事實表現看來，它所選定的途徑是一方面藉外交的壓力去實現對於中國自由區嚴密封鎖，使中國無從取得外來軍火的補充，一方面抽調生力軍，在宜昌和桂南發動大規模的攻勢，希望分頭解決我主力部隊。除此以外，在國內則重新捧出馴服如羊的公子近衛文麿來組織一個號稱統一政黨的新內閣，以便軍閥可以隨意指揮；在國外則發動海軍的攻勢，希圖分別侵犯甯波、溫州、三都澳、和福州等四個通海的口岸，以切斷中國貨物

的出口，在經濟上制中國的死命，這個步驟，猛然看來似乎不錯，然而實行的結果如何呢？

第一，它對於越南和緬甸兩方所加的壓力，總算收到暫時封閉暹越和滇緬這兩條交通路線的效果了。可是這種奸計原在我方當局的預料中的，事實上我方早經備備了相當的必需的外來軍械，所以這兩條路的暫時封閉，對於我方實無多大的影響，而且我方最近一年間所用的輕軍械，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出於自造，就連機械化部隊所必不可少的汽油，我們也早經研究好酒精一類的代用品，至必不得已時，便可拿來替代，總而言之，日閥的封鎖策略雖然狠毒，但可惜他們拿出來太遲，目前的中國，已經不是封鎖的戰略所能打倒的了。

第二，敵軍在宜昌方面的渡江進迫，已在五龍和安安廟等處遭遇我軍的截擊，一場大規模的殲滅戰把過江的日軍殺斃了五千多，同時在長江北岸的我方砲隊復以遠射程大砲向宜昌城裏不斷射擊，把他們的軍械庫擊燬了二所，目下過江的殘敵雖然還有一部份在安安廟頑強抗戰，但他們已經陷入我方的包圍中，不久便可以全部解決，其餘大隊敗兵，今已遁回宜昌城裏，再不敢作冒險西犯的企圖了。至於桂南的日軍，在增兵兩師團後，也付出了很重的代價，纔佔取了龍州，龍州原是不宜於重兵駐守的地方，故我軍在索得相當代價之後，即自動放棄，目前我方所注意的是龍州以西的各地，日軍會於七月十日沿龍江西進，被我們預先埋伏在西岸上的精兵迎頭痛擊，殺了他們二千餘人，現在龍州已經在我大兵控制之下，敵軍已在竊中，其崩潰已指日可待了。

近衛的組織新閣，在登台之後，立刻遇到民政黨的內部分裂，足證其人望的不孚，本來所謂一黨制的政府大都是先有一個籠罩萬有的出類拔萃的黨魁，然後由舉國人民一致擁戴，蓋不如斯斷不能屹然獨立，永不動搖的，現在日本的情形則反是，由軍部強拉出一個傀儡來，我們試問從統制子弟出身的近衛文麿是否有任領袖的聲望和魄力？如今勉強效顰，結果適足以激揚日本內政的風潮而已。至於甯波之進兵，則鎮海一戰，已使日艦隊抱頭鼠竄，知難而退，大概他們也不敢再作佔領閩浙四港口的奢望了。

日本軍閥還有甚麼通天本領呢？三個月的時間是很快過去的，秋天也快到了，我們倒要看看西尾這班人這回會不會再打自己的嘴巴？

衛將軍口中之苦盡甘來

中華民族的抗戰建國偉業踏進了第四個年度之始，我們在豫皖一帶艱苦奮鬥，贏得「百勝將軍」英名的衛立煌將軍對戰地訪員說：「我們經過了三年苦戰之後，現在已經到了苦盡甘來的時候了。」。這句話是聊以自壯為安慰語麼？絕對不然，我們拿得出切切實實的根據。誰要不信的話，請看下列的事實。

第一、近代的戰爭爲整個國家的全部力量的競賽，而各部門競賽中之最關重要者，自然要推披堅執銳的兵士的質素和數量的比較。這同德國之戰勝法國，據貝當元帥自己所說的敗因，第一點便是法國人口之遠不如德，以致影響到戰場上兵源缺乏。這同日本軍閥之所以悍然發動東亞空前的大戰，主要地是由於他們誤信日本軍隊素質優良可以抵過數量上的短絀，而又以爲他們的物質條件之優勢，也可以掩蔽精神之不足。同時他們又過分看高了中國人的懦怯苟安的心理，在戰前便已貿然判斷：在開戰後的三個月內，他們便可以把中國的主力完全擊潰，——這是由於他們過分估高中國軍隊的素質的不良；而到了第一年終了的時候，中國的兵力補充也將感到極大的困難——這是由於他們過分估高了中國民眾間所流傳的「好男不當兵」的那句古語的影響。那裡知道中國軍的素質十分優秀，遠出他們意料之外，而到了戰爭第一年終了之時，中國的兵力已較戰前增加了四分之一，第二年終了時，我方主力部隊還增加至五分之二之多。實際上如果把我們的兵役法逐漸實施，我方所能徵集的兵力大約比之事實上所需要者可以超出十倍，這樣豐厚的兵源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所絕不容易有的。而在訓練中的新兵，其戰鬥力的水準，還在開戰前的最精銳部隊之上，這不但爲許多外國軍事家所共許，而且在最近的襄西，桂南，粵北和鎮海等處的戰場上，也已經有了事實的證明。此外還有西南各公路的大規模的徵工，也可以顯出我方人力的豐厚和偉大。湘桂路和滇緬路的工事，都是以國家最少的耗費去完成最迅速的，最圓滿的結果。試問世界還有那一國能够舉得出同樣的

事例來？

第二、是我們整個民族的向來不甚團結的人心，在近三年的空前外侮中，早已鑄就了百折不撓的堅如鐵石的精神。這又是出於日人的意外的。堅定的精神不能為物質的條件所窒死，這種真理早經孫總理和最高領袖再三闡釋，大概再沒有多少人會懷疑了。根據過去的史迹，如日耳曼民族在一蹶不振的時候，僅憑着愛希特的一本「告日耳曼民族」的小冊子，便奠定了德國復興的根基；俄國在破敗之餘，更受着異常嚴酷的天災人禍的壓迫，也祇靠着列甯一班人的「就是退到堪察加也不要緊」的毅力與誠心，便開始了今日蘇聯的如火如荼的盛業，如今我們的賢明領袖早已以他的「以不變應萬變」的堅強決心和他的火一般光明熾烈的精神，博得舉世的同情和信仰。全國民衆的日益堅決的艱難奮鬥的情緒，和後方公務人員的宵旰辛劬的努力，也已經洗盡了過去的因循苟且的惡習。就是淪陷已久的地方也依然沒有失去百折不回的鬪志。江南游擊隊活動，最近已經使得江浙一帶各城市的日軍感到應接不暇的痛苦；華北的強悍的農民也在正規軍所化的游擊軍之指揮下，加強他們的組織和訓練；甚至連失陷九年的東北四省據蘇聯科學研究社出版之「世界政治與經濟」最近刊載一篇東北特訊所描寫，也沒有能如日方最初所期望，將這片肥沃的平原化成他們的安定的後方。那裏的中國民衆依然視日人爲不共戴天的大敵，繼續與中國其他各地的同胞共作英勇的鬪爭。據那篇特訊的作者說：「彼等之抗日情緒異常熱烈，併受國軍忠勇抗戰之鼓勵，使目前之東北人民幾已全部

直接或間接加入抗日之陣營中。中國之游擊戰奏效甚宏，使東北永不能成爲日本帝國主義穩固之後方」。這都是中華好男女的勇猛精進的「生之意志」的表現。一條小草或一株小樹還能够排除一切沈重的抑壓障礙，而克途馳的勃然茁長的生機，何況我們集四萬萬五千萬人爲一心的偌大一個民族呢！

此外如農村經濟之以戰事刺激而日見繁榮，後方輕重工業之方興未艾，內地手工業之復興，農產品之改良生產，以及後方民衆一般生活之改善等等情形，都是我們這個老民族在抗建過程中所培育出來的欣欣向榮之象，同時也就是我們這炎黃裔胃絕非外來暴力所能降服或消滅的明徵。就拿我們平素所最不擅長的科學建設來說，最近一年來在西南大後方所興辦的種種大規模的軍需工業，如果把其中的詳情宣露出來，也够使歐美的諸先進國爲之震驚。卽如煉造鋼鐵的工廠，往時西南各省連一家都沒有的，到如今只四川一省便已成立了十二家了。這已經解決了大部分的軍械供給的問題，使我們的軍事當局再不必煩心於對外交通路線的被截斷。看了這種情形，我們對於衛將軍的那句名言，還有什麼疑問和憂慮呢？

然而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原是大家都有的。在這開始踏進我們的「錦片前程」的時候，我們第一要緊記着自身的責任，而各自拿出一點一滴的力量來促進這同的空前偉業的實現。

粉碎近衛進攻

前年深秋近衛文麿因發了一個現在爲汪逆精衛奉爲「和平」聖書的「近衛聲明」，却依然解決不了「中國事件」，便像落葉一般悄然下了台，想不到事隔快近兩年，日本侵略者因爲仍舊「結束不了「事變」，只好再將近衛找尋出來，要他再來努力一下「結束事變」。日本之無人以及其所處困境之無法打開，從這點上已經暴露無遺了。

這次近衛的重作馮婦，在世界人士看來，無非換湯不換藥，但是在日本自己，却故意把他裝點得浩浩蕩蕩，神奇莫測，彷彿近衛一出，日本的逆境真可消除，「事變」就能結束似的。但現在近衛內閣的新閣策正式公佈了，公佈出來的除了一大堆空洞的字句之外，與歷屆內閣的舊政策實在沒有多大分別；所以這一次的近衛內閣簡直是日本的破產內閣之繼續，這一次的新閣策也是日本的破產政策之延長。

自然，近衛這次出台，也有近衛自己以及其他背後的牽線人——軍部的打算。他們的打算很明白：第一、解決中國事變；第二、利用國際局勢的緊張複雜，從事于威脅投機，多方取巧，而其目的還在于解決中國事變；第三、初步完成日本國內軍人法西斯統治，以內閣軍部一致集權的形式，

加緊侵華戰爭並補充其三年來國力軍力的消耗，積極擴充海軍，以加強其向英美諸國恐嚇索詐的資本。這是這次近衛內閣新政策的精髓；倘然我們還要想找出它精髓的第四點，那末便是：這次近衛已經無形中修改了他的「近衛宣言」，對於「解決中國事變」不再說什麼不以重慶蔣委員長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為談判的對手，也絕不提到已經「忠實」地在奉行他的「宣言」的汪逆精衛，却說將「採取對國際大變局之遠大觀點」及「建設性的與彈力性的政策」。這種含糊不清的字句，我們很可以把它解釋為：在某種情勢之下，近衛為要迅速到達他的「結束事變」，還會再來一個和平陰謀的可能。

但是近衛這種打算能不能見諸事實呢？我們姑且把近衛將要玩弄的外交花樣——一方面獻媚德義，另方面威脅英美，然而一方面對歐戰又「不介入」，對英美又不破臉——置之不談；我們也姑且不問近衛與軍部的「刷新國內體制」法西斯夢。能不能做成功，「充實國防」，「日滿支一環」，「自給方策」，「劃期的發展」重要產業……這種符咒式的口號能不能一一實施，單以他們自己也認為最迫切需要解決的「結束事變」這點看，恐怕連近衛自己也曉得毫無把握；日本「國運之進展」已受我堅決抗戰所拖牢，所限制，終而至墮入逆境，自告毀滅；因為顯然的，日本的和平陰謀決不能動搖我們抗戰的決心，汪逆精衛的「和平運動」，就連近衛也已知不足掛齒，歐戰的擴大並不能使日本大獲漁利，德國既不睬日本的賣弄，蘇聯也一直堅持着立場，英美縱因局勢迫得他們只好

對日本作相當的讓步，但其讓步的程度究屬有限。所以今後近衛更想從外交上政治上來迫使我們「屈膝」已絕無可能，現在它唯一可走的，似乎只有再來一次軍事冒險這一條路了。

我們不能把日本的軍力估量得太低（果然也不必過高），我們應該相信，日本軍閥在「結束」不了「事變」之餘，必然會再度借用其軍事的進攻；所以我們也不妨可以推定，在最近的將來，在近衛登台以後一切新花樣玩完了之後，現在正靜止着的前線戰事，將會再度趨於緊張；那時候日本軍隊，可能在南北兩方面同時或先後猛攻。在南方，日軍可能自桂南的邕甯進窺柳州，桂林，沿湘桂路北上攻擊衡陽，長沙，而與此配合着的也許是宜昌南岸殘日的增援進襲湘西，南北呼應，企圖藉此以囊括鄂湘粵桂一大片人烟稠密物產豐富的土地，使我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以及贛南大後方的安全上受一重大打擊。最近鄂西宜昌日軍的不惜重大犧牲，一再而三地強渡長江，佔得宜昌的若干小點，桂西日軍於攻佔龍州後又向北面窺探，也許正是日軍對未來戰局的一個準備。在北方，日軍的視線自然集中於綏西和晉西北，因為從那裏向西發展，可以威脅我西北國際交通線。本來日軍對於切斷我西北國際交通線這一企圖，曾經幾次三番，不惜付巨大代價去嘗試過，現在滇越，滇緬路的交通已給它達到截斷的目的，但因我西北國際交通線之依然暢通，在抗戰軍事上並未受重大打擊，而日本對於這條路線，也沒有什麼國際局勢變化的機會可乘，敢向蘇聯說一個「不」字。現在日本當然很曉得要切斷這條路線，只有靠自己的軍力，要早日「結束事變」，又非趕快

抗戰必勝 建國必成

截斷這條路線不可。因此日本在最近必然還會在綏管方面，作一次傾力的猛攻，妄圖藉此可以完全切斷我們的國際交通線，達到其擊敗我們的目的。最近（七月下半月）晉西北日軍之大舉蠢動，也許正在窺探這方面我軍的虛實和摸自己將來應走的道路。但是日本這種大規模的軍事冒險不能完成其思想中的目的呢，我們一方面固敢於相信它必然毫無所獲，因為抗戰三年來我軍之愈戰愈強與日軍之愈戰愈弱，已經決定了誰勝誰負的命運；但我們於此，到底也不能不有所警惕；我們要加速取得勝利，完成我抗戰建國的大業，我們全國上下必須要立即加速努力，去粉碎行將到來的近

奇進攻！

軍民努力方針 總裁訓示 三點

中正今天對我全國親愛的將士和同胞們，要鄭重提出幾點具體努力的事項，我全國軍民務必一致接受，共同實行。

(甲)一致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我們必須確實履行國民公約，必須真誠實行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必須知廉恥，守紀律，人人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為目標，集中意志與力量，準備為國家民族而作任何的犧牲。世局愈變幻，戰事愈緊張，我們愈堅定，愈勇敢。我們務必建立起鞏固不拔的精神堡壘，使每一個黃帝子孫，能够經得起最後勝利以前任何艱難與磨鍊。

(乙)要一致擁護政府的軍事計劃。人人接受軍訓踴躍應徵兵役，或參加勞動服務，達到全國皆兵，全國皆工的目的。一般官兵，尤其高級長官，更應臨勝毋驕，遇挫不餒，嚴守紀律，達成任務。無論敵前敵後，必須遵照計劃，遂行果敢的殲滅與堅韌的打擊，使我們已有的軍事基礎更充實；使我們已得的戰果更擴張，使我們國軍日益壯大，以戰必勝，以攻必取。

(丙)要一致擁護政府的政治計劃。人人負起推行地方自治，實施新縣制的責任，奠定五權憲法的真正基礎，這是充實國力集中民力的必要工作。為持久抗戰計，為民族久遠福利計，都不能不加緊實施；尤其是各黨派各社團的領袖，各省市各鄉鎮的紳耆，各大小學校的校長與教師，一言一行，應為同胞的表率，必須認識大敵當前，正是我們表現復興偉功唯一報國的機會，務當一致努力，以實現三民主義為己任，精誠團結，生死不渝，以擊破敵偽政治分化的陰謀。

政治

地方自治基層組織的新建設

地方自治是憲政的基礎，基層組織是政治建設的根本，如果要建設整個國家的政治，非從地方基層做起不可。所謂地方基層，就是縣以下的機構。總理說過：「縣是自治的單位。」抗戰建國第十三條也載着：「實行以縣為單位，改善健全民衆之自衛組織，施以訓練，加強其效能。并加緊完成地方自治，以鞏固抗戰中之政治的社會的基礎，并為憲法的準備。」縣政建設，在整個政治建設中是佔着很重要的地位的。

自抗戰以來，我國對於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部門，都力求改進與建設。而對於政治建設的要求更大。因為政治是各部門的主體。蔣委員長對整理國政，主張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而抗戰計劃，又主張政治重於軍事，人民重於軍隊，後方軍於前方。最近國府頒布「縣各級組織綱要」，實施新縣制，也就是政治建設中的一種最基本最重要的措施。

這種新縣制「縣各級組織綱要」是去年九月十九日明令公布的。綱要共分十章六十條。是遵照蔣委員長手訂的「縣以下黨政機構關係草圖」，嗣經國防最高委員會臨時設置的地方自治討論會的詳細研究，始由內政部明令頒行。可知這新縣制的訂定，是非常審慎，而對於過去地方自治制度上缺點，都依據當前環境，加以揚棄和改善，使適應現社會的需要，無疑在政制上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最近四川，浙江，湖南，廣東，福建，江西各省均已遵令實行，各省又以推行新政必須用新人，已次第舉辦地方行政幹部訓練班，從事新幹部的培養。國府期以三年完成此種新縣制，現對於各種法規，更成立「縣政計劃委員會」從詳來研究釐訂。

那末，新縣制的優點，究在什麼地方呢？簡單列舉，有下面這幾點：

(一) 充實下層組織。過去縣制鄉鎮保甲組織都很薄弱，以致地方自治工作未能展開，有「頭重腳輕」之弊。新縣制是把鄉鎮保甲的組織擴大健全起來了。鄉鎮公所設民政、警衛、經濟、文化四股，每股各設主任一人，幹事若干人。保辦公處也設幹事二人至四人。在組織方面比前已充實得多。

(二) 採取三位一體制。過去地方行政，分門別戶，各自為政，不是互相衝突，就是彼此磨擦。新縣制規定：鄉鎮長兼任鄉鎮中心學校校長，及鄉鎮壯丁隊隊長。保長兼任學校校長，保壯丁隊長。於是政治，教育，軍事都統制于一人，這就是所謂三位一體制。這樣，事權可以集中，更可發揮相成相輔的功效。這種制度本來早由廣西試行，甚著效驗。

（三）設置各級民意機關。縣設縣參議會，鄉鎮設鄉民代表會，保設保民大會，甲設戶長會議，并得舉行甲居民會議。這是培養民權，和採用民主監察制度的辦法。過去的「縣組織法」雖也規定有鄉鎮民大會，行使直接民權，但施行十年以來，何嘗有實行？與其徒成具文，還不如規定這樣簡易的民意機關為好。

（四）確定縣在法律上的地位。過去「縣組織法」把縣列為行政單位，而區以下才是真正的自治組織。這與建國大綱以「縣為自治的單位」的規定不符。更因為區的組織也很薄弱，担任不了地方自治的任務，於是變成區也只是輔助縣府的行政機關。新縣制則已明定縣為自治單位，但同時為行政單位，縣長受省的監督辦理自治事項，同時也受省政府的指揮執行中央及省委辦事項，這樣職權責任都很清楚。這種變重的負荷，也正如法國的市集長一樣。

其他，例如鄉鎮財政的統籌，區署性質的確定，倉庫制度的引用，也是新縣制的優點，都是縣政制度的重大改進，有助於縣政工作的推行。

自然，這種新制的實施，仍有賴于人才和經費。「徒法不能以自行。」人材的問題是很重要的。現在各省雖積極訓練幹部，但鄉鎮保甲的幹部人員為數不少，非有相當時間不可，而怎樣選取人才？怎樣訓練？也須加以注意。其次經費方面，整理地方財政，清查公產，必可對於地方財政有助。現時地方上的公產，大多數掌握在少數的土劣手中，如果執行清理，發作地方經費，舉辦一切自

治事項，則經費問題，也可解決。

總之，新縣制的施行，可使基層組織臻於健全，而對於地方自治工作，可以加速完成。這在政治上是一種重要的新建設。所望國內各省執政者能切實推行，則抗戰建國前途實所深賴。

汪逆精衛及其偽組織的解剖

一個人體所以能够保持他的健康常態，就是需要不斷的排除一切病態的細胞。一個集團也是這樣，必須要把不良份子澈底除去才能有辦法。汪逆精衛和偽組織中諸逆，在抗戰期中，突然背叛了黨國，也許有些人認為是中國的不幸，但我們却以為這正是中國的大幸，因為汪逆等本質已經是民族血液中的毒素，假如不早些排洩出來，潛伏的期間愈久，將來為患也愈深，倒不如趁這時候讓他發作，我們且看被排除出來的汪精衛等，對於我們民族上一點也不能作祟，充其量祇等於皮膚上的疥癬，無論怎樣絕不會影響整個民族的生命。這樣便可以明瞭，與其讓他潛伏，毋寧任其發作了。

現在讓我們查究一下病源，把汪逆和偽組織解剖一下，這在民族的健康上，或者不無小補！

（一）汪精衛是什麼東西？在病理學上，有寄生菌這個名詞，我們拿來形容汪逆精衛，大致總不會有錯，因為汪逆自始至今，就沒有獨立的人格，檢討他一生的事跡，全部份都是依附他人以鬼

混的，他唯一的長處，就是善於投機，他生性是具有這個寄生的性格。民元以前，他眼看革命的事業，是這樣蓬勃，於是他託身在革命黨的旗幟下，希望邀天之功以為己有；民國初年，因為袁世凱的勢力膨脹，又與袁氏深相結納起來，暗中反對 總理的徹底革命；民國十四五年間共產黨的勢力緊張，汪遂看風駛舵，投到共產黨的懷抱裏，高唱『反共即是反革命』的口號；民國十七年的環境改變了，汪逆又轉其方針，向資產階級獻媚，那時他搗糞起『農工與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的旗號，構成改組派危害國家的禍亂；七七事變之時，他看到全國的民氣興盛，不可遏抑，於是他也跟着唱『焦土抗戰』的調子；直到去年因為日人的利誘，終於把他的惡根性一起暴露出來，親顏投降，在敵人羽翼底下，大談其『東亞新秩序』了；綜計前後三十多年間，汪逆不知變節了多少次，而每一次的變化，却是和他以前所做的事和所發表的言論，是極端矛盾的，這原因，就是他寄生母體的不同，所以他纔有這種怪象和醜惡的演出！

像汪逆這種人，因為沒有獨立的人格，必須依附別人，才能够生存，所以他的鑽營的手段，特別來得高明，有人比他為妓女，實不為過。他一生送舊迎新趨炎附勢的行爲，多至不可勝數，試舉他最聲華大端的，像諷刺攝政王失敗時，汪逆爲求苟全性命，不惜依附階下，高呼攝政王爲『王爺』；又當他依附共黨時，把共黨學說，奉爲金科玉律，祇知有共產主義，而不知有三民主義；到現在他受了東京主子的示意，竟把共產黨說得像洪水猛獸一般，最難得的是他明知自己的話前後矛盾

，然當他謬論滔滔而來的時候，却沒有半點覷覷羞澀，即使飽受訓練的妓女，除了逢迎之外，也會有些羞恥心的存在，而汪逆但知這樣逢迎纔可以博主子歡心，此外什麼羞與不羞，他好像滿不在乎似的。綜合汪的一生行徑，簡直是天地間最卑鄙最醜惡的一個，歷史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位。

(二) 偽組織的真相。在古代侵略別人的國家，必定以完全吞滅，整個吞了過來爲止。時代進化了，侵略的手段，漸趨高明，現代亡人國家，已不必轉移其版圖，祇須更換其國中的組織，而以武力控制其政治權，那就够了。現在的偽南京組織，就是敵人企圖亡我但是永遠不使其發生效用的的一種工具。

日本人不曾想到一個開化最早，文化程度高深，而且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國家，是絕對不會給一個渺小而沒有基本文化的國家所滅亡的；扶植傀儡政府，而緊握其統治權的，國際間儘有其例，但這種侵略方式，祇適宜於文化較高，國勢相當強盛的國家，向一個較爲弱小，而文化水準較低的國家侵略之用。敵人對於此點，既不明瞭，而其野心，又不可遏止，勉強把我國已揚棄出來的廢敗份子，東拉西湊，弄成功一個偽中央組織，滿以爲這樣就可以把整個中國吞併過來，這種最笨拙的舉動，於我國的自由獨立有什麼影響？徒然在國際上，遺留下對日本憎惡的印象而已。

我們試翻開偽組織的名單，稍爲加以檢討，就知道這是一種烏合的集團，裏便有洩氣的官僚，落伍的軍人，無聊的政客，慣於說謊的社棍，和一些流氓地痞市儉狀棍之流。舉凡國中最低流最污

濁的份子，在偽組織中都可以找得到代表人物，這些人的集合，任憑你說除了利祿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關係？以這樣一種的組織，而妄圖統治我國，簡直沒有這一回事。

偽組織成立，到現在已經快到兩個月了，在國際上既沒有他的地位，不為各國所重視；在權力上更沒有代表國家的資格；於法律上偽組織不過是敵人以武力羽翼漢奸所製造的特務機關，絕無國家法律上的地位；一切對內設施都不能發生效力，而且舉國的民意，一致加以厭惡，偽組織天天在唱『和平親善』的調子，但在偽組織竊據區域下的人民，每天被敵人像牛馬般鞭管着，土地被敵人佔領，行政主權被敵人操縱，無論軍事，財政，經濟，法律，教育各項政治設施，無一不受敵人支配，完全沒有獨立自主的資格，更從什麼地方來表現親善？從那裏取得和平？最近偽組織又以什麼『憲法』、『憲政』來號召，希圖瞞騙人民，但是連自由獨立的資格也沒有的傀儡，還會談什麼『憲法』嗎？西洋鏡拆穿下來，就見其毫無價值！

還有一點，是我們應當明瞭的，敵人製造偽組織，是在其軍事經濟進攻都已完全失敗之後，除却試用政治侵略手腕之外，更沒有其他辦法；所以我們也可以將偽南京組織的產生，看作敵人侵略我國的最後的一着，這一着失敗，也許就是敵人的全盤失敗。我們雖明知偽組織不會發生很大的作用，但是為促進敵人敗亡計，對於偽組織的聲討，却萬萬不可放鬆，我們應當一致起來，無論前方後方，淪陷區的民衆，以至於海外的僑胞，都要一致起來，做消滅偽組織的運動。

完成禁政與抗戰

四六

鴉片輸入我國，雖始於唐代，但流毒全國，則自清乾隆印度鴉片輸入以後，迄今不過百年。這百年來，烟禍日深，惡粟遍地，民族健康和國家經濟，兩受其害。

中央對於禁政，早有六年禁絕計劃的實行。自民二十四年起至今年止，已經是六年期滿，那末今年年底就是依限禁絕之期；中央鑒於烟毒為禍之烈，早已決心掃除，曾迭次申令，必須如限完成。或尙有人以為在抗戰期間，禁限可以展緩，不知中央對此貽害百年大計的烟毒，必無再予寬限的餘地。蔣總裁近者還一再聲明：「決不以禁烟收入，為財政抵補。」則期滿以後，對於吸售，當嚴厲執行處置，而所謂「寬禁於徵」的權宜辦法，也就再不能有所依據。

過去幾年間施行的禁政，是分為四個部門的。就是禁種，禁吸，禁運，禁售。以行政管轄來說，禁種禁吸，屬於內政部禁烟委員會。禁運禁售，屬於財政部禁烟督察處，標本兼治，分途并進，職掌因行政上的便利而劃分，但其目的均在禁絕烟禍，可以說是殊途同歸。

近年為加緊完成禁政起見，除上述幾種執行機構和一切法令外，又更周密地補充了許多。如新近設置的各省肅清私存烟土督辦公署，各省查禁禁種督察團，和新頒的查禁種煙辦法。各省市烟

民分期戒絕實施辦法，各省籌設強民工廠等。可謂詳細周密，切合事實的需要。又如最近「川康建設方案」關於禁烟部分，也明白規定貫徹禁政要旨辦法：一，健全機構。二，厲行中央法令。三，提高公正紳士監督禁政之權等。似此，機構，法令，均已完備，祇在是否能切實去執行。

過去這四個部門工作，我們檢討一下，以禁種方面成績最好。全國除川，雲，貴，陝，等省邊區縣局外，於民二十七年前就已分別禁絕。上述數省也於去年為限禁止再種。禁運禁售方面，依年遞減，政府本有通盤計劃。但無可諱言的，過去地方貪吏，或不肖軍隊庇運私售，舞弊圖利，於禁政不無影響。至於禁吸，煙民已逐年減少，惟戒烟醫院之設，限於經費，未免因陋就簡，否則成效當不祇此。

自然，煙毒的根本掃除，單靠政府方面來制裁執行還是不夠的。一定要舉國一致，同時努力，才能有完滿的成就。過去禁政還未能盡如人意，固由於認識的未能透徹，執行的未能切實，各省當局的未能密切合作，甚或以鄰為壑。但民衆團體，與論界與各地士紳的未能一致奮起，從事勸導，督促與社會制裁合作，亦一重要原因。今後各界對曲解取巧者能加以駁斥，對執行不力者能加以指摘，對舞弊圖利者能加以檢舉，那末，社會造成一種制裁力量，禁政才可以順利推行。禁限滿期後，才可以真的禁絕烟禍。

但現在我們仍不能忘記一最大的工作，就是獲取領土主權的完竣。自暴日侵略以來，我們淪陷

的地方，在敵人毒化之下，已經變成地獄。敵人的陰謀，不僅想滅亡我國家，簡直要滅絕我種族。因此，鴉片，白面，紅丸等毒品的在淪陷區推銷，日以增加。我們同胞，除了死於敵人飛機砲火的有形屠殺外，就是死於敵人這種殺人不見血的無形屠殺，也真不知有多少，四年前，在國際禁烟委員會開會的時候，美國的一位代表福勒氏就已經搜集了日人在東北的許多證據公布說：「遠東凡為日本人勢力所侵入的地方，接踵而至者，就是私販毒品的現象」。英國一位議員在國會中也曾說過：「日旗所到之處，毒品隨之」。這樣我們一天未收回失陷的土地，我們就一天不能獲得領土主權的完整，也就是一天不能獲得禁烟行政的主權的完整。我們要如限完成禁政，我們要拯救毒化下的同胞，就必須更堅定我們抗戰必勝的信念，各人在自己崗位上，加倍努力，才能打倒萬惡的暴敵，收復失地，完成禁政。

民族精魂之表現

五月十六日，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率其所部渡過襄水，在方家集追擊敵軍，不幸為敵方增援部隊所包圍，張將軍奮勇迎敵，身先士卒，以致身受重傷，他恐怕陷敵受辱乃拔槍自決。這是我們軍事大員以身殉職的第一人。過了十天之後，日機飛襲重慶郊外北碚鎮的復旦大學，結

果又把我們的一位文化界著名戰士孫寒冰教授炸死了，同時死傷的還有十多位智識界人士，這些文武鬥士之死亡，當然是中華民國的無可補償的損失，因為他們都是視死如歸的勇士，揆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的原則，自然是正中日本軍閥的下懷，然而日本人如果就拿這種事實來沾沾自喜，以為從今以後，中國將「莫余毒也已」，那他們就打錯了主意了。這些勇士的殉國，正是我們的民族精魂的表現，祇要事實上能有這樣的表現，同時也就是保證了我們這個民族的光明的前途，張將軍和他的部下之不惜以寡敵衆，奮不顧身，孫教授和他的同事們之埋頭用功，從容殉職，都是我們的古聖先賢所殷殷垂訓的「臨難毋苟免」的捨生取義的精神的實現。這是中華民族立國的根基，祇要這個根基還沒有被千餘年來的驚空談而爭私利的士大夫階級所汨沒無餘，那末外侮之來，適足以成爲「靡盬憂患玉汝於成」的攻錯利器，我們是絕對無所畏怯的。

近二十年來，我們的先知先覺的學者總算已經竭盡他們的力量去把中國人的弱點摘發無遺了。其實歸根到底中國人在近代史上所表現的主要弱點，可以歸納於下面的八個字內，那就是：因陋就簡，麻木苟安。這八個字的養成，自然有牠的源遠流長的歷史，一時間也不容易逐一數說，而從這八個字產生出來的惡果，則千變萬化，在整個個人生活動範圍內都不免受到牠的感染。歷史上每一回的外來侵侮，從牠的開始一直到牠的完成，幾乎無一處不是利用着中國人的這種劣根性的幫忙，就如民衆抵抗力之散漫薄弱，和「冠帶中人」的樂於爲虎作倀者之衆多，也都可以溯源到這種弱點。

其實中國人的民族性並不是天生如此的，祇要看一般民衆之刻苦耐勞，和我們的古聖先賢之獎勵剛毅不訥的美德，以及最古的經書所留下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一派積極的主動的哲學，便知道我們的祖宗原來並不是這樣頹廢消極的人，而尤其重要的證據便是在國亡家破的期間，無論環境如何艱苦，事實的壓迫如何厲害，我們總會有不少不屈不撓之士，以匹夫而對抗威加一世的君主，始終培養着浩然的正氣，把反抗的心火留傳給後世的兒孫。這些人不但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而且「毅然以天下爲己任」，「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的開山教主，他們把整個的生命看得很輕，可是把個人對民族所負的責任却看得異常重大，所以他們但求於事有濟，不惜在艱苦困難的環境中全神貫注於其所趨向之目標，誓死邁進，這種慷慨赴死知不可爲而爲的精神，是我們的國粹國魂！他們負起了民族興廢的大任，決不肯委曲求全以期苟安的，而是以「死」來種植反抗的種子，養育民族的浩然之氣，我們敢說驅逐元虜的不是朱太祖，而實在是正氣歌，七十二烈士從容就義的壯舉，也是史可法一脈相傳下來的精神，所以中國雖疊經外侮，而結果民族精神始終不死，這不能不推功於歷史上的甯斷頭而不降的將軍們。張自忠將軍在北平初陷時曾一度爲「親善」爲「和平」等巧語所惑，但與日人周旋了二十多天之後，發見受騙，雖毅然逃出麗窟一戰而恢復了名譽，但仍始終不以此爲滿足，時時刻刻都如遺書中所云「奔向最終目標（死）求良心得些安慰」，這種知過必改捨身殉國的好榜樣，才是我們後死者所應效法的。所以中國人的

民族性決不是「因陋就簡麻木苟安」，而是積極的反抗，反抗，反抗，中國人是不能「以死懼之」的民族。

德國斯丁納將軍深深的了解這一點，所以慨然道：「日人多轟炸一次，結果祇能將中國的抗戰多延長三個月」，我們很榮耀的可以對日闊說，我們有四萬萬五千萬個張自忠孫寒沐！

中國人反抗的火燄將永久的發揚下去，「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日本軍閥的飛機雖衆，大砲雖多，其將奈我何！

建設民族精神

精神力量為革命之原動力。精神建設乃建國之基礎。總理會言：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羣心理之現象也。又曰：武器為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在精神。從知精神建設之重要。我國積弱所在，由於以往國民精神之頹靡，墮落。國民生活之放縱，卑私。此為國家衰弱之根因，亦為召致外患侵略之根因，自抗戰以來，國難日亟，大敵當前，國人懷於民族之興亡，始如夢初覺，相率振刷精神，捍禦狂暴。三年來在敵我武器懸殊情況之下而能愈戰愈強，穩操勝券者，固莫不由於國民深自惕勵奮發圖強有以致之。

精神建設之理論基礎，吾人當以總理遺教為根據，總理之革命哲學，為「求知」「立誠」與「力行」。而以恢復民族固有道德，推己及人，以至於世界大同，天下為公為依歸。

「求知」，非僅指好學慎思而言。探求真理與徹底認識事物真因是謂求知。推而廣之，即大學所言之「致知」。「致知而后意識，意識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唯有努力求知精神，始能與實踐行動相得益彰。而「至誠無息」之求知精神，亦即「實事求是，精益求精」之科學精神。總裁所謂：「由近而遠，自卑而高，為大于微，圖難於易」為做事之科學方法。晚近世風淺薄，探理處事率多獵取皮毛，因循敷衍，不肯排難圖進，遂致養成腐淺苟且之風，浮誇盲從之習。當於求知精神上下功夫。

「立誠」，誠者誠意也。換言之即所謂決心。有決心然後有堅定之信念與意志。古人曰：「誠者成也，不成無物。」又曰：「誠者物之終始」。易經以「自強不息」為言，論語以「擇善固執」為訓。皆為「一心一德，貫徹始終」之義。誠又可謂為一切行動之原動力。由誠而後能「仁」。推己及人，本于至誠。仁愛為革命之哲學基礎。非誠無以致仁。由誠而後能「智」。智者不惑，對事理有透澈之洞識，則信念意志堅定不移。然非誠無以致智。由誠而後能「勇」。勇者不懼。成仁取義，惟勇是尚。非誠亦無以致勇。吾人現所需求之民族美德，即為仁智勇三者。抗戰建國，胥所是賴。

「力行」，力行爲實踐之謂。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知而不能行，與空言等。身置力索，以爲作則，而爲今日人人所切嚮。國人以往弊病，多在未能躬行實踐，行與言遠，言不顧行。以致在上者則祇見侈陳大計而緘於實施，在下者則因循塞責，敷衍了事。而國民苟且偷安，畏難疲玩之風習更普遍傳染。提倡力行主義，目的即在養成積極進行精神，力行創造的風尚。空談誤國，歷來已然，自強不息，古有明訓。方今民族生死戰爭，正吾人淬力圖強之際，千鈞一髮，惟在力行如何耳。

至於恢復民族固有道德，仍以禮義廉恥爲尙。此固爲老生常談，似近迂腐，然四維之國，中外古今，皆當視爲真理。禮爲秩序，義爲互助，廉爲明潔，恥爲氣節。世有國無秩序，人不互助，政洽污暗，士無氣節，而能立國自強者乎？此新生活運動所以亟須積極推廣實行，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不當等閒視之者宜也。

「哀莫大於心死」。苟非叔竇喪心，而人人具臥薪嘗胆之振奮刻苦精神，復興民族，實勝券穩操。成康以一旅興夏，楚國以三戶亡秦，何以故？人心之奮勵，衆志可成城也。國人體念時艱，自力自勵，發揚固有道德，重建民族精神，此正急於燃燧之時矣。

擁護領袖的意義

中國人一向是散漫的，孤立的，對於分工合作的意義根本不理會，同時也不想去理會。自九一

八事變後，我們才有國難會議，並提出『精誠團結』的口號；自七七事變後，我們更堅決地誓死抗敵，並提出『擁護領袖』的標語。單從這一點看來，我們知道中國有很大的進步。因為『精誠團結』只算是力量的集中，而『擁護領袖』才見得目標的確定。有目標，有力量，抗戰建國才可指日成功。

過去中國人不知道『擁護領袖』，主要的還是受自然環境和政治經濟因素的支配，幾千年來我們是以農立國，在農業的國家裏，生產落後，交通不便，久而久之，大家便承認『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而民不相往來』為最理想的境界。名士大夫好立異以為高，販夫走卒以搗亂為職業。冷嘲熱諷，造謠生事，更是一般人的風尚。因此，真正的領袖很難產生，間或有些英雄豪傑想移風易俗，然瘡痍太深，個人的力量終敵不過周圍的惡勢力，結果還是失敗。

這次嚴重的國難，給我們以深省的機會。我們知道我們的整個國家，好像一葉扁舟在狂風暴雨的殘夜橫渡波濤險惡的大海一樣的危險，在這時候，假如船上沒有一個英勇鎮定的舵工，那隻船便完了；假如船上已經有這麼一個舵工，可是水手，技師，船客不肯集中意志，集中力量，唯舵工之命是聽，那麼前途的危險一點也不能減少。真的，現在是生死存亡的大關頭，個人應該把所有的力量獻給國家。到了國家勝利之日，才是每個國民真正成功之時。

中國有個俗語，『寧為雞口，毋為牛後』，我覺得這句話有改正的必要。因為我們愛做『雞口

『，所以在經濟上我們只有小本經營，政治上專弄小組織，學術文化上也愛樹立門戶；因為我們不爲『牛後』，所以我們不能舉辦大工廠，不能成立健全的黨治，不能分工合作地在學術文化上作驚人的創作事業。其實，從事大規模的工作，並不一定就做『牛後』；努力小本經營的事業，並不一定就成爲『雞口』。我們現在應注意的是爲『牛』，還是爲『雞』；至於『後』『不後』還是次要的問題。

在大時代裏，每個人應反躬自問的，就是他有否盡自己的責任，並不是他有沒有得到大官高位。盡了責任而得不到適當的報酬，大可捫心無愧；沒有盡責任而專想求名獲利，那才是奇恥大辱。

好比蓋個房子，我們需要統籌全局的工程師，我們也需要彫棟畫樑的工匠，我們需要搬運泥土的小工，我們也需要油漆潤色的能手。簡單一句話，我們要蓋個堂皇壯麗的房子。在建築的過程中，各種人固然有他應盡的本份，但最關重要的，就是我們要一心一意地聽命全能的工程師，否則這間房子永遠沒有蓋成功的希望。

我們承認蔣委員長是我們唯一的領袖，我們信任他，我們更要絕對服從他。在可能的範圍內，我們每個人應該給他以充分的贊助，但絕對不掣肘，不拆台。現在不是個人爭意氣的時代，現在是『仁人上下，萬衆一心』的救命時代。我們只須擁護領袖，以渡此難關，至於論功行賞，且待大勝利來臨之後。

日本利用傀儡政權的失敗

五六

在解決所謂「中國事件」的當中，日本簡直是熱鍋上的螻蟻，到處摸不着頭路；一會兒來一個軍事進攻，一會兒又來個政治進攻，可是，當日本的「速戰速決」變成「久戰不決」，否定了他的軍事進攻時，便利用漢奸敗類組織傀儡政權，加緊幹他的政治進攻了。

日本之所以利用傀儡政權，是有兩重目的：第一，他是想藉此來掩飾他侵略中國的野心，好去欺騙中國民衆，蒙蔽世界人士；第二，他又想藉此以統治佔領區域，擄取人力物力，實行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統計，好去挽回軍事進攻的失敗。在這兩者之間，當然，掩飾耳目，還在其次，挽回泥足，實至重要。可是，傀儡政權，真個是供日本利用，達到日本的期望嗎？

要組織傀儡政權，日本能够找到怎樣的一種人呢？以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多，按照自然分配，其中總不免有多少敗類，而日本所能找到的就正是這一種人，因為，除了這些敗類，有誰肯背叛祖國，出賣民族，顛作漢奸，甘爲傀儡的呢？所以，日本儘可能找到溥儀，王克敏，梁鴻志，汪精衛這一班人馬。可是，不要忘記，這班人馬，都是些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無禮無信，萎靡鮮恥的

敗類呢。

這些人能够替日本辦事嗎？決不能。在平常時候，一個人的德性，自然未必一定和才幹成正比，但是既有非常之才，又有非常之惡的已經是少見。至於在國難時候，正是人才脫穎的一個好機會，有能幹的人一定有正當當的機會，為國家，為民族，造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祇有無德無能之輩，不肯安份守己，妄欲有所作為，才會背棄民族國家，去造漢奸傀儡的。以無能之輩來組織傀儡政權，這種傀儡政權又怎能够替日本辦事呢？

這些人有心替日本辦事嗎？決無心。在任何時候，這些人祇是有意於個人的私慾，個人的利祿，而無心於一切的事業。尤其，在國難的時候，凡是有心的人，都會把心力用於替國家，替民族，謀自由，謀解放這些抗戰建國的工作，祇有想追求個人利祿，滿足個人私慾之輩，才會背棄民族國家，去做漢奸傀儡的，以無心之輩，才會背棄民族國家，去做漢奸傀儡的。以無心之輩來組織傀儡政權，這種傀儡政權，又怎有心替日本奔走服役呢？

中國有四千多年的文化，飽受先賢先聖的薰陶，中華民族，雖則難免有少數敗類，究竟總是一個懂得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民族，對於這些背叛國家民族的漢奸傀儡是絕對鄙棄的。所以選一萬步來說，即使這些人有天大的本領，有天大的決心，來替日本辦事。可是，第一號召不起民衆，第二統治不起民衆，因為民衆對他們是深惡痛絕，不會受他們的號召，也不甘受他們的統治。這樣絕對

沒有民衆的傀儡政權，日本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利用牠呢？

而且，日本和傀儡之間，是有很大的矛盾存在。日本雖然想利用他們替自己辦事，可是不敢信任他們放任他們，一定要處處操縱，事事掣肘。傀儡雖然想利用日本來取個人利祿，滿足個人私慾，可是決不有心力來替日本辦事，一定是敷衍塞責。此外，傀儡和傀儡之間，也有很大的矛盾存在。這一羣烏合敗類，都是各爲其私，大家決不會互相合作，互相信任，一定是互相妒忌，互相傾軋。在這種情勢之下，傀儡政權在沒有方法能夠成爲一種有效的機構，什麼事都辦不通，什麼事都是辦不成！

我們且看薄儀，王克敏，梁鴻志，以至汪精衛這些傀儡，其中那一個是好人？那一個是有能？那一個是有心？那一個能夠得到民衆？那一個不是絕對受制於日本，而能行其是，那一個不是亟亟於自己的私慾，而努力從公。所以傀儡組織就不過是集其敗類，湊成場面，沒有軍權，沒有財權，以至於沒有民衆，沒有友邦，所能幹的就是爭權奪利，各遂其私。

所以，傀儡政權不能夠替日本掩飾野心，更不能夠替日本統治中國。這種東西，實在是成事不足，壞事有餘。日本想利用他們，無異於緣木求魚，註定是失敗的。

到勝利之路

中日戰爭現在已經足足三年。歷史證明我們不但不會亡國，而且像「倒啖糜」一樣，慢慢步入佳境。雖然最後勝利的日子的降臨還須相當時間，但目前基礎已經打得很鞏固，只要機會一成熟，那廢廳逐頑敵，還定幽燕，一定不成問題。

但是，勝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前方將士以頭顱，後方民衆以血汗，換來的。回顧過去三年間，前方將士之前仆後繼，後方民衆之痛苦艱辛，我們只有深刻的同情，絕無半點怨懟。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現在勝利雖然在望，但事實上還沒完全實現。假如此時我們稍爲表示鬆懈，那寔真是前功盡棄，徒負前方將士和後方民衆的期望了。

兵凶戰危，雖然古有明訓，不過我們爲救國救民族而戰，就須忍受一切，戰事一起，必須達到最後勝利的目標才放手，否則中途屈服，無異滅亡。在戰爭的過程中，無論前方或後方，大家須同心同德地擁護領袖。領袖說左，誰也不敢說一句右；領袖說前，誰也不能說一句後。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有聯絡，無牽制。因爲領袖是統籌大局的，無論誰對領袖表示異議，這無異於破壞大局，其罪浮於通敵。我們如要達到最後勝利，必須絕對服從，必須無條件擁護領袖，此其一。

中國是個窮國，這是事實；中國的中等階級的生活不如英美的勞動階級，這也是事實。不過窮應該有窮打算，我們不要因為國家窮一點，便悲觀失望。事實上，窮富是相對的形容詞，我們的確不如英美那麼富，但比較日本已經相去不遠，比較其他小國，我們還可以算是富翁，所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就是這意思。現在我們不否認自己窮，我們須努力善用我們僅有的資本，因資本的善用或不善用，中間距離很大。我們知道德國是個窮國，這次歐戰爆發前的幾年間，全德國人士在「以鎗炮代牛油」的口號下所過的生活就是戰時的生活——英美記者和作家時常把德國人民的生括當做談笑資料。現在回想起來，德國這種政策是對的，是值得我們做效的。因為平時的刻苦耐勞，才可以抵得任戰時的辛苦跋涉；同時祇有自奉菲薄的人，才可以毀家紓難。假如每個中國人能勵行節約，每個中國官都能涓滴歸公，不但國家可以得到許多有用的金錢來購買飛機，坦克車，大炮，而且社會風氣將為之一變。我們如要達到最後勝利，必須耐勞刻苦，勤儉自持，此其二。

現代戰爭是科學戰爭，其實就是知識戰爭。凡是知識水準高的國家，一定處於優勝的地位，否則危險異常。我國識字的人本來不多，科學更是落後。加以有知識的人不知善用自己所長，浪費許多寶貴的光陰於「無聊的消遣」，至為可惜。今後我們須努力掃除文盲，提倡科學研究，同時對於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須責他專攻一門或兩門有用的科學，以為國家抗建的準備。真正的勝利，不在戰場上暫時的勝負，而全在參謀本部之是否健全，而參謀本部正是全國最高知識份子的總匯。我們

如要達到最後勝利，必須掃除文盲，提倡科學，此其三。
以上三項，只是聲華大者。勝利之道，經緯萬端，不過我們如能做到上述的地步，那麼離勝利的日子一定不遠了。

關 奸 僞 的 妖 言

自從法國向德言和，奸僞們幸災樂禍，故意曲解宣傳，說是可作中國戰事的借鏡，其卑鄙無恥，詭辯妖言，不能不加以駁斥。

第一，自歐戰擴大以後，德國以閃電戰進攻，不兩月便連下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等國，卒至法國屏藩盡失，巴黎不守，屈膝言和，這是人類空前的悲劇。然而，我們對侵略者應該痛恨，對被蹂躪的國家應該寄以深厚的同情，我們不能幸災樂禍，助長窮兵黷武者的兇鋒，而快意於被蹂躪國家的慘淡的命運。

第二，從法國現在的情勢而言，因為陸地上的軍備經已消耗殆盡，後繼維艱，法國貝當將軍的主和，其處境居心，似不無可原之處。但嚴格而論，則這種中途言和，實亦有辱於整個法蘭西民族。法國大陸上的陸軍雖已不敵德軍，可是海軍的實力無損，而命運相關的英國尚堅持繼續抗戰，姑

無論戰和之約應當共同一致。就是在法國本身言，亦何嘗不可與英成立聯邦繼續抗戰到底，此固邱吉爾之所要求，也是全法國愛國民衆之所熱望。但貝當却甯中途向敵屈膝，求其互全，律以國格大義，究竟是一個國家民族的叛徒。而所謂尋求光榮的和平，其實只是夢想，世豈有戰敗求和之國而仍能求得自由平等者。果然我們現在看到德國提出的條件苛酷十分。假如法國接納，也就等於亡國，何如與英一致堅持到底，則雖玉碎，也是民族光榮。從前我國有田橫義士五百人，不屈自殺，舍生取義，無一偷生，這種精神，萬世共仰，而法蘭西以泱泱大國，竟至半途投降，貝當的主張，固不能不謂爲卑怯。

第三，至於中國的抗戰，根本不能和法國現在的情勢相比。奸僞們說：「法國的需要和平，不能再戰，正如中國情形一樣。法國戰事不可爲，乃對德提議停戰媾和，正是愛護國家」。這是胡說！試問中國的對日戰事不可爲耶？抗戰三年於茲，我軍愈戰愈勇，日人愈戰愈弱的事實，苟非盲目盲心者，均可瞭然。歐洲國家，國境狹小，土壤相接，法國在大陸失敗，無地轉旋，此亦軍事失敗之一原因。但我們地大物博，城市之失，正爲誘日深入之策。日軍侵入中國三年，毫無辦法，我軍近來在內地與日作戰，所向皆捷，屢殲頑敵，此固爲鐵的事實。奸僞們曲意蠶解，謂與法國情形相同，雖三尺之童，亦必斥爲荒謬。

第四，在汪逆精衛的一篇「再呼籲於同胞之前」的談話紀錄裏說：「法國戰敗，就老實話戰敗，

不會向世界及自己的國民瞞飾，因為肯說老實話，所以肯負責任」。汪一向要人說老實話，負責任，說也可笑！汪的老實話就是『投降』。負責任只是『賣國』。汪逆不過在負起賣國的責任說奴才的老實話而已。汪逆對於貝當，還表示非常佩服似的。自然，貝當已成為他宣傳的好資料。或者他以為貝當是在效法他的。可惜的是，汪逆究竟還够不上比貝當。其一，貝當在提出和平主張而未接受德國的條件時，他還未主張停戰，而且法軍也在抵抗着；汪逆是和日軍訂好了密約在先，才組府宣言停戰的。其二，貝當在萊諾閣內一致主張抗戰時，從未發表過什麼電，或假託和平之名，而跑到敵人跟前自認奴才，祇是在全國上下一致認為國事不可為之時，由萊諾的推讓出而斡旋停戰談判，這與汪逆老早就做着破壞抗戰的工作，響應敵人的侵略宣言，飛東京，向主子卑躬屈膝等等，實不可同日而語了吧。

自從汪日密約發表，繼汪記偽組織成立，汪逆的負責賣國工作總算具體實現了。然而日軍對付中國究竟如何？汪向同胞呼籲停戰和平，叫中國軍隊不打日軍，但日軍却還在加緊進攻沙市宜昌，大舉轟炸重慶，這就是汪記的和平代價了吧。

汪逆的尾巴，是早已露了出來的，即使多說幾次漂亮話，多幾番詭辯妖言，也不過「沐猴而冠」的把戲而已！

紀念「七七」抗戰建國三週年

先哲有言：「三年有成」。自盧溝戰起，於今三年，吾人檢閱過去，綜觀現勢，這三年來所成就的是什麼？且茲已踏進抗戰建國的第四年關，今後「繼往開來」，應如何加倍努力，以速最後勝利之降臨？這都是我們今天紀念「七七」所當注意省察的。

中日戰爭，並非像漢奸們所說：「陰差陽錯的打起來」。鐵的事實，擺在眼前：在甲午之役以後，人家數十年來，一貫的國策是向大陸推進，滅亡中華；從「九一八」以至「七七」正是這種國策的逐步實施，愈逼愈緊。吾人忍無可忍，避無可避，為救亡圖存計，迫不得已，始起而應戰。這是國民革命應有的鬥爭。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剷奪摧殘吾人之自由平等者，即為東洋日閥。所以七七抗戰是國民革命的神聖鬥爭，是吾人信仰與理智所決定的自衛行為，並且也是中華民族這一代建國復興的歷史使命。這些偉大嚴肅的意義，三年來，已有火和血所造成的事實充分證明了，絕非媚敵降敵的漢奸們以其花言巧語所能抹殺的。

三年來，火和血已成就了些什麼？第一，我們已成就了現代國民。數千年來，我們的傳統文化產生無數的忠臣，孝子，義士逸民。這些都是當時難能可貴的人物，然而不是現代國民。忠臣，孝

子、義士，逸民，其倫理側重以對君親盡責爲本位，其行爲帶着感恩圖報的色彩，其所見的限於「以下事上」的封建或家族關係，但現代國民，祇認定民族高於一切。其道德以對民族盡責爲本位，其行爲在該全國同胞的共同幸福，其所見擴大於小我與民族的全體關係。所以現代國民不是奴才而是主人；不是一盤散沙，而是整個有組織有紀律的「息息相關」的大團結。三年來的抗日聖戰，已普遍地喚起每一個同胞這樣的民族意識，這樣的國民自覺，在國內農村的每一個角落，在海外異邦的每個城鎮，凡有中國人腳跡的地方，都自動的湧起救亡圖存的熱潮，出錢出力，捐軀流血，前仆後繼，再接再厲，這樣大家鑄成一個嶄新的國魂。

第二，自抗戰以來。日閥盡毀破壞或攫奪我沿江沿海各城市的工廠，可是這些工廠大都偏於製造享樂奢侈的用品，和國計民生沒有多大關係，其比較重要的輕工業，多已遷入華西內地，重新整頓；所以在工業生產方面，我們雖受着相當損失，然並非是不可補救的。最值得注意的是以前中國經濟發展，多由私人自由經營，除牟利外，別無目的。抗戰以後，國府迫於軍事的需要，始有整個的工業計劃、冶煉、電機、化學工業、鑛業等項，莫不以國防爲中心，而積極建立起來。在輕工業方面，工業合作運動也逐漸普及於農村，它的前途是無可限量的。因此，我們可以說，抗戰三年，不特挫折了敵人進攻的兇鋒，而且爲國家奠立了百年大計的經濟基礎。敵人的包圍封鎖祇能刺激我們加緊開發中國腹地的資源，完成「自給自足」的計劃經濟，這對於敵人却是不利的。

第三，就政治軍事方面看，三年的抗戰使國府組織加倍的嚴密起來，一切聯枝的機關已經盡量裁併，所有的冗員也已大批淘汰，所以公帑的開銷極為節省，而行政的效率反日見增加。且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也因抗戰而趨於密切，得收指臂之效。由於權能的平衡，政治的穩定，更使抗戰陣營愈形鞏固，所以三年來，我們雖有陣地轉移的事實，然日軍越深入，其泥足之自拔也越難，最近蔣委員長謂中國用兵採取「磁鐵戰術」，把敵人吸住了，使他們欲進不能，欲退不得，這與歐洲的「閃電戰術」正互相媲美，也即我們取得最後勝利的一種保證。並且，三年來，敵人的兵員消耗在一百五十萬以上，軍費支出超過二百萬萬日圓，目前已臨到壯丁缺乏財源枯竭的窘境，這正是我們準備「反守為攻」的良好時機。

因此，在「七七」抗戰建國三週年的今日，我們應振起新的勇氣，擁護新的鬥爭，以期從速取得最後的勝利。站在海外僑民崗位，努力生產，踴躍捐輸，這是我們最重要的工作。現代戰爭的勝負以空軍為決定的因素，所以我們從今天起，應該集中力量，推進「獻機運動」，這樣以救國的行爲紀念「七七」纔不白費精力而具有積極的意義。

三年來賣貴的收穫

三年，在人類的歷史上講，可說是一個異常短促的時間，就是以我中華民族歷史的比尺來衡量，它也還不到千分之一，歷史上便不知有多少個三年，無聲無嗅的逝去了，沒有人去追憶，記載。但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至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的「三年」，却是歷史上一個最不平凡的時期，值得今後的歷史家大書特書的。在人類的歷史上，那是弱國不畏強暴，和平勢力有效地制裁侵略勢力的新頁，也就是人類的正義，理智，終於不顧艱難，起來打倒了殘暴與罪惡的割時代的豪華！在我國的歷史上講，那更是充分證明了我中華民族的優秀，領袖的偉大。數百年忍受下來的屈辱。終於一朝洶瀟乾淨，同時廓清了太平洋上的黑暗，透露出安定東亞的曙光來。

戰爭是破壞的，可也是建設的，在這堅苦抗戰的三年中間，我國直接間接的不知得到了多少寶貴的收穫，使我國在各方面憑空作了飛躍三百年的進步。現時要來詳細估計這種進步，當然不容易，可是誰都覺到這種良好的轉變，是很顯然的。

一、軍事方面：抗戰以來進步最驚人的，應當首推我國的軍事。我們不必諱言，在七七事變前，國內多少還殘留着封建時代的思想，有些軍隊帶有濃厚的地方主義色彩，此外使一般人老大抱着憂慮的是，如果真的和自誇世界五強之一的日本發動了戰爭，關於各地軍隊的合作效率，士兵的戰鬥能力，裝備與軍火儲藏的充實不充實等問題，都不無有些疑慮，敵人事前也說過「三月亡華」的謊言，可是現在事實怎麼樣？這三年中間，敵人已經搬出它所有的兵力，結果是逐漸露出再衰三

編的惡想來。敵人近來不辭的企圖誘和，南侵計劃的無力實現，便是我國愈戰愈強敵人無法拔出泥潭的有力證明，三年的時間，當然不能算長，可是看看歐洲，一年半來亡了多少國家，便可以明白我國抗戰了三週年，終於今日奠定了勝利的基礎，是怎樣的不容易。這三年來的每一分鐘，都是領袖焦思苦慮的掣肘，和數千萬軍民不惜為祖國獨立自由而慷慨犧牲換來的，現在各國軍事家對於我國士兵的戰鬥能力，不能不讚佩，認為是世界上最強韌的部隊，連敵人都時常說是「異常頑強」了，這種進步在事前誰都料不到的罷？敵人今日的苦悶徬徨，便是沒有估計清楚我國軍事潛在力量的緣故。

二、文化方面：除掉軍事以外，這次戰爭對於我國的文化，幾乎盡了意想不到的鉅大推動力量，這兒真應該平心靜氣的多多感謝一下我們的敵人，如果沒有這次戰爭，一般的老百姓怕還不會懂得民族思想，我敵的分別，祖國的可愛，與自由獨立的必須獲取，如果要使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都能受到這種愛國教育，而且要念念不忘的放在心頭，至少要動員幾百萬的教師，幾千億的經費，所費的時間怕要五十年至一百年之久，可是敵人慷慨的擔任了這個艱鉅的任務，用放火、強姦、擄掠、酷刑、教會了每一個中國人應該怎樣愛祖國，祖國原來是那樣的可愛，為子孫着想，即使是犧牲了自己，也是必需將這批野獸趕出去的。第二點是敵人強迫我們實行前時幾無法實現的移民，同時普遍的灌輸了中國的地理常識，以前我國有一個最畸形的病態，便是人物文化，全聚集在東南，

西北則多是偏枯荒涼的現象，這一次歷史上大規模的移民運動，不啻給我國解決了一個千餘年來最難解決的問題，以後我們移民殖邊的問題便可這樣獲得滿意的解決，將來失土光復遷往東南的，因為西北已有安適的家庭與產業，亦可以大大的減少，此外因為工業重心的遷往腹地，西北的繁榮一定是指顧間事，西北的移民非但不會減少，祇有從此增加。第三智識份子有了實驗與體驗的機會，中國智識份子的通病，便是「說空話」與「怕吃苦」。歐美學者不辭艱險的到我國邊地來調查考察，可是我國的學者多半是足不出戶，其他的文化人要是在承平時代，怕將甘肅都會看作一個「遠在天邊」的地方的，可是這次抗戰發生後，我國文化人出入荒漠履險如夷的不知多少，至於拋去筆桿改握槍桿的，更比比皆是。這是給予中國文化人在氣質上，體質上，學術經驗上一個最深刻不過的洗禮。這對於以後中國的學術文化，無窮的將產生驚人的良好結果。

上面的兩節，祇是揀進步得最快的軍事與文化兩點，加以概略的敘述，其他關於政治，經濟，建設等等，因限於篇幅祇能從略了。

最後應當在這兒特別提一下的；一般蔑視的人的觀察，以為我國抗戰以來，已經暫時淪陷了許多地方，損失了無數的物質，死傷了數百萬的軍民。其實敵人的損失與死傷，恐怕比我尤甚，我們祇要繼續抗戰下去，便可穩操勝利之券，暫時淪陷的地方，遲早有光復的一日；損失的物質，也不難從敵人身上獲得報償，至於數百萬的國孺，更是流芳萬世，雖死猶生的民族英雄！

勝利已明顯的擺在我們眼前，現在就看我們怎樣努力來早日把握它。

抗戰三年志感

我中華民族的發動抗戰建國聖業，至今日而歲星三易矣。吾人丁此大時代，回首三年間之慘淡經營，鍥而不捨，誠有承平時代表數十年之生命所未能閱歷者。於此三周年之日，念往瞻來，誠不禁百端交集。爰抒所感，告我僑胞，邦人君子，幸垂察焉。

三十年來之日本，久蓄亡我國家奴我民衆之禍心，而其着手實施則始自「九一八」之瀋陽事變。當時我國方在兵災之餘，創痍未復，而揚子江水患之劇，尤爲近十餘年所罕見。日本軍閥乘我天災人禍之秋，悍然發動其侮鄰之暴行，彼曹之慮，方以爲我中華民國在水深火熱之餘，一舉手而大事可定，卽有抵抗亦屬徒勞，以彼自矜無敵之「皇軍」威力臨之，席捲亞洲，殆旬日間事耳。殊不料中華民族沈潛剛毅之國魂，卽重甦於此次外力侵陵之刺激。迨民國二十六年，蘆溝橋畔星之火燄燃起四萬萬人敵愾同仇之怒餘。方戰端初啓之日，敵閥猶自詡其新發於彌之銳氣，曾作一月可拔南京之狂言。是年八月中，柏林一日報且曾刊載德國某軍事觀察家之推測，謂以彼所知日方陸軍之實力，與當時華軍之配備相較，殊令彼不能不置信於日方軍事當局之預言，實際上中國政府之屈服或且視預想之

時期爲更促云。彼時世界軍備較強之國家，殆無一國不懷疑於中國抗戰之實力，即嚮與中國相親善之友邦，亦咸認中國準備作戰之時間過短，而產業之落後，尤足限制其軍備之發展，故於此時發動抗戰，或不免在最短期間內淪於一蹶不振之境。然而三年間經過之事實，已足昭示天下以中華民族潛能之偉大，完全出於外人意料之外。悠悠三載之相持，已使強敵陷身於無可奈何之境，而敵閥率爾闖禍，欲罷不能，其焦躁窘急之情，亦已爲世人所灼然洞見。此誠不能不歸功於我浴血志身之武裝將士，三年來之疆場史迹，洵足動天地而泣鬼神；而我僑胞對其捍衛邦家之勞績，亦當功垂史冊者也。今者敵人所斤斤自伐之所謂閃電戰術，已爲我——最高當局之「磁鐵戰術」所堅拒，邯鄲學步，行見其匍匐而歸。而我方軍事實力之愈戰愈強，與夫經濟基礎之日臻鞏固，以視三年前抗戰之初，其進步奚啻倍蓰！據我方當局之統計，日軍於一九三七年戰事初興之六閱月中，共佔地二千二百二十公里，平均每日進展十二公里半；一九三八年，共佔二千三百五十公里，平均日進六公里半；至一九三九年，祇獲得三百公里之進展，平均每日尙不足一公里。本年雖未有切實之統計，而鄂北之戰，既遭痛擊，良口之役，復見敗亡；宜昌一帶遼安當陽一帶仍在我手，西進之敵軍，事實上已成甕中之鱉。大抵本年內敵軍之進展，必視去年爲更少；而每次戰役之犧牲則遠視以往兩年間爲多。此足誇我方之軍力，由於暴隣之侵迫而顯示一日千里之奇觀。卽就武裝兵士之人數言，亦已自開戰初期之二百四十萬人突增爲四百二十萬人。同時政治、經濟、教育、交通等諸方面之措施，亦

正兼途並進，而其進展之速且為我國歷史上空前所未有。嚮者有美國通訊員至西南各地游覽後，於其返抵美國時，曾以驚嘆之辭，極口讚佩中國近年來各方事業之猛進，而謂他國約須半世紀方能完成者，中國竟於三數月間完成之。此種勇猛精進之精神，本為我中華民族世代相傳至大至剛之美德，而為古昔聖賢自強不息之學說所孕育者。徒以平日安常處順，而身居領導地位之士大夫階級又每溺於當前之享樂，而忘却其自身所負之責任。目前之厄運，正我民族脫却千百年來朽腐衰頹之舊桎梏而自進於康強興復之樞機。孟子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正不啻為吾人今日寫照也。比來日閥在軍事挫敗之餘，恆以其兇殘嗜殺之飛機，濫炸我首都之民衆。此正其窘憊徬徨之表現，而百年血債，無有不償，今日投擲於吾國土地之上之燃燒爆炸彈，他年必且加利取償於三島城市間，吾人固無所用其憂慮。而新都民衆，目覩其物業之橫被摧殘，咸以不介意之態度，泰然語存弔者曰：「怕甚麼？從新來過」！今日正我中華民族「從新來過」之時期也。吾人上下一心，咸抱此至堅至正之精誠意志，日閥雖暴，又豈能據此四萬萬人心血鑄就之長城耶？

曷哉僑胞！第四年抗戰建國之偉業，從茲開始，吾人之祖國正以其光明燦爛之前途付託於吾人，而期待吾人各負所能，共寫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中最光榮之一頁也。

漢奸讀不懂歷史

歐戰很快已告一段落，可是倭人打了三年，却沒法結束對華戰事。提起西方的「閃電戰」來，便使東洋「皇軍」黯然失色，羞愧無地。我軍事最高領袖說明中國打仗使的原是「磁鐵戰術」，把敵人吸住，使其欲進不能，欲退不得，逐漸喪失作戰能力，而最後勝利便屬於我。這樣的並論更使倭人心慌胆落，不知所措；於是那位「面白無鬚」的奴才，爲着討其主人的歡心起見，居然貌爲鎮靜，說出「中國抗戰必敗」的一番大道理來，眼見人家不能相信，祇好多引史書，東拉西扯的湊成一番胡說。且聽他道來：

「中日戰事已經三年了，有些人看見中國公然能支持戰事至三年之久，以爲這是奇蹟，其實大謬不然。我們試看一看歷史，明朝亡國的時候，由崇禎十七年，即西歷一六四四年，漕兵入關起，至永歷十六年，即西歷一六六二年，永歷帝被殺止，前後共十八年，以前清兵連年殺，與以後的台灣仍然奉明正朔，尚不算在內。至於宋朝的亡國，其時間更長了，由高宗的偏安，以至祥興帝蹈海，足足一百五十餘年，由此看來，區區三年，何足爲久？」

依照漢奸的理論，漕兵一入關，甚至還不入關，祇要明人個個都學洪承疇吳三桂之流，和敵人

合作，受敵人差使，分擔新秩序的維持，用不着抗戰十八年，那末，明朝便可以不亡了！這是汪派「和平運動」理論的精髓！不過，任何懂得讀歷史的人，都知道明末抗戰十八年，保留漢族的正氣，播下後來光復的種子，這十八年所流的血，並不是白流的，而是有人間偉大的價值的。明代抗戰十八年，終不免於亡，說起真痛心，還不是因為當時出了洪承疇吳三桂這一流傢伙嗎？還不是因為當時像「面白無鬚」之類的漢奸太多嗎？至於宋朝的亡國，難道不是因為秦檜主和造孽嗎？要是當時朝廷上沒有奸臣通敵乞和，則岳飛乘朱仙鎮大捷之餘威，怎見得不能「底定中原，還我河山」？所以談起宋明的歷史來，我們祇有痛恨當時通敵降敵的好賊。「以古為鑑」，凡我同胞，應該加緊「鋤奸」運動，應該堅持抗戰國策。我們所求的是中國之自由平等，祇問這個目的是否達到，不問打到何年何月。

書生領袖慾大，了解力小，不懂歷史而偏愛引古證今，自欺欺人，為虎作倀，代敵誘降，這樣的漢奸，其罪實無可恕。吾人應該指出他最大的謬誤，在於食古不化，沒有認識時代。中國目前的局勢，絕對不能和南宋晚明相提並論。那時候，兩朝盛極而衰，祇保存着末祚殘喘，暮色已深，大勢已去，雖有忠貞，回天無力。現在是中國衰極而盛的初期，自由中國誕生的前夕，我孫總理暨無數先烈犧牲奮鬥以推動國民革命，迄今還沒完成。吾人正繼着「革路藍縷」開國創基的事業。我國同胞這一代所負的歷史使命，正和美國一七七六年的獨立戰爭，法國一七八九年的民權革命，土

耳其一九二二年的國民革命，性質大抵相同；惟我們面對着的敵人，較他們在抗戰初期不致陷於不利。不過，無論如何，革命如山頂滾下大石，不達到成功的平地，不能停止，因此，我們的神聖的革命抗戰，深信終有一天能夠獲得最後的勝利。敵人可以天天投下千千萬萬顆炸彈，毀滅我們的都市，但是毀滅不了我們的信念，毀滅不了我們的創造力，戰鬪力。我們有的是人，有的是活力，有的是朝氣，所以魯政大刀闊斧，開闢新時代。無論漢奸怎樣花言巧語，終不能抹却我們抗戰建國的偉業。

誠然，「區區三年，何足爲久？」試看一看美國的獨立戰爭，打敗到首都淪陷了，還是要打，從一七七六年到一七八三年，整整打了八年，纔打出最後的勝利來，這不是奇蹟，這是革命志士血汗的結晶。「有爲者亦若是」，歷史的光輝正照耀着吾人抗戰建國的前路！

漢奸的一貫謬論

自汪精衛發出密電後，親日份子，失敗主義者先後被趕出抗戰陣營。經過日本人一年來的訓練，這些人類的渣滓已於兩三個月前扮演組府還都的醜劇。我們對於漢奸的行動，一向是聽其自生自滅，不想污我們的筆墨，向他們聲討。然骨骸在喉，不吐不快，爰將漢奸的一貫謬論加以分析，藉

使海外同胞注意。

首先我們須了解什麼叫做「和平運動」。誰也知道日本是侵略，中國是被侵略國。自甲午中日戰爭至民四的廿一條件，十七年的濟南慘案，再進而發動九一八事變，一二八淞滬戰爭；最後，於中國統一甫成，工業化才上軌道的時機，又突興「七七」事變，「八一三」事件。這一筆血賬，完全是日本人一手排演的。在中國這方面，我們是抱「得饒人處且饒人」的態度，非萬不得已不用兵。等到最後關頭已經來臨，我們才不顧一切，以強敗的兵器，與勁敵相周旋。中經萬苦千辛，我們才能轉危為安，轉弱為強。日本看看來頭不對，下不了台，於是威迫利誘地找一班漢奸在抗戰陣營中搗亂，而所提的口號是「和平運動」。這真奇怪：日本是戰爭的發動者，如果它能捨棄侵略，那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點也不費力。不料漢奸們喪盡天良，不敢嚴辭正色地叫日本停止侵略，反而嘻笑怒罵地叫中國履行和平。這好像強盜闖入善良的人家的時候，室內的僕役既不努力幫助主人抵禦，又不叫喊強盜停止盜竊行爲，而爲聲色俱厲地命令主人束手受縛，並且美其名曰「和平」，這是從何講起。

其次，漢奸謬論的錯誤，是日本人有一「誠意」。假如日本有一「誠意」，它根本不會侵略中國，至少到了相當時候，它會停止侵略。再進一步說，經過三年的慘酷的戰爭後，日本如能澈底覺悟偉大的中華民族絕非武力所能屈服，於是改弦易轍，向中國求和，我相信中央當局也不至嚴辭拒絕。

。問題在這兒，日僞日日聲聲高喊和平，其實這就是加緊侵略的另一手段，毫無半點『誠意』。假如有『誠意』，它早就該向真正獨立自由的中國政府翰誠，絕不會發喪一些漢奸從中搗亂。你們只看漢奸報紙上的社論或短評裏盡量宣傳什麼『和平運動』，同時在國內新聞裏用大號字標明『日軍轟炸某地』、『佔領某城』，便知漢奸們所謂的『誠意』，是指日本『有誠意』推翻中國的主權，侵佔中國的領土，屠殺中國的人民。『和平』云云，簡直是癡人說夢。

再次，漢奸的唯一符咒，就是中日經濟合作，共存共榮。這道符咒是根據近衛聲明，說日本對於中國沒有領土野心，只須中國加入防共陣線和經濟合作就行。汪精衛一看這聲明，如獲至寶，便於一星期後發表電報來粉飾近衛聲明。

從理論上看來，中日經濟合作是說不通，日本是個工業國，中國是個農業國。假如中日經濟合作，那麼中國永遠處於供給原料的地位，而日本永遠作遠東市場的主人了。十年來中國所努力祈求的是工業化，是想法放棄農業社會地位。這種主張剛好和日本的陰謀相反。因為日本要我們做奴隸，而我們却要做主人；日本要我們停滯於農業社會，而我們却要工業化。立場不同，態度自異，所以中日經濟合作絕不可能。

從事實上看來，日本所謂合作，無非巧立名目，便於擄取。我們只看這兩三年來日本在中國淪陷區所謂合作，便知合作其名，掠奪其實。一間中國公司，加上一點日本資本，這公司的政策便由

日本人支配了。過了一年，日本的資本再加一些，這公司便完全算日本的東西了。這例子很多很多，不勝枚舉。

總之，日本既不想『和平』，又毫無『誠意』。至於『經濟合作』，那簡直要中國人永遠淪為奴隸。縱令漢奸鼓其如簧之舌，為日本辯護，無奈事實都證明日本只想滅亡中國，別無他圖何！

七八

七中全會的收穫

七中全會是於七月一日在重慶召集，直至八日纔圓滿閉幕。除通過了六十二件的重要決案外，決議設立中央婦女部，在行政院增設經濟作戰部，並設置戰時經濟會議。此外決議設立中央設計局，另設置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這是關於黨務和政治機構的調整，以加強作戰的陣容。尤其使戰時的各個問題，得以集思廣益，從事解決。同時檢討過去的工作，促進未來的計劃，以推動一貫的政策。的確，這次在日機兇猛威脅的首都，而且在抗戰建國『七七』三周年紀念日的前後，舉行這個會議，不特意義重大，實在是充分表現共赴國難的精神。我們對於這次開會的熱烈期望，比上次的全會尤覺深切而嚴重。

上次會議的召集，是表現全國上下團結一致，以擁護原定的國策，向前途邁進。這時候歐洲局

面，是在於盤馬彎弓的狀態下，並未有像今日的變幻激蕩，如此其烈。但是我們神聖抗戰，已經奉定一個『自力更生』的宗旨，以應付世界的萬變。到了今日我們抗戰已入了第四年代，歐洲在短短的九個月內，結束了歐洲大陸的戰爭，面對面的只有德義之對英倫，這個時代是怎樣的嚴重啊！中華民族適當此時從九層地獄扒上天堂，給予世界一個特殊的認識，這認識，就是『物質不能戰勝精神』。由於歷次中央執監委員的議決，付托最高領袖所領導的英勇抗戰，不單是我們自己保證中國民族的安全，抑且爲着維護世界的安全而努力。這次全會，越發覺得當前使命的偉大，同時更要理解中國抗戰的勝利，無條件的：即是世界和平的前衛。

這次會議，正值我們生死存亡的關鍵，而國際動態，又復千變萬化，大會同志對於整個的國策，必有加以縝密的考慮，所謂苟有利於國家民族，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固已重新作外交方針的檢討。只有對於內政弱點的存在，尙須全國各級機關，努力漸滌。比方通過每一個決策，不要單靠空洞的名義，必須責以實際的效率。關於中央設計局和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的設立，是注重於全國政治經濟建設的籌劃與審核，更有確切聯繫的必要。至於經濟作戰部，與戰時經濟會議，亦以集中全國人材爲主體，在抗戰嚴重的關頭，其最終決勝，必繫於經濟之能否持久，與經濟調劑之能否適應環境，我們認爲這兩個機關的設立，越發使到全國的人力財力得以充分的利用，這是全會最大的收穫。

還有最高領袖於每次開會，必親到主持，且有很深切的指示，就中值得最注意的，大會發出兩電，一是慰勞抗戰將士的，一是嘉慰海外僑胞的，此次民族自衛的抗戰，固有賴於前方將士的沙場浴血，然而海外僑胞不惜以血汗勞苦之資，捐助祖國，以支持長期抗戰的資源，並不斷的跑回祖國，參加前敵的工作，這種豐功偉績，和執戈衛國的健兒，是一樣的。嘉慰僑胞電有說：「各地僑胞，秉持大義，報國情殷，或毀家紓難，踴躍輸將，或請纓投效，攘甲前驅；凡茲貢獻祖國之懿行，實與祖國軍民了無二致。當茲世界情形劇變之時，益爲我僑胞爲國家奮圖圖存之日，當期廣揚前緒，矢志忠貞，成茲艱巨，共策勝利」。大會此次特別對於僑胞有很關切的慰勉，我們海外僑胞，要怎樣發揮民族的偉大的力量負起這個興滅絕續的重任。

末了，僑胞們你看敵國在這三年內，改組了四次的內閣，現在米內又呈不穩的徵象，可見日閥政見分歧，尤其在歐戰動盪的今日，敵國是舉棋不定的，我們可以決其終歸一敗塗地。惟有我們的政府，在一個領袖指導下，同心同德，整齊步伐，黨以內由於歷次中央全會的良好結果，團結力量加強，黨以外僑國民參政會的每次會議，都有很渾厲奮發的表示，擁護唯一的抗戰建國政策，那末，我們可以預祝中國必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斥汪逆賣國的三大理由

繼蔣委員長六月十七日在中央紀念週泛論國內外大勢之後，爲敵張目惟恐不力的汪逆，於是又在各漢奸報裏發表一篇臭文，替「主子」大聲叫囂了。臭文劈頭一句便說：「我們所以「獻身」於「和平運動」，根據以下三個理由，一，中日兩國祇宜爲友，不宜爲敵。二，中日兩國雖因一時不幸，至於爲敵，仍應時時刻刻覓取爲友的途徑，一經得到途徑，立即轉而爲友。三，近衛聲明已經給與中國以轉敵爲友的途徑了，現在所期待的是中國政府及中國人民都一致走上這途徑。」素以能文自負的汪逆，滿以爲寥寥數語，便可以把自己的賣國醜行完全掩飾過去了。殊不知這種膚淺不堪的謬論，不但不堪一駁，反而欲蓋彌彰。敦睦邦交，原是國家最健全的外交政策。所以我們不但對於日本，就是對於世界任何一國，也祇願與之爲友，不願與之爲敵。不過敵友之分野，乃視乎其是否尊重我們主權之獨立，領土之完整以爲斷。這是立國的根本條件，絲毫不容假借的。今汪逆貿然要求中國與日本爲友，而所以爲友之先決條件，則根本置諸不談，這到底是何居心呢？他的用意，說得漂亮一點，不外是：中國應不惜以任何代價，投到日本的懷抱裏，老實一點，那就簡直是說：投降屈服，是漢奸唯一出路，中國主權的獨立，領土之完整，人民的自由，與我何干，祇要博得偉

儂高官，那就是無所用其愛惜了。

主張中日親善的大前提既然如是其謬妄，接着的理由，本來就根本不能成立，更無駁斥的必要，不過，汪逆也許會反駁道：「不談所以友好之道而先要求中日友好，不一定就是賣國，何況，我們在第三項理由中，又以申明以近衛聲明為中日友好的途徑？」殊不知如此申辯，反使此逆之罪惡益形昭彰，兩年前，近衛聲明提出後，我蔣委員長已斥之為「敵人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當時，存心賣國的汪逆，也許尚可強為「曲解事實」。然而，自「汪日密約」給高陶揭發後，正如領袖簡單昭示我們：所謂「善鄰友好，就是「日支合併」，所謂「共同防共」，就是「永遠駐防」，所謂「經濟提携」，就是「經濟獨佔」這無異鐵一般的事實。今汪逆仍恬不知耻的引為中日親善的無上法門，妄以為國人可欺，實則徒然自彰其為虎作倀之醜行，益增國人之唾棄耳。

自白了賣國的決心後，汪逆於是又替敵人嘲笑我們的戰術了。他說磁鐵戰大意不過如下：「中國有的是廣土眾民，日本來攻的時候，祇要把自己的主力軍隊保全着，便不怕什麼。」磁鐵戰的意義當然不是那麼簡單，它的積極作用，乃在使敵人始終脫離不了我們掌握之中，最後陷他在進退維谷的絕境。不過，這裏姑且退一萬步，暫時承認磁鐵戰就是保全軍隊主力之謂。然而，這已顯然是我們戰略上的一大成功，敵人三年來的莫大失败了。最近法國何以大戰不及匝月而屈辱求和呢？那

就是因爲德國在所謂法蘭德大戰之役，不難直擊破其主力，俘虜法軍一百六十餘萬之衆，使法國根本無力繼續作戰，今日本既由汪逆之口證明其雖竟三年之功，亦無法消滅我主力，此不但承認其荏弱無能，永無亡華之把握，抑且證明我戰略成功，實力雄厚，終有驅此強寇之一日。汪逆本來想替主子大賣氣力的，原來這次却弄巧反拙。如此蠢鈍的東西，「主子們」恐怕要給他一個耳光吧！

最後，汪逆又以潑婦罵街式的口吻，引明朝以前十八年始亡於清的歷史，罵我們抗戰『區區三年不亡，居然替「主子」作攻心之論，以埋沒我我三年來的驚人成就，而妄冀動搖我們必勝的信念了。好在中外史乘以持久制勝的先例簡直太多；遠如十六世紀之荷蘭，近如十八世紀之美國，何嘗不是數十年或十餘年之長期抵抗終於脫離敵國之羈絆呢？歷史的事實不是一二漢奸所得而私的，汪逆故意找出一二極端的先例，以爲恐嚇國人的張本，徒見其作僞心勞日絀耳。

從此看來，所謂「獻身」，就是「賣身」；所謂「和平運動」，就是「亡國運動」。國人對此，本來早知之稔；可是汪逆恐怕我們日久遺忘，所以，再來一度自白，好教我們牢記，牢記。

不值一駁的和議

八四

中日和議，不發生於兩交戰國的一方，而出自非英國政治首腦地的星洲（邱吉爾語）代督鍾士口裏，這已够認爲一樁極其離奇怪幻的事！雖然和議的內容，並未有描畫出一個輪廓，讓我將這兩天來和議的風謠，理出他的頭緒來，然後加以駁斥。

由於英國以機動的，曲線的，外交技術，接受日本要求封鎖滇緬公路的通牒，行動上同意封閉該路三個月，附帶的英國以善意的（？）示範日本應該在該路封閉期內，謀與中國談判『光榮和平』的條件。同時英國當局說：日本經已向英國提致其謀與中國媾和的方案，惟稱非在中日雙方經已表示準備討論和解時，英國將不提出任何和平提議。根據以上的報導，證以星洲代督鍾士的廣播演說，關於中日和議，英國很像基於平等自由的原則上，願出任調解似的；因此我駐英大使郭泰祺氏除向英外部抗議封鎖滇緬公路外，復強調聲明：『中國戰事有利結束的希望，並不較英德和平談判的希望爲大。中國現時的不想與日談判，正如英國之不想與德談判一樣』。再據哈瓦斯社重慶電：『中國對於和平立場，在過去經已多次聲明，除非日本表示其準備接受中國一再聲述的條件，否則任何外國之調解企圖，均歸失敗』。我們從上述各關係方面觀察，英國在鈞心鬥角應付歐戰的錯綜

變幻期內，對於遠東恢復原狀的期望，是有她一片苦心的。不過中國三年血戰所換得的代價，如果低折或不兌現，則決非我們所願接受的，所以英國爲着折衝於瀛緬問題的方便，不妨以中日和議爲手段，等到封鎖期間過了，英國又在恢復其行動自主權，這種滑稽的手法，誰能說英國不會有另一個目的，總之中國站在堅定的不變的立場，永遠不會搖動，這是可以自信的。

老實說，中日和議，實在極易而又極難，到了現在，却又無從說起。蓋日本並未有一個偉大的領袖崛起，她的軍事、政治、經濟一切都操諸中下級軍官手裏，日本國內雖或有真知灼見的人，依然於戰禍的延長，終非兩國福利，然而壓根兒他們的傳統侵略心理，一日不能放棄與改造，中國民族誓以絕大犧牲，爭取這個獨立自由的勝利，所以這場戰爭是長期的，或者糾纏至到不可知的年代，我們已經下了這個最大的決心和毅力，以應付未來的艱鉅。反過來說，日本倘使有一個命世雄才出現，馬上把侵略的軍隊，從中國領土盡地撤退，其他枝節問題，自會迎刃而解，所以說和議實在是極易的。然而日本連這個真正的覺悟的誠意都沒有，你看重慶和鯉魚涌各處之慘遭轟炸，最近日閩又謀在溫州、甯波、三都澳、與福州、展開軍事行動，無疑地她是在運用「軍事」和平」兩種攻勢，而實現在「南進北守」的政策，日本那裏肯放下侵略的屠刀，而尊重中國的領土主權之完整，所以說和議實在是極難的。最近日本侵略政權第四代的內閣又告塌台了，軍部方面又復支撐近衛出馬，在這個黃金時代管眼過去的一霎，他們期望近衛能够重彈「軸心」的舊調，打破「不介入」的局面

，實現「新體制」的政策說不定日閣還要加緊其侵略工作，我們早已準備則個，所以這幾日來的和議消息，始終是不值得重視的風謠罷了。

王外長在「七七」三週年紀念日，發表重要聲明說：「中日間之戰爭，已經三年，日人距其目標並未較近，就軍事言，日本既於戰場遭遇一種僵局；就外交言，由於彼之國際強盜行爲，更覺觸處荆棘；就經濟言，則瀕於財政破產境地」。這段話已把整個的日本内幕揭穿了，我們在這個接近勝利的時候，那裏肯毀滅自己歷史，接受他人播弄。我外部日前繼續發表有力的聲明說：「我國長期抵抗侵略之戰爭，進行於種種重大阻礙困難之中。其艱苦奮鬥，可謂絕無僅有，但我國並未於任何一時期內感覺頹喪，故此時如有人以爲中國通海貿易路線，受有梗阻後，中國即將出而求和，或竟接受日本所提出之任何條件，則可斷言爲錯誤」。我們讀了這一個聲明，越發堅決我們的信念，同時我們有一個意志力量集中的政府，而與一個不斷倒塌的日閣作殊死戰，可決其必能獲取最後勝利。

昨天中央社記者往謁最高領袖，詢以英國允許封鎖滇緬公路，並以此爲中日媾和時期的意見，領袖答：「余信英國決不至有此違背公法條約，喪失國家信譽之舉，如果以滇緬路運輸問題，與中日和平併爲一語，即無異英國協助日本，逼我對日屈服，其結果必犧牲中國之友誼，且必犧牲英國在遠東的地位；須知中國抗戰三年，屹立不動，決非第三國脅逼所能搖撼，如英國果有此種行動，

余可斷言英國必獲極端相反之結果，其本身必遭無窮不測之禍害；如英國認為停止我滇緬路運輸，可以縮短遠東戰事者，余復斷言，其結果必更助長遠東之戰禍，與擴大遠東之戰局」。這個鐵一般強硬的聲明，不特可以打破任何和議的迷夢，並且可以代表我們民族至大至剛的精神，我們情願把血肉頭顱，擲入火坑，決不願萬世子孫奴隸的賣身契，由我們這一代來親手寫的，中日和議不多時就會煙消雲散，我們是穩紮『抗戰到底』的陣腳。

宣傳的功用和方法

戰爭有三要素：軍備，經濟，人才。這兒所謂人才，並不是單純在戰場上作戰的士兵，後方的工作人員，尤其宣傳人才，也佔着同等重要的地位。

什麼叫做宣傳？宣傳是有計劃的大規模的發揚一種主張或政策。照希特勒的說法，科學的解釋是對知識份子。宣傳是對羣衆。在歷史上基督教是第一次作大規模的宣傳運動。中古時候的天主教，尤其善用政策來宣揚自己的主張，壓迫異己的意見。到了現代，宣傳部和海陸空部並立於政府機關內。最初注意到宣傳的重要的國家爲蘇聯，雖然蘇聯到現在還沒有宣傳部，因爲整個共產黨就是個宣傳和組織的機關。其次爲德國，希特勒本人就靠演講宣傳成名。英國本來是言論自由的國家，近年因依於德國的宣傳和組織效率的高明，所以在政府機關內也成立一個部——情報部，不是宣傳

部，名異實同。我國則有中央黨部宣傳部，政治部宣傳廳，其他黨政機關也有宣傳處或宣傳室。可見舉世列強都知道宣傳的重要。

現代是工業化時代，所以宣傳事業，也帶着濃厚的工業化的色彩，工業化社會的特色是，大量生產，統一化，標準化，普通化；現代的宣傳工作也是朝這方面努力，即大量生產，統一化，標準化，普通化。在平時，政府如有新法令或政策，即由宣傳部廣加傳播，使全國人民知所指歸。在戰時，宣傳部的功用尤其偉大，一面要鼓勵人民抗戰到底，爭取最後的勝利，一面要挫折敵人的銳氣，指出敵人的內部矛盾，衝突，紛亂的現象。這樣才可以怒我愈寇，同時博得國際的同情。

說個故事，宋朝有兩員大將——韓琦，范仲淹。這兩人的確是文武雙全，英勇無比，可是得力處還在當時的宣傳技術。當時有一童謠：「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皆胆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胆。」這幾句話，真是雄勝萬軍。即以這次歐戰而論，法國的潰敗，主要的還是由於法國一般人中了德國的宣傳毒，弄得士無鬥志，全數繳械。

宣傳的方法，千頭萬緒。主要的可歸納下列幾點：

第一，說話要近情近理。宣傳不是瞎說，它只是就情理的範圍內，稍加渲染，化朽腐為神奇，將平凡的事實變成刻劃入微的故事，使民衆看了或聽了之後，得到很深刻的印象。對於敵人，則盡量暴露他宣傳為虛偽。記得一本國際間諜的書裏有這麼一個故事。甲國和乙國打戰，甲國對一個破

破爛爛的貨船假裝冠冕堂皇的戰艦，故意冒冒失失地闖入乙國的防線。乙國看見如此機會，一砲把他打沉，並在報章宣佈戰蹟，說某某戰艦已被燬。在這時候，甲國即正式宣佈乙國所打的是一隻破破爛爛的貨船，並不是什麼戰艦，於是證明乙國的宣傳完全虛偽。可見真正的宣傳還是以事實為基礎。離事實太遠的宣傳還是沒有用處。

第二，說話要一貫，要不斷地複述。希特勒有句名言：「聰明而又一貫的宣傳，可使天堂化為地獄，囚牢變成樂園」。這完全是心上的感應，效力很大。古人說得好，「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溜。」因為唐朝是中國詩學最昌盛的時代，唐詩三百首多少能代表唐詩的菁華。假如有人肯用心將這些詩朝夕朗誦，久而久之，自有豁然貫通的一天。至少，對於詩的意義神韻有些領略。同樣的，我們如將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基本國策，分為若干信條，在報章上看的這些東西，在電影上看的也是這些東西，在廣播電台前聽的還是這些東西。久而久之，我們的必勝必成的信心日益堅固，由信仰進為行動，成功可操勝算。

現在戰爭是多方面的，除軍事戰，經濟戰，外交戰外，還有神經戰，而口頭和筆管的宣傳就是神經戰最具價值的表現。我們應趁這機會，認識宣傳的功用，學習宣傳的方法，然後再充實以軍事上經濟上各種真正勝利的具體事實，使中外人士看了我們的宣傳後，更能了解中華民族的偉大，和我們抗戰一定能成功。

勝利愈逼近 奮鬥更努力

將士們！同胞們！現在是勝利逼近的時期，也是我們奮鬥最嚴重的階段，我們不可忘了爲山九仞的古訓；我們必須明白愈久愈奮的至理。我們要以自尊自信的精神，忍受當前的艱難困苦；我們要以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衝破一切的艱難困苦，我們要从這艱難困苦中發掘中華民族的偉大力量，爲中國爲全人類創造未來的永久的福利。我們團結，我們持久奮鬥，我們必定完成歷史所賦予我們的神聖使命。

（節錄總裁抗戰三週年告軍民書）

經 濟

中國的工業資本問題

中國工業的最大問題，就是資本問題。因為資本缺乏，創辦時我們既不能設備大規模的工廠，最新式的機器，平時又週轉不靈，迫得靠高利貸來維持。廠家一年辛苦所得，僅够繳稅納息，還有什麼餘力來發展鋪張。我們認為中國工業的先決條件，應準備大宗資本，而資本的籌措，可依下列三個方針來進行。

第一、利用社會游資。我們承認中國是個窮國，不過這個窮國的大病還在於資本之運用不當。社會上的腐化份子，搜括人民的脂膏，他們不知道把這僅有的資本來發展民族工業，只知放在外國銀行，讓外人作剝削摧殘我們國家元氣的工具。讀者試問，匯豐，花旗，朝鮮，正金等銀行裏的存款，是外僑佔多數呢，還是我們中國人佔多數，無疑地是中國人佔大多數。可憐中國有限的民族資本，經這些腐化份子的媒介，都直接間接地跑到外國銀行裏去了。至於民間的資本，也因缺乏常

識，或不善經營，不能拿來做工業資本。在白銀沒有收為國有之前，鄉村的富農十九都把有用的銀放在地窖裏，不知道作工業投資。須知集腋可以成裘，一個人的資本也許是微小，但集合千數百人的資本，便可成就大事。此後對於民間資本的適當利用問題，須廣事宣傳，善為組織，使社會游資不至為外人所用，或廢而不用。

第二、鼓勵僑胞投資。過去幾十年間，僑胞對於中國的革命事業，有非常偉大的貢獻。自抗戰軍興，僑胞的功績，更是顯赫不滅。這兒我們須注意一問題，過去僑胞對於祖國的貢獻，多是捐助的性質，今後我們當改為直接的投資。因為捐助是消極的，投資是積極的，消極的幫忙，只在特殊的環境刺激下才可辦到，而積極的投資，則在任何時間裏都可進行。此外，捐助款項的人把錢捐出之後，便以為能事已盡，對於捐款用途，一概不問。假如改為直接投資，我們相信僑胞對於中國的建設事業的趣味一定更為濃厚。古人說得好，「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我們固然希望僑胞當國內有什麼事變發生的時候，須慷慨捐助，我們尤其希望在平居無事的日子，常常以祖國為念，從容不迫地負起長期建設的使命。這次的中日戰爭，無疑地是長期戰爭，所以我們須以長期建設的精神來支持這長期戰爭。只要工業建設能按部就班地實行，那麼戰時我們將不愁物資缺乏，戰後我們將有鞏固的基礎，作進一步的發展。我們海外僑胞目前已不下一千萬人，如果人人對於中國的工業建設發生趣味，或由個人單獨負擔，或集多數人的力量，在抗戰後方根據地投資，不但多難的祖

國得到莫大的助力，就是僑胞本身也能得到直接的利益。

第三、利用外資。在工業草創的時期，利用外國的資本和技術來補本國的不逮，這事情不乏先例。我們現在所缺乏的是資本，歐美各國，尤其美國，成爲問題的也是資本。我們患在沒有錢，美國患在太多錢。假如我們能够和美國銀行家實業家成立個諒解，借助他們的資本來開發中國西南西北，他們的黃金有出路，而我們的工業資本也有着落。這兒我們又須注意一問題，我們和外人合作，自己必須站在主人的地位，外人只能站在客卿的地位。同時我們所借的外資，應該完全來用作建設事業，一點也不拿來作普通的消費。在建設的過程中，我們須想法分期償還，萬勿拖欠，這樣一面可增加我們的信用，一面使我們早日脫離債務的負擔。此中奧妙，只在於怎樣運用得法。

簡單一句話，中國的工業資本並不是完全沒有辦法。假如我們能從利用社會游資，鼓勵僑胞投資，和利用外資三方面用力，我們相信工業資本一定不成問題，資本不成問題，那麼工業的建設的障礙已去了大半，剩下的問題就是怎樣培養勝任的人材來實行合理的計劃而已。

最近法幣暗市波動之基本認識

我中國法幣，其實值是有法定的含銀量作爲基礎；其發行則依規定之準備作爲根據；而法幣確

兌上的比價，也規定有法價，始終不變。不過因為戰爭展開時，我方幾次陣地的轉移，以及數處租界的存在，使我們法幣流通的區域，一時有政府行政機關所未能直接管轄的，因之那裏的法幣也不能受統制。這些地方，依舊是我們同胞及我們友邦人士居住着，所以，對於那些地方的法幣，我們不能完全置之不理。於是，法幣除法價（一先令二辨士或三十美元）外，就有所謂暗市價，即不受統制的金融自由市場上的市價。

這裏所謂暗市價，就是法幣對外幣的比價，稱作法幣對外價格。另有法幣對內價格，是內地的價格。對內價格的高低，是依生產的盛衰和商品供求的關係而定。對外價格則視我國國際收支——其中最重要者為對外貿易——和外幣價格為轉移。戰時的我國入超，特別是非統制區域的貿易入超，致使市場上，如上海市場上之對外匯的買勢和法幣的寬勢大盛，於是法幣暗市價就會下跌。外國貨幣，特別是英鎊，如果市場下跌或上升，則法幣暗市價就會上升或下降。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日偽方面為搗亂我國金融，藉法幣套取外匯，就往往會用盡方法，動搖法幣暗市價，有時逼之上升，有時抑之下跌。

因為我國貿易比較的總是入超，因為日偽總是用偽鈔收買法幣以套取外匯，因為投機者總是利用以低價收進法幣企圖於高價時出售，所以為抑止入超，打擊日偽，和阻礙投機，以健全法幣地位，則支配這法幣暗市場的「中國匯兌平準基金保管委員會」總是用暫時停止接濟暗市場外匯的方法

，縱任法幣暗市價下降，至相當低水準，然後再開始予以接濟，而使之安定於新水準上。

這樣的舉動，第一次在去年六月舉行，第二次在去年七月舉行。今年五月二日，是第三次。這一次的目的，在原則上和前兩次目的相同。具體說起來，它一則是爲遏止入超；二則是爲打擊汪偽府收購二千萬元黃金，充作擬組中之偽銀行之基金，以便實行發行偽鈔，排擠國幣諸種企圖，倘若我們以低抑法幣暗市價方法對付之，如五月二日所開始的波動那樣，則我們所見到的，就是華興偽鈔，華北「聯銀」偽鈔，以及日之老頭票，一律隨之跌價。因此日偽雙方一齊大受打擊。在這次波動中，暗市價會從四辨士或五·七五美元，跌至三辨士或四·三一二五美元。嗣後，自五月六日起，市價就穩定於三，一二五辨士或四·三七五美元。

不久之後，在五月十日，歐洲戰場擴大，戰事進展劇烈，全世界金融市場，發生波動。而且自從戰爭擴大，謠言傳說就特別增多，如關於中立國參戰等事。於是英鎊下降，美元也發生暫時的變動。結果法幣暗市價即趨上漲。在許多暗市場上，如上海香港海防廣州灣等地，法幣又有從這穩定價，重復回漲到舊高水準的趨勢。不過因爲英鎊和美元，本身是世界上最健全的貨幣，兩國的國際收支，總是入超，而且財政金融力量雄厚；所以，除非另有特殊原因，則它們的市價，雖一度下降，總是容易回升的。因此，法幣暗市價最近的回升，過了不久，仍會下落。萬一歐洲戰事又有什麼新變化，外幣又有新波動，則法幣又會回升，波動情形，大抵如此。

由此觀之，所謂「法幣對外價格」的暗市，其波動原因，不是由於國際收支上的逆勢，或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便是出於我國金融自由市場上的投機操縱。這對法幣的對內價格，既無影響，又對法幣本身之健全毫無作用。

至於由那個支配暗市場的「中國匯兌平準基金保管委員會」（辦事處在香港）的措施，則它是有一定的積極的目的，是一種必操勝數的金融攻勢。大家更毋須因這種波動而煩惱。法幣暗市波動的真諦就是如此。

日本經濟侵略的嚴重性

「所謂東亞新秩序，其實現無非是全部的經濟吞併」（見一月號亞細亞雜誌，柯查·多魯提著「滿州——東亞新秩序的典型」一文）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論，可是近來友邦人士，已經漸次明瞭日人侵華理論煙幕的真相了。在四月份的外交季刊裏，柯查·約翰氏又詳述日人在華的經濟侵略，痛快淋漓，使日人的野心和暴行無所掩飾，可惜二氏所引證的事實，一則側重東北，一則側重華北，華中方面尙付缺如，這裏特補充此點，藉以證明其目的與手段皆與東北華北同出一轍，並進而申論其影響於中外民生利益之嚴重。

日人掠奪華中主要企業的中心機樑，就是所謂「國策會社」，成立於前年底。資本號稱一萬萬元之所謂「華中振興公司」，下設華中鑛業，水電等公司十三家。舉凡一切礦產、鐵路、航運、水電、電信、水產、地產、公路、蠶絲、鹽業等公私大規模企業，一一均爲其以「統制企業」名義，壟斷無遺。除「國策會社」獨占之「統制企業」外，日人又有所謂「自由企業」，顧名思義，本來誰也得而經營的，但揆諸事實，則所謂「自由」，祇是日人的專利品，而不是華洋商人所得而享受的，換言之，敵人控制下的區域，日人得自由經營紡織、製粉、造紙、皮革、水泥等一切輕工業，華人如要經營，須與日人「合作」；而所謂「合作」，則不外華人出資，敵人則坐享其利罷了。

敵人對我企業的壟斷，計劃雖然周詳，但因爲資本的缺乏，除於我既有的企業盡巧取豪奪的能事外，其餘都是紙上談兵，不過，對於物資的掠奪，其進行却不遺餘力了。敵人把華中的物資分爲禁止品與許可品二種，前者包括（一）銅、鐵、銅、黃銅、鋁、鋅、錳、鎂、螢石、雲母等之製成材料及鑛苗。（二）機械、（三）煤、（四）麻、棉花、繭、羊毛、皮革、皮貨、（五）漆、（六）空瓶、（七）蛋、豬、羽毛、腸衣、桐油、茶葉等七大類。此外一切物資在原則上雖然都是由商人收購運銷的「許可品」；實在在敵人巧立的「許可證制度」限制下，商人却非領得「採辦證」不能下鄉採購，非領得「搬出搬入證」不能隨意運銷。至於「許可品」之領取，則概由敵商所包辦，原來敵商有一種組織，叫做「中支輸出聯合會」及「奧地引取商組合」，其目的在操縱淪陷區

之全部物資出入，華商如欲向內地採購商品，必須由此組合出具證明書，「興亞院」（敵人侵華的特設最高機關）才肯蓋章「許可」，這麼一來，所謂「許可」，也不過是巧取的別名罷了。

不錯，我們的物資大部份出自游擊隊控制下的農村，而敵人目前的勢力，祇及於沿海的殘破都市和幾個軍事上的點線，是其採取的手段雖巧，其收獲却微乎其微，況且一切經濟反封鎖的計劃，如搶購淪陷區的物資，恢復戰區的經濟自給，隔離戰區與淪陷區的經濟關係，實行經濟的游擊工作等，均在我當局積極推進中，不過，此非本文的範圍，姑且暫置不談，目前所擬討論的就是：敵人的詭計一旦得售，其將打擊我國民生與外人利益者何若？在所謂「統制企業」和日人專利的「自由企業」的條例限制之下，國人經營工業的機會，固然要喪失殆盡了，然而，在農業方面，我們可以希望換來比較優裕的生活嗎？茲請以事實作答：查蠶絲為華中之主要作物之一，自日人壟斷機構所謂華中蠶絲公司成立後，日人為保持其原料供給起見，於是向敵軍當局明令發表，禁止一切蠶繭由淪陷區運至非淪陷區及租界，而須由華中蠶絲公司一手統收，然獨占僅為其手段，榨取殆其目的，日人為達此目的計，乃令華中偽組織設立所謂「繭價評議委員會」由日方授意，議定遠較市價為低之所謂公定價格，實行大量收購，例如去年五月間鮮繭每担市價原為一百一十元，乾繭每担四百元，而日偽強訂之所謂公定價格，每担改良種祇為五十五元至八十元，土種四十至五十五元，其低於實際市價，至少在三分之一以上。蠶農處於淫威之下，苦於別無脫售之門，惟有俯首聽命，一任他人的

宰割而已。從這實例看來，慘說優裕生活，即欲苟延殘喘亦不可得，所謂東亞新秩序，不外剝奪我自由之不足，直欲夷我整個民族為農奴而後已！

我國民衆遭剝削既如此，外人在華的利益其可倖存嗎？柯查·約翰氏在外交季刊裏很透闢的說：「經濟方面，日本在華的野心，已無絲毫懷疑的餘地，假使中國的抵抗力量消沉……日本將必實施其經濟開發計劃，這種計劃必然是為實現日本獨占的利益而開發無疑……外人企業將必或則極度縮小範圍，或則根本淘汰，將來縱有些許的中國對外貿易，第三國得以努力保持者，必然是先經日本的默許，且其許可原因亦無非是日本自身無力並顧者，外商中如仍有妄信日本之統治中國必能使其多獲機會，或更能恢復其已往機會者，那簡直是昧於日本在亞洲其他部份侵略的紀錄，在日本控制下的中國諸地，其排斥外人企業之徹底，將必與今日之高麗，滿洲，同出一轍！」

總之，日本之統治，勢必夷我為農奴，擴外商於門外，今者我已投袂而起，誓驅頑寇，外人予我實物援助，以保其自身之利益，此其時矣！

關於節約建國儲蓄運動

節約建國儲蓄運動，自國府於去年九月下令推行後，祖國各地的同胞莫不踴躍參加，行都重慶

首先創立「全國節約建國儲蓄運動總會，各省市縣聞風響應，紛紛組成分會，以策進行。最近這種運動已擴大到海外來了，香港，澳門，馬尼拉等埠相繼成立分會，各界僑胞認購儲蓄券的爭先恐後，預料儲金的結果定達驚人的紀錄。這種運動既已獲得海內外同胞風起雲湧的擁護，所以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第一，我們應注意這種運動的意義，這和獻金運動性質不同，獻金是一種犧牲行為，我們對於國家的救亡工作，解囊相助，祇求其有利於抗戰建國，而不計其對個人之報酬如何，此種「有錢出錢」的犧牲義舉，實為國民最高尚的美德，我海內外同胞正繼續發揮此種美德而未有已，今後仍當於此協力邁進，自不待言。雖然，在此種美德之外，尚有其他德性，國府亦望我們能同時培養，以臻於至善之境，例如儉德，即為凡我國民所當具有而不容或釋的。儉德的具體表現為節約與儲蓄。當此外寇壓境期間，前方的全體將士正喋血苦戰於沙場，後方的無數難民正枵腹輾轉於溝壑，我們日常生活應該力事節約，自奉非薄，精神和祖國的將士難民同患難共甘苦，庶幾可告無愧。惟節約的結果，如將省下的金錢窖藏起來，亦非善法，窖藏之所以不如儲蓄，蓋因前者無異置資金於死地，而後者則能化死的資金為活的資本，足以助進祖國的生產建設，尤其是有關國防的生產事業，由此觀之，獻金和儲金這兩種運動，性質雖各不同，然就其有利於祖國而言，實殊途而同歸。

第二，我們應注意這種運動的辦法，節約建國儲蓄運動，並非一種空洞的宣傳，而是定出一種

具體的方案給大家去切實施行的。根據去年九月十二日國府公布的「節約建國儲蓄券條例」和同年十二月十四日此項條例的施行細則，這種運動的具體辦法，簡括說來是由中央信託局，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等機關執行國府命令，推銷「節約建國儲蓄券」，而以中華郵政儲金匯業局總其成。券分兩種：（一）甲種券係記名式，利息六厘以上，外加紅利，存滿半年，即可隨時兌取一部或全部本息，如不兌取，利率遞增，有活期存款之便，定期存款之利。（二）乙種券係不記名式，利息七厘至八厘半，期限一年至十年，可自由轉讓，作為禮券及教育婚嫁等基金之用，最為適宜。國內外領購這兩種儲蓄券，除用國幣外，得用外幣，依照上海中交兩行掛牌匯價，折合國幣計算。至於儲金本利的發還，則由政府擔保，郵局負責。祇要同胞信任政府，以個人或團體名義隨時領購儲蓄券，即足以推進這種儲金運動。

第三，我們應注意從空間和時間方面擴展這種運動，在空間方面，我們當前的環境對於這種運動的推進，或不無意料中的障礙，然「事在人為」祇要同胞齊心協力，鏗而不舍，當能獲得打破或閃避障礙的善法，使這種運動充分適應於當地的情形而推行無阻。聞香港最初推銷儲蓄券時，曾遇着官方阻力，然其後卒獲諒解，可見「有志者事竟成」，誠足以使人聞而興奮。至於時間方面，尤當把這種運動由暫時的化為持久的，因為這並不像推銷公債，額滿即可結束，儲蓄行為，貴乎有恆，養成習慣，所以我們應該在每月進款的預算中，撥出一定的成數，作為購買儲蓄券之用，最好能

集合若干同志，成立「節約儲蓄團」，按月領購儲蓄券而分派於各團員，這樣從時間和空間方面去擴展節約建國儲蓄運動，自不愁沒有優越的成績。

總之，我們應該參加這種運動，並力求其擴展。爲着培養個人的儉德，準備事業的基金，平時固有節約儲蓄之必要，今當國難臨頭，抗戰建國費用浩大，尤賴同胞短衣節食，銖積寸累，匯成深厚的財源，以供國府之挹注。況此項儲金，利息既極優厚，擔保又甚穩確，購券並不麻煩，提用尤爲方便，利己利國，兼籌並顧，凡我僑胞，盍興乎來！

四聯總處與中央金融機構

邇來中央對於投資國營工業，擴大農村貸款，普及金融網，和調整法幣，推進得特別積極，這些任務的執行者，就是所謂「四聯總處」，其全文名稱乃：「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四銀行聯合辦事總處」。這四聯總處，是由上述四銀行聯合組織而成，而各銀行在業務上，依舊維持其獨立性。四聯總處的最高指導機關，是理事會，由四銀行董事長，理事長，總經理，及財政部代表組成之，由蔣委員長親爲主席。

該總處至今已成立三種委員會，即：戰時金融委員會，戰時經濟委員會。及農業金融設計委員會。

會，以辦理該處的職務。總處設在重慶。為推行同一任務於全國各地，就在各地設立分處。

這一四聯總處，現在是組織巨大，工作繁多的。它的前身，就是四行聯合貼放委員會，成立於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日，保育基金一萬萬元，專一辦理抵押，轉抵押，貼現，再貼現，以及部令辦理的放款事宜，抗戰建國工作進展，四行聯合工作增大，組織擴大之必要日切，於是就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八日，由政府頒布「鞏固金融辦法綱要」和「戰時健全中央金融辦法綱要」兩法令，以實行改組貼放會為現有的四聯總處。

照後兩法令，四聯總處組織，乃如上述之擴大，其職務也大為增加。綜合起來，它主要的職務為：調劑全國金融，收集資金，集中游資，作有利的投放，健全並統一準備檢查工作，辦理貼放，管理國內外匯兌；收贖金銀，審核預算，在改組之初，曾先成立戰時金融和戰時經濟兩委員會，後來因為農業放款在抗戰建國中佔特別重要的地位，於是又成立農業金融設計委員會，以擴大進行農村貸款，

四聯總處成立九個月來，對於政府所賦予的上述職務，積極的推進。最近所加緊活動者，計有下列數端：

在工業投資方面，總處特貸出借款五千萬，給予資源委員會。資源委員會是全國國營工礦事業的主管機關，直轄廠礦無數。所借五千萬元乃充作推展事業，收購大礦產，以及補充流通資金等

之用，另由四聯總處貸出一千九百餘萬元，交由該會轉貸資助民營事業。這種貸款，其含義是能根本充實我國的基本建設的。

在農貸方面，貸款種類現在已大事擴充，共分爲八種，計有：農業生產貸款，農業供銷貸款，農業儲押貸款，農田水利貸款，農村運輸工具貸款，佃農購置耕地貸款，農村副業貸款，農業推廣貸款。貸款手續簡單化，數額與範圍則都一律擴展。

在法幣方面，四聯總處的成績更大。爲杜絕偽造法幣，該處特訂立施行辦法九項，至今收效卓著。最近上海因爲竊碼和分幣券的短少，也完全由四聯總處運用分配，印發，及經由外商銀行如匯豐銀行等，設法維持，而能渡過難關，同時，爲阻止法幣私運等多種目的，四聯總處最近推行小額幣券，受到各方熱烈的歡迎。

收購金銀的辦法，近又重新由四聯總處訂定，予以加緊推行，使我國金融的基礎，特別獲得穩固。

最後，佈置並擴充全國金融網的工作，最近更推得迅速，四聯總處本身在各重要城鎮，繼續添設分處；同時又推進中交農四行，設立分支行處，截止目前爲止，四行增設分支行處者，在西南方面，有四川六十一處，雲南十五處，貴州十五處，廣西二十五處，廣東兩處，湖南二十一處，合計增至一百三十九處；西北方面，有陝西二十二處，甘寧青十三處，西康一處，共增至三十六處。

；東南方面，有浙江，江西，安徽，湖北，福建約六十一處，總計達二百三十六處之多。

四聯總處的工作，現在每天還在急進中。

論述到此，讀者或者會疑問，這四聯總處的性質究竟如何？既有中中交農四家銀行，為什麼又要這四聯總處？這確是特別重要的問題。

這四聯總處，既是我國領導的四大銀行的結合，其為中國金融的集中領導無疑。它是超出四行之上，為四行以上的銀行機構，是真正銀行之銀行。美國的聯邦準備銀行，就是這樣的種類，四聯總處對於四行，是採取監督，指導，調劑，融通，和連絡的態度，它助成四行業務，而又聯合推進較四行單獨所能進行的更大的業務，所以它不和四行重複，也不和四行衝突，而是協助及補充四行之不足。

不僅如此，依法令，四聯總處又一負責辦理政府戰時金融政策有關各種業務，而且「財政部授權聯合總處理事會主席，在非常時期內，對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銀行，可為便宜之措施，并代其職權」，是則四聯總處還負起等於政府財政機關的施行政策的責任。這又比美國聯邦準備銀行制度，高出一級。

這樣的集中金融政策和金融業務的指導工作，是戰時統一管理所必需，而且在平時也可以發揮特別高超的能力，目前四聯總處工作廣泛深入的推進事實，證明這一組織的重要性。

『以飛機代牛油』

在這次歐戰爆發前的幾年間，德國有個流行的口號，『以槍炮代牛油』。事實上，這並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全德國人民，不論社會地位的高低，都很鄭重地往這個目標努力。大家願意節省最後的一磅牛油，最後的一付臘腸，最後的一瓶啤酒來換成外匯。有外匯，才可購買英美等國的原料，雖然大部份入口品還是採取以物易物的方式。

從資源這方面看來，德國是所謂『無』的國家。以原料這樣貧乏的國家，要大規模地整軍經武，的確不容易。何況凡爾賽條約的限制重重，簡直令人沒有拾頭的希望。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的上台，是以撕毀凡爾賽條約為號。但是，空空洞洞喊幾個口號，便可撕毀凡爾賽條約麼？不能，絕對不能。因此，他勵精圖治，蓄意擴軍。中間雖經過多少挫折，然有志竟成，終於達到目的。

我們從德國的擴軍經驗來檢討中日戰事，真是不寒而慄。假如中國的敵人不是那麼洩氣的日本，而是西方的列強，那麼我們的危險一定更為嚴重。假如中國的土地也像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那麼狹小，那麼我們早就完了。假如中國沒有賢明的領袖和英勇的士卒，那麼我們也很不容易逃

過難關。幸虧我們的祖宗所遺留給我們的財產非常富厚，多年來指導我們的領袖非常鎮靜，前方作戰的將士又英勇異常，兼以敵人已再衰三竭，泥淖越陷越深，所以我們才可轉危為安。

但是，立國於機械化，摩托化的戰爭時代，絕不能行險僥倖。我們必須有充分的實力，才可打倒當前的敵人和應付來日的大難。從最高的理想來說，我們應該有碩大的海軍，堅強的機械化部隊，雄偉的空軍。但是事實上，時間金錢都不容我們同時舉辦這三件事情。為權宜計，我們應該選擇費力較少，需時較短，而成效又十分卓著為路線。這就是趕緊擴充空軍。

假如我們能在這一年內配備五千架第一線的高速度的飛機和五千架補充的飛機。那麼我們相信不但能指日驅逐敵人出境，而且可以大規模轟炸日本國內的軍事根據地——注意，我們絕不漫無標準地亂炸文化城——藉以報答友邦的同情，慰藉海內外同胞的期望。但是要配備一萬架飛機，並不是完全無望。別的不用說，單就我們海外僑胞的實力而論，只要每人肯節衣縮食，努力空軍救國，成績就很可觀。海外僑胞現時人數在一千萬人以上，如果每一萬人能捐助一架飛機，那麼我們便有一千架；如果每五千人能捐助一架飛機，那麼我們便有二千架。此外國內有力人士至少可以捐助三五千架，其不足之數，可想法向美蘇等友邦求助。

俗語說得好，「天助自助者」。我必須自己先立定脚跟，表現一點成績，然後友邦才肯解囊相助。基於這種原則，我們須採取下列步驟：

第一，勵行節約，避免一切無謂的應酬，和婚喪祭祀等浪費。第二，實行經常飛機捐，所得捐款，專為建造飛機之用。第三，捐助成績優異的人，須由國府明令褒獎，以示鼓勵。第四，培植空軍人才，鍛鍊其體魄，充實其學識，使中國的空軍成為世界最英勇的戰士。現時勝利在望，我們須趁這時機，奠定空軍的基礎，一面可克服敵人，一面可準備更大的事變。而實行之道，須從節約着手。因此，我們根據德國擴軍之經驗，特別提出『以飛機代牛油』的口號。

工業合作運動

中國工業合作運動，簡稱工合運動，是近來在國內特別排進得活躍的一種建設運動。現在我國所處的時代，是抗戰建國並進的時代，所以軍事進展和經濟建設同樣重要。說到經濟建設，工業農業，自然並重。但是我國的工業，原來多建基於沿海地帶。這些地帶，現在多暫時退出。許多工業都被毀滅或劫奪。因此工業的推進，必須展至內地去。同時，所謂「淪陷」的區域，就日軍所能控制的範圍而言，是僅及重要城市及交通線上；不少小城鎮及全部鄉村，都還是在我們掌握之中。所有這些地方，都可以充作我們推進工業的區域。但是，內地及鄉鎮，生產是處于手藝的狀態。如果要推進工業，就得從手工業着手。工合運動乃應運而生。

工合運動是以工業合作社的形式出之。集合手工業者或農民業餘手工業人，組成合作社，進行生產。它的目的是在最合理的運用本地原料，製造用品，供給本地需要；如果有餘，則運銷他處。它的意義包含：（一）動員資本勞力，建設戰時經濟國防，及內地工業；（二）補助現在國內工業之不足；（三）以小規模工業形式，供給當地需要；（四）復興內地經濟，促進對外貿易；（五）解決難民和殘廢軍人生活問題；（六）代替沿海被毀工業；（七）造成合作精神。

該項運動的總指導機關，為「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總會設在重慶，下設西北區，西南區，東南區，川康區，和雲南省，五個辦事處，以便利就地指揮工合運動。工合運動下的工業合作社，主要的採取手工業生產方式，社員分散於各處作工；但是同時又提倡利用小型機器，採取集體生產的形式，或兩式混合，一部份工作分散的執行，而另一部份工作，則集體合作。現有合作社作業範圍，已有紡織工業四種，化學工業二十二種，鑛冶工業三種，機器工業三種，電氣工業十八種，交通用具工業二種，和雜項工業多種。出品極多，而且有不少已成爲我國出口貨中重要的種類。

這些手工業或小型機工業，我國本已有之。現在採取「工合」形式，其目的即是爲上述的「合理化」的原則。用工合方法進行該等工業，使手工業的發展，取合作的形式，而合作即所以提高生產率的手段。有了合作組織，又可以運用共同推銷和聯合購買的制度。這使商業上的競爭和中間人的榨取，可以避免。這是第一。

第二，有了合作組織，憑着機器工具的逐漸運用，就可以把手工業變成大工業。而這種大工業，却和普通工業不同，它是勞動者自己合作的生產機關。

所以，這工合的建設，是加緊生產建設，也是加緊社會建設，是真正的建國，國家建設的一種；藉此足以造成新的國家新的社會秩序。這一點在工合特有的社員福利事業上，特別表示得明顯。合作社不僅經營經濟的事業，而且組織社員的生活。依社章：規定有衛生規約，以領導社員遵守，並且隨時舉行防疫工作；特約醫療機關，為社員診治疾病，間且自設醫院醫藥所；設立俱樂部，以供社員娛樂；對婦女福利，則另外闢設衛生，托兒，教育等工作部門。這是企圖把社員的生活，由集體方法來解決。所以工合是一種新的經濟秩序，新的社會秩序，新的國家秩序之一部份的建設。

在這工合的推展中，人力，物力，及組織，都是比較不成問題，惟有資金是最要的一個條件。而工業合作社，其需要資金，又較普通合作社為多。它需要設備資本，又需要作業資本。現在資金的籌集，其來源計有三種：（一）政府籌撥的基金，至今國府已撥出國幣五百萬元，作為基礎，以後根據需要，仍可陸續增撥；（二）銀行投資，現已成立貸款三百萬元，尙有三千萬元，正在接洽中；（三）國際團體及海外僑胞的捐助，計有菲律賓華僑婦女救災會捐贈國幣十九萬元，菲律賓抗敵協會捐贈國幣一萬元，國際職工聯合會捐贈國幣一萬元。合作協會獲得這些款項，就分長短期貸借予各社：長期借款專作設備資本之用，短期借款專作作業資本之用。「工合」有了這些資本，則工作推

進更形迅速。現在我們在各地，已經可以見到它的長足進步了。

抗戰建國到了第三年，祖國是在多方面邁進中。這其間工合是一種新現象，值得鼓吹注意與協助。這不僅是僑胞可以協助的工作，而且是僑胞所可以自助的工作。這就是說，僑胞為增強其在海外的經濟地位和改善其生活，也可以在海外僑居地聯合起來，組織「工合」。工合可說是工業合作，也可說是商業合作，以及其他種類生產及投資的合作。工合的真義是在它的特種的合作方法和精神。適宜於把小經濟結合成強大的大經濟。

抗戰與國際交通路線

近來因為滇越鐵路安南一段受到封鎖，繼而緬甸與香港的交通路線日方也有要求閉塞之舉，於是大家就關心這一個所謂我國的國際的交通路線問題。我國的抗戰和建國，有賴於國際交通路線的暢通，這是毋庸置疑的。交通路線愈多愈暢，則對抗戰建國的貢獻愈大。所以不僅原有的交通線，須能保守為上策，而且如果我們能够打開新的交通路線，自然更屬便利。現在，既有的交通線暫被截斷，或有被截斷之處，這自然是一種缺憾，對我們自然是一種損失，我們毋庸諱言。不過這決不是對於我們抗戰建國，成為致命之傷；這決不如日人所說，將使我們軍需接濟斷絕，以致無法繼續

作戰。

首先，這就是一種謊言。我國現有的西南交通線，祇是所有交通線中的一方面。西北的交通正在日趨暢通，即使全部西南交通線真被完全封鎖了，則西北交通線，依然屹立未動。

其次，除這些直接鄰接外國的西南西北交通外，我國實際上仍保持有許多海岸線。我們所暫時淪陷的東南沿口岸，祇是些最大的商埠。但是其中尚有甯波，溫州，福州等許多口岸，都掌握在我們手中。此外儘有許多小港灣小海岸，在平常大海暢通的時候，毋須充作運輸用者，現在都可以利用。日軍在海岸線上所佔據的，不過是「一點」而已。「一點」之外，我們大有活動餘地。

所以，西南交通路線的阻塞，對我們抗戰建設，不至於發生嚴重的，絕對的影響。

不寧唯是。國際交通路線，對於我們固屬需要，但這決不是絕對的條件。我們的抗戰建設，基本的建築在自力更生上。在陣地向內轉移的過程中，自力更生的基礎，日益鞏固，日益完成。

內省本來是我國物產和人力最優裕的區域。我們從前在沿海省份所有實業的發展，其可能就是建築在交通方便這點上。除開交通便利一點以外，沿海地帶在實業開發上是缺乏其他優裕條件的。我國的種種富源，實際上是蘊藏在內省，現在在內省作農工商業的開發，是等於就地取材就地運用，其便且較甚於從前。而抗戰以來，內省交通的開發，已使工農業出品和商業經營，都容易週轉。這樣的開發，經大規模進行，是足以使祖國自給自足的。

日閼妄肆宣傳，說西南交通路阻塞後，我們的煤油，銅鐵，糧食及軍火的接濟將遇到恐慌，這真是自欺欺人的話。川滇黔陝，是很富於鐵礦的。黔川湘省等，多產石炭。桂滇糧有不少種金屬，特別是貴重金屬。贛湘粵且產槍炮用最重要的錫。糧食更是內省的特產，川湘等省更多。這些事業，現在都非常迅速的在推進，西南交通路線的阻礙，將更刺激他們的發展。從前洋貨，尤其是精美和廉價洋貨的進口，正是土貨可怕的競爭者。現在洋貨進口阻塞，不是更可以使土產發達了嗎？

我們恐藉這許多在內省新興起來的事業。不僅可以推進獨立的經濟建設，而且可以接濟戰爭。因為有了鋼鐵等原料，我們現在在後方，對於槍炮及子彈，已經能够自己製造。主要武器如飛機軍兵器等，我們現在也已經能够自己配製。這樣，原料和製造，都獲得解決，戰爭與建設自無問題。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不需要國際交通路線，或者以爲國際交通路線全屬無用，或謂國際交通路線之被切斷是無害於事的。不，國際交通路線的阻塞，當然造成相當的困難。我們的領袖早已說過，我們愈戰固然是愈接近勝利，但是亦將遇到更困難的苦境。我們既然堅持抗戰，則就要決心忍受最大的苦惱而不屈不撓。我們耐得住苦，甚至準備忍受更大的困難。區區一兩條交通路線的阻塞，何足以折我銳氣。

況且，日方所威脅我們的西南交通路線，未見得都能成爲事實。我國外交部對這點已經有正式聲明。我們自當打開局面，打開新路線，而且未始沒有衝破舊封鎖線的可能。反之，日軍之出此下

策，祇斤斤乎尋求封鎖，可見其戰鬥實力，已成強弩之末了。

談談敵人封鎖的效力

蘆溝橋戰事爆發後不久，敵人的海軍，對我實施局部海岸線的封鎖。以後跟着戰事的蔓延，於是封鎖線，便再度延伸到華南。敵人曾經一再的誇口，說中國的海岸線業已整個的加以嚴密封鎖，言下頗有中國就此不能繼續抗戰的樣子。

可是這個迷夢，不久便給事實所粉碎！中國的抗戰，照樣的繼續下去，而且使敵人失算的，中國反因敵人的封鎖，軍事與經濟的陣營，比前時更堅強了。

於是敵人發現到嚴密的封鎖，並不怎樣嚴密。中國對外仍然有好幾條通路：滇越，滇緬與中蘇。

最近因為法國政府向德求和，這個東方的投機家，便乘機對越南政府提出禁運的無理要求。結果，越南政府屈服了。於是敵人再進一步，向英國政府提出同樣的要求，禁止香港與緬甸的對華貨運。我們暫時擱起英政府對日要求是否應允的問題，現在來談談敵人封鎖，在實際上所能發生的效力。

封鎖的主要目的，不用說，是妄冀完全隔斷我們從海外獲取軍火的供給，直接打擊我們抗戰的實力。其次便是擾亂，或是隔斷我們的進出口貿易，間接削弱我們抗戰的力量。

不過封鎖要達到它預期的效果，還得事前充分檢點一下自身與對方所具備的條件：一·在地理上對方是否處於孤絕的狀態，可以實際上完成真正包圍的封鎖狀態；二·在資源上對方是否一個貧乏與脆弱的國家，經過相當時期的封鎖，便可以收獲封鎖的成效。此外，還得顧慮一下自身有沒有這種充分力量；這種變本加厲的妄動，能否長此不遑起第三國的憤懣與對付行動。

歷史告訴我們，以德國那樣先天不足的國家，地理上又是完全陷於被包圍的狀態，在第一次大戰時，經過協約國十分嚴密的封鎖，還得經過四年多的長久時間。意國侵掠阿比西尼亞時，許多國家也對它實施封鎖過，可是結果是失敗了。

中國，在地理上，大陸部份和友邦蘇聯與英法的屬土毗連。在資源上，西北西南的大後方，更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以日本這樣一個小國家，以這三年來打得精疲力盡的實力，以這到處樹敵的身份，還想奢言封鎖，妄圖用這方法來使中國屈服，真是蚍蜉欲撼大樹，其自不量力，正是可憐亦復可笑。

敵人三年來實施封鎖的結果，反使我們堵塞了一大筆無謂消耗的漏卮。更重要的是，我國的民族工業的抬頭。戰前因為列強的劇烈競爭，很不容易發展，今日則桎梏盡去，各部門都已呈現着飛躍

的進步。

譬如，在冶鐵方面：從一九三七年起，資源委員會與各省政府及廠商合作，在湘、桂、贛、滇、便一共開掘了八個煤礦，機件大部是從淪陷區搶救出來，小部份是最近添置的，石油在四川、陝西北部，與甘肅均有發現，其中以甘肅的產量最為豐富，煉油廠不久即可落成開工，以後飛機與裝甲車的燃料問題，可以不再仰賴舶來，而可自給自足了。新式煉鋼廠，目下也已在着手推進，資源委員會與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銀行及中福煤礦公司合資五千萬，設立一最新式之大規模煉鋼廠，並分在滇黔開發煤礦兩處，鐵礦三處。其他銅、鉛、錫、鋅、鎳、鎢、鉍等，大後方的蘊藏十分豐富，開採也十分積極，產額已經有了顯著的增加。

機械工業方面：資源委員會在雲南設立一個大規模的中央機械廠。除掉製造槍炮以外，還兼製鍋爐機件與煤氣引擎等等。最大的電機製造廠，是交通部設立的中央電機製造廠，分廠則遍設於滇桂各地，舉凡電線燈泡，無線電收發機普通與軍用的電話器具，摩托等等，都能大量的製造。

化學工業在西南也已漸具規模。一間是植物油廠，現在出產的，有滑機油，煤油，汽油和黑油。四川的酒糟廠，每日可以出產大量的酒精。雲南的硫酸廠，也正在積極進行中。

上面隨手拈來的幾個例子，便是對敵人封鎖的一個有力答覆。我國不怕封鎖，同時敵人也封鎖不了。我們還有好幾條對外的運輸路線，是決不會給敵人遮斷的，就是專以軍火一項來說，我們備

存的數量，再加上各廠製造的，不用外來的接濟，就可以再繼續抗戰三年，或許因為一面建設的孟晉，到了第四年頭，我們已有充分力量，可以擊退敵人。敵人目下的封鎖，充其量祇是一個聊以解嘲的笑話，如果它要冒險更進一步，直接惹起太平洋上的「七七」，那末，它的崩潰，無疑的將加速度的到來！

內省源豐足

在受加緊封鎖的現階段中，我國內省資源之是否足供自給，當是人人所注意的問題。我們毋須否認，在日本的佔領區內，礦業和工業是較內省要發展得高超得多。但是後方各省，即現所常稱的「自由中國」，却能提供更多的人力，而且更有餘地去選擇戰事用及建設用的原料。

我國領土總共有一一，五九九，八五五方公里，其中約百分之二十二已受倭佔蹂躪，其餘的百分之七十八仍完全由我國政府所統治。照戰前統計，全國人口計有四七〇，五二八，〇七三人，其中在現已淪陷的地帶的約佔百分之四二、五，在其他內地一帶約為百分之五七、五。但是這就戰前的人口分配情形所作的估計。實際上巨額的人口從沿海區移入內地；或由於避免戰爭影響，或由於不願生活於淪陷區的。即使據最審慎的估計，至少有一千五百萬人口，已從沿海區移入內省了。

所以人力的儲備，是非常充足。

現在在內省，除小麥，豆和棉三種產品，尙未廣泛的播種外，自由中國已較日軍佔領區能够生產更多更多的農產品。下列數字，就是表明自由中國和淪陷區農產品出產的差別

產品 自由中國 淪陷區 產品 自由中國 淪陷區

米 七六·三 二三·七 甜薯 五七·八 四二·二

大麥 六五·五 三四·五 玉蜀黍 五二·六 四七·四

半數以至三分之二以上的農產品，是從自由中國產生。而其中食糧中最主要的米麥，自由中國所佔的份額最高。今年，各地農村都因爲風雨調順及耕種得宜，多有特別豐收的徵象。

林業方面，自由中國的份額更大，計佔全國林產面積的百分之七十二。這些林地，因爲不如海岸區的既經採伐，所以林產特別豐富。

牲畜及其產品，也和林產一般，其內省的供給遠較佔領區爲多。倘若把自由中國和淪陷區相較情形計爲：

牲畜	自由中國	淪陷區	產品	自由中國	淪陷區
羊	八二·八	一七·二	驢	五五·五	四四·五
駱駝	七四·六	二五·四	家禽	五四·六	四五·四

牛 五九·五 四〇·五

農業的資源是這樣豐富，工業的資源即礦產也一樣豐富，我們先就礦產的蘊藏觀察之。全國礦儲，計分配如下：

礦名	自由中國	淪陷區	礦名	自由中國	淪陷區
煤	九，四八三，〇〇〇	一三，八六二，〇〇〇	錫	七〇〇	小 數
煤油	一，三五七，〇〇〇	一，八九九，一七七	鎊	三，一一五	小 數

內省的礦儲豐富，而軍用鑛砂更屬富裕。

其次就礦產來說。一般或者會以為探礦事業，內省總不及外省發達。但是三年的建設，已經將事態轉變了方向。現在就最重要的礦產來說，其產量分配如下：

礦名	自由中國	淪陷區	礦名	自由中國	淪陷區
黃金	四八·〇	五二·〇	錫鎊鉛銻砷	九九·九	〇·一
銅	七一·七	二八·三	鋁	八六·四	一三·六
錳	九八·一	一·九			

上列關於礦產的兩張表，其意義特別重大。因為現在我國正在戰爭期中，而軍需礦產的資源，在全國中，自由中國幾處于獨佔的地位，淪陷區則幾乎毫無軍需礦產資源可言。

根據上述數字，鐵一般的證明，如果從前，我國的建設基礎是放在外省的時候，會需要外來的資源接濟；現在我們把基礎放在內省，予內省資源以迅速廣泛的開發，則這些資源顯然是很容易自給。在這時候受到加嚴封鎖，其唯一的結果，不是我們的接濟會感到缺乏，而是內省的資源將加緊開發，內省工商農業的猛飛突進。所以資源豐裕的國家如我國，不是封鎖所能打擊的。問題祇在加速開發而已。

從泰米的外銷說起

泰國是一個農業國，根據一九三五年的統計，泰國種稻的面積，共有二〇、八五四、三四二乘，收穫量為七六、六二九、七六二担，從事農業的人數共六百二十四萬五千三百五十八人，佔全國有職業人口百分之八十三、〇五。每年米的輸出額，約佔全國輸出總額百分之六十，這兩筆巨大的百分比數字，指出米的輸出在泰國的國計民生上，發生怎樣重大的決定作用。

我們再看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度泰米的輸出額，共計一八、三七〇、三五一担，總值七五、三四二、五二二鎊，輸出國別，則以新加坡，馬來亞，香港及中國為最大尾閘，共計一三、一四九、〇四五担，總值五三、一八五、三九四鎊，其中除新加坡及馬來亞較上年度稍微增加百分之二

外，中國與香港均因日寇侵華的影響，銳減百分之六十七至百分之十四不等。

今春北歐戰事爆發，丹麥挪威均捲入漩渦，因中日戰事而輸出銳減的泰米，至此再度受到慘酷的打擊，據曼谷通訊稱：自丹挪輪船紛紛被英扣留後，泰國四月份貨運幾陷於完全停滯狀態，歐非市場早就隨歐戰擴大而無形斷絕，至此連最大市場的遠東也因運輸工具的缺乏，有完全封閉的趨勢，一時市面騷然，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泰國代理國務院長鑾巴立，特爲此召集會議，組織特種委員會籌商應付辦法，最後特派國委並宣傳廳長乃威助，於四月中旬飛至香港，調查中國市場，及設法中泰貿易及運輸上獲得便利，米的輸出對於泰國整個經濟的重要性，於此又得一更有力的證明。

我們在這兒要指出的是：中泰關係，即使祇以泰米一項而言，已是多麼的密切，近年來泰米輸華的數量，雖是已形減少，可是實際上輸至新加坡，馬來亞，香港，甚至南非，什九還是供給華人的消費，換句話說，華人不啻每年負責給泰國推銷百分之六七十的出口貨物，至於其他在歷史上，血統上，文化上，宗教上，中泰兩國應該親善的理由，更是多得不勝枚舉。

可是事實竟往往有出乎想像以外的，泰國排華事件的層出不窮，馴至愈演愈烈，就是一個最古怪的例子。

排華的動機，有幾個是外來的，我們姑且不談，有幾個則是內在的誤會，其中最主要的便是經濟問題，泰國年來因爲水旱虫災而造成農業上的歉收，越米的競爭，世界不景氣所造成經濟上的衰

落，甚至國內的失業問題等，竟因果倒置的全嫁禍到華僑身上，照泰政府財政顧問威廉道爾一九三八年報告，說在泰華僑每年平均匯往中國的款項，約達三千九百萬銖，應該採取各種步驟，停止這種匯款的繼續流出泰國云云，彷彿泰國所以在經濟上發生恐慌現象，全是逐年華僑匯款回國的事實促成似的。

這種本末倒置歪曲事實的說法，驟看起來彷彿頗有幾分可信的成份，如果將華僑每年在農工礦漁各業方面的生產與建設，納的苛重的捐稅等相互比較一下，這些匯款真是渺小得幾不足道，如果沒有華僑在泰幾百年來的努力經營，泰貨的輸出，絕對不會有今日的規模，泰國在經濟上所受的打擊，恐將十倍於今日！泰國之能有今日，我華人實未嘗無功，就是退一步講，匯往中國的三千七百萬銖，數目當然不能說小，不過這不是幾十個幾百個華僑的匯款，而是二百五十萬華僑的，他們終年在泰國辛勤的工作，助泰國生產，建設，每人每年匯回的安家費，還不到十五銖，便要舉國駭然，紛譏應付，甚至詆毀我神明華裔為東方猶太人者，真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

過去華僑對泰貢獻之大，真可說景無與倫比，那種不望酬報的恢恢大度，怕祇有我們中國人會這樣，現在的華僑依舊循着過去的一貫精神，為居留地政府開發生產與建設，泰國如果期望將來能够繁榮與富強，恐怕還須仰賴華僑的力量，中國人的一般美德是勤勞，耐苦與和平，我們既沒有蘇武國家人民的政治陰謀，更沒有他們那種領土野心，華僑的少有積蓄，全是累十數年或數十年

的勤勞與耐苦而獲得的。

這兒有要明白加以認清的一點：中國人愛和平，可並不就是淩辱橫來而不知報復，和平有限度，忍耐也有範圍，七七事變前，我們便是竭盡能力，來忍受敵人的無理欺侮的，可是過了那個限度，跌出了那個範圍，我們的抵抗則是最徹底的，給予欺侮者的回擊也是最猛烈的！不過我們不相信，許多問題除軍事行動外，便會沒有其他解決途徑，要是雙方能平心靜氣從大處着眼，遠處着想，沒有什麼問題不能根本解決的。

中泰邦交，一逕都是保持着正常狀態的，近年來的糾紛，實在是負責解決這問題的人，非但存心加以忽視，還多少故意使它複雜起來的緣故。

我們希望泰國當局，能因這次米糧銷路阻滯，竭力設法增闢中國市場的小小教訓，終能領悟到中泰兩國實應真正親善的大道理，泰國當局的目光，不應局限於「設法中泰在貿易及運輸上獲取便利」，應該是進一步「設法在中泰邦交上，樹立永久友好關係」。

談遺產稅的開徵與僑胞

二十七年九月卅一日，立法院通過之遺產稅暫行條例，經於去年四月三日由國府以明令定於七

月一日施行。考遺產稅暫行條例第一條說：「凡人於死亡時，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遺有財產，均依本條例徵遺產稅。中華民國人民在本國領域內有住所，而在國外有遺產者，亦應徵稅。」根據此條例規定，僑胞有不幸身故海外，而在國內遺有遺產者，我國政府徵收賦稅，固無問題，因其徵收的標的物，仍在我領域內，執行頗易。至中華民國人民如在中國有住所，若遺有財產於海外，則其徵收賦稅略感困難。此誠有亟待於我僑胞的合作。而其最重要者，無過於任所問題的決定。按僑胞雖遠適異國，然愛國愛鄉的觀念，無時或忘，胼手胝足，克勤克儉，苟有積聚，均欲匯回祖國，故國田園廬墓，少則三年，多則十年，一定回來躬自省視，馴至有以身故於生長地為榮者凡此種種情形，頗合我民法上所規定的住所（Domicile）的條件，即有久居之意，和一定的地域也（參看民法第二十一條。）

查我國旅外的僑胞約有八百餘萬，彼等經濟力的強厚，智識的水準，均在國內一般人民之上。對於革命的功績，尤為偉大，總理嘗稱「華僑為革命之母」，此次抗戰，華僑捐款，在國內人士之上。故僑胞在政治上的力量，和經濟上力量，是異常偉大，中央並已拭目相視，此番遺產稅的施行及於中華民國領域之外，其原因殆即在此。

其次為我國對於僑民遺產的調查，依行政院六月二十五日通過的遺產評價規則，係由財政部委託遺產所在地的中華民國領事館調查，估計其價額，交由評價委員會評定。（見遺產評價規則第六

條)於我們現有不得已於言者，即我國對外僑民人數，駐外使領館，尙缺少精密的登記和統計，更遑論他們的財產。如果即日開始調查，亦決非短時日間所能蕪事，其次我國近百年來，疊經內憂外患，政府對於僑胞確未能盡保護之責，今恩未施而稅已加，誠如海外外部部長吳鐵城氏所言：「我們感覺到，到現在為止，我們仍犯着一個大毛病，就是我們要錢的時候就會想到華僑，向華僑伸手。我們平時絕少對華僑的經濟等問題加以研究和協助。」(見華僑先鋒第一卷第二十四期第五頁)

直到今日客觀情形，誠然如此，但我們深信僑胞體念建國之艱鉅，對於政府此次的措施必能十分原諒的。我們對於此次遺產稅的實施，茲再更進一步，加以探討。我國創議徵收遺產稅，遠在民國四年，但當時因為國內軍人跋扈，干戈相擾，至財政上未能統一，迨國民政府成立，始極力籌備施行。至各國對於遺產稅的施行，已有悠久的歷史：英國於一六九四年舉辦，法國於一七〇三年舉辦，日本亦於一九〇五年即開始舉辦，稅收方面英國於一九三四年達八千五百三十萬鎊，美國於一九三四年達二千萬萬零六百萬金元。由此數字，可見遺產稅對於國家的歲入，影響頗大。我國現在大敵當前，抗戰建國同時並舉，歲出之巨誠屬空前，現在如能由遺產稅項下略得挹注，誠對國家之復興，予以甚大的力量，此其一。

其次，我國對於遺產稅的稅率，較諸他國為低下。遺產在五千元以下者免稅，五千元以上者始徵收百分之一，而最高額為百分之五十。若與我國經濟情形相仿的日本比較，則其稅率在五千元以

下竟徵收百分之四，五千元以上徵收百分六，已較我國為高。可見我們此次所徵收的遺產稅，不過是為便利富者之輸將而已，海外華僑，不乏百萬長者，對此當能歡迎（一）既能効忠祖國。（二）又可免去若干身後之顧慮。此其一。

我國抗戰，經已三年，我人正動員所有物力、人力、和財力。而戰爭勝利的爭取，依舊經濟力的支撐者尤多。各國戰時財政政策，對於國家之收入，不外增加賦稅或舉辦新稅，發行公債與增加通貨的發行額。故我們此次的舉辦新稅，乃時代所需求，及導引國家稅收於正常軌道，並非創例。此其三。

不過現在我們所要請當局考慮的，就是我僑胞居留地的政府對於僑胞，已徵收遺產稅，現如再徵，頗有複稅之嫌，所以為昭公允起見，似應採取減免外國所得法，免除外國的賦稅外，就剩餘額徵稅，藉以減少僑胞的負擔。最後，深望我僑胞能體諒政府舉辦新稅的意義，今日舉辦新稅，即增加新的國力。我僑胞為表示守法的精神和對祖國的忠忱起見，似應自動的與我各駐在地使領館密切合作，祖國翻身的日子在即，多一份輸將，即多一份力量。望我僑胞把握着黃金機會，以身後之物，呈獻國家。

我設置經濟作戰部

正當抗戰步入第四年頭，日閻憧憬「黃金機會」的時候，我中央第七次全體會議決議調整政治機構；除於中央黨政方面設置中央設計局，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外，復專設經濟作戰部，及戰時經濟會議，這實在是一樁針對現實的賢明的舉措！

誰都知道「現代的戰爭是國力比賽的戰爭」，經濟力尤居於決定的地位。上次歐戰德奧敗於經濟崩潰，這次日本深陷泥淖，亦泰半由於經濟的枯竭。故日本在茲軍事無辦法，政治無出路，悲憤苦悶交并時會，將益加緊其經濟掠奪，實施其所謂「以戰養戰」陰謀；復欲於歐戰變化，趁火打劫，以持續其黷武肆暴的資本，殆是必然的趨勢。我們為確保勝利，一面積極生產建設，一面擴大經濟的防禦和攻擊，亦為應有的準備。經濟的戰爭既將隨武力戰於今後更加激烈的展開，中央乘時調整機構，其意義固不僅僅在勵精圖治方面，抑且顯示了我抗戰到底和把握必勝必成的決心。

本來，日本的侵略戰雖然是政治野心的暴露，亦是經濟掠奪的目的，有名的廣田三原則，就是以「經濟合作」為骨幹的。追戰端爆發，日本更深得經濟戰的三昧；見我法幣制度之鞏固，則拚命破壞之；見我新興工業之勃起，則猛施轟炸之；見我海陸交通之便捷，則強力封鎖之；見我內地物

資之豐富，則德惠走私，諸如此類，無非欲摧毀我經濟基礎，迫使我中途屈服，用意原極惡毒。無如我地大物博人衆，得天既厚，封鎖無影響，幣制鞏固，破壞也是徒然。尤其我政府於抗戰伊始，先後設置貿易農礦諸調整委員會，以統制及增進輸出，設物資調整處，物價委員會，以便國家徵發動員，并兼謀民生之安定。又有日偽封鎖處，管戰區經濟委員會，乃施予日偽的反封鎖，俱能在日偽兇狠之經濟攻勢之下，另闢大發展的途徑，阻遏敵偽之狡謀，其有裨國家財政收入，增強外匯基金，並搶救淪陷區物資，以免資敵等等，彰彰俱在耳目。但上項機關，初因隸屬之不同，力量未免分散，事權與效能遂亦未盡臻理想之境地。况抗戰與建國同等重要，平時經濟爲國家百年久遠大計，自須全力奔赴，而戰時經濟關係大局成敗，尤應聚精會神去專心鑿制，及認真執行，故中央此次毅然把這些經濟作戰的機構，從各部門中獨立出來，自成一部，標其名曰經濟作戰，這是何等旗幟鮮明，而充滿着戰鬥英勇的朝氣，實與歐戰後英國設置經濟作戰部先後媲美，我們相信自此調整，我們的對日經濟戰，將更廣大有力的展開，而早獲得最後的勝利！

我們說這話也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因爲三年來的經驗，確實給了我們保證：我們的愈戰愈強，敵人的愈戰愈弱，不獨表現在軍事上尤其在經濟上。從財政方面看：日閹癩年侵略的結果，內外公債已經濫發了二百四十三萬萬，增稅額達十六萬四千萬，已够把勞苦民衆壓得透不過氣，再又狂發紙幣，據櫻內藏相自供，已增至三十八萬萬一千八百萬，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弄得物價昂漲，百業呆

滯，而最近軍部還在爭吵那一百零三萬萬日圓的本年龐大新預算。日本的經濟既瀕山窮水盡，而國際的援助，又是毫無希望，則在本國竭澤而漁之外，惟一得意之作，即向所謂佔領區加緊輸出。但是日閥濫發偽幣所作的孽，又迅速的使其失望，因為輸出雖然增加，却換得的軍用票聯華票一堆廢紙，而同時對歐美的人超，則反要不折不扣的金銀償付。可是我國呢，足足打了三年了，儘管關鹽統稅被奪，重要資源被佔，而因偉大人力之發皇，立時又樹起基礎，而且還堅強。我國固然也發公債，但據孔財長最近「七七」紀念時發表，戰後不過四十七八萬萬元，增稅為體念人民富力根本沒有什麼實行，只是舉辦直接新稅。至於發行，一共不過三十萬萬零八千一百七十八元二百九十五元，而現金及保證準備始終維持確實。再以輸出而論，近年已能出超，兩相比較，孰強孰弱，無待辭費；但此猶僅就靜的財政方面而言。今經濟作戰部之成立，當更偏重對日動的推進，且既曰「經濟作戰」，自亦一如武裝將士之衝鋒陷陣，採主動之戰略，易攻勢以代守，故雖該部詳細職掌，截至執筆時止，猶未見諸公布。第一本以往精神，於積極爭取貿易出超，激進生產以外，對法幣之更謀維護進而擊敗偽幣之負隅；對物價作更有效的衡平，進而安定一般平民之生計；對交通更謀縝密之佈置，進而粉碎日偽之封鎖；對物資為更有效之保護，進而利用敵後之所存。千端萬緒，固皆有賴於嶄新的方式，革命的手段，自始秉持戰鬥之決心，以期偉大之收穫，諒必為經濟作戰部當前之職責也。

海外僑胞，在積極方面，儘量貢獻人力物力及節約儲蓄力量；在消極方面，亦儘有杜絕仇貨、防止資敵之任務；故無疑的，海外僑胞以往支持抗戰，在今後經濟作戰中，更已直接成爲武裝之鬥士。茲統帥部即將成立，願吾愛國之僑胞速自淬勵英姿，枕戈以待命！

祖國農業之猛晉

我國向來是以農爲本的國家，抗戰起來，我們經濟財政的基礎更建築在農業中，現在抗戰建國基礎移入內省，則農業的受注意及發達，自在意中之事。今年各省都有豐收預兆，這是對我們勝利增加一重巨大的力量，但這並不是完全靠天然幫助，而是大有藉於我們三年來上下的努力，值得加以檢討。

我國農業的主要缺點，就是技術落後，欲改進農業，就得從技術着手，爲實行這一任務，各省都成立有農業改進機關，同時中央農業實驗所也在各地推進工作，到現在爲止，技術上的推進工作，進行得成績卓著的計有：研究育種方法，改進各地基本農作物的品種，應用選種，實行稼接，藥劑殺虫，推進田間肥料實驗，開墾荒地，利用冬間種植，煙田改種，培育採伐森林，改進畜牧，舉行農情調查，以及訓練各種農業技術人才。

在食糧產品方面，水稻，小麥和雜糧，是主要的對象，關於水稻，在西南各省，尤其「天下足」的「兩湖熟」更受注意，推廣良種（如湘省），防治螟蟲（如川省去除螟卵三千零八十八萬餘塊），消治倉庫害蟲（如湘桂），保育再生稻（湘）減糶增糶（湘），結果完全達到我們農產增加的預期，關於小麥，如川省的推廣良種，中央農業實驗所的推廣改良品種，黔省之利用各間及改種烟田，桂省的增加種植面積，川黔之防治小麥黑穗病，都是成績卓越的。至於雜糧，其主要者如玉蜀黍，甘薯，馬鈴薯，小米等，各省都在改良品種和推廣良種；在陝甘寧邊區，曾開墾種植雜糧達一百萬畝以上。

工業作物是對後方工業發展的重要基石，也大事推進。陝川貴桂湘滇康推廣繁殖良種的棉花，不下三百萬畝，川陝漢的防治棉蟲和雲南的推廣長絨木棉，成績驚人。油料作物如桐油在川桂湘黔，蓖麻子油之在貴州，麻類作物之在川黔桂，菸草之在川黔，甘蔗之在桂滇川黔，都在改良擴種中，半農半工的蠶商業，在川黔滇三省進行得特別起勁。最後，白豬的增育和防治獸疫，值得提及，白豬產生白豬鬃，提供大量出口易貨的來源。牲畜防疫，是使牧產奇增。

經由上述多面性的農村經濟的技術改進，糧食與原料的基礎奠定，各業的建設有望，為推進這樣巨大的工作，各地及中央成立了許多機構，這自然是很好的。

但是在工作展開中，各省農業機關最多，如對於農藝，園藝，棉花，水稻，小麥，甘蔗，森林

，蠶業，畜牧等都各設有機關，結果就發生組織散漫，力量不集中，各不相謀的現象。行政費固然增加，專業費反而減少，技術人員困惑不足，工作協調更感困難。

因此，跟着農村經濟的推進，就有加強集中組織力量，協力樹立農業科學研究基礎的措置。

在中樞方面，有中央農業實驗所，原有各種農業機關設法合併，成立一省的「農業改進所」或「管理處」，統籌辦理全省農業改進工作。從此人力財力都逐漸集中，可以用少數經費與人才辦理廣大的農業推進工作，而且各項工作也可以協調，不發生偏廢重複的情形，現在已經設立上述的省農業改進所和省農業管理處者，已有四川，西康，貴州，廣西，湖南，湖北，陝西，甘肅，河南，浙江，福建等省，其他各省也在籌備中。

這樣的集中機關和中央農業實驗所所在地工作站合作，農業推進工作，就更順利的前進。

經濟建設，就在技術和組織，農業建設，也是一樣。然而農業是比工業更需要技術和組織，在這部門裏推進技術和組織，是最感困難，現在居然於短短的期間，有如此巨大的進步，形成歷史上空前轉變，這是勝利屬我之最有力的明證。

敵我的經濟戰

日本欲急於解決侵華戰爭，在軍事着着失利，無計可施的時候，因而加緊對我經濟封鎖，敵新

滇越、滇緬、香港等交通路線的要挾，佔領福州溫州的聲言，都是封鎖政策的實施。然而，我國老早就已準備日人有此一着，若在兩年前實施這種封鎖陰謀，也許會遭遇很大的困難，但在抗戰後三年的今日，我們已逐漸走上自給自足的路，雖則外援全絕，也不致發生十分的困苦。蔣委員長在七七三週年紀念日告全國軍民書中已述及我國經濟力量的雄厚，足以粉碎敵人封鎖的陰謀：「我們天然具有持久抗戰的條件，不但地大物博與人衆，而且勤勞刻苦，本是我們民族美德的天性。所以我們不僅不怕封鎖，而且早已準備敵人來封鎖我們的。如果敵人在一年以前實施封鎖，那我們對於機械工業確有些困難，但到了今日，一切武器多能自製自給，工業材料，早經備備充足，他封鎖不封鎖，於我們不發生絲毫的影響。」而美國亞洲艦隊前任司令雅納爾近也在中國工業合作社美國委員會中演說，謂：「經濟之自給自足，將爲中國對日本封鎖之答覆。」雅氏之言，可謂洞中肯綮。

我國不僅不畏封鎖，並且對於經濟戰，近且益加努力，以求進一步與敵人一較雌雄。我們都知道七中全會關於經濟部門的議決案甚多，而行政院增設經濟作戰部，設置戰時經濟會議等是值得我們深切注意的。

行政院增設經濟作戰部，蓋所以統一設計，建立一指揮最高的經濟參謀本部。經濟與政治軍事，本來要互相呼應，取得密切聯繫的，以前我們還沒有此種中樞的組織，現從速增設，加強經濟戰的力量，集中指揮權能，這是對日本的一個經濟反攻。至於成立戰時經濟會議，集合國內經濟界共

同研討戰時經濟政策，以收集思廣益之效，也是一種要舉。年來我國經濟界人才輩出，各種事業方面有經驗之士，亦復不少，平時各不相謀，很少有共同研討致力的機會。現在國家正在進行大規模的經濟戰爭，端賴集中全國人才智力，應付一切，關於該部工作除研究種種經濟上作戰方略以外，還可以經常的負責經濟情報，計擬戰時生產種種，其裨益作戰，效果當甚大。

除此外，聞中央尙着手訓練經濟人才。因現在各地經濟部門幹部仍感缺乏，如各地的稅務機關財政機關的人員，數目雖已不少，然欲推行新的經濟計劃，還需要大批新的幹部，以代替積習深，世故的舊有稅收機關人員。其他裁併經濟機關，注意戰時交通運輸事業，均將安定計劃，從新調整。

那末，我們的經濟措施，正欣欣向榮，而各種經濟建設，抗戰以來，成績卓著，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如交通的增闢，後方生產的促進，工業的發展，蘊藏的開發，金融網的擴張，在在均表示經濟建設的突飛猛進。

反觀敵人的經濟力量枯竭情形，誰都知道已到了山窮水盡之境。米荒，煤荒，電荒，都是無可挽救的缺憾。今年的預算竟達一百〇三萬萬日元之巨，其所發行的公債額超出二百萬萬日元，竭澤而漁，其崩潰前途不俟著卜。

且也，我們不畏封鎖，而敵人却畏封鎖。因為日本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國家，大部份的工業原料，均須仰賴於人，自美國實施禁運以來，日本無形中也受人封鎖，日本此後已不能充分獲得汽油，

廢鐵，銅和一切機械。因為這些物質，皆須仰美供給，而美國主持正義，反對武力侵略者的態度日益明顯，最近對英國與日妥協停止滇緬運輸三月事件且發表抗議，這對日本的打擊與制裁，足以使日本感到戰慄。

敵人的封鎖我絕不足畏，日本的經濟已走入絕境，種種經濟攻勢，已成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我們抱定「自力更生」主義，萍風奮發，則最後勝利，為期匪遠。

我們不懼怕封鎖

自從安南當局徇日本方面的要求，封塞滇越運輸路線之後，關於國際交通線減少，對我國抗戰的影響問題，自為僑胞們所特別關心。這一封鎖的開始，彷彿是「通盤」封鎖的發軔，封閉滇緬公路的談判，也已妥協了，同時日本海空軍也開始對寧波，溫州，福州，三都澳的口岸，發動軍事行動，軍部發言人且揚言，在對我國內地的運輸接濟上言之，澳門和廣州灣是「極不友誼」的口岸，這樣，日本似乎在企圖對我國作總封鎖。

首先，我們不得不出敵軍這一封鎖的目的，是不會完全成功的。對安南與緬甸，日本至多祇能要求停止軍需品的運輸，軍需品種類的範圍，乃是爭執的焦點，即使日閥把軍需品種類擴大，則

普通經濟上的進出，日軍不僅無權要求停運，抑且決無力阻止其運輸，友邦即使不顧我國利益，也必多少顧到它們自身的利益。

而且寧波，溫州，福州，三都澳，澳門，香港，廣州灣，桂濱邊站，瀋緬路等九條路線，並不足以包括我國至今尙可運用作為對外經濟出入的全部路線，除西北公路是衆所周知之外，我國還有許多特別的，衆多的，較少的捷徑。這些路徑我們隨時在變化，大家很可以深信不疑，所以維持必要的，「國際路線」是存在的。

像上述的必要的對外經濟出入，自然是每一國家所必需，尤其是在戰爭的時候。但是我國現在，對國際貿易的依賴性却並不很大，今年上半年全部進口貿易中，十七個由政府統制的關隘，其所佔份額，不及百分之十；而上述九線的進口貿易額，爲數不到百分之五，現在全國最大多數的進口，是在淪陷區。這完全是由於日貨片面的傾銷，所以我們「自由的中國」，對進口的需要是極微小的。就出口言，情形大致相做，全國輸出貿易中不及百分之二十，是從上述十七關中經過，而九處現被封鎖或將被封鎖的關口所佔之份額，則不及百分之十。這意思是在明明白白的說，我國後方經濟的建設，其需求並不依靠舶來品，其出產並不依靠國際市場，倘若我們再進一步考察這些進出口的種類，則進口貨中不少是那些在國內原有替代品而品質較優的洋貨；出口貨中不少是那些國內並非沒有銷路而在國際市場上可以找得更優市場條件的商品，優質物品的消用，固毋須厚非，國際市

場上厚利的取得，本無可諍議。但是，這種關係若受限制，其不足以打擊我國的經濟及抗戰，是顯而易見的事。

說到這里，人們一定要想到軍需品的輸入問題，軍需品將不能在被封閉的路上通過，自是事實，但是上面我們已經提及那不可封鎖的其他小路，現在我們且退一步講，即使軍需運輸受阻，則依郭泰祺大使在倫敦的談話作根據，「我國尚有九月至十二月可戰」。郭大使的九個月和十二個月的我國軍火儲備，是假定一切接濟自今天起完全停止，二則我們內省自行製造的軍需仍將源源出品，而且可以擴大生產，所以九個月或一年就會變成二年三年以至更多年，可是日本方面，顯然是連三個月都難以支持的了。

這次日軍揚言封鎖我國所有對外路線，而且實行採取種種強力舉動，實際上它的成效，將大打折扣，決不足以影響我抗戰建國的堅實基礎，反之，這適足以促進我內省經濟的更猛烈的發展，更迅速的完成自力更生的任務，更激起我們同仇敵愾之心。

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的祖國將渡更安逸的日子，不是的，祖國將遇到更艱苦的日子，抗戰建國愈依靠內省，則一切力量的動員更見迫切。

橋樑不必為封鎖而憂懼，却應因之而興奮，提供大家所能提供的力量。

滇緬公路停閉以後

自七月十八日起，英國政府禁止軍械，子彈，汽油，貨車及鐵路材料經由緬甸輸華。這是英國對日讓步的結果，其事之違反國際公法條約義務，業經我外交部發表聲明並正式抗議，早為國際輿論所同情。雖依照英日協定，禁運期間，暫定為三個月，轉瞬即將滿期，然這一事件的嚴重性，似並不因此而減輕，仍值得吾人繼續加以注意。

普通人總說：由七月至九月，滇緬公路，適值雨季，不宜於運輸，所以這次的英日協定，對我的影響並不嚴重。這樣看法，雖也有相當的理由，但却無補實際。因為事實上，去年雨季中，這條路仍照常通車，所以英國所採取的禁令，於我本有妨害，我們不應該對此事輕描淡寫視若等閒。

自然，滇緬公路的封閉，絕不致影響我抗戰軍火的供給，絕不能使我因此而向日「屈膝」；因為自國府西遷，所有兵工廠都已全部內徙，仍繼續生產軍火，現階段對日抗戰多在山林地帶，只須自製的輕便武器，已能襲擊敵人；且歷年儲藏軍兵器甚多，足敷長期之用；西北的軍人路線，也將因西南的車輛撥調集中而增加其運輸力。所以日人預計封鎖滇緬公路，即可結束「中國事件」，實屬一種夢想。

吾人同時應該感謝這種封鎖政策，促進我們內地經濟的自給自足，在對外貿易上，為我們培養了不少的漏卮。即在軍需工業的原料方面，我們也因此而加緊開發固有的資源，奠下建國的工業基礎。並且敵人愈弄愈兇的轟炸政策，毀壞我們的官衙民房，我所損失的多屬土木和勞力，這些都是內地極易取得的，每次敵機投下的炸彈必附着着數十磅以至數百磅精良的鋼鐵，雖爆裂成爲碎片，然收集起來，仍可用於製造軍械，這些正好增加我抗戰的力量。敵人一方面封鎖我國的軍火路線，另一方面又增給我們大量軍火原料，東洋戰略之幽默有如此者。

雖然，我們決不可因爲封鎖政策於我沒有大害，便把西南的國際路線視爲無足輕重，不關痛癢。須知我們現階段的抗戰憑藉了高山深谷的險要，採取守勢，誠無須乎使用現代最新式的重兵器，可是，我們決不存心備安於華西，僅以保全半壁河山爲滿足。現階段的守勢戰略是暫時的，過渡的；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準備反攻。一俟國際形勢於我有利，而敵軍士氣，山衰而竭，即可開始攻勢戰略。驅逐倭虜，還我河山，本非難事，其主要的關鍵在於我能大量採用現代最新式的重兵器，因此，恢復西南國際路線，以期輸入大量的坦克，重砲，轟炸機及汽油，仍有迫切的需要。

滇緬公路三個月停閉運輸之舉，本是英國對日本的一種權宜之計。邱吉爾七月十八日在衆院宣言，即說過「如吾人同意永久封閉該路，則將有礙吾人爲中國中立友邦之義務」，其一種爲勢所迫的苦衷溢乎言表，不過，日本人是欺善怕惡的，對他們越讓步，則他們的要求便得寸進尺，越無止

境。米內內閣所簽訂的協定，到了近衛內閣便變成廢紙，或無限期的對該路延長封閉，都是意中事。七月十八日外務省發言人即說過：「該協定並不極端滿意」，並表示希望在雨季過後貨運繁忙之時，該路對於軍用品之運輸，能予以加緊控制。所以在三月沒有滿期以前，我們應該在國民外交方面，積極努力，務使該項協定，事實上沒法執行，或禁運期滿後不再延長。

這次關於滇緬公路的英日協定和關於滇越鐵路的法日協定，有極重大的差別，即爲使禁令之措置有效執行計，法日協定許可日方得遣派檢查員，而英日協定則否，僅由日本駐仰光的領事官員，與英國當局保持密切的聯絡。這樣的協定，是不是有漏洞，便全繫乎英人有沒有執行的誠意。而英人有沒有執行的誠意，則取決於今後國際的情勢。

今後國際的情勢將如何演變呢？這誠不能預言，可是，無論如何，英國的遠東政策，將不能不有賴於美國支持，或平行的合作。在本年十一月以前，美國的下屆總統現尚未決定，所以對滇緬公路停運事件，僅由國務卿赫爾口頭上表示反對，這是沒有多大影響的；因爲英人期望於美國的不是空言，而是有力的行動。要是美國對侵略國的禁運，能切實施行，要是華盛頓和倫敦的政府在太平洋上有海軍合作的準備，那末，日本的南進政策將不免中途擱淺，而滇緬公路的運輸問題，也就不成其爲問題了。

因此，滇緬公路的鑰匙，其實握在白宮主人的掌握中。爲着恢復我西南的國際路線計，我僑胞

們應發揮更大的力量，加緊對美國的宣傳，從輿論方面，敦促華盛頓當局採取有力的行動。

滇緬交通暫告關閉後

誰都知道，近代之所謂文明大部份是鋼鐵造成的，際茲世道式微，公理漸滅之頃，民族的生存與夫國家的獨立，更非藉鋼鐵構成的武力，簡直無以維持。於是于重工業的大量發展，便成為近代國家生存不能或缺的先決條件了。我國抗戰，自始即勉于「自力更生」，友邦的同情，固屬難能可貴；然因國際政治之瞬息千變，根據以不變應萬變的原則，我們每以外交形勢一時之順逆而作過度的期待與失望。最近英國以日本威脅而暫允禁止滇緬運輸三月之舉，雖則在國際公法，和條約義務的立場上，我們亟應，並且業已嚴重抗議及表示極端遺憾；可是，退一步說，與其認為日本侵華主要的成功，毋寧說是我「自力更生」之一大鼓勵。日圖亡我，三年於茲，迄無所成，既不敢正視事實，承認中國人力物力之偉大，於是歸罪於國際予我之援助，藉以掩飾其自身之無能。我們不必諱言，緬滇路之運輸縱演越路之封閉而停止三月，於我們軍需品物的供給，確有相當的影響，可是，抗戰業經三載了，在自力更生和抗建並舉的原則下，我們重工業的基礎已經相當的確立，經濟自給的程度，亦已遠勝於曩昔。例如，三年以來，在經濟部及資源委員會直接策勵下的重工業，以言煤

油，則川省煤油井之開掘，於廿六年輒已着手，目前仍在急激進行中，其次甘肅油井之開發，在該省某縣裡，近已開掘四個，並且已有煤油的出產，油質甚佳。同時，煉油廠之設置不久便實現了，以言鋼鐵，除原日漢陽鐵廠的重要機件，計重四萬餘噸，業已全部移川，重新設置，大加整頓外，其餘川省易門和瀘省宣威縣等地的鐵礦開採，在在均已積極發展。至於大規模鋼鐵廠之設立，亦已在規劃之中。以言煤礦，戰事甫發，在資源委員會直接經營下之礦場，本已有十三個之多，嗣後因戰區蔓延，其中多視環境上之需要而分別撤退。但最近該會在川、湘、桂、滇諸省重新開發者又有八所之多了。以言機器之製造，雲南方面已有中央機器廠一所，其出品計有蒸汽機，發電機，瓦斯引擎等。此外還有電器廠若干家，其中規模最大者，首推中央電器製造廠。該廠分設支廠於滇桂二地。其出品計有銅鐵線，真空及煤氣燈泡，無線電收音筒和發音筒，軍用電話，摩打，發電機，電流變壓器，電池，電心等，至於中央無線電機件製造廠，則遠在廿六年九月業已開始出品，其中以播音的器具，和電報收發機器為最多。他如銅，鉛，鋅，汞，錫，銻等礦之開採，與夫重化學工業，如植物油提煉廠，酒精廠等等之經營，一一均已按步就班地推進。

上文所舉，僅就作者所知及無礙於國防秘密者述其梗概，實際的成就，當然更有可觀。不過，藉令如此，我國的重工業基礎，與歐美相較，相去猶不知幾千萬里。可見我們不願見國家民族之獨立生存則已，否則，不論敵人之封鎖陰謀是否成功，我們的重工業也亟應向着自給自足途徑，努

力邁進。滇緬路的暫時關閉，正好給我們一個極大的鼓勵，決不足以動搖我們爭取勝利之決心。戰後的蘇聯，既經革命的影響，復遭一九二一年全國空前饑饉的嚴重打擊，其經濟基礎之脆弱，近代工業之落後，恐怕尤有甚於我國之今日者。然而，自一九二八年起，經過短短的三次五年計劃之實施，它便一躍而為高度機械化的一等強國，釐成左右歐亞政局之重要因素。這固然是歸功於史丹林之指導有方，及其政體之健全，全國人力物力之偉大與集中，與夫思想意志之堅決與統一。顧反觀中國，我們人力的充沛固數倍於蘇聯，即自然財富，縱非凌駕其上，亦堪與蘇聯相埒。至於行政效率之高超，民衆意志之果決，信仰之堅定，與犧牲精神之偉大，在領袖的沉毅提挈及三年奮鬥的鍛鍊之下，一一均未稍遜於蘇聯的當年。況且西北的交通仍在暢通，國際資源還可充分利用。但能壓握着這個千載一時的良機，加倍努力，則不但國防工業，就是整個輕重工業的其他部門，其成功亦祇是時間問題罷了。

最後，談到僑胞於此自力更生的大業中最有效的貢獻，自然是資本與人才的供給。關於資本的投放，聞風興起者相信必不乏人。這裡特別擬向僑胞呼籲的就是人才的供給。蘇聯實施五年計劃之初，其借重於德國和美國的技術專家至多。以我國人口之衆多，勞力的供給，是不虞或缺的；可是技術人才的缺乏，却無可掩飾了。華僑子弟，寄居於歐美科學之邦，所謂耳濡目染，不學自能。何況深蒙父兄的栽培，多數都是學有專長。而居留異邦，因人才之過剩，與其潦倒終身，曷若歸國服

發，大展其才，並永奠國家於磐石之安呢？海外青年，其共勉之。

一四四

經濟戰之新陣容

時至今日，日本的軍事攻勢縱尙未崩潰，亦已達到了飽和點，再難寸進了，此後之中日戰局，備極單純，一言以蔽之曰：經濟上誰能持久，勝利便將誰屬。至死不悟的日閥，爲着苟延殘喘，已在華北華中各淪陷區中積極實行其高度的經濟榨取了，不錯，華北華中之所謂淪陷，實則祇是寥寥數大城市與一二交通線之佔據，以此而言榨取，其收效自是微乎其微，不過，這既然是敵人最後的希望，唯一的板斧，則其必以全力付之，以求一逞，却是毫無疑義的，所以這種陰謀，絕對的不容我們須臾疏忽或存心輕視，事實上，遠在戰前，我當局便已致力於經濟戰之準備，通貨管理之實施，其爲戰時財政金融之必要措置，固毋論矣，卽資源委員會，貿易委員會，物價調整委員會，與夫對日偽封鎖處等機構之先後成立，無一不以經濟戰爲鵠的，尤堪注意者，最近在渝舉行之七中全會，更決議在行政院下增設經濟作戰部，此舉實爲增強我經濟作戰陣容之必要的步驟，誠以上述的「會」一「處」，或則分別隸屬於行政院各部，或則直轄於軍事委員會，彼此之間，其性質與機能雖關係密切，其系統與組織却不相聯屬，工作範圍既不能截然劃分，行政措施於是時相抵觸，流弊所及，小

之則疊床架屋，浪費人才，虛損公帑，與經濟之原則不符；大之則行政效率低降，動搖勝利之基礎，增加或延長民衆之疾苦，爲民族解放之障礙，凡此缺陷，容或爲初期抗戰所難免；蓋戰局之演變，初非吾人所盡悉，各戰時行政機構，尤其以錯綜交集之經濟問題爲對象者，於是不得不根據環境之推移，視乎需要之大小緩急，逐漸設置，並權宜隸屬於關係最深的機關之下。但二年來戰事的形勢已相當開朗，需要的機構亦已先後成立，最後的需要，就是一個事權集中的最高機構，以收指揮統一，行政敏捷的實效。是以經濟作戰部之設，乃我抗戰陣容中最合理的調整，亦即經濟戰勝利之前奏。值得舉國一致的注目與頌揚的。

然而，我們不要忘記，抗戰祇爲手段，建國才是目的。換言之，經濟作戰部的責任，直接雖在粉碎敵人以戰養戰的陰謀，加強抗戰的持久能力，間接尤在樹立現代國防的基礎，躋國家民族於獨立富強之域，因此舉國喁喁以望者，經濟反攻而外，厥爲國防建設大計之基本確立與及早完成，未來的經濟作戰部，將必以此爲其主要對象之一，這當然是無可置疑的。至將來促進國防建設所擬採取之方式，在該部尙未成立前，我們當然無從而知，但有一點，這裡似乎可以相當肯定的，即蘇聯實施三次五年計劃之經過，大可以供作吾人之良好借鏡，申言之，將來建設計劃實施的初期，必然是大量的輸入一切重工業必需的機器設備與國內缺乏的原料，爲着換取外匯，當局對於國內農產，將必擇其國際市場上容易爭取銷路者，一面動員及集中多數的農村苦力，或以獎勵的方式，或以集

體的經營，努力增加其生產；他方面又以統制的手段，實行節約消費，以求大量的輸出。此外勢必動員全國的人力和物資，集中於重工業之推進，結果國內農產和工業消費品供給的短縮，人民生活困苦之相當增加是勢所難免的，然而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自由，並非空言可以倖致的；這種有意義，有價值的犧牲，與其說是痛苦，毋寧謂為求之不得的報國良機，所以，這裡以萬二分的誠意，切盼建國大業之從速推進！

工合運動在游擊區

日本在華所採取的經濟戰略，是「以戰養戰」。這種陰謀，就是要拚命榨取我們淪陷區的財力物資，以支持其侵略戰爭的消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也就是以華制華的一部分，據前者報載，日本興亞院有如下的決議：一，沒收淪陷區內華人所辦的大工廠。二，歸併淪陷區內的小工廠。三，開發富源供給在華日軍的需要。四，禁止法幣在華中流行，使華北偽幣可以與華中流通。五，澈底破壞重慶政府在淪陷區內的暗中運用的經濟組織。六，關稅用以供日軍軍餉，統稅用以供特務機關，鹽稅用以供偽政府維持費。從這議決看來，可見日人是如何注重榨取淪陷區的經濟。

我們的對策，應該是迅速加緊日軍後方的經濟戰爭。這次七中全會，中央對於經濟戰加強力量

，增設經濟設計指揮機關，正是對於經濟措施側重的開始，蔣委員長在以前全國生產會議時，就說過：「敵人在淪陷區搜括資源，傾銷日貨，我淪陷區域除了要盡量保護我們的資源以外，必須盡力維持我們的經濟自給，維持我們固有的生產事業。」最高領袖所指示的，就是要爭取淪陷區的經濟鬥爭。

淪陷區經濟鬥爭的對策，一方面自然是抵制日貨，一方面就是保護自己資源和經濟自足。我們知道日人所佔領的地方，除了主要的交通點線以外，廣大的農村內地，仍然在我們的掌握中，這裏廣大的土地，不但有着幾千幾萬的中國居民，而且正活躍着幾百萬抗戰的游擊隊，那些在日人後方居住的日用品，和活躍在日人後方的游擊隊的軍需品，都可以利用當地資源，振興固有生產事業，以求自給自足。倘不如是，則這些地方同易於為日軍在經濟上加以封鎖，并且日貨也就源源輸入，法幣也就源源外流。所以，游擊區的自給自足的生產組織，必須建立起來，而這種戰地的生產組織，最好的方式，便是工業合作社。

第一，工業合作社是流動的，可以分散，可以集中，它可能和軍隊的進攻退守作一致的行動。第二，戰區內社會不甚安定，私人投資不易，祇能由政府貸資組織這種合作社，承辦生產事業，以供給當地民衆用品和軍需品。第三，淪陷區的技術人員，無處謀生，勢必為敵利用，倘有工合社可以爭取這種技術人員不為敵用，而為祖國的軍隊和當地的同胞的需要而生產。

至於工作的種類，如紡織軍裝，印刷，製做鞋襪，修理槍械，及一切食品，鐵器等，都是輕而

易舉的。

一般工業合作社的組織，近年以來，在我們廣大的後方，西南，西北，及川康各地均有建立，成績甚佳。而這種游擊區的工合運動，現也正在開展，已經有許多勇敢的工合運動同志，在敵人的後方從事這一種經濟鬥爭，在加強經濟戰的今日，這種運動是值得大家深切注意的。

現在戰地的工合社員，多數是戰區當地的工人，或是從日人佔領區里逃出來的技術人才。他們現在的工廠，就是駐軍的軍需工廠，軍隊到那里，他們可以移動到那里。有時日人來了，他們拿起生產工具跑到山洞深林去生產，日人根本搜索破獲不到，他們更會利用無窮盡的自然力量，幫助他們的生產，例如有瀑布的地方，可以利用水力作發動力。

僑胞對於國內這種工合運動，當會引起注意和贊佩吧。它是在日人後方經濟戰的一座重要堡壘，大家對於這種工作應該予以激勵和宣揚。

論西南經濟建設

抗戰以來，全國喁喁以望者，厥為開發西南，以支持抗戰之持久能力，樹立民族之復興基礎。適因國際形勢劇變，滇緬路交通截流越緘路而突告封鎖，國人於此，對西南之開發，於是期望愈殷

，然而西南的客觀環境，到底能否肩負如斯重荷呢？這是吾人所亟應探討的。

經濟建設之主要因素，不外資源，資金與勞力，勞力方面，西南六省（包括川、康、黔、滇、湘、桂、）原有九千二百七十餘萬，佔全國人口總數五分之一，抗戰以來，緣於沿海人口之大量西移，數量更增，故勞力的供給，除熟練技工暫時尙稍感缺乏外，但再加積極訓練及移運沿海技工西遷，將不虞或缺。因此，目前有待於討論者祇是西南資源的蘊藏，與今後資金的籌集問題而已。

近代工業所需的資源，煤鐵而外，凡銅、錫、鎳、鉛、鋅、銻、鎢、鉬、鎳、石油等都屬不可或缺的，在西南六省却蘊藏最富。據鑛業紀要所載，西南各省皆有產鐵，尤以四川之綦江、建昌、威遠、天全、榮經；湖南之甯鄉、新化、攸縣、茶陵、沅陵等地儲量最富。煤的儲量以四川爲最富，估計約達九十八萬七千四百餘萬噸，其次爲湖南，儲量計達一十七萬四千六百餘萬噸，此外黔、滇、桂三省其儲量亦頗有可觀。銅的生產，滇、川、黔三省皆有之，尤以滇之會澤，川之彭縣爲最優，三省年產約五百萬噸，其中滇產約佔五分之四。錫則滇之箇舊，桂之河池，南丹、及富、賀、鍾三縣，湘之江華，臨武等地皆有之，尤以箇舊之錫著稱全國，年產約八千噸。鎳則湘、桂、黔、滇皆有出產，尤以湘之新化錫鑛山爲最富，儲量達二百萬噸以上，年產純鎳一萬五千噸之譜。鹽則川、滇爲我國唯有之井鹽產區，川省自貢兩鹽場年可產鹽七百萬担以上，滇鹽年可產五十萬担以上，足供西南各省之需。鉛銻則西南各省都有出產，尤以湖南常蔣水口山爲獨多，年可產鉛銻

各六七十噸之譜。盛則湘之湘潭，桂之武宣，黔之威寧，滇之平羅，尋甸，會澤均有之。尤以湘、桂之儲量最豐，二省年產二萬噸以上。錫則湘之生產僅亞於贛而居全國第二位，年產四百餘噸，儲量在二萬噸以上。稍則西南各省均有之，湘之白硝，黔之喇硝，川之芒硝，俱為品質之上者。硫磺則湘、黔、川諸省俱有，各省合計年產達千噸以上。石油則現僅四川一省已發現油田。計東至巴縣江津，西至樂山犍為，北至仁壽資中，南至富順之自流井，東西長九百里，南北闊五百里，面積甚廣，惟其中未必遍處產油耳。

準此以觀，西南各省之礦物資源可謂俱備無遺；雖其質量或非盡善盡美，但只要加以科學陶冶人工改進，即成現代工業建設最寶貴的原料，可以斷言。

努力原料既俱豐溢，那末資金怎樣呢？資金之籌集，其辦法不外（一）利用外資，（二）運用國家資本，（三）獎勵國內企業家之投資（四）金融機構之調劑，及（五）鼓勵華僑投資等數端。吸收外資，本可以舉借外債及鼓吹外商投資的手段出之，但前者因所含之政治意味較多，其成敗每視彼此之經濟及政治的利害關係而斷。後者之先決條件，首重資本之安全。戰事時期，資本既不易如平時之有確切保障，則純以牟利為主而阻小之洋商勢將裹足不前。故於戰時而求外資之利用，誠恐希望未必甚大。至若國家資本之利用，戰時稅收短絀，軍費浩繁，雖我政府抗戰建國同時並進，以往開發交通建設內地，著有驚人成績，但政府度支既感入不敷出，今更欲其籌款進行大規模之經濟

建設，當有顧此失彼之憾，則自惟有獎勵國內外企業家投資一舉，較為合理而最可能，蓋吾國抗建勝利左券在握，西南繁榮前途遠大，今能乘機投資，他日無患不收什百之利。前此滬海諸省之實業鉅子，其中以激於愛國天良，自動罄其所有盡量投諸西南企業者，為數實屬不鮮。惜其原有資產或則未及遷移，或則盡毀於敵人砲火之下，元氣既傷，其未能一若往昔之活躍，是以金融機構之調劑，亦為當務之急，如能吸收社會游資，使一般游資得以集中應用於生產之途，再或實行普遍的低利放款，使生產事業得以頻獲接濟而趨於活躍。

抗戰以來，全國金融網之積極設置，中中交農四行貼放委員會之成立，暨改善地方金融機構辦法綱要之公布，凡此措施，其用意即在於此。不過諸如此類的辦法，同為積極急要之圖，但以現代大規模建設需費之浩繁，及西南幅員廣袤，所需財力人力之鉅，我們自還要發動更大力量，才能有力推動建設的猛進。我當局有見及此，故抗戰未久便有「非常時期華僑投資國內經濟事業獎助法」之頒布。誠以華僑富力較一般同胞為強，而愛國熱忱尤不後人，茲值世界風雲危殆莫測，僑胞自救救國，惟有各竭能力貢獻祖國，以期抗建最後成功，即僑胞在外揚眉吐氣之日。又況時局動亂，無一片乾淨土，祖國經三年抗戰，英勇苗壯有目共睹，西南廣大之後方，即為投資最安全及有希望之所在，適又政府獎進建設，維護提攜惟恐不週，我僑胞與其壅積所資，或逃避在外，豈不如轉向內移，僑胞愛國愛鄉夙具熱忱，終必有以副祖國朝野熱烈之期望也歟？

敵軍侵佔之經濟「收穫」

一五二

敵軍佔領我國領土，其重要目的之一，應該是擷取相當經濟上的利益。但是，事實證明，不僅不能如此，而且適得其反。任何統計材料，證明倘若沒有戰爭，不用兵強佔土地，日本當可獲得更多的利益。軍事行動之所耗費，固然超過日商在經濟上之所獲；而且即使撤開這筆軍費不算，則目前的經濟利益，也遠非和平時期可比。然而，現在，是日軍進襲我國的第四年了。

現在我們就以華北為例，作為分析的根據。華北之被強佔，幾乎已及三年。而這一地帶，又是日軍認為佔領得最堅固之區域。就地理上言，它最靠近三島，而且又與偽滿相接。在從前，那裏的日本勢力，也較他處為雄厚。可是就在這，所謂華北地帶，日方得不償失的情形，特別顯然。

日方資金是在那裡投放，商業是在經營，種種經濟剝削和掠奪是在不斷推進中。不過從經濟利益的觀點說，這一切多半落空。唯一的收穫，就是計劃者統制者無窮的方案。

關於上述的經濟活動，統計材料很成問題。因為儘管日軍怎樣統制，多半經濟行爲是在紊亂雜進中。我們現在且以進出口貿易一項言之。這本來是有海關統計報告可據的經濟部門。但是由於：

(一) 貨幣的實際跌價，(二) 統計之依據法價，(三) 出口的估值過低，(四) 匯兌統制，(五)

「價格之以「聯銀」僞票計算；諸如此類的情形，使海關數字完全不能代表事實。除了這些「折扣」之外，還有所謂海軍，陸軍，使領等的進口貨。不列入統計。但是日本海陸軍運入的物品中，包括大部份現在華北使用的各種鐵路材料，汽車材料，市政器材，及各地「建設」用品。所以，進口之超過出口，如以本年而論，至少高出四倍。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種收穫。因為中國的入超，雖對中國有害，却應該對日本有利。但是事實不然。甲國使乙國形成大量入超，如屬有利，不外出之兩途。第一是藉這種出超，以取得現款，或外匯。但是淪陷區是被日方迫用僞票及軍用票之地。這些票紙，日商取得，並無好處，對日本的實際支付平衡上，沒有收益。從前日方收得我法幣，或可藉此在黑市場上換取外匯，現在這已成夢想。華北地帶，誰有法幣，不準不准使用，而且也不肯使用。第是由於超額貿易所得的利益，以投資形式，留置當地。但是這不是幾張紙幣可以辦到的事。問題是實實在在的「資本」，即生產工具。戰時體制的日本經制，要想出口些廉價日貨用品是可以的；若說資本輸出，則未免太力不從心了。因此，最近在華北方面就有「歡迎外資」的急叫。但是「統制」之嚴，誰會嚮應這種「悲鳴」呢。不久以前，日本本國的紡織業，因為受了本國種種統制，有搬到華北的計劃。但是計劃終久是計劃而已。

不寧唯是，在這「華北」的入超中，其入超內容是對「日元集團」為入超，對中國其他部份為

入超，而對其他第二國也是入超，這是非常奇特的。不論限制如何之嚴，美國的麥粉、木材、烟草、油類、顏料、和化學品的輸至華北，今年仍較去年為多，去年亦較前年為多。

歐戰應該可以改善華北的貿易地位，事實又正好相反。這是由於上述數理由之外，在華北又存在着原料缺乏和貨物禁止出口，及軍隊購買等現象。譬如，華北是產糧區，可是人們却不得不特別購進大量食料，以救濟災荒。

這樣，這裡擺出一幅很清晰的景緻。敵軍強佔區，像華北那樣，是陷於極度的貧窮中。那裡的經濟需要，都是為填滿不足。這是不回復的經濟循環。必須是擴大性的纔有利益可言。強佔區是在經濟消耗行程中。生產在被破壞或衰微中。生產品是被軍隊等購作絕對的消耗之用。一切經濟上的輸血，是非來復的過程。所以，經濟活動雖在進行，却是沒有經濟利益可言。個別的軍人，或投資者，藉經濟的或超經濟的手段，掠取利益，這是存在的。但是這適足以削減一般的投資或企業的利益。

貿易如此，工業如此，商業如此，信用業如此，其他任何事業，莫不如此。軍事佔領的結果，在經濟上不是有所收穫，而是有所損失。

日本財閥之惶急，就在乎此，而日軍的潰崩也將基於此。

加強中蘇公路運輸

自從滇越滇緬兩路相繼封鎖以來，國人的視線，便完全集中到僅存的中蘇公路身上，當局爲了迅速補救可能引起的困難局面，特在渝召集各省建設廳長與負責運輸人員，舉行全國聯運會議，商討如何調整貨運機構，整頓路線，加強運輸效率，並增闢新路等問題。自七月十五日起，會期共歷四天，已商得具體有效辦法，並預定首期以五百萬元作發展計劃經費，敵人妄圖利用封鎖迫我屈服的陰謀，在我有力的事實答覆下，勢必根本粉碎無疑。

中蘇公路自新疆邊境的霍爾果斯向西延伸，與蘇俄的土西鐵路線啣接，全路自邊界至重慶，共長五千二百七十四公里，寬度七公尺至九公尺，全路均已築成碎石路面，每座橋梁，可以負荷十五噸重的車輛通過。

中蘇公路唯一的缺點，便是里程太長，它比滇越路幾長二十多倍，比滇緬路也長七倍有奇，若以滇越路每日可運七百噸貨物，與滇緬路每日運百二十五噸比較，中蘇公路運輸力的比較薄弱，自是意料中事。不過這個弱點，並不就是一個無法克服的困難，我們可以增加運輸工具，與利用科學管理，在無形中使其里程縮短。

依照一般人的估計，西北公路上本有一千輛左右的運貨汽車行駛，最近政府已將西南運輸處，改爲西北運輸處，所有車輛、零件、汽油、人員等，掃數移往西北。西南運輸汽車，最少也有二千輛左右，這一千輛汽車的加入運輸，便不啻是將原來路程再縮短了二倍。除汽車外，我們還在充分的利用畜力，據顧維鈞博士最近在維士城談話，我國現正利用二萬匹駱駝，由蘇聯運輸糧食、軍械，經過土耳其斯坦而入中國。上述談話，還是祇指駱駝一項畜力而言，騾馬並沒有包括在內，這一三萬匹的駱駝，分配在五万多公里的路，若能管理調整得法，每月便可以增加百幾十萬公斤的貨物，此外我國更擁有一個優勢條件，那便是雄厚無匹的人力，西北公路上現有幾萬幾千輛的膠輪大車，最近政府預備再完成一萬輛，如果情形需要，就是再增加二三十萬輛，相信都是不成問題的。

戰時的對外交通路線，迅速便利固是一個重要因素，可是運輸的安全，則尤爲重要，中蘇公路或許沒有滇越滇緬兩路那樣便利。不過在安全這一點上講，中蘇公路至今證明比上述兩路優越得多。原因很簡單，第一，敵人不易威脅；敵人在西北侵佔的軍事據點，離中蘇公路均極遙遠，中間不單有許多地理上（崇山峻嶺與沙漠地帶的隔絕）與氣候上（西北嚴寒季節極長）的天然障礙，更困難的是，那兒遍處是敵人心極強的我國武裝軍民，重要的據點，我國更配備了雄厚的兵力，敵人不取越雷池半步，敵人十次「掃蕩」中條山，十次都是慘敗而回；敵人的好容易攻得來的五原，不旋踵便被我軍克復，這都是說明敵人無力逼近中蘇公路的事實；第二，我國自抗戰迄今，友邦援助我

最積極，態度最堅定的，當首推蘇聯，蘇聯對我的信用借款，迄今聞已達七萬五千萬盧布之鉅。最近蘇聯在歐洲已確立了安全感，目光開始轉注到遠東來，蘇聯政府在滇緬路封閉前，曾強調聲明「不容任何削弱中國抗戰力量」，這不啻是對敵人說明了它的鮮明立場，敵人果真想截斷中蘇間運輸交通，那末諸門罕這類事件，便不難隨時隨地的重演，敵人已經充分領略過諸門罕的滋味。敵人如果不想提早自殺，想來該不致再另尋途徑，加速它的總崩潰的。

現時加強中蘇公路運輸，在軍事上當然極端需要；在經濟建設和文化各方面，也一樣的重要。今年我國輸蘇的茶葉，祇五月份一月便達六千餘萬，其他羊毛等尚不在內。這許多茶磚的輸出，前時大半都是轉運至香港後再輸出的。這一個轉折，我國在運費與時日上，都受到重大的無形損失。此後西北交通加強，中蘇的貨物，便可以直接進出，我國西北各省也就可以乘此時機繁榮起來。

我國西北省份的特徵，是寶藏富而人口稀少，民智亦甚落後。過去造成這種偏枯現象的，幾乎可以完全歸咎於交通的太不發達。交通阻塞的直接結果，便是文化低下，文化低下再產生的結果，便是生產落後，無力開發富源。這幾種現象，可說是完全連繫性的。我們今日若能講求西北的交通便利，其餘的問題，均可迎刃而解，西北的開發與建設成功，也就是抗戰建國成功的前奏。

關於祖國的經濟建設

祖國抗戰的現階段有一特點，即今後的努力，依照蔣委員長的訓示，應為「七分經濟與三分軍事」。在國民政府的機構中，亦將有「經濟作戰部」之設立。日閥對我國封鎖愈嚴密，則我們經濟建設愈加緊，封鎖線越延長，則敵軍被吸住的越多，人力物力的消耗便越大。在中國方面，長期封鎖的結果，發生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例如沿海沿江新式交通工具的停止使用，中國的舊式交通工具便起而代之，於是對外可堵塞滯厄，對內可使許多失業貧民賴以生活。最近西南國際路線為敵阻塞，我動用二萬頭駱駝，從西北運入軍火，既為許多窮民增開謀生之路，且可節省購買汽車汽油一大筆資金之外流。就國民經濟的立場看來，這些都是於我有利的。

消極方面，其利已如此。積極方面，則以國防為中心的計劃經濟，正因敵人加緊封鎖，而突飛猛進。在三年前，四川全省，有小規模的電力廠三十所，共生產電力五千瓦特，今則祇重慶一地，便有電力達一萬二千瓦特的國營電力廠。全國資源委員會更在四川其他地方設立電力廠五所。至於鋼鐵廠，在抗日戰爭前，絕無一家，現已有十二所。生鐵與機器生產亦已增加。國營兵工廠的生產且獲得民營小工廠的生產，為其補充。就資本方面來看，國政府在四川境內創辦鋼鐵燃料電力等業

，其投資總額達三千餘萬元。民營的工業，計有鋼鐵，採礦，化學，製紙，火柴，焦煤，酒精，機器，電力，紡織等廠，投資總額在三萬萬元以上。然這些國營民營的工業，僅為四川經濟建設的一部份，此外已開發將開發的其他實業，為數尚多，於此不及備述。可見敵人加緊封鎖，不特於我無損，而且正好促進我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加強我工業化的程度，換句話說，就是培植我長期抗戰的力量。

今後我抗戰新階段，既以「七分經濟三分軍事」為努力指針，那末祖國的經濟建設，自當有加速度的進展。而其在這樣進展之中，所需要的生產技術和資本也必愈多，這正是我僑胞以其生產技術和資本報效國家的絕好機會。

祖國雖有一部份領土，業已淪陷，然其自由區還保存着無窮盡的天然資源和不竭不匱的人力。目前經濟建設最感缺乏的要素，厥為生產技術和資本。以生產技術言，我僑胞在海外多經營實業，富有組織力，且學習歐美最進步的生產技術。其機會也較多，所以負責介紹，促進祖國生產技術的改造，實義不容辭。自抗戰以來，我僑界技術人才歸國服務的，絡繹不絕於途，然而限於交通方面，例如汽車的駕駛和修理等專業，這些對於支持抗戰誠有絕大的貢獻，然還沒有深人生產事業的堂奧。以言經濟建設，仍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要求，即工礦農林各業的專家，祖國皆最為需要，而並不限於交通一門。所以目前應如何物色並培植此種人才，遣派歸國，以助成抗戰大業，成為

我僑胞救國的第一個迫切問題。

以資本言，僑胞對祖國經濟建設的貢獻，自更易為力。據一般的估計，海外僑胞資產總額約達國幣五百萬萬元以至七百萬萬元。當此南洋多事之秋，各處外匯統制森嚴，欲大宗匯款歸國，事實上殆不可能。然事在人為，資金外流，可採取貨物或勞務等形式，直接間接供應祖國的需要。總之，遊資活動，適應環境，其道不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今日祖國所最需要的，本非貨幣資本，而為實物資本，即生產工具，例如開鑿，冶鐵，採金等業的機械，以至化學工業的一部分原料。如何利用當地被封鎖的資金，購買此種物品，以運回祖國，實為吾人所當努力解決的第二個問題。

自然，自滇越緬緬兩路停止貨運後，欲將生產工具輸入國內，大感困難。然滇緬公路之封鎖，僅為期三月，且日人並無派員檢查之權。依照英日此次協定，所禁運的貨物亦有定限，並非普及於一切生產工具。所以我僑胞如決心助成祖國的經濟建設，其道正多。西諺有說：「天助自助者」，吾人誠能自助，則「七分經濟三分軍事」之計劃，必獲天助，達到完成，這是沒有疑問的。

倡辦驛運的認識

自滇緬滇越國際公路遭封鎖後，戰時內地輸運馬上成爲一個嚴重的問題，中國現在惟一的西北

國際通運路線，自然地因爲西南方面壅塞的影響而日見活潑，據最近調查，西北輸運已有七千五百多的車，由於從腹地輾轉抵達蘇俄的孔道，而蘭州遂儼然成爲中蘇交通的樞紐，不過西北輸運的加強，只可以表示我們消極的怕日本封鎖而已，我們果欲發揮中國民族本身的力量，以打擊日本的陰謀，單就交通一項來講，必須要積極提倡「驛運」，無疑的，這是堅持抗戰目前最基本迫切的工作。

中國素以地大物博，生齒繁盛，產物豐富號稱於世，是以近代各國勞工問題，在人口稀少的國度極難解決的，在中國則所慮的不在人口過少，而在人口過剩。自抗戰踏入第四年代，國內民衆除了在戰場上作壯烈犧牲的不計外，其直接間接死於兵燹災難的也不下數千萬衆，然而民衆遭遇雖感慘酷，但仍不能搖動我們的國本，這就是中國人口繁盛的最好現象。在現代戰爭制勝條件有三種力量：所謂「人力物力財力」是也，「人力」的消長，是緣於人口多寡以爲衡，中國本來有人口四萬萬五千萬，假定淪陷區的人口不在統計內，現在中國尚有人口三萬萬之衆，如果我們能够訓練有方，運用得宜，基於三萬萬人口所得到「人力」的貢獻至爲偉大；我們不要侈談發展實業的大問題，單就交通「驛運」一項，據中央決計在本年內可以動員一百八十萬「人力」以代替車輛的輸運。論語說：「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孔子當時已着眼人口的問題；管仲治齊國，興魚鹽之利，第一要點是在於「人力」的集中和調整，所以能成其「九合諸侯一動天下」的偉業，最

近蔣委員長對於緬越封鎖的有力答復，就以提倡「驛運」爲不易的決策，這是值得注意的。

「驛運」這個名詞，雖然新鮮，實在是中國古代交通的老法，在機器未入中國以前，國內所恃以爲交通的工具，就是「驛馬」和「驛站」的幾種，所謂「驛馬」是驛站遞信的馬，「驛站」是腹地爲驛，軍報所設爲站，皆爲交通遞信之用，古代「驛馬驛站」，利用「人力」以駕駛獸力，專輸公文傳遞爲多。至於產物的輸運，最古的有「漕運」，有「海運」，有「兌運」，因爲我國西北的米鹽不足，往往利用「人力」以駕駛船隻，由江浙等地資送米鹽到西北各省，宋王安石厲行新法，其中「均輸」一法，特別注意交通「人力」的攤派，這些都是中國「驛運」的過去成績。現在抗戰已入最嚴重階段，我們利用那過剩的「人力」，以補償那不足的「物力」和「財力」，實爲當務之急。自國府遷渝，西南川、滇、黔、桂、各省區形成一個軍事政治的核心，這條橫跨南中國數千公里的路線，以及各分省的支線，正負担起了這非常重大的運輸任務，像緬越未受封鎖以前，所靠的完全是機器的活動，到了今日不得不從事於「古法今用」的翻新，以「人力」克服交通的困難。

有人以爲「驛運」的復古運動，是違背時代進化的原則，而又不合於時間的經濟，這是不必討論的；但我們須知如果連過剩的「人力」不去利用，而坐待「財力物力」的壓迫，這並非應付長期抗戰的現實辦法；反過來說，倘使「驛運」辦理完備，（一）可以節省船來的車輛和汽油，（二）可以收納無業游民，使利用自力以減少生活的困難，（三）可以推廣農村生產，應付市場，（四）

可以溝通內地文化，不至有畛域的隔膜，（五）可以增進國防建設，分担基礎任務；實言之，「驛運」的推廣，充分的動員全國民衆，給與參加抗戰的機會，現在具體方案正從事於詳細釐定，大體辦法：不外達到普遍的發展人民服務計劃，此其一；發動「人力」以外，更發動獸力，及一切運輸工具，以分站運輸，此其二；運輸的驛站路程，以能即日往返爲原則，免人民有背鄉別井之苦，此其三；運輸量不宜過重，以免「人力」獸力過分疲勞，此其四；基於以上四點辦法，將來積極推動，使到政府和人民打成一片，這又是「驛運」最大的收穫。

大西北的建設

在西北國際通道受中外特別注意的時候，西北的建設自屬重要。所謂西北，主要的是包括陝甘青寧，而以甘肅爲中心。在抗戰時期，這一地區，就是一個軍區，主管長官，是朱紹良將軍。

這些地區，原是荒蕪廣漠的地帶，對於耕種和畜牧，本不是理想之區。譬如：甘肅儘有許多大山，連隴州附近也是山區，但是山上是牛頂濯濯，幾無樹木。但是，那里的人民經濟，主要的還是畜牧與種植。這已經是十分堅苦的生活，然而凡是黃河流域的地帶，河水不僅不能充作灌溉，且時有氾濫爲患之虞。

自從軍興之後，我抗戰建國的基礎內移，西北就大改舊觀。西北的建設，在灌溉，改良畜種，提高生產，植林，建立重工業，擴增資金運用諸方面，迅速的推進。

西北的土地，並不惡劣，黃河的濁水，其中原含豐富的礦質，最適於滋養麥，黍，菜蔬與水果的生長。大規模引泛歸流，供作灌溉的工作，正在興築。截至本季，九十萬畝土地，已受新系統所灌溉；至下一季，即可另增五十萬畝，這種灌溉工作，是既廉且速。它所需要的是人力與木材。木材供作水車之輪，輪藉黃河水流衝擊而轉動，隨即車水上田。這種灌溉建設的結果，已可以使西北區的軍民糧食足以自給，且不受天災所影響。

耕種有了基礎，畜牧也上軌道，毛羊的生產大為提高。在青海，從前每羊祇出毛三斤，現可增至八斤，其他各省亦同。其他各獸，如駱駝的駝毛，也是如此。

植林又是一種重要的任務，迄今已植的林木，數以百萬計。西北所有各公路的兩旁，都繼續種植了樹木，對公路保護及木材採伐運輸，都有極大的便利。

青海產金，甘肅富煤，這兩種富藏的開採，現在特別在加緊。除舉辦新式大規模開採工程外，「工業合作」的方法，推行極廣。製紙工業也在開展中。

西北既有如此富源在開發，又有偉大建設前途的可能，則資源與人力已備，所急需者自屬資金，及其流通與運用。

從理論上講，資金的徵集運用，似無困難，實際上却不如此簡單。中央，中國，交通，農民等政府指導的銀行，特別在「四聯總處」統一指揮下，自可在西北各地開設分行或辦事處，以利資金的流通，但是人民不習慣於新式的存儲與借貸制度，這一難關，今已完全衝破。中國銀行見到西北貨物的滯積，會於蘭州建築一所巨大防空貨棧。商民儲貨，可以按銀行慣例，抵押借款。這一舉措，產生兩利：貨物安全，資金活動。於是商民突然悟到銀行信用的重要。經過這番工作，西北建設的資金問題，完全解決。

戰爭原是增加對大西北生產經濟的需求，而且增加其需求的種類。百業都可興發，祇是缺乏資金恰當的運用，資金既有着落，則經濟循環中勞動，資源，資金，三者俱全，生產可以擴大的進行，大西北的建設基礎，於以奠定。

政治的發展，跟着經濟發展而進展，人民擁護抗戰的意識之高漲，可從兩方面的表現見之。一方面是提高兵源的衆多，另一方面是漢回的和合。根源於悠久歷史條件的「不當兵」和民族仇視的遺跡，開始掃除。

由此觀之，運輸路線上發生重要作用的大西北區，現在已建成立為抗戰建國中兩個「大本營」（一為西南）之一。這已經不是計劃，不是前途，而是既成的現實，這是我國勝利，最後澈底勝利的最優美保障之一。

中國國民黨黨員守則

- | | | | |
|----|---------|----|---------|
| 一 | 忠勇爲愛國之本 | 二 | 孝順爲齊家之本 |
| 三 | 仁愛爲接物之本 | 四 | 信義爲立業之本 |
| 五 | 和平爲處世之本 | 六 | 禮節爲治事之本 |
| 七 | 服從爲負責之本 | 八 | 勤儉爲服務之本 |
| 九 | 整潔爲強身之本 | 十 | 助人爲快樂之本 |
| 十一 | 學問爲濟世之本 | 十二 | 有恆爲成功之本 |

國際外交

美國遠東政策的剖視

近年以來，有一般人士對於美國遠東的政策，發生了懷疑，以為美國對日本在東亞侵略的舉動，將採取放任的態度，聽遠東局勢任其自然發展。這實在是他們懷疑的內在理由。美國的遠東政策的動向，有時冷有時熱，時而積極，時而消極之嫌，這是我們不能否認的事實，但是我們不能祇見其「冷」，和祇見其「消極」，就說這是美國的遠東政策。這種估計和觀察的方法實在是有一「近視」的偏見！

誠然，美國對遠東的政策，是有其消極地方，但是我們與其說他是消極的地方，毋寧說它是積極的過程！一八六八年中美北京條約簽訂以後，七十餘年來中美的外交關係，美國方面係有時而消極，時而積極，這不無蛛絲馬跡可尋的。例如，蘭辛石井協定之時期，和羅斯福執政的初期，係可以代表美國對遠東政策的消極時期；海約翰的提倡「門戶開放」，和史汀生對滿洲事件所倡導的著

名的不承認主義，可以說是代表美國遠東政策的積極時期。但是我們要明白，不論美國有時積極也好，有時消極也好，它對於遠東的政策，是不能脫離它的「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兩大原則的。策曰，簡單的說，就是不容許任何列強獨佔遠東的，這種見解不論係民主黨的執政者，抑係共和黨的執政者，都是奉為圭臬的。

我們可以說美國對於歐洲的政策是抱着一種「門羅主義」的政策，但是我們也不說它是一成不變的金科玉律，上次的參戰，不能不說是他們打破華盛頓和哲華遜以來的孤立的傳統思想，但是當歐戰終了以後，威爾遜總統（屬民主黨）打破過去總統在任時不聘問外國的先例，遠去歐洲造成參加歐洲事務的先聲。結果遭着他自己黨裏人的反對而告失敗，直至今日凡爾賽條約已給另一個簽約國撕破時為止，還未得到美國國會的批准；同時，美國也祇得單獨和德國議和，這固然是有其他很重要的理由在，而其中最大的主動力却是當時孤立派的重新抬頭，這是不能否認的。

我們再可以說，美國對於歐洲的政策，是有孤立派和非孤立派的對立，然而對於遠東的政策，却是沒有孤立派和非孤立派之分，抑且無共和黨的政策和民主黨的政策的分。所以說，不論屬於民主黨也好，共和黨也好，孤立派也好，非孤立派也好，他們對於遠東的政策是常相一致的。猶憶一九三一年共和黨執政時，國務卿史汀生氏提出他的著名的不承認主義，因為得不到英國的合作而告失敗，當時史汀生氏乃將其提出不承認主義與要求英國合作的經過向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波拉

氏寫了一封報告的信，俾世人從這封信中明瞭他失敗的原因，當時波拉氏接到此信後，乃覆史汀生氏一函，信中對他的政策表示無限的贊成和同情。（參看史汀生著遠東的危機）我們都知道去年去世的美國參議員波拉氏（屬共和黨）是孤立派的領袖。又如去年七月間美日商約廢止的近因，實由於共和黨凡登堡氏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一篇主張廢止美日商約的演說，而後國務卿赫爾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通知日本廢除美日商約，當時人不明白，大有以爲空穴來風之概；殊不知是民主黨執政者發現了共和黨的主要人物（凡登堡氏據四月份現代史料的記載；全國的記者意見認爲共和黨應舉氏爲共和黨的總統候選的票數最多。）對於遠東政策既經一致時，乃以毅然決然的手段廢除美日商約，給日本一個猛省而冀求其自動放棄併吞東亞的迷夢。所以由此看來，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遠東政策是時時一致的。美國遠東政策所差別的祇是消極和積極之演變，換句話說，祇有程度上分別，而無實質上的歧異！

那麼，我們要注意的是美國現階段的遠東政策是將趨於消極呢？還是趨於積極呢？

自今年一月廿六日美日商約的廢止發生效力以來，迄今已有五月之久，我們正期待着美國對日本作進一步的經濟制裁。二月間畢德門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禁止重要物品運日的提案，卒因反對的人數過多而暫時擱置不加討論，但我們不能說美國即將此案永遠拖延下去，我們認爲必有實現的一天。

今日美國的人士反對禁運的表面原因，乃以禁止運械赴日，將使美國捲入戰爭的漩渦，這未免總總過慮，我們看蘇聯的禁止軍械運日，並未使其捲入中日戰爭的漩渦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中日戰爭已擴大至如此程度，中日兩國雖未宣戰，但我們絕對不能承認中日的現狀係一小「衝突」，而無戰爭的情狀存在。那麼，美國爲什麼不實施中立法呢？美國早看到中立法的「現狀和自運」原則，固然對於中國絕大不利，對日本無形中有偏頗之嫌，然最大的理由却是美國對於遠東的烽火不能置於旁觀者的地位，他希望有自由而不受法律約束的餘地，一俟時機到來必將此燎原之火加以撲滅的。

中美兩國的邦交和兩國人民間情誼素來是最融洽的。同時我們亦知薩格遜民族已決定的政策是不輕易改變的。美國是不會放棄其對於遠東傳統的「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的政策，而使其遠東既得的權益白白斷送。美國現在正在擴充軍備；就海軍來說，決心擴張至兩洋的艦隊，我們且看此成熟的來臨。美國在遠東是會有驚人的舉動的。

日本的學步效顰

據五月二十八日日本的喉舌同盟社東京電訊：「自西歐展開大戰後，德國所用之機械化部隊，

令人耳目一新。日本亦以機械化部隊自誇，今與德國相比之下，直不可同日而語。當自嘆望塵莫及，深受刺激。最近特選選工業專家二十四名，擬派赴華北華中各戰場考察實地作戰狀況，俾為他日研究改良之根據。該專家等定六月二十四日離神戶赴華云」。我們看完了這段徬徨無措，不大打自招的供狀，深覺日本之可憐亦復可笑！所可憐者，日閥，如非缺乏常識，就是不肯覺悟；所可笑者，他們還要東塗西抹，學步效顰。誰也知道，軍隊的機械化，乃以重工業為基礎；而重工業之發展，殆緣於鋼鐵生產之充實。日本鋼鐵的產額較諸她的假想敵之蘇美，和她所崇拜的德國是怎樣呢？照一九三七中日戰事爆發那年的統計，鐵的產額，日本為三百三十萬噸，蘇聯為一千四百五十萬噸，德國為一千六百萬噸，美國為三千六百六十萬噸；鋼的生產，日本為六百萬噸，蘇聯為一千七百八千萬噸，德國為一千九百八十萬噸，美國為四千九百五十萬噸。換言之，鋼鐵產額合計的比較，日本祇及蘇聯百分之二八·七，德國百分之二五·九，美國百分之一〇·八而已。其為小巫之見大巫，自屬不言而喻。不但如此，坦克飛機為機械化部隊之中堅，而摩托車之出產則無異坦克飛機的生產能力之反照。一九三七年美國汽車工廠雖因工潮而關閉者再，其產額尚不下五百萬輛；反觀日本之紀錄，則向未超過年產一萬至一萬二千輛之譜，相去何啻千萬里！此外，煤油為機械化部隊之血液，照軍事家估計，在大規模的機械化戰爭裏，日本海陸空軍的煤油消費，年約一千五百萬噸，今其產額，年僅數十萬噸，可憐祇約及其戰時需要百分之二而已。尤堪注意者，就是德國——日本需

寐以求的情人——也在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版的德國經濟研究的報告裏面說：中日戰事爆發之初，日本的金屬，化學，工程，和採礦等四大部門的工業團體均已盡量工作，可見他們已再無生產的餘裕。戰端既啓，他們除仍舊供給國內平時四十萬萬日圓之需要外，雖然又應付了軍事當局三十萬萬圓的新要求；但這祇是物價高漲和日圓貶值後表面上數字的增加，我們如果以戰前一九三六年的物價和日圓的購買力為計算標準，則其實際產額的增加，充其量也不過一十萬萬圓耳。無怪乎正當德外長里賓特羅甫竭力加強柏林東京軸心的時候，德國的軍事和經濟專家再三警告其當局萬勿過度估量日本的軍事力量及其經濟的持久性了。

根據上文的基礎分析，可見日本之遠不如人，原是根本如此，何待今始為然？她既妄自誇大，走入侵略的迷途，三年以來，弄到民窮財盡，生靈塗炭，而亡華的迷夢，却與時俱渺，在此鐵一般的事實前面，其為「才不足以濟奸」，固已彰彰明甚，如能及时覺悟，罷兵歸去，則亡羊補牢，尙未為晚。可惜日閥計不出此，在歐戰相形見細之下，還要學步效顰，東塗西抹，說甚麼來華考察，藉資改良。試問機械化的基礎在那裏？日本根本的弱點，是否三數專家宣傳式的遊歷所能挽救？這種膚淺不堪的把戲，還够不上一「捨本逐末」的批評，簡直自欺欺人，可憐亦復可笑耳！

美國實施禁運的意義

年來美國朝野，鑒於日閻之飛揚跋扈，或則倡議禁運，以斷絕日本軍需品的供給；或則主張限制日貨之輸入，使日本外匯日益枯竭；或則提倡直接貸我鉅額之信用，以加強中國抵抗的實力。可借美國一般的輿論，因怵於戰爭的威脅，咸不敢操之過急，所以除先後共貸我四千五百萬元的信用借款，及毅然廢止美日商約外，我們日夕翹待的魯德門禁運法案，始終懸而不決。最近，正當歐戰急劇變化，日本暗自偷歎，得意忘形之際，在智深勇沉的羅斯福總統領導下之美國國務院，突然出人意料，竟於六月三日致牒日本使館，內稱：『美國政府為擴充軍備之故，以大總統之權限，禁止國防上必需材料輸出，各國皆無差別待遇。』這個國際嘉音，一般正以東亞大局為念的中外人士聞之，無異久旱之逢甘霖！從表面看來，美國此舉，誠如通牒所云，乃因擴軍之故，對各國皆無差別之。但誰也知道，日本輸入的美貨，其中直接間接供給軍用者，平均共佔美貨輸日總額百分之九十五。七一。同時，日本從外國輸入之一切軍需原料，其中美貨在每種項目所佔之成分，計裝運汽車為百分之九十一，生鐵為百分之四十，銅為百分之九十三，廢鐵為百分之六十，汽油為百分之百，機器及發動機為百分之四十八，觀此，其用意乃在予日本致命之打擊，自是不言而喻了。

美國此次實施禁運，以直接運用總統之行政權為手段，以供應國防的需要為理由，其用意之深遠，措置之圓滑，誠令人讚歎不已，因為，一個國家，為了國防上的需要，毅然禁止軍需品的輸出，原是天經地義的內政措施，絕對不容他人干涉的。所以從法理言，日本自無反抗的理由，惟有含羞忍辱，徒喚奈何而已。然而，終日憧憬着獨霸東亞的日本軍閥，究竟肯承認現實，慨然覺悟嗎？六月三日日外相有田還在太平洋協會席上自詡日本為「東亞安定勢力」，並謂日本不獨「關心」中國，並且「關心」南洋。可見其覬覦整個遠東的野心，弗獨未因美國之當頭棒喝而略戢，且因歐戰之擴大而益熾。幸而，此舉已早在美國意料之中，據三日合衆社檀香山電：略謂美官方公布，由六月十日起，美艦隊將舉行三星期之演習，艦隊將以夏威夷之拉希那港為根據，演習完畢即返珍珠港，美艦隊在夏威夷海面最少有五星期之停留。觀此，則美國當局之決心以實力應變，自在行動上表露無遺。所應注意者，日本於對美外交失敗，老羞成怒之餘，勢必變本加厲，作最後孤注之一擲。故今後遠東局面之益趨混亂，中日戰爭之愈形劇烈，自在意中。凡我國人，務宜一本三年來一貫之奮鬥精神，以克勝此最後之困難！

美國對日禁運

美國國務院於六月三日致陳各國駐華盛頓大使，謂「美國政府爲擴充軍備之故，以大總統之權限，禁止國防上必需材料之輸出，各國皆無差別待遇」。這一措置，在書面上是對所有與美國有商務關係的國家而言，日本也不過其中之一國。但是細考內容，却可以說主要的正是對付日本。

凡是和美國保有經常關係的國家，都有商約關係的。美日商約廢止之後，至今未嘗續訂。有約國雖受這禁運所影響，可是它們多少可以藉既存條約所賦的權利，獲得補救。無約國根本就不能享受這種權利。本年美日商約廢止，對日本已是一次打擊，現在的禁運，又是一重更嚴厲的新打擊。

這次禁運，對象是「國防上必需材料」。受影響的首先當然是交戰國。在交戰國之中，就歐洲言，情形是特殊的。德國因爲交通運輸的關係，向美購買軍需材料，根本是個難題。協約國的購買，除一般商務條約所規定權利外，存在着另一種道義的關係，換言之美國對協約國的同情，不僅不禁止軍需的輸送，反而提出許多予聯軍購買的便利條件。華盛頓二日路透社電稱，美總統羅斯福現正考慮一種提案，即將美國海陸軍原用之飛機，儘速運往協約國應用。原屬軍用飛機，尙且可以特許運出，何況商廠製造的軍需性用品。至於中國，我國戰爭的主要接濟，是靠自力，所以並不怎樣受這禁運的影響。而且美國上下對於我國，又存在着不亞於對協約國的好感和同情。

因此，美國禁運所受影響的，就是日本。日本侵華戰爭所必需的軍事性原料及製件，其能依靠

三島內部的，幾乎沒有。它所能從目前我國領土上暫時佔領區內擷取的，為數不多，它的大半接濟，依靠國外輸入。如果我們將日本軍輸原料的輸入，其為來自美國者。和美國以外的其他各國，比較觀察，則目前的情形，美國所佔的百分額計如(%)：

銅	九一	金屬件製造機	六七	錫	四六
舊鐵銅鐵	九〇	石油及其製品	六六	皮革	三四
鐵合金	八三	汽車零件與附件	六五	內燃機	三三
飛機及其零件	七七	其他鋼鐵半製品	五四	平均	五六

這就是說，一半以上，以至幾乎全部的軍需性用品，是來自美國。五金材料之自美輸入，百分數特別高昂。大家知道，日本是一個工業高度發達的國家。它所需的軍需性貨物，主要的當然不在製成品而在原料品。這樣，美國所供給的數量，更起決定的作用。如果其他國家的對日禁運，其影響是相對的，則美國對日禁運的作用却是絕對的了。

而且美國對日的禁運，在形式上固然祇限於國防必需的材料，實質上等於全部的經濟制裁。因為日本向美購買的貨物，在戰爭的三年中，幾乎全部是軍需有關的商品。在一九三七年，該類商品，佔全部美國進口貨中的百分之九十四以上，一九三八年則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到一九三九年則佔百分之九十七以上。這樣名為國防材料禁運，實則等於全面經濟制裁！

所以，「各國皆無差別待遇」的「禁止國防上必需材料」的輸出，實質上既是等於專一對日，而且又為直接制裁性質。這樣的措施，加之於戰後三年後的日本，確是致命的打擊。

日本的侵犯我國，本來其唯一可以算作優勢的，就是物質方面，機械方面。但是這已經由於我國三年的抵抗，在精神和戰略上予以超勝。現在日本連這最後一點機械上物質上的便宜，也絕了來路。行將見我精神充沛，配備精良，戰法高妙的戰士，如摧枯拉朽，披戰勝精神物質皆劣的日軍，以完成最後的勝利。

日本「南進」剖視

一逕線在陰影裡徘徊觀望的日本「南進」政策，因為近頃歐戰局勢的急遽變化，彷彿也跟着徘徊而堅決，由計劃而逐漸想行動化起來。軸心國家拿手好戲，本是乘風打劫，現在正是打劫的絕好機會。

日本的覬覦南洋，可說是處心積慮，由來已久。覬覦的動機，當然不外乎經濟資源的奪取與霸佔；最終目的則在軍事上與政治上造成控制整個太平洋的局面，進而威脅全世界。日本與南洋各地的貿易額，祇荷印一地，一九三七年日本輸入物品的數量，便在一百一十一萬四千公噸左右；金額

爲八千九百萬盾。更重要的是，現在日本國防上最感缺乏的必需原料，像樹膠，石油，錫等等，南洋便全有豐富的出產。這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眼裏，實在是一個太大的誘惑。可是在另一方面，新加坡的乘港，美艦隊的長期駐留太平洋，在在都是監視着，警告着，使他早就躍躍欲試的行動，不得不強迫的咽下饑唾，暫時的裝得安靜下來。

可是這種監視的局面，由於荷蘭的滅亡，巴黎的失陷，便迅速的改變了面目。日本的南侵，到現在已不是它敢不敢的問題，而是它倒底揀那兒發動，在甚麼時候發動的問題。依照一般的常理推測：日本進取的第一個箭頭，多半是指向荷印，那是一個資源最豐富，防衛最薄弱，現在名義上又是「無主的」地方。不過照最近情勢的發展，例如日本和暹羅的締結友好條約，榆林港的築成海空根據地，瓊崖島結集重兵，和藉口運輸助華軍火而轟炸滇越鐵路等等，由這許多蛛絲馬跡來判斷，今日日本南侵的路線，安南的可能性實比荷印更大。原因是法國本身，已陷於支離破碎的狀態，安南的防禦力又十分脆弱，稍一出擊，或許便可以獲得它所期望的「戰果」。

日本「南進」的步驟，該已是籌劃得至詳且盡的。那末，連最會觀望最會投機的墨索里尼，都不惜孤注一擲，捲入戰爭漩渦的現在，爲什麼日本祇是虛聲恫嚇，搖旗吶喊，而不立即發動攻勢呢？最確實的解答，便是中國的抗戰，確保了現在南洋的安全。而中國早日完成勝利，更可以早日奠定南洋各地的長久安全。所以現在日本的進攻南洋，並不是敢不敢的問題。要是它有力量，可以得

然不顧一切時，法國既無力量抗禦，英國亦難作有效的裁制，美國多半是事不關己，置身事外，現在擺在它面前的，可以說還是能不能的問題。日本的腿，陷在中國的泥淖裏，轉眼便是罄斃的三年，我們這三年來的抗戰，使它消耗了一百幾十萬的精銳，用盡了它的金準備，與幾十年來所積備的彈藥武器。如果對華戰事一日不解決，換句話說：日本一日不退出侵佔我們的領土，它便一日不要夢想實現它「南進」的計劃。中國有方法，有力量，可以使日本不能南進，粉碎它整個的侵略計劃！所以南洋各地以精神和物質，來援助我們中國抗戰，實際上是等於援助她們自己，無形中鞏固了她們的國防。如果南洋的援華行動能更徹底，更積極；她們將來獲得的利益，不用說，將千百倍於今日付出的代價。所以，我們可以一些不誇口的說，今日的中國，纔是東亞真正的安定力量。這祇要看看日本現在的焦急苦悶，望洋興嘆，誰都會承認這鐵一般的事實的。

從歐戰所得之教訓

比王之率部投降，大出英法之意外，當時英法軍隊作戰於比國中南部者，大有全部被包圍之危險，差幸英軍當局得訊較早，尚能及時撤退其大部份被圍軍隊，俾免全軍覆沒，而事實上之犧牲，則為事實上所不能盡無，法國方面則從此門戶大開，後退之殘軍為德方機械化部隊所追躡，幾有一日千

里之勢，法方之挫敗，事實上早經決定於此一役中，嗣雖起用魏剛將軍，重整索姆河畔之軍備，尙冀能扼河固守，而大勢已去，人力物力之補充皆感困難，在德空軍大舉空襲巴黎之後，法方軍事當局即宣佈巴黎爲不設防城市，當時即可窺見法方實已放棄抵抗到底之決心。前此一日，法軍領袖尙對美聯社記者發言，法軍寧使巴黎化爲焦土，亦不願請求敵方赦免城中之藝術品及其名貴建築物；而於此一轉瞬間初心頓易，其氣固已餒矣。雷諾總理於六月十六日退出巴黎之後，尙抱「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之決心，故向美總統披誠呼籲，猶冀美方物力之輸將足振將頹之士氣，即於其十七日召集部長會議之前，亦嘗作果衆意不能堅持抗戰，彼將掛冠而去之宣言，而於會議之後即行辭職，由副總理貝當將軍出任艱鉅，貝當將軍爲上次世界大戰中之名將，今以八十四歲之高齡出負收拾殘棋之重責，識者亦知其勢必言和矣。此次法方之和議倡於主持軍政之當局，而前方統帥實襄成之，貝當之出主殊局，蓋將利用其過去之勛名而鎮壓反對者之紛駁口舌，且使舉國民衆置信於此舉之實爲無可奈何也，然而城下之盟初非易與，而以目前希特勒不可一世之氣概，尤不易希冀其稍事寬容，希墨二巨頭之會商對法條件，勢必報復二十年來法國對德之態度，而極盡苛酷之能事，誠如是，則貝當元帥以軍人之本色早已聲明決不接受屈辱之和平，德軍或須再費大力，方能使法人公然就範，此正現時英國方面所極端希冀者，誠以英軍在比，物質上之損失已多，目前正須爭取相當充裕之時間以便重加配備。英方之態度，自經邱吉爾氏十八夜在衆議院發表演詞後，其趨向已甚彰明，即無

論法軍是否繼續作戰，英國方面仍將以不屈不撓之決心，堅持其對德之戰事，直至取得最後勝利而後已。此時英國之處境，正大有類於我中華民國之與暴日相持，不問國際之情勢有如何鉅大之變遷，要在橫遭侵略，創鉅痛深之餘，惟有衆志成城，秉敵我不兩立之決心，作百年建國之大計。觀於法軍之一蹶不振，乃愈足反映我賢明領袖在未戰前即經堅決確立之方針，實爲我中華民族起死回生之聖藥，而中國之所由幾經打擊故我依然，而軍隊且愈戰愈強，經濟及文化之基礎亦益臻鞏固者，亦咸於此植其根基。苟無此賢明領袖所領導之中心勢力，爲之鼓舞，爲之組織與團結，則中國之廣土衆民，其爲用又豈能及法國之堅甲利兵於萬一？抑且敵我兵力之懸殊，以視法德兩國之相去，何啻倍蓰！而彼則抗戰兼旬遠成萎靡，此則三年苦鬥未損分毫。於此足見凡屬鬥爭首崇意志，而孫總理所謂精神之力遠勝物質者，固千古不磨之至論也。猶憶東北淪陷之秋，瀋陽兵工廠內正積存無數之新式軍械，而飛機場上亦陳列新機一二百架之多，徒以地方當局同志未堅，遂致爲敵所乘，軍備之存儲亦適成資敵之具，今者法方之海陸空軍經二十年之辛苦經營，其精銳聞於當世，以視德軍利無多讓，此次重以英比兩國爲之羽翼，雖空軍實力或不如德方，而海軍方面則視德國爲遠勝，乃一經接觸遂如拉朽摧枯，強弱之懸殊，又豈能盡誣諸軍備耶？

由是觀之，兩軍接觸必須以持久之意志爲決勝之根基，若使在再衰三竭之時，雖有利兵亦難爲用。而若精神不懈忍痛堅持，則起弱扶衰，人謀是賴，遠之如魯國藩之屢敗屢戰，近之如凱末爾之

轉弱爲強，胥足證實力之不如人，殊未見其必勝挫敗也。今者我中華民族在最高領袖之鞭策下，已能萬衆一心，專誠赴難，正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者，不知目前與我陷於同樣命運，而軍力則視我爲優之大不列顛民族，其亦能齊一全民之意志而與我共同邁進，措邦家於復興之新運乎？光明之大道正俟此兩大民族把臂而前，頑敵之摧崩，殆無可置疑者也。

法國屈服的感言

法國竟爾屈服了，就歷史言，它是「博愛，自由，平等」的搖籃，我們於敬向四千餘萬的法蘭西民族致其深切同情之餘，目覩民主主義的敗挫，尤覺無限的悲悼。法國失敗的原因在那裏呢？當法比戰事緊張之際，魏剛將軍嘗說，「此次戰爭，物質重于軍略，」可見其勝負之數，大部份是決定于沙場之外。而這個沙場以外的因素，不消說就是軍備競爭。至於軍備競爭之勝負，則每視其軍需工業生產效率之高下以爲斷，此殆人盡皆知者。從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九的四年當中，因爲戰後餘創之深鉅，國內革命的打擊，通貨膨脹的影響，和各國關稅壁壘的森嚴，德國的工業，爲求生存計，在威馬爾政府扶掖和美國借款接濟之下，曾經過一度徹底的「合理化」運動。把工廠從新配備，組織根本改革，以求效率之高超，成本之銳減；因此，一般廠址不良，設備殘陋的工廠，於是紛紛關閉，而

技術上有連帶關係或性質相同的企業單位，亦相繼聯合與歸併，一時托辣斯與「加秩爾」的組織，大行其道。而高度合理化之機構亦因以形成。及後世界經濟恐慌的來臨，雖予此運動以一大打擊，甚至使之一度窒息，第其規模已具，故當納粹黨人執政之初，他們除對此基礎充分利用外，復以政治和經濟統制的鐵腕，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以七年的苦工，致力於空前的軍備競爭，所以最近的勝利是有其相當內在的原因的。反觀法國，第一次大戰之後，其東北境的工業，固不無相當近代化的設備，且其陸軍的軍備擴充亦未嘗不予相當的注意，可惜一般與軍備有關的重工業，與近代化的大規模生產的理想階段相去尚遠。此大弱點，尤以在他們的飛機生產工業中暴露得最爲明顯。直至明興會議後，法國的飛機製造廠，還要向德美二國分頭輸入機件，至去年春間，其產額才略爲增加。去年八月據說可以月產二百五十架了，但與德美相較，還不知相去幾千萬里。此外，法國擴軍的第二重打擊，就是國防工業及國防資源統制之未能澈底。例如，鐵礬土（製造鋁的原料）本來是飛機製造業不可或缺的原料，當該國製機當局正苦于鋁的缺乏以致飛機生產遲緩的時候，法國的鐵礬土還源源向着德國輸出，這是多麼矛盾和滑稽呢！

歷史是冷酷和殘忍的。一個中央太剛，其軍事本有悠久的準備，工業亦有相當的發展，祇以在某一階段當中偶爾落後，在某種手段裏面稍爲放鬆，遂亦一如弱小民族一般，終爲武力洪流所濯沒！中國今日所遭遇的厄運，也就是導源於物質文明之落後。幸而，新中國的工業建設，已在一面抗

戰，一面建國的綱領上積極推動了。鑒於法國的覆轍，小規模的生產固然於事無補，而斤斤於個人之自由與目前之私利，則尤為削弱國防力量之一大原因。換句話說，我們如果重見國家之興隆，我們一方面要在合理化和大量生產的原則上，迅速樹立一切國防工業的基礎；一方面要接着國防工業的需要，嚴厲執行一切人力和物資之徵發與統制。抗戰迄今，僑胞之節衣縮食，毀家紓難，早為國人所感佩。然而，建國的大業，任重道遠，深望我海外賢達，於財才兩力的貢獻，一致努力，胥能本此一貫的犧牲精神，再接再厲，以免功虧一簣。

日本究竟不如德國

這一兩個月來，德國以閃電的戰略，一舉而囊括丹麥，再舉而攻陷挪威，接着又侵荷略比，再進而直搗巴黎，使堂堂的法蘭西政府迫得遷都投降。用兵的神妙，進展的迅速，簡直開軍事史的新紀元。現在英國仍單獨作戰，美國也願意給聯軍以精神上物質上的援助，將來勝利屬誰，目前很難作肯定的判斷。但是，截至現在止，德國的戰蹟却不容我們否認的。

從歐戰的經驗來觀察中日戰爭，我們不禁感覺勝利在我們這方面。請詳論之。

第一，領袖得人。在八千多萬的德國人中，除少數猶太人和其他政見不同的份子外，十九都擁

護希特勒。這種集中意志，服從領袖的精神，是德國最寶貴的財產。自希氏上台後，他的聲譽日隆，到如今，他簡直變成日耳曼民族精神的寄託所。因為德國有這樣的領袖，所以無論建設或戰爭，都可收措置裕如之妙。

中國以軍備落後的國家，居然在遠東有史以來最殘酷最劇烈的戰爭裏支持三年之久，主要的是歸功於我們的領袖——蔣委員長。現在不但國內同胞，全體信任他服從他，即友邦人士也備致嘉許。別的不用說，單看中國人擁護領袖的熱誠，便知中國一定會勝利的。

反觀日本，我們只覺得它是手忙腳亂。日本國內不但文官與武士對立，即武士中也分爲絕不相容的海軍派，陸軍派。而陸軍派的權力也並不是由一二人完全支配，它是大權旁落，領袖徒擁虛名；實際的權力都操在佐官的掌握裏。在中日戰爭的過程中，我們始終唯蔣委員長之命是聽，但日本的內閣却時常更替。近衛，平沼，阿部，米內，看來米內的壽命也不會太長。古語說得好：「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將來日本的失敗，就在誰也不是領袖，誰也是領袖這一着上。

第二，政策得當。戰事未發動前，絕不輕啓釁端！戰爭既發之後，須以全副精神來打仗，奮勇直前誓不反顧。這是德國比法國高明之處。

我國也是那樣。自塘沽協定後，我國忍辱忍怨，冀日人之覺悟。誰料日人包藏禍心，得寸進尺，致有「七七事變」。當時，總裁即宣佈此爲最後關頭的界限，我們已經仁至義盡，只有出於「抗

戰到底』這條路。政策既定，自能處之泰然。我們只看前方將士的前仆後繼，後方人民的埋頭苦幹，海外僑胞的熱烈輸將，便知抗戰到底的政策已經深入中華民國的每個兒女的心坎中。我們有這樣堅定的國策，何慮抗戰不成功。

日本則不然。自戰爭三年以來，它始終陷於和戰不決的歧路。興高彩烈時，便多派一些士兵來打，等到這些士兵給我們殲滅或全部變成炮灰之後，又垂頭喪氣地來求和。其實，和平並非壞事，只要日閥能澈底覺悟，把侵略的軍隊全部退出中國國境，還我行政土地的主權，那麼我們還可考慮和平的條件。可惜日本計不出此，我一個人類的渣滓，神人所共的汪逆精衛當做活寶貝，妄想實行華制華的狡計，結果，戰固不利，和亦無成。

總之，日本的大患在於沒有統籌全局的領袖，弄得戰事能發不能收。同時政策不定，時而主戰，時而主和，所以戰既不能發揮全副精神，和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在後門口的弄堂裏與小偷那樣的漢奸私訂條件。你說，這些條件中國能接受嗎？請問中國英勇的空軍和神妙的機關槍手。

日本模倣德國幾十年，而得的成績只是這麼一點。「畫虎不成反類狗」，用這句話來奉送日本，真是再適當不過。

太平洋的今後

歐洲風雲的突變，激動了太平洋一片的駭浪濤濤；聯軍的傾挫，尤予東方侵略者以無限刺激和興奮。居今之世，所謂牽一髮輒動全身，於此瞬息萬變的場合當中，太平洋所感到的影響，爲了切身關係，我們大有一加檢討之必要。

從海上的實力言，太平洋舉足輕重的因素，自是英美兩國無疑。然而，英國的海軍，雖極雄偉，但因不能常駐遠東的緣故，所以今後太平洋的安定勢力，殆已轉移於美國掌握之中了。因此，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軍略，及其在歐洲激變後所採取的態度，自關心太平洋的今後者所不容忽略。

美國海軍的使命，據其海軍部的自白，「乃在支持國家的政策與商業，鞏固美國大陸及其海外領土之安全」。就太平洋言，北起阿拉斯加的阿留西安羣島，中經夏威夷的珍珠港，南達巴拿馬運河，在此弓形的區域當中，美國海軍是握着絕對的控制權的，故其大陸本部，可謂安如磐石。至於美國在太平洋尤其是在遠東的商業利益，與菲律賓羣島的安全，則純賴乎太平洋現狀的保持，和遠東門戶的開放，此不啻爲該國一貫的政策。然而，九一八後，九國公約既遭破壞，上述種種，或則慘遭蹂躪，或則屢受威脅了。美國海軍，當然不會袖手旁觀的。繼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後，他

們於是有一貫的對付步驟。近十年來，美國艦隊集中於太平洋者不下七年之多，其用意自是予侵略者以嚴重的警告和不斷的牽制。不獨如此，珍珠港以西的中途島威克島及關島等，乃控制太平洋中西兩部的重要軍路據點，據去春透露的計劃，在海軍少將赫本主持下的某海軍委員會，他們已有增加此等島嶼的防衛效用，及改善夏威夷暨阿留西安羣島的軍事便利的決議。其中關於關島的設防雖因屢遭國會之反對而迄未實現，而美國海軍當局對太平洋大西洋關懷之切，亦於斯概見了。至若南太平洋的軍路，他們也有縝密的措置。例如，夏威夷以南的島嶼，除約翰斯敦，及巴爾邁拉二地已在他們注意設防外，其餘塔克，塞爾，查爾維斯等，均於一九三六年間先後經該國佔領。尤堪注意者，以夏威夷為出發點，中經南太平洋諸島而達新西蘭的航空線，目前業經開拓者最少有兩條之多，其中一線不久且將切實經營。本年二月，美國民航當局，曾建議發給汎美航空公司以此線之營業執照，並謂其經營「於國防上甚有價值」，可見其為未雨綢繆之計，已頗顯然了。

邇來，美國的報章雜誌，不少主張締結美澳軸心的論調。其軍路上的解釋，每謂日本於赤道以北的代管島嶼紛紛設防之舉，乃為遮斷美國與菲島及荷印間之交通，尤為澳洲東北之莫大威脅。萬一美日發生衝突，美國海軍必須向南突進，然後以海空軍力，循各小島徐徐北進，庶幾日本以南各領土，以被斷日本與荷印間之交通，減輕菲島所受的壓力，掃除夏威夷以西各航空線之障礙，最後則以雷霆萬鈞之勢，直搗扶桑。凡此推論，容或言之過早；然觀於美國臨近之種種軍路措施，無一

非步步爲營，嚴密戒備，故其不容日本之輕舉妄動，則彰彰明甚。

說到美國對於歐戰的態度，揆諸現實，因爲種族意識和政治思想的驅使，必要時，美國恐怕難免減輕或撤退太平洋的崗位而爲聯軍聲援的。六月九日，當歐戰極度緊張之際，參議員凡登堡向全國廣播，主張與日重訂商約之舉，最低限度也反映出美國一部份人的心理，這正是日本求之不得的，不過，世事的變幻太出人意料了，法國的屈服，已使歐洲的大陸戰宣告結束。今後的戰事恐怕是比較長期的海洋戰。就美國言，除竭其物資接濟英國外，惟其幫忙英國，更要利用其海軍實力，維持海上尤其是太平洋的現狀，好讓英國的殖民領土，盡量生產，以充實其母國的持久能力。祇此一端，已非日本所樂聞了；何況最近史汀生氏之被邀入閣，更足以反映美國遠東政策之益趨積極呢？由此觀之，我國之國際前途是絕對光明的；日本如仍不覺悟，則必致焦頭爛額而後已！

日本最近的外交攻勢

最近有田發表了一篇廣播詞，自稱日本爲東亞的安定力量，警告各國勿侵入遠東範圍，其大意是：日本絕對反對遠東現狀的改變，各國如改變遠東現狀，日本將嚴重對付，日本對歐戰仍保持不介入主義，但對歐戰所給予遠東的影響，將以獨立的姿態處理之。

這番演講，無異是日本重申東亞門羅主義的宣言。在越南事態嚴重，而英國尚未答覆日本所提出封鎖中國交通條件之時，有田不前不後發表了這種演說，其居心用意何在，不難瞭然。

率言之，日本無非是：（一）對英國現尙未置答的封閉中國交通要求，予以口頭的威脅，以圖逼英接受。（二）越南邊境，日本早已陳師，但仍遲遲不敢發動，蓋恐德國未必允許，因為現在的越南，是已成爲戰敗投降了德國的法國殖民地，不能謂與德國無關，有田的廣播，在試探德法的反應如何。（三）對美國，是答復美國的積極安定太平洋政策，目的在叫美國最好不要干涉遠東。

這自然都是一種夢囈式的宣言，也正表示日本外交一直到現在，也還是孤立無援，彷徨焦灼，不知所從。

在歐戰發動之初，日本原有三條路可走。其一，是誓守中立，看清楚勝敗趨勢，再決定態度。其二，是決然參加軸心國家，對英法作戰，在遠東發動海陸軍事行動。其三，是和英法蘇成立妥協。從事實上說，第三條路日本自然不願意走，第二條路，日本在華侵略戰已消耗得筋疲力竭，不敢貿然發動。於是只好走了第一條路。然而走這一條路雖則聰明，却也有不便易處。日本以爲可以靜觀世變，再下的釣鉤，做不要本錢的生意。但天下事那有這樣適合如意算盤的。結果，歐局以急激的變動，日本的「看準」的時機，稍縱即逝了。日本既不介入於前，現在自然不能以毫無所助而向軸心國家要求瓜分一份利益。眼看別人的收穫又不免眼隨發紅，便只能又氣又憤的叫囂着遠東門羅主

義。

但是日本是東亞的安定力量嗎？這真是胡說。日本蓄意破壞東亞的均衡現狀，與其說是安定力量，毋寧謂為破壞力量，搗亂力量。姑不論英美雖在歐洲局面緊張之秋，也斷不會放棄太平洋的利益，就是中國，現在已經強硬地站起來了。這三年來，中國在神聖的抗戰中，已逐漸建立起建國的基礎。日本要解決中國事件，除非撤兵，否則免開尊口。

積極截斷我國與外國交通，這是日本最後的一張牌。然而三年來，日人何嘗不竭力壟斷海口，封鎖我的交通，但我們不斷以絕大的努力，不畏艱苦，在廣大的西南，西北，開闢了必要的國際交通路線。即使現在就連滇緬公路也給封鎖，但我們仍有方法在西北獲得國際上的物質的幫助的——固然我們將來的處境會艱難一點，可是中國的堅苦英勇的抗戰精神，正準備接受任何艱難的來臨，而絕不致會為環境所屈服。

假如日本無法在最近結束中國事件，擺在日本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條。今日日軍在華的處境，已如孫子所謂「鈍兵，挫銳，屈力，潛敗」的境地。這一泥足不能拔出，休想滾水摸魚，只好「道逢鱗車口流涎」罷了。

事實上，現在日本已陷於死角上。到處碰到的都是銅牆鐵壁。最近這種外交攻勢，大言不慚的叫囂，不過是垂危的掙扎，昏亂的囁語。

歐戰給予我們的教訓

最近兩個月來，歐洲戰局的開展，委實是迅速驚人；由於德國的大舉進攻，在丹、挪、荷、比相繼降伏之後，一世之雄的法蘭西也發出求和的呼籲，繼而接受嚴厲的條件，解除武裝，停止作戰了。這番歷史上的巨變，對於在抗戰中的我們，不但是一個重大的刺激，而且是一個寶貴的教訓。

法國是世界列強之一，也是歐洲大陸的霸王，既有英國并肩作戰，又有美國積極馳援，可是激戰不到六個星期，便澈底的崩潰，反觀我國，雖然是一個積弱的國家，可是獨力支撐，抵抗強敵，竟達三年之久，而且越打越強，越打越接近最後的勝利。從這一個對比，我們可以看出法國表面雖強，但是實際的力量卻甚脆弱；我國表面雖弱，但是實際的力量却是非常偉大。自然，以軍備而論，日本縱然比不上德國，可是我國也不及法國；以土地而論，法國本土固然遠小於我國，然而國領幾遍全球，為世界第三位大國，然而法國在佛爾德作戰不過六星期，即一敗塗地，不能再振；而中國在淞滬一隅即支持到三個月。本來，我國土地廣大，人口眾多，物產豐富，蘊藏優厚，國力實在偉大。祇是因爲一向閉關自守，昧於世界的大勢，又復因循惰逸，以至事事落後，結果不覺淪於衰弱，而國人也從此失却自信，不知自己所具有的力量。可是一自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我國奮起

抗戰，一洗以前曲求苟安的舊習，不獨國際視聽爲之一新，我們的自信也隨之恢復，我們的力量也重加估計。這回歐戰，法國在短期間便力竭求和，更反映我們力量的偉大，使我們對於自己的力量，有更深的認識。

德國是第一回歐戰的戰敗國家，凡爾塞條約不啻一套過身的桎梏，一切均受到極嚴厲的限制，直到納粹政權成立，才得到翻身，可是這回戰端一啓，德國在外交軍事，皆幾乎無往不利，着着成功。再反觀我國自滿清中葉而後，對外作戰，每戰皆北，國內災禍，相繼沓來，直到國民政府成立，幾經努力，始得統一。方擬休養生息，以培國力，不料日寇由畏生嫉，突來啓釁，但是戰端一開，我們力雖不足以禦強暴，却能够實行長期抵抗，以時間爭取最後勝利，并且能在抗戰當中，自力更生，完成建國的任務。這種奇蹟，恰與德國的復興相彷彿，究其緣故，不外兩國都是因爲有優越的領袖，能够選擇時機，把握長籌，逐步改良，全國上下又能精誠團結，一致赴難的原故。我國本來有一盤散沙之目，民國以來，尤感分裂割據之苦，可是自從委員長領導羣倫苦心鑿劃之下，已經完成統一。抗戰開始以後，大敵當前，全國更加團結一致，在最高領袖的領導下，肩起神聖的責任。這回歐戰，德國超乎一般意想之外獲得成功，更加反映我們領袖之得人，服從領袖，團結一致之需要，使我們對於最高領袖加倍擁戴，對於團結一致，加緊努力。

德國是施用所謂閃電戰術打擊法國，在平日已經將大砲代替牛油，在作戰的時候，更是將一切

人力物力搬諸曠場，絲毫沒有顧惜，這樣冒着最大的犧牲，因而獲得最大的戰果。法國最初便採取封鎖德國的手段，企圖不戰而勝，已經缺乏犧牲的決心，到了巴黎會戰兵臨城下，又採取不設防的措置，甘于瓦全，更表露求和的先兆，結果終不免於降服。我國這回抗戰，以弱敵強，以無準備敵有準備，早就知道犧牲一定很大，而在抗戰當中，又採取絕對犧牲的政策，實行焦土抗戰，既不避犧牲，又顯示決絕，結果作戰達三年之久，屢獲大捷，現在離最後勝利的階段，已在不遠。本來我們抗戰，就是不願暫時苟安，決意犧牲局部，而保持民族國家的生存，抗戰的本身已經含有大無畏的犧牲意義在內。這回歐戰，德國的成就和法國的失敗，更證明了我們犧牲的價值。

法國在兵敗力竭之下，呼籲停戰，希望在寬大溫和的條件之下，獲得光榮的和平。目下法德和法意的和平條件雖然還未可知，但是停戰條件都已經披露，其中的嚴厲苛刻，世界已經早有定評。而且，法國在遵照停戰條件，全部解除武裝之後，不免宰割由人，難以自主，無論光榮或羞辱，都得任人施與，法國自己是無能為力的。本來，凡是兵敗求和，作城下之盟的，從沒有光榮之可言，歷史上的事實已經足為明證。現在我們若根據法國所接受的嚴厲而苛刻的停戰條件來觀察，可知光榮實在是非常渺茫的。七七蘆溝橋事變所以終於釀成全面大戰，正是因為我當局知道光榮的和平不可倖致，日本要戰，我國也不能不應戰。我國既展開神聖的抗戰，則非打倒日本軍閥，得到最後勝利，無從有光榮的和平，中途妥協，結果必不免於屈辱，日汪秘密協定就是一個明證。這回法國之

乞和，既不能光榮，則我們要是中途妥協，必不免於屈辱，殷鑒不遠，這更使我們抗戰精神，愈加旺盛。

所以，從歐戰最近的開展，在抗戰中的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寶貴的教訓。從此我們更加認識我們所具有的偉大力量，這種力量足以保證抗戰的最後勝利而有餘。從此我們更加知道我們應該本着這偉大的力量，團結一致，在最高領袖領導下，堅決犧牲，抗戰到底，以求最後勝利，完成抗建的大任。

闢所謂「東亞門羅主義」

日本的侵略政策，向分爲「北進」「南進」，「北進」又名大陸政策，「南進」又名海洋政策，進取的方向雖殊，然其爲侵略政策則並無二致。在大陸政策推進之初，即襲取「東亞門羅主義」以作根據，到最近，歐局急劇演變，英法聯軍失利，日閥對於南洋，認爲有機可乘，於是集中軍艦百餘艘於東京灣，威脅越南，準備開始「南進」，同時把所謂「東亞門羅主義」的範圍，隨意擴大，不僅限於東亞，而且還包括南洋在內。據六月廿九日外相有田的廣播，既宣稱日本爲「東亞的安定勢力」，復謂「東亞與南洋，在地理上，歷史上，種族上，及經濟上，既緊密聯繫，故應互相合

作，有無相通，聯合上開各地域，以自成單位」。這麼一來，東亞與南洋，皆要同在日人的「門羅主義」支配之下了。

在這裏，我們認為日人冒牌的「門羅主義」，正像一切冒牌的劣貨一樣，完全是影射欺騙的勾當，並沒有絲毫實際的價值，所以有嚴加駁斥的必要。

第一，事實上，日本配不上說是「東亞的安定勢力」。三年來，日本軍閥恃強倭華，到處姦淫擄掠，殺人放火，鬧擾亂了中國的秩序，而窮兵黷武的結果，使其本國財源枯竭，民不聊生，實自行擾亂了日本的秩序。至於破壞各國在遠東的權益，侮辱各國在遠東的僑民，威脅各國在遠東的屬地，種種對第三國的擾亂行為，更為舉世所共見，天下所同憤。因此，日本不特不是「東亞的安定勢力」，而且是東亞的擾亂勢力，世界的擾亂勢力，正像田中奏摺所說，日本不特要征服中國，還要征服全世界，「皇風萬里」，野心無限，這樣的政策怎能和寧人息事保境自衛的「門羅主義」相提並論呢？

日本人也知道他們的「門羅主義」，絕無事實的根據，所以掛出「黃種人大團結」的幌子，或喊出「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等口號，來淆亂國際的視聽，其實「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絕不能說亞洲是日本的亞洲。嚴格說，日本是島國，根本沒有資格過問亞洲大陸的事務，何況事實上，他們確沒有那麼大的力量，來干涉我們亞洲大陸的一切；三年來，日閥陷入亞洲泥淖而不能自拔，可

爲明證。至於「黃種大團結」，雖是一個很好聽的名詞，但數十年來，高麗，台灣的黃種人，全都給日本「團結」過了，自「九一八」以迄今日，我關外和關內各淪陷區的同胞，也全都給日本「團結」過了，團結的滋味如何？可不是國破家亡，到處毒化，遍地血腥嗎？今日除喪心病狂的漢奸外，有誰甘心「認賊作父」，和日本談其「黃種人大團結」呢？

第二，理論上，真的門羅主義和偽的門羅主義不可不有所區別。考門羅主義係自美國門羅總統，發表於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的咨文。當時俄國對北美西北海岸進行侵略，由白林海峽向東拓地，而歐洲專制國家所結成的「神聖聯盟」(Sainte Alliance)亦有染指於西班牙美洲舊殖民地的動向，所以門羅總統恐怕舊大陸的專制反動勢力侵入美洲，危害共和民主政體，纔有那樣政策的宣布，其中最精警的說話是：「南北美洲依據今日保有及確定之獨立自由情狀，今後歐洲任何國家，不得視其爲將來殖民之目標」。因此，門羅主義的精髓是反專制政體的，反侵略行動的，反殖民政策的。今冒牌的東洋「門羅主義」，倡之者是專制反動的軍閥政客，其採用的動機是遂行侵略，開拓殖民地，其和門羅總統的原意極端相反，顯而易見，正所謂「掛羊頭而賣狗肉」了！

七月八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強調聲明：「真正的門羅主義，與其他所謂「門羅主義」不同，其他所謂「門羅主義」，實係侵略及武力佔據之藉口」。這是「一針見血」之談。在這裏，可見日入的虛偽宣傳，並沒有逃得過美國當局的明察。我們應該加緊「國民外交」的努

力，使友邦人士不僅有同情的表示，而且還進一步為國際正義和條約義務，採取具體的行動。

釋門羅主義與所謂「東亞門羅主義」

七月六日美總統羅斯福對於目前國際局面發表聲明，其大意謂美國希望實現「美洲人的美洲，歐洲人的歐洲，與亞洲人的亞洲」，即各洲的門羅主義。（見合衆社華盛頓六日電）結果致引起外間的誤會和竄測。

其後，國務卿赫爾對於總統六日的聲明有所解釋，略謂真正門羅主義與其他所謂門羅主義不同，後者僅為軍事征服佔領的藉口。總統私人秘書亦稱，關於總統的宣言，外間已發生誤會，其原因乃在渠（秘書）本人未曾將真正門羅主義與所謂門羅主義的區別加以強調指出。（見合衆社華盛頓八日電）。

誠然，我們對於羅斯福總統的聲明，不免有所懷疑，但是我們若將以上的電文相互參證，疑慮自散，蓋羅斯總統所指的亞洲人的亞洲乃非今日日本所謂的「東亞門羅主義」，即不容許國際間任何局勢的造成，以軍事征服或獨霸他國為其手段。

猶憶一九三二年二月七日，美國因日本無理侵犯我東北，當時國務卿史汀生氏即宣布其舉世著

名的不承認主義，至今美國政府仍奉爲外交政策的主臬。所謂不承認主義，簡言之，乃美國不承認以非法的武力所造成的任何局勢或在此暴力下所締訂條約。三年前日本更冒天下的大不韙，悍然不顧公法與正義，發動東亞烽火，侵佔我土地，屠戮我人民，焚燒我房屋，凡此種種非法與殘酷的舉動，其爲侵略與暴力行爲，毫無疑義！

再就法理上言，美國的不承認主義，國際聯盟曾於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舉行大會時通過同樣決議，（其後美國亦再聲明同意此種決議），公法學者謂爲有造法（Law-Making）的效力，換言之，即對盟約國受此決議強制的拘束也。同時美國國務部亦應國會的要求，承認日本爲條約的破壞者，是則美國對於日本在東亞所造成的局面，當無承認的道理——而促成其所謂「東亞門羅主義」的迷夢。

抑有進者，不承認主義的創議人史汀生氏，今已應羅斯福總統的邀請，參加民主黨內閣，他當不會自毀他過去國際間所享的盛譽和立場，遷就事實。故就這點看來，事實上美國亦不會放棄其八年來一貫反侵略的立場，而承認所謂既成的事實，默認日人所造成的所謂「東亞門羅主義」。

由是觀之，美總統所指的亞洲人的亞洲，乃非日本用武力所造成的遠東局面，這是我們應當明瞭的。

其次，我們再應該明瞭：門羅總統於一八二三年十一月二日宣布其門羅主義的最重要原因，乃

由於拿破崙勢力崩潰後，神聖同盟國欲使西班牙恢復其在南美既失的屬土，然此屬土早已宣布并足以維持其獨立，而美國政府亦曾對之承認之者，故不允歐洲國家干涉南美國家的獨立和安全。現代舉世著名的公法學家奧本海氏 (Oppenheim) 也說：「門羅主義的起源乃由於建立和維持南美國家獨立的需要。」(見氏著 *International Law, Vol. I*) 就是最近美國國務卿赫爾因德國拒絕美國所提「勿干涉西半球」的警告，也說門羅主義的目的，乃在防止非美洲國家侵犯新大陸。(見合衆社華盛頓七月五日電) 這些意見都是很合乎國際正義的。反觀東隣，其標榜的「東亞門羅主義」，乃係亡人國家，欲置我華夏爲其殖民地的幌子，顯與美國的維護美洲國家的獨立，不受歐洲列強的干涉迥然不同。

抑且日本的「東亞門羅主義」使欲摒除各國在東亞既得的權益和侵奪各國所有屬地爲鴿的，造成獨霸遠東的局勢。就歷史上而言，歐洲列強在門羅主義宣布前所取得的美洲領土，如英帝國的加拿大自治領土，英法荷各屬的西印度羣島，美國毫無護括的意思，至今還是尊重彼等的宗主權而不渝，然觀最近日本有出外相的聲明，竟謂南洋羣島均屬其勢力圈之內。且列強亦老早洞燭其奸，故於一九三四年日本最初發出其所謂對中國有優越的地位的聲明時，屢遭列強的駁斥。反之，美國於一八二三年宣布其門羅主義後，即獲得英國的同意，此其彼此動機不同，故其所獲的國際上的反響自異。

敵人現正隨處散佈其「東亞門羅主義」的狂囈，欺罔世人。羅斯福總統六日的話，不免爲其所利用，借題發揮，但我們觀以上所言，敵人的烟幕，不攻自破。抗戰經已三年，我們愈戰愈強，敵人則已成強弩之末，國際地位已降至第三等國家。東亞的領導權非在狂妄的敵人手裏，而係在酷愛和平正義，與尊重條約和公法者的我們手中，這是我們可深信而不疑的。

盎格魯撒克遜人之大團結

日本對英所提關閉滇緬路及停止香港對內地運輸的要求，是六月二十四日送出的，英政府對此通牒的答復，則延期兩次，直至七月八日，方纔交到日本外務省。據合衆社八日東京電，日方對於英政府的覆文，「十分不滿，已要求英國重加考慮。」又東京九日電說，當有田閣議報告此事時，「日內閣各大臣均有堅決表示，但彼等均同意應要求英國重新考慮其態度，」同日日本同盟社電並謂「閣員聆訊後大譁，強硬意見條抬頭，」現在日方除在深圳南頭集結大軍以外，又以多量軍艦往來游弋於太平洋南部，隨時表示着威脅英國遠東殖民地的樣子，又英國太古公司的盛京號商輪，當從天津開滬時，本已通知日方以船上載有法國的軍械，而且是取得他們的同意，方纔開駛的，不料船入吳淞口時，突然被扣，當時日巡邏艦且曾發砲恫嚇；雙方談判的結果，卒將軍械卸下，纔准

該輪開行。這兩件事情都是日方最近乘機對英國壓迫的行動，可是英國方面似乎並未因本國的不寧而稍露畏意，英政府對於日方要求所以延遲至半月之久，纔予作答，其間當然包含着深刻的用意，他們在未曾提出答書之前，先行放出拒絕日本要求的空氣，藉以測驗日政府的第二步行動究竟有着多大的決心；一方面對於美蘇兩國運用外交手段，期望引起這兩個強國對於太平洋的注意，來共同遏止日方的過分的奢求。第一次由倫敦方面傳出來的消息，說英政府致與日方的覆牒，預備將蘇聯的抗議封閉演繹路的話引進去，並且明說因為演繹路和美國也有關係，請日政府直接去和美國商議一下，而適在此時之前兩日，美國的已經調走的艦隊，忽然又如數調回夏威夷來，這裏頭不無蛛絲馬迹，日本原來並沒有放手做下去的決心和勇氣的，有了風頭並不怎樣順利，自然更不敢冒冒失失地再進一步了。至於他們是否就此撒手，那却要看英美兩國的合作程度如何纔能決定。

日本對於美國，向來就沒有什麼好感，因為自從華府會議以來，美國對於她的擴張政策老不放鬆，雖然祇取着從旁監視的態度，但菲律賓和關島的兩根芒刺，永遠刺着她的前胸，也够使她坐立不安，本來這個擾攘不寧的時期，正是她實現所夢想多年的南進政策的時候。然而在荷蘭挫敗之時，美國便出來表示對於荷屬東印度的關心，在巴黎淪陷之後，她又出來說越南應該暫時維持現狀。正如近日上海日人所辦的「大陸新聞」所說的，日本也真個忍耐到了盡頭了。於是乎他的趁著美國人正在耽心着英德戰事之時機，在上海掀起反美的風浪，口口聲聲要把美國驅逐於亞洲之外，日本

的策路家認定英國如今自顧不暇，正好讓他們來在遠東實施趁火打劫的手段；美國鑒於民主陣線之慘敗，也正在疑雲滿腹，不敢再像從前那樣地輕視軸心國家，在這種形勢之下，美國大致不會有和英國相聯結的心思，那麼，她就很可能以叨竊軸心國家的餘光，在太平洋上關門稱霸。回顧近十年間的歷史，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她利用英國的西門去牽制史汀生，在七七抗戰之時，她又利用美國孤立派政客如波拉之流去牽掣英法的援華運動。總之，她絕不讓英美兩國有團結一致的機會。可是她最近的行動，却似乎有點章法錯亂了，正在美國人士覺察到當前的危機之際，她在遠東的興風作浪，竟然同時壓迫到英美兩國，無形中催促了兩國海軍在太平洋上的互相諒解，而供給他們以密切合作的良機。美國的軍政界領袖目前正深切地感到英國海軍對於美國大西洋一面的國防的重要，而覺悟了保全英國的海軍實力，同時也等於保全了她自身的大西洋海岸線，同樣地，她在太平洋上防制着日本勢力的擴張，也就等於增強了她自己的太平洋上的海防，因此，她在目前的形勢裏，一定會傾向於聯結英國，以控制太平洋的局勢的，綜觀全局，不但太平洋上的安定，是有待於這兩個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互相團結，即整個世界今後數十年的命運，也多半繫於此事上，軸心國家的氣餒雖高，對於這兩個根深源遠的民主國家之結成一體，終久要知難而退的，這纔是真實的安定勢力，等到這回的團結告成，日本所自己加封的所謂「東亞的定安勢力」也就要壽終正寢了。

吳部長駁斥有田廣播

日本的侵華軍事，已陷於不能自拔的苦境；同時，因為沒有能力「介入」歐戰，坐失時機，使野心的日本軍閥焦急暴燥，於是唆使外相有田發表了一篇「獨霸東亞」的廣播詞。除了自稱為東亞安定力量那一套老調外，並且宣布南洋也和日本地域經濟有關，需要包括在內。措詞的自大詭謬，真可謂蕩以復加；但隨即由我們中央海外部吳部長加以痛快的駁斥了。吳部長指出日本野心之狂妄及其處境之狼狽；吳部長說：「有田此項愚蠢奇談不過為其瓜分世界併吞中國之陰謀作一藉口，并抱有一種卑劣目的，欲各國對其進攻中國獨霸亞洲之舉，加以承認而已。」又說：「日本所謂東亞新秩序，不過東亞大搗亂；所謂東亞門羅主義，不過東亞封鎖主義，此非中國所能忍，亦非太平洋各民族及列強所能忍，惟日本今宣布東亞封鎖，乃係試探國際空氣，準備第二步之進攻。」對於日本的陰謀和蠢態，可謂一語道破，無所遁形。茲申論之：

第一、日本獨霸東亞的迷夢由來已久；它不獨想征服亞洲，而且還具野心瓜分世界。可是，迷夢終歸不過是迷夢，有田的大放厥詞，無非是一片囈語。雖足驚人，但實際却祇增人冷笑，試看有田的廣播發表以後，美國立刻就有了實際行動的答復，那就是美艦隊已開返夏威夷。計美艦的離開

夏威夷，和有田的宣布這種新外交政策，及美艦的回防，爲期不過一星期之久，日本欲試探并恐嚇列強的手段，是如呶斯應，這不能不叫外強中乾的日本暗自叫苦。儘管有田大言不慚的說「南洋也須包括在東亞門羅主義政策之內」，但美國會輕輕放過他們生命線的南洋嗎？日本如欲南進，將會碰到這塊巨大的礁石，非至破滅不可。美國關注遠東的態度，最能體會入微，羅斯福實行對日禁運於前，赫爾公開發表反對這種東亞門羅主義談話後，其對付遠東侵略者的態度，固已無待煩言，有田的謬論，正如吳部長所指斥的「抱有一種卑劣目的，但此番微技，當可付之一笑。」

第二，有田這番廣播，難則「色厲」，其實「內荏」。吳部長指出「日本之苦悶，情見乎詞」，真是一針見血。日本侵華三年，其政治的日加紊亂，經濟的日形拮据，已爲無可否認的事實。而外交方面，徘徊歧途，失去黃金機會，德義軸心國家既不加青睞，英美又態度嚴正，「失道者寡助」，日本外交已路路不通；前者日人主張「增進軸心國家團結」，「加強日德義同盟」等阿諛德國的口號，甚至傳出德國保證日本在遠東自由行動消息，但上海德使館發言人已聲明否認德國有保證日本在遠東自由行動之說，并謂德對遠東，決嚴守中立，一如中國對於歐洲云云，英美的態度既嚴正強硬如彼，而德國的輕視日本又如此。日本的焦急徬徨，由其口不擇言，可以概見。

第三，日本將南洋也包括在他的勢力控制底下，這是對列強的一種恐嚇。吳部長特別加以解釋說：各國如不卽加以有效的答復，則不日有田再作廣播，或將改正其演說，謂日本與堪察加，阿拉

斯加北庫頁，夏威夷，新西蘭，印度以及中亞亦有地域上經濟上的密切關係矣。」吳部長這種解釋，足以幫助列強加深認識日本的野心，而對於美艦的回防，英國拒絕日本的關於封鎖滇緬香港與中國交通的要求，這種種事實，也可說是發生了影響。我們的抗戰建國，當然要自力更生，但對於友邦是希望能獲得同情的種種幫助的。吳部長對有田的指斥，一方面固在暴露日本的陰謀，但一方面也在向友邦提供可注意之處，以期世界和平力量共同起來制裁這遠東侵略者，以遏止其野心。再，南洋各地雖屬列強的殖民地，但我們僑胞衆多，安危與共，吳部長以海外部長地位，對有田發表表肯定的斥詞是需要的。

總括說來，有田的荒謬言論，在吳部長的嚴正駁斥之下，是粉碎了。強詞奪理的言詞，是不堪一擊的。

再來一次東方綏靖政策嗎？

據東京十五日合衆社電：「克萊琪與有田七月十五日談話之結果，已草成緬甸公路協定一部份之草案，據悉，英方願下令臨時停止滇緬路運輸」云云。同時我國政府，於接得此項消息後，已向英政府提出最嚴重之抗議。

我們如果不是健忘，應該還記得英政府對中國抗戰屢次善意中立的聲明，依照國聯議案堅決發誓的聲明。就是對於滇緬路的問題，英政府也曾對日外務省明言，這個問題牽涉到美蘇兩國，要事先徵求到這兩個國家的意見後才得答覆。據倫敦七月六日合衆社電：「駐蘇英大使克利浦斯已通知英外部，謂蘇聯關於封閉滇緬路，將堅強反對。蘇聯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曾告克利浦斯大使：『蘇聯對於一切足以削弱中國抗戰能力之事，將加以堅強反對。蘇聯與中國之貨運，除經由新疆及蒙古外，滇緬亦其中之一。故蘇聯對於滇緬路之命運，實有發言之權』。是則蘇聯早有明顯決絕之表示。而結果英國仍不免對暴日屈膝，真令人不無意外之感。

英方對於這次妥協的藉口，最動聽的說詞是滇緬路現已進入雨季，運貨數量不及平時十分之一，而雨季時期又將延長五六月，故不妨暫時妥協，留待雨季終了時再說。可是我們這兒要問的不是運貨量多寡的問題，而是背棄諾言，妨礙中英邦交的日英妥協的根本事實。換句話說，如果說我們對滇緬路封閉後或許會對軍火來源感受困難而焦慮，不如說我們根本對英國的承諾發生了有無價值的懷疑。我們這種懷疑是有事實來作根據的！天津白銀的片面解決；上海市政府土地局卷宗的移交做偽，和最近發生的滇緬路『臨時』封閉的消息。

我們試將英國所謂『緩靖政策』的前因後果，約略的談一下。當暴日在九一八侵佔我東北的時候，美國當局本決定對日實施制裁，（見美國史汀生回憶錄）可是這種行動，給英國妥協份子的從

中作極而流產了。後來在國聯會議席上英代表西門且公然爲日本代表張目，袒護侵略者，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使國聯會議的生命，正式宣告壽終正寢。當時英國的鼓勵日本侵略，主要原因，是自己可以兵不血刃的，由日本打倒蘇聯。可是使英國不無失望的，日本並不敢那麼做。同時東方的綏靖政策，却引起了西方法西斯獨裁者的技癢。於是進兵萊茵區域，兼併奧大利，接着又是吞滅了捷克。當時法國急想起來武力裁制，可是英相張伯倫趕忙將法國勸止了，又是綏靖政策，給德國開條路到蘇聯邊境去。明興會議後，德國並沒有使英國暗心所欲的東進，反倒過鎗尖來了。這才明白綏靖政策的法寶，失掉了驗靈，犧牲第三者的政策，最後還是自食了毒果。於是動員購機宣戰，可是已經慢了一步，所謂「一著錯，滿盤輸」了。

英國現在正在收穫着它自己播下來的種子，彷彿這是一個不太輕鬆的教訓。所以英國人士，紛紛將妥協份子，驅逐出閣。可是最奇怪不過的，英國吃了不少綏靖政策的苦頭，現在在東方又要起那一套把戲來了。

讓我們來檢查一下第一次東方綏靖的收穫。掌摑英人，當衆褻剝英國婦女祖衣，封鎖天津租界，華中華北的反英運動，驅逐與排除英國商業，封鎖香港……難道這些教訓還不够深思不成？第一次東方綏靖政策的結果，又將如何呢？它到來的時期，不用說，更是意想不到的快，而暴日的手段，將更見澈底，更見毒辣。

第一次東方綏靖政策的另一結果，是使英國保有的亞洲屬地，全發生了動搖。香港不必說，馬來亞也陷入了被包圍的狀態。英國重大稅收的來源，皇冠上最大一顆寶石的印度，也成了朝不保夕的狀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我們為英帝國的前途着想，真是為之不寒而慄！

我們撇開英國一貫的綏靖政策自己召致的禍害不談，它給國際間道義上的反響，更是惡劣不堪，東方的綏靖政策，使英國最有力的合作者美國，對它根本發生了疑懼心理。日本則是深信英國人欺軟怕硬的見解。他在西方的綏靖政策，結果使一切獲得英國保證的弱小國家，紛紛樂予廢棄英國的諾言，改求更實際的各小國的合作談商，或投入其他強國的懷抱。羅馬尼亞的放棄英國保證，是最近的事實。比，法，挪，荷等中途屈服，又安知不是受了他的影響？英國的綏靖政策，對他自己，無異是引狼入室，給自己召致來莫大的無窮禍害；在美蘇等列強心目中，該是言不由衷，模稜兩可，與積重難返的妥協傾向的反感；在全世界弱小的國家看來，英國更不啻是將以前的威信，一掃而空。它口頭尊重的條約，可以平白變成廢紙；它對別國的保證，在危難時可以棄如敝屣。他惟一擅長的，便是對暴力屈服，而依然要強顏裝出高傲的紳士態度來！

我們在這兒得向英國事前警告一下，瀆疆路如果真的封閉，我們所受的有形損失當然不小。可是英國因此受到的有形與無形損失，將萬千倍於我國，可以斷言。老實說，我們抗戰力量，多少不免更受影響，可是影響決不會大，我們還有國際通路，我們自己還有兵工廠。而在英國方面，這將

是在亞洲能否繼續保有屬地的一個最大致命傷，甚至英帝國的第一下變鐘，便是在暹羅踏實行封閉的第一天上敲出。

斥日本的「東亞門羅主義」

七月六日美總統秘書歐萊發表聲明，大意謂：「美國對外毫無領土野心，但所欲實現者，乃為世界每一大陸本身的門羅主義，即美洲人的美洲，歐洲人的歐洲，與亞洲人的亞洲是。德國向被征服國家要求其美洲之屬土，是即不啻破壞美洲門羅主義的範圍，故美國深信及認定此等領土與其行政問題的解決，應由美洲各國決定之」等語。

這篇聲明，誰都明白，目的本是在防止納粹勢力的企圖侵入美洲，所以才有這一個事前的警告。可是因為聲明中會涉及「亞洲人的亞洲」，於是這一經陷於苦悶徬徨中的日本，竟也就不揣冒昧，牽強附會的引為同調來。他那一種情急模樣，看了固然令人發笑，可是他包藏的醜惡心思，和所表現的狂妄態度，簡直是到了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的地步。

一八二三年因為西班牙勢力衰微，南美各小國紛告獨立，拿破崙想乘機奪取，有了這種時代背景，與環境需要，所以門羅總統才宣布了美洲門羅主義。在狹義上講，那是種獨善其身的自衛主義

。可是他也有積極的含義，那便是不侵略弱小的鄰國，共商集體安全的行動。美國當時所以產生這種門羅主義，總裁在七中全會閉幕詞裏，已有詳盡精闢的說明：「美洲之有門羅主義，事在一百餘年以前，有那時美洲的環境，所以能產生如是之主義，也因爲有美國這樣一個具有領導資格，而願與本洲各國平等互助與和平共存之國家，所以門羅主義才能推行於久遠：」。

這兒明白指出了一個主義之長成，有它主觀與客觀的條件。同時這種主義須具有歷史，有地位，有文化的國家領導。更重要的是，這個國家能够誠意的和各鄰邦「平等」「互助」「和平」與「共存」！由這幾個條件看來，日本憑什麼也配來談「東亞門羅主義」呢？

在歷史上講，日本是一個幼稚的國家。在地理上，也是蕞爾一個小邦。在文化上，更是剽竊的民族，毫無獨立文化可言。它的野蠻侵略，它的慣於背棄信義，更是有口皆碑，遐邇咸知的了。所以，它的談門羅主義，不啻是魚目混珠，盜跖而自比堯舜。

上面已經提到，敵人是一個極善剽竊模倣的民族。可是它做置的贗品，祇要稍一研究其實際，立刻便可以發覺到是完全變了質。其實贗品又何止門羅主義一樣？不過日本也來談門羅主義，祇愈顯出他的非鱗非馬罷了。

日本的泡製「亞洲人的亞洲」，和「亞洲門羅主義」，至今也快有四十年的歷史。一九零五年日俄戰役倭倖獲勝後，它便乘機發動了汎亞細亞主義。當時也頗熱鬧了一些時候，同時也頗有一部

份過分忠厚，沒有認識它的本來猙獰面目的人士，險些墮入它的圈套。它對印度的回教徒以回教保護人自居，對暹羅人也自稱是佛敎國，可是對印度的印度教徒，安南與緬甸的革命黨，便全投其所好的提出這個口號來。這個亞洲的「救主」，當時頗有一部份人禱告他會長出翅膀來的，可是奇妙的終究狐狸尾巴掉了出來。朝鮮，台灣的併吞，東北的侵佔，和現今的所謂「中國事變」一連串殘酷的血腥事實，使亞洲各國人士恍然大悟，所謂「東亞門羅主義」云云，實和美洲門羅主義，大異其趣，原來是日本獨創的「網羅」主義，也就是侵略與獨佔的另一個代名詞。

其實在交通工具日臻發達的今日，不論是政治抑或經濟，早就打破了昔日地域限制的觀念，而成爲全世界錯綜交感的一種複雜現象。美洲的門羅主義，今日能否一如前時的嚴格的維持，已是大成問題。而現時亞洲的現狀，更不容成立什麼門羅主義，至於日本強盜行徑的代名詞「東亞門羅主義」更不必談了。

日本的提倡亞洲人的亞洲，無非想將歐美勢力驅逐淨盡，然後好讓他併吞東亞各國，再進而征服全世界。這種遠離事實可能性的癡心妄想，不啻是褊狹而愚昧的民族性的寫照。即使退一步說，亞洲必須成立一種類似的「門羅主義」的話，那末，具有領導資格的，應該非中國莫屬。我們擁有悠久的文化，廣大的土地，衆多的人口，豐富的資源，更重要的是，我們是最講信義，最重和平，而能和鄰國平等互助，共存共榮的唯一國家。

日本這樣黷武的民族，也配談門羅主義？印度當今大詩人與哲學家泰戈爾，在回覆日本詩人米內野口的公開信裏，曾公開斥責過敵人「亞洲人的亞洲」主義的荒謬無恥宣傳。他老人家說：「日人的亞洲人的亞洲主義，說穿了，祇是一種政治上的詭詐工具而已！」

最近英國外交的概觀

歐洲大陸上烽火の停熄，到如今已經超過一個月了。目前英德兩方都沒有準備作大規模進攻的模樣，原因是雙方的兵力，各有短長，大家都想利用其所長去克服對方，結果便無法實現主力的接觸。於是雙方在目前所致力的，都想在實行決戰以前先使對方受到外交上的打擊，希望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目前的時斷時續的小規模轟炸，不過是前臺的點綴，以掩蔽幕後的縱橫捭闔的活動而已。

英國外交部次長伯特勒氏十一日的廣播演辭，有下述的幾句話：「歐洲幕景之複雜，或將逐漸醞釀，而卒致轉移敵方對我之注意。德國在目前除須抑制被征服之民族外，並須應付列強角逐之間題。義蘇兩國對於巴爾幹各具成見，而對韃靼尼爾海峽尤為意見紛歧。吾人務須堅持其立場，一任大陸之鼎沸，不久定將見其內訌。吾人將藉本身之努力，及正視前途危險之決心，以吸收與國。」

我們很可以把他這句話看作目前英政府的外交方針。英國之於蘇聯，雖然在張伯倫時代失去了黃金機會，迨德蘇盟約成立了之後，英國的政界領袖始深切感到聯絡蘇聯的需要。最近勞合喬治也曾公開演說聯俄的重要，而且把英蘇的合作看做勝德國的主要條件之一。事實上英蘇的關係，自克里甫爵士就駐蘇大使職以後，業已日見改善，最近英外次在衆議院會公開說明英蘇關係的好轉，英方這種步驟，雖然已過遲，但仍然收到了若干效果。而蘇聯之向羅馬尼亞索回比薩拉比亞，很足引起德國的不安，同時在索回該地後所傳出的關於韃靼納爾海峽的要求，却已經莫斯科方面正式否認了。這其中也可看出英蘇和好的傾向。莫斯科的否認，公佈于七月十二日，而倫敦十二日的哈瓦斯電訊却有如下的報告：「英外相哈里法克斯與蘇聯駐英大使邁斯基昨（十一日）舉行關於巴爾幹及韃靼納爾海峽的問題之特別會談，經過甚為親切誠懇。觀察家認為蘇使談話，可以反映蘇聯對土耳其政策之緩和程度。各方均認蘇土空氣雖緊張，但希望仍可改善。」從此可見蘇土情勢之從緊張而歸于和緩，實與英方的新外交活動大有關係。

英美之因爲同文同種關係，在這暴風雨的局勢下，更感覺到休戚相關，所以自從法國屈服以後，美國的軍政界領袖和社會名人，從前縱令還沒有發展到超過戰爭恐怖的程度，但如今情勢可大不相同了，大部分的美國要人都已經感到德方氣餒的威脅，深慮英國如果一旦被擊潰而屈服，這場戰禍馬上就要蔓延到美國頭上來，那時德國可以挾英法兩國的戰艦，浩浩蕩蕩一鼓可以將美國準備尚未

充分，而又須兼負兩洋防務的美國艦隊，完全擊破。而且德日兩國對於南美洲各國的逐步進迫，尤為美國所難堪。最近德國的外交當局且公然警告南美各國，叫他們參加哈凡那汎美洲大會時，勿取反納粹的態度。在南美各拉丁國家正在徬徨歧路的時候，德方的勾引是很有成功的希望。這正是美國目前所受到的悶棍，因為有上述的客觀環境，所以英國對美的外交較易順手，如果英外交當局能够眼光放遠，痛改以前取巧離間的政策，以誠待人，則必能引導美政府走上以實力助英的途徑，因為在現時的情勢下，美之助英也就等於自助。至於英國對遠東的外交，自從中日戰事開始以來，便已零亂乖離，英國既不敢開罪日本，又恐日本之強大得勢，三年以來，在華英僑，受盡了侮辱與痛苦，莫非是英國模稜兩可，左右逢源外交的結果。時至今日，日寇已經再衰三竭，到了困獸之鬥的時候，英當局對日還不能澈底認識，而仍舊為日寇的吠聲所蔽，我們誠不能不於可笑之餘，而為之痛惜遺憾的。最近滇緬鐵路事件，可證明英國的外交依然是短視軟弱，並未因邱吉爾上台而有所改變。但是我們於此可以斷言，英國仍然將自食其果，因為英國之放棄遠東，則等於使美國在東方的負擔加重，而美國如在東方不得安穩，則英國休想美國能在歐陸有所援助。綜上所觀，英國的外交方針縱或有若干改善之處，但仍然不能盡脫窠臼，而在客觀形勢如斯有利的環境中依然不能善為處置，我們實在不能不為之痛惜的。時乎時乎不再來，大英帝國的興廢在此一舉了。

滇緬路限制貨運與英國遠東政策

最近英國應日本的要求，限制滇緬路的貨運，以三個月為期，並希望於此時期內中日雙方能覓得和平的方案。從表面看來，我們對於英方此舉不勝驚異，按所謂限制貨運，乃指禁止軍需用品汽油貨車及鐵路材料由緬甸運輸過境而言，汽油和上述一般軍需品，對於我國抗戰的支撐，關係至為密切，所以不論是從法理上或道義上，英方此舉顯然是一種非友誼行動，並且違反了疊次對我的諾言。

自公法觀點言之，七七事變以來，中日雙方均未宣戰，中國與其他各國關係仍係處於平時國際法支配之下，故中英間的關係係在歷次所締訂的友好和互惠的商約下維繫着，所以英方實不能應日方的要求限制滇緬路的貨運。現在再退一步講，縱令英國既認為中日間已具有一戰事的情狀，日本取得「準交戰國」的地位，但封鎖中國國際交通的路線，亦係違反戰時國際法的，蓋從國際法而言，中立國由陸上運往交戰國的軍用品，並非違反中立，故英國縱認為日本業經取得「準交戰國」的地位，然英國此舉仍係違反中立法規。

再就國聯歷次的決議案而言，盟約國在積極方面有幫助中國抗戰的義務，滇緬路是現在中國最

主要的國際路線，中國抗戰仰賴於此路者至為重大，今英國竟不顧國聯的決議案，犧牲中國的友情而因日閩的唾話不休便爾屈膝，我們對之，實在不能不表示無限遺憾。但我們若對英國的外交政策略加檢討，就可知此番限制滬緬路的貨運，並非創作而是英國一貫取巧自私政策的結果，並不值得我們詫異的。原來英國的外交政策係以實利主義為基礎，現任倫敦大學外交學教授韋士特（Westcott）赤裸裸的說道：「英國的外交政策並無理論和邏輯為基礎的，對於英帝國有利時，便拿出正義和公法來做辯護詞，對於它沒有利益或為着保護它的利益時，便在實利主義上來尋求它的遁詞！」

我們考查英國在遠東的立場，不外保持它太平洋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據點，保持東亞的殖民地，和保持在華的經濟利益——據一九三九年的估計，英國在華投資約有二萬萬鎊，約合日本投資總額的兩倍，其範圍包含鐵路，銀行，保險事業，輪船公司，工廠，煤鐵，倉庫經營，棉紗織造廠，及其他公用事業，此種投資數字和範圍，為各國之冠。

英國為保持和爭取其在遠東的利益，實利主義的政策是時時抬頭和援用的。遠者如藉口安定遠東局面而與日本締結同盟，近者如九一八事變後默認日本的侵略行動，七七以後，對於許閣森大使之受日人轟炸，天津租界為日人封鎖等等之加以忍受，繼而又接受日方要求而引渡天津四愛國志士；又如最近天津白銀協定，凡此種種事例，實在不勝枚舉。這些都表明了英國為要維持其在遠東的利益，不敢開罪日本，深恐沒收其產業，故不惜「犧牲」榮譽友情公理正義以求苟得。

所以，我們現在掏誠敬告英國當局，東隣的野心是無止境的，一國大計，似乎應該放開眼光，為國際和平和正義的將來着想，要知道和平是不可分的，國際間的公道與和平自有其普遍性和劃一性！

現任英內閣中不少開明的政治家，邱吉爾，阿特里，艾登，辛克萊等都是號稱反侵略的前驅，猶憶邱吉爾氏對於去年張伯倫關於天津租界封鎖事件在下議院仗義執言，工黨領袖阿特里的強烈反對張伯倫懷柔政策，青年政治家艾登的主張集體安全，和自由黨領袖辛克萊在倫敦援華會議中攻擊保守黨一九三一年來的遠東政策，我們希望英國開明的政治家不要有始無終，而應該努力為其立場和政見邁進，與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共一個反侵略的陣營，並應該徹底打破英國傳統的實利外交政策。

至於我們本身的立場，抗戰的國策是誓不改變的，豈特三月，就是再來三年，三十年，我們亦將繼續抗戰下去，我們老早已認為外力不足恃，我們固歡迎友邦的幫忙，但我們是時時刻刻記着總裁所昭示的自力更生的根本國策。

三年來我們在不加人的環境下與敵死搏，我們不以「物質」為勝利的條件，我們有精神，有信心，有殺盡倭寇的志願，一條國際路線的通斷有什麼關係，堅苦卓絕不屈不撓是傳統的黃農虞夏以來一貫的民族精神，是革命精神！

近衛能作得什麼？

由於深陷泥潭，不能自拔，而危機日深，悲復益甚的日本，最近又把內閣改組了！

日本自「七七」以來，內閣已經一改再改三改而四改，每次壽命至多一年半載，這在我們看來固然是日本政治恍惚的悲劇，但在日本本身而論，這玩意已成家常便飯；而且竟被日閣當作每次呼吸危殆時的續命之湯。

這次登台組閣的是近衛，近衛出身貴族，且在「事變」開始，當過十九個月另一天的首相，近來方在熱心一黨運動，為「新體制」努力。「新體制」是什麼？無非軍部再加強法西斯化的一套把戲；正如蔣委員長所說：「企圖奴化一切既存的政治勢力，摧毀一切舊有的憲政軌範，進一步徹底實現軍閥專政之夢而已。」近衛所為正投日閣所好，無怪米內剛一登台，陸軍省內就喊出「除近衛外不予贊成」的呼聲。於是近衛此番軍作馮婦，固然風頭十足，國內環境既有「斯人不出」之感，近衛自己亦志滿意得了！

但是，我們要問：近衛今次挾「新體制」法寶上場，固自以為所計得售，實際他能藉這法寶有所作為嗎？軍部目前固奉近衛如神明，滿心希望他做續命之湯，救出日本，究竟近衛能否不辱軍部

之命？這些答案的正負，不但有關近衛個人政治生命的久暫，實亦直接決定日本國運的前途。

很顯明的：從近衛持爲進身之階的「新體制」而觀，它根本猶是一個肢體未全的胞胎。社會大衆黨及政友會久原房之助派雖已解散，民政黨及政友會之中島派，迄仍在掙扎中，此時距「新體制」實現蓋尚遙遠，然竟匆遽出以應世，這法實怎能有用？此次新閣中無一黨人參加，蓋已見之。其次，從這張新貴名單上看，論人才已比上次組閣時差多了，除陸海外相外，無非是同學親舊和名不見經傳的官僚商賈，這且不管，爲了易於駕馭和迎合軍部鼻息，自無所謂人才不人才。可是近衛既懷大志，總須於財政外交軍事要有辦法，然則照新閣員名單看來，對法西斯軍閥的口味固然配合有餘，而於內閣基礎新政推行，却完全不顧，自己提倡「新體制」，而並不汲引一個「新體制」中人，已是滑稽，過去彙公債發行苟延殘喘，需金融界支持，今後仍必如是，然這次却又跟他們絕緣，僅僅延攬了些「娛樂大王」之類雜湊，新閣于將來財閥合作一點顯亦一大暗礁。再則近衛這次組閣程序，先由四相會議，再及其他閣員，固足見今後其他閣員之完全「伴食」地位而無足重輕，但是這「內閣之內閣」又如何呢？陸相東條英機，海相吉田善吾，外相松岡洋右，縱盡是一等人才，又果有幾分胆力，來寬近衛完成「新體制」，「結束事變」，「抓取「黃金機會」呢？

何況軍部還是一位不易服侍的翁姑。它自己闖的禍不怪，老是埋怨人家無力收拾，因此三年來來一個趕一個，不去往根本上檢討，儘是在枝葉上跳脚。只會哼嚕調，却又說不出具體辦法來，在

日本這種情形下當媳婦確有難處。據都新聞載這次軍部出給近衛課題爲：（一）在國內樹立一新政治機構，（二）組織一國防最高機關，（三）變更現行外交政策。這三條看來似乎大而無當，其實對內無非要求更獨裁更專制的權力，對外要求打破現狀趁早擷取「黃金機會」而已。在此，近衛果將怎樣葬去以鑿軍部無底的慾壑呢？就前者言：日本內閣本已右無可右，近衛此次登台，更是自甘爲軍部俘虜，而來嘗試極權的體系，原則應無問題；但國內政黨反動勢力猶在囂強，近衛「新體制」的武器尙未成形。就後者言：所謂改變外交政策究應怎樣改變？近衛善伺顏色，固已以親德自炫，「搗亂」的松岡亦已侈談排美；但軍部突又會警告，「不應一味對德義獻媚討好。」像這種閃爍不定態度，近衛縱較機巧，恐亦不勝逢迎，無怪二十三日廣播新政方針，空無一物，對調整各國關係一點，更要踟躕作態謂：「俟與統帥部商定後當可發表」，近衛的苦悶，已情見乎詞。但是你「不在其位」則已，今既上台了，你又推得了嗎？「介入」？「不介入」？「南進」？「不南進」？一切擺在你面前，看你這法寶怎樣顯出神通來？在「加強」了新陣容以後，又將怎樣使些顏色來呢？

顯然，在目前日本色厲內荏焦頭爛額的時候，儘管急求「南進」，冒險「介入」以圖一逞，或獻媚德義，要挾英美，總是受了中國的三年堅持抗戰而原氣大喪了。論人力，兵員損折了百二十萬，還有什麼人，可被驅出戰場？論財力，國債已達二百四十億日圓，日本銀行的金準備錢已耗盡。論物資，別的不說，連糧食供應也感困難。像這樣一副嘴臉，還在高談「南進」「介入」，簡

直大言不慚；則虛聲恐嚇，嚇不了誰，觀颯獻媚，希特勒再不是壽頭，其結果無成，殆又必然。如果近衛這篇文章也不能好好交卷，則朝可招來，晚即揮去，「新體制」這招牌究竟不是符咒，米肉做了半年，阿部不過坐了四月半，近衛決不能保險比他們多坐幾天的！

實在，上面已經說過，續命湯縱能續命，但決不能治病，今日本形勢固日益危急，但只要痛下決心，自動放棄侵華謬舉，則一切苦悶，自可迎刃而解。無如日閥與近衛等雖未必不見及此，而明知故犯，剛愎如故，因此所謂「結束事變」，亦愈不能「結束」。他們不够阻識魄力去開拓真正日本前路，反而一味以「新體制」極權化為得計，滿以為這樣一來，中國可速屈服，日本可速發財，這豈不是笑天下之大話？

可憐，日本的政治，更算到牛角尖裏去了！近衛能作得什麼？

近衛內閣的真實評價

近衛此次再作馮婦，出組內閣，在日本有三種人，希望他負起下述三種任務，現就這三種任務加以簡要的陳述，并予以扼要的批評：

第一種人是所謂「日本主義派」，即法西斯派，以陸軍中下級為中心，聯合民間一切右傾政客

學者，（海軍法西派下級亦在內，惟人數極少，力量甚微。）促助近衛從此建立日本法西政制的基本礎，近衛迎合後派之意，提倡新政治體制，藉此樹立近衛的政治體系。就建立法西政制而論，代表農業資本的政友會，以及其他右傾小黨如東方會……等，雖皆解散，但代表金融資本的民政黨，仍有旁觀，近衛內閣閣僚，多屬二三流的新舊官僚，財長河田烈與金融資本，關係極淺，企圖院總裁星野直樹，將要把在偽滿所用統制經濟的技術，施之於日本本國，少數新興的工業資本，固將在後支持，然以金融資本為中心的工商業界，必起劇烈反對。近衛有何方法，把二三流的政客和二三流的資本家，培植起來，替代第一流財閥，成為構成法西政治的主要因素呢？近衛所恃者以「軍制財」，利用「新體制」的口號，迎合陸軍所主張的「建立高度國防國家」。陸軍因此成了近衛內閣的催產婦，并兼乳娘之職，所以現在的主要關鍵，是在陸軍能不能够威脅金融資本，完全就範？我們現在敢斷言不能，因為海軍所主張的戰時政治體制，純以將於將來太平洋作戰為主，且如三愛第一流財閥，（多造船業）及南洋各地的日本工商業者，（海運與海軍有關）雙方關係極深，海軍上層和大財閥的根本觀念，對近衛的「新體制」，始終沉默，反對的意識，盡在不言中。近衛如不能得到大財閥和海軍的積極贊助，他的新體制運動，成功的希望有限，民政黨不肯解散，一國一黨論，便成紙上空談，最多不過是近衛黨徒在政界樹立一點個人勢力而已。

第二種人，是日德義軍事同盟派，如海軍中將大島浩（前任駐德大使日德防共協定的主動者）

與前駐義大使白鳥敏夫，主張對歐戰實行介入政策，這派以海軍中下級的南進急進派為背景，在暗中初也希望近衛上台，能改變對英美的外交方針，實行與德義訂軍盟，迅速佈下軍事南進之局，雖因此引起太平洋海戰，亦所不辭。這種主張，海軍上層穩健派在目前尚未接納，尙有待於其他條件的成熟，惟此種急速南進派的主張，在海軍中下級，人數雖不多，亦成爲一種潛在勢力，近衛如政治上以海軍戰略為主，佈下一個局面，海軍中下層固甚歡迎，上層也自無反對之理。奈近衛的新體制，其最大目標係以陸軍爲主的法西斯爲對象。既與海軍上層的主張不甚適合，外務大臣起用松岡洋右，最大用意，固在聯絡蘇聯（九一八後，松岡代表日本，出席國聯，道經莫斯科時，曾接洽過日蘇合作問題，事雖未就，却是老馬識途。）威脅英美，解決「中國事變」，但不敢斬釘截鐵地，與英美翻臉。日德義軍盟派，於此總覺得松岡不如白鳥。近衛內閣現在的陣容如不變質，實亦負不起太平洋海戰之責。

第三種人，是希望近衛從速解決「中國事變」，這可以說是日本全國的希望，日本全國，苦於久戰，渴望停止戰爭，元老重臣財閥以及海軍上層，其基本觀念，認爲中國國民政府在重慶，英日此次協定附帶有三個月內，向重慶國府謀和之說，陸軍急進派反對之，加緊迫倒米內內閣，米內內閣未交卸前，趕快與英成立協定，把既成之案，留交近衛內閣繼續辦理，近衛內閣現正「查案協議」，陸軍急進派迫着近衛，執行過去不以國府爲對象的舊案。近衛於此，處在夾攻中，如何協調海

陸的對華主張呢？這方面要看近衛內閣的施政方針，能否容納海陸兩軍的意見，先就此點補救起，然後把對華主張找出一個共同點來，這是從日本方面說的。若就中國方面言，蔣委員長在英日協定後，已有嚴正表示，中國國策是抗戰建國，建國目的未達，抗戰工作不停。

綜合觀察，近衛內閣是以陸軍急進派及少數新興的重工業財閥為背景，集合右傾的二三流新舊官僚，旨在建立陸軍所主張的國防國家，海軍上層及金融財閥與民政黨老黨人，都在「沉默」「觀望」，如何使沉默者發言贊成，如何使觀望者起來相助，近衛對這工作，如不能做好，那對上述三種任務，所能完成的部份，恐怕極其有限。

近衛內閣往那裏走？

日本侵華已逾三年，還沒法拔出在大陸的泥足，其一種慌張危急的情態，表現於內閣的頻頻更換，可是國策既鑄成大錯，內閣的人事變動，正所謂「換湯不換藥」，終無救於倭國的政治危機，所以對華作戰以來的第四代內閣，於七月十六日又告倒塌了。

米內內閣的崩潰並不在吾人意料之外，倭國的政治早已由「政黨體制」變為「軍閥專政」，首相已成爲軍閥的僱傭，招之則來，揮之則去，進退出處絲毫不能自主，「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我們對倭國的政治，不禁要說「軍閥不仁以政客爲芻狗」！

這次米內所以成爲踏穿的「芻狗」，遭受軍閥的踐踏，其主要原因是對「中國事變」無法解決，眼看德義馬到功成，而日本附驥不遂，將喪失國際的「黃金時機」；所以軍部第一步於六月一日逼湯淺辭內大臣職，使米內失去靠山，第二步於六月廿九日質問有田關於「東亞門羅主義」的廣播，認爲措詞過於軟弱，對米內實行示威，第三步索性把米內一脚踢開，讓近衛再作馮婦。

近衛內閣於七月廿二日宣告成立，今後將採取怎樣的政治路線呢？就米內失職於軍部以致僅六月而去職一事看來，可見近衛如不願蹈米內的覆轍，只有順從軍部的意旨，一反米內之所爲。

對內方面，米內沒有魄力在政治上推陳出新，政黨體制採自西歐的民治國家，行之日久，弊竇百出，已大失人心，自英法對德義作戰失利，此種政制更爲人所唾棄，日閥對華作戰，師老無功，不知引咎自責，反遷怒於政黨體制，眼見德義「閃電式」的勝利，莫明其妙，認爲「一黨專政」所致，遂急急想把日本扮成一個「極權型」的國家，好高攀德義結爲拜把兄弟，無如軟弱無能的米內，負不起這種任務，於是「新體制」運動強推近衛爲首領，六月廿四日近衛辭去樞密院長職，表示專力於新黨的組織，七月八日在輕津發表其「新政治體制」的宣言，儼然以法西斯黨魁自居。現在上台了，今後自然極力模仿德義的政制，盡「東施效顰」的能事。」不過，這種捨人皮毛的勾當能成就些什麼，大可置疑。德義的「新體制」本是國社黨法西斯黨流血革命的產物，希特勒慕沙里尼都

來自社會的下層階級，深知民間疾苦，他們都會出生入死奮鬥有年，靠着自己的真實本領，領導民衆奪取政權。近衛出身貴冑，仗着祖上的門閥聲望，混得政界的一席之地，擺的是公子哥兒派頭，並非具有真材實料，因人成事，勢難久長，即使各黨可以強迫解散，但那鴉零狗碎湊合而成的新政黨，也只堪作爲軍閥政治的點綴品，更沒有堅固的團結，充實的力量，何況這次新閣裏面，找不着一個政黨份子，甚至代表法西斯勢力的末次，中野等人也被近衛屏諸閣外，此外金融財閥也沒有代表參加新閣，這是說近衛內閣完全建立在軍閥槍桿之上，雖打着「新體制」這塊假招牌而上台，可是沒有社會的基礎，羣衆的擁護，牠的命運恐怕未必勝過米內內閣一籌吧！

就對外來看，米內內閣頗帶着親英美的色彩，有田外交大受軍部抨擊，這是一個題目。近衛上台將怎樣刷新外交的陣容呢？如其放棄「不介入」政策，而依附德義軸心有所行動，論理就應該起用白鳥，因爲白鳥較松岡對德義的巴結還要擅長，可是外相一席竟屬松岡，而松岡是日本的「美國通」，在這裏，可見日本對美外交將有積極的活動。大約海軍準備南進，掃除英國在南太平洋的勢力，而外交則集中於迷惑美國。離開英美在遠東的合作。至於南進的軍事行動何時開始，那就視乎英德戰爭的情勢如何，始能決定，日本與德的關係仍將在「不即不離」之間，對蘇聯也將維持妥協的現狀。

然則對「中國事變」究竟採取怎樣的政策呢？三年前，近衛上台闖出這場大禍，現在是否已有

悔禍之心？「解鈴還是繫鈴人」，日本方面已有人作這樣的表示，據東京「日本時報」的評論，謂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第一屆近衛內閣所發表的不與中國國府往來之原則聲明，因近衛新閣的成立當可取消。（東京七月廿二日哈瓦斯電）該報雖有外務省的背景，但近衛新閣還沒發表其政綱，我們實在不必重視這樣的言論。中國抗戰的立場是維護領土主權的完整，非達此目的，決不放下武辮。除非日閥徹底覺悟，全部撤退侵華軍隊，中日兩國沒有和平可言。觀於最近日閥加緊封鎖中國沿海交通及西兩國際線路，其無悔禍之心顯而易見，代表軍閥的近衛內閣，不能違反軍閥的意旨別有主張，更屬當然的結論。所以我們對近衛新閣不感興趣，只有加緊我們抗戰的努力，使倭國鬧潮疊起，引到東洋帝國的總崩潰！

美國大選與遠東

羅斯福總統的第二任期即將屆滿。美國在朝的民主黨和在野的共和黨現在正大張旗鼓，競爭下屆的總統；共和黨方面於六月間在費城推出韋爾基為候選人，而民主黨方面則於七月間在芝加哥仍擁戴羅斯福連任。美國總統為國家的實際行政元首，在憲法規定的範圍之內，可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國會和最高法院的牽制，所以有很大的權力。且自歐戰擴大後，法國屈辱求和，英國單獨作戰

，似無暇東顧，在遠東有舉足輕重的當然是美國和蘇聯，因是，美國此次的大選更值得我們重視。

同時，本年杪，美國參眾兩議院亦作部份的改選，無疑的，對於外交政策，不論遠東的或歐洲的，都有很大的影響。不過國會對於外交權的控制究竟不及總統。因為總統常取得主動的地位，除了條約須經參議院三分之二以上的批准外，其餘關於外交政策的執行，及不違反美國現行法律和美國與其他各國所締訂的現行條約外，總統是有很大的自由的，所以總統的人選是對美國的國策有很大的影響的，在這混沌狀態中的遠東局面，我們期待着正義公理的呼聲時，對於美國總統的競選我們當然不能不重視。

歷來美國的遠東政策，在法律上的基礎是以九國公約為骨幹，換言之，即維持中國門戶開放，主權獨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這種政策不論是民主黨的執政者，或是共和黨的執政者，都是遵奉不渝。所區別者祇是美國遠東政策的有時積極和有時消極而已！但從歷史上看來，對於遠東政策有具體和積極成就的，却是在共和黨的執政時代。例如：共和黨哈定時代的召集華府會議，九國公約因而底成。胡佛時代史汀生國務卿所揭櫫的不承認主義，至今仍為各國所景從，相反的，所謂承認日本在華有特殊利益的蘭辛石井協定却發生在民主黨威爾遜總統執政時代。就是羅斯福總統執政以來，對於外交政策亦都是循規曹隨。論者有謂羅斯福總統受了反對派和中立法的牽制，致不能儘量發揮他的外交權。但我們以為總統對於中立法的通過，正可行使他的否決權；對於反對派的牽制

，正可行使其締訂行政協定的外交權，以爲對抗。但是總統却以整飾內政，施行新政爲重，和受短視的政客所包圍，（但是我們都知道，當日史汀生宣布不承認主義時，美國不景氣的嚴重，爲有史以來所未有。）而致今日東亞的侵略者橫行無忌。

其次，我們就是拿這一次民主黨和共和黨競爭的外交綱領來看，實有多少不同。據芝加哥七月十七日合衆社電：民主黨大會推舉羅斯福作第三屆連任，係以孤立派所主張美國武力應維持西半球爲前提而決定。其中外交綱領中最主要的爲（一）避免捲入歐亞兩洲戰爭漩渦；（二）在法律容許及美國維持其軍事於西半球的限度內，美國對於被圍攻的民主國家，將予協助。反之，共和黨所提出的外交綱領，據費城六月卅日合衆社電，則其最主要的爲（一）在不參加歐戰的原則下，竭力贊助聯軍；（二）對於遠東不直接與日本發生衝突的原則下，採取強硬的政策。兩相比較，則見共和黨對於遠東特別提到，而民主黨所提及的「被圍攻的民主國家」以僅係對英國而言。對於遠東政策的將來，仍將保持其目下的態度，我們試觀國務卿赫爾後來對民主黨所提出的外交政綱所發表的談話也可自明。他說：「余甚贊同民主黨的外交綱領，因其與現行政策相符」。（見華盛頓七月廿日合衆社電）。

目下我們不敢斷定共和黨競選將獲勝利，但是共和黨自胡佛下台後，不「執勞」者將及八年，他們必以全力競選，極力避免黨爭，以求奪回其在國內失去已久的政治地位。這一次共和黨不推舉

黨內的中堅份子，如塔夫脫，杜威，凡登堡，而舉黨內歷史較短但在國內有聲譽的拿爾基，其原因多係在此。至民主黨方面，我們意料若羅斯福再度當選，則其所得票數，恐不及一九三六年第二次連任時的多數。因為飽受自由和民主思想的美國人士對於打破輝聯三任的傳統，大都認為是違反民主精神的；其次民主黨內尚不乏反對新政者，這可見新政並沒有如宣傳者口中的美滿。

美國在朝和在野兩黨刻正在熱烈作競選的準備。我們正期待着美國大選的來臨，不論民主黨，抑或共和黨得勝，我們都希望美國對遠東政策有更積極和更明朗的表現！

給近衛以當頭棒喝

日關自陸相畑俊六一語嚇到米內，近衛又重作馮婦，這幾天來近衛內閣似乎已經排演好了，不過這些角色，都是日本政治界第二三流的人物；大家都明白近衛是一個「有頭腦沒意志」的統帥子弟，當置溝橋事變的時候，他不能够屢止軍部的專橫，鬧了這場大禍中日戰爭，到了現階段日本內閣的屢次崩潰，已反映出他們對內對外的一番莫展，如今組閣大命又重降在近衛身上，他那里有經天緯地的能力，挽回日本終於敗滅的劫運，我們只看他組閣的困難，無疑的是仰伺軍部首腦的鼻息，越發走上極權國家的路吧了。

自平沼出馬，以至米內場合的幾個內閣政調，莫不以「結束中國事變」為標榜，結果不特中國事變一些沒有結束的象徵，反而日本政治新花樣已翻了好幾回，所謂愈翻愈不像樣子，現在近衛又復給軍部牽着鼻拉了出來，依然是以收拾中日戰爭為第一要義，他這套陳腔爛調，那里說得起勁！最近據路透社東京電：『本月廿五日內閣會議，已協定一種所謂四項重要國策：一，致力國防之補充；二，注視外交政策之革新；三，建立戰時有計劃之經濟；四，推進企劃院所計劃之教育革新方案』。以上四項，經日皇正式批准後，將可於下週頒布，日閥現在所最急切而徬徨的，不是對德義的『軸心』密切聯絡，或對英美的交涉取較『強硬』態度，或考慮『介入』歐戰諸問題，却是要用什麼方法『解決中日戰爭』的問題，近衛在登台之前，必極其苦心焦思，以謀這個問題的完滿答案，不過日本政治向來是受軍部支配的，及日閥侵略中國的戰爭發動以後，軍部的事權，更落在中下級軍人的手裏，那些沒有遠大政治眼光的小軍閥，已經形成『悍卒驕兵』的力量，怎樣肯服從內閣的指揮，所以近衛想結束中國事變，恐怕也和米內以上幾個內閣一樣沒有辦法。

日本如果不能拔出深陷中國的泥足，他永遠不能翻本，再圖『介入』歐戰，而擷取擱在眼前的利益，同時日本發動侵略中國，計到現在，已經有一百五十多萬兵放在戰場上面，我們這三年的抗戰，是『予打擊者以打擊』，像 蔣委員長長說：『我們所用的是磁鐵戰，把日閥的軍隊擷住了』。他們不特戰必終於失敗，就是想媾和也無從說起，我們外交部已經鄭重聲明日本如果不撤兵，就沒

有言和的餘地，政府已堅決地表示繼續抗戰，直至達到我們的領土主權完整，和民族自由獨立的要
求爲止。這樣日本雖欲結束中國事變，也沒有路子可走了！據路透社重慶電：『蔣委員長在最近之
七中全會，國防委員會，國府紀念週中，以及最近在滇緬路封閉後所發表之聲明，均明白而確切地
聲明無論國際局勢如何演變，中國將不考慮和平之建議，且將繼續抗戰』。至此半月以來正囂塵上
的和平風謠，於是一掃而空，連關心中國抗戰的友邦，也有重新考慮其試探中日和議的價值，那末
，近衛的結束中國事變幻想，等於癡人說夢。

難產的日本內閣，此後遭遇的厄運，豈止平沼，阿部，米內，幾個首揆的困難，世人有以『解
鈴繫鈴』的期望屬於近衛，真的盲目而亂嚷！同時我們抗戰的外交政策，并不因環境複雜而有所遷
就，質言之，我們希望美蘇加緊援助中國抗戰，同時與英法德義維持敦睦的邦交，大家都很認識清
楚，我們的唯一深仇大敵，只有一個豺獐面目的侵略者——日本軍閥。

敵人南進的彷徨

近代戰爭，已使武器，戰略與原料三方面，發生了急遽的變化。第一次歐戰時，雙方主要都是
使用重砲，機槍，誰的砲多，口徑大，子彈儲藏充實，便是誰佔勝利。第一次歐戰結束後，克雷孟

被雖有電報給威爾遜總統，盛稱石油的重要，法國有名的政治經濟家達賴希，也力言「那是汽車壓倒火車的勝利」。但我們知道飛機，坦克車，在那時却並沒有多大利用，充其量，也就是作為消極的偵察與破壞鐵絲網的工作而已。所以第一次歐戰，可以說是雙方的鐵與煤的多寡競爭。

飛機與坦克車大量的積極使用，還是最近的事。德國這次摧毀波爾，挪威，荷蘭與法國，全都是依賴上列一種或兩種武器的功效。故現各國的軍事專家，一致認為石油與樹膠的重要性，即不超過煤與鐵兩種主要的戰爭原料，至少也已到了不分軒輊的地步。何況戰略往往要由具備的武器決定，而武器則完全要看原料，所以誰擁有較多的煤，鐵，石油與樹膠等等，誰就可在戰爭中取得較大獲勝的成份。因此在軍事戰之前，又有原料爭奪戰。前時德英在羅馬尼亞的經濟戰與外交戰，簡單說一句，雙方都想控制羅馬尼亞的石油。蘇聯對土耳其的援助，也無非是爲了想保護巴庫油田的安全。但我們此刻且撇開歐洲的事不談，回過來看看東亞的戰爭原料怎樣？

在東亞，除掉煤和鐵散佈在各處外，樹膠與石油這兩種重要戰爭原料，恰巧以荷印爲最豐富。荷印的樹膠，錫，石油，敵人見了固然是垂涎欲滴，美國也視同生命線。所以，美國在探悉德國即將攻擊荷印以前，即刻調了一部艦隊留駐夏威夷，以確保獲得荷印樹膠與錫等原料的自由，如預防敵人或將施行封鎖的警戒步驟。然美國決不容許荷印落入其假想敵人之手，在道義的理由外，更有有力的事實證明。

照荷印政府一九三七年的統計，那一年輸美的樹膠共十六萬三千六百六十七公噸，輸往敵國的共一萬五千二百二十二公噸。荷印的錫，在一九三六年輸美共三千零七十公噸，輸往敵國祇八十一公噸。全年石油輸美共八千五百四十八公噸，輸往敵國則達四十九萬七千零零二噸。從上列數字，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對荷印的樹膠特別需要，敵人則仰賴荷印的石油甚殷，特別是今日歐洲的石油，敵人已無分嘗殘羹的希望，而美國最近又明令實行廢鐵與石油的禁運，敵人將荷印石油，看得如何的重要，是不難想像的了。

因此之故，早自荷蘭被侵，敵人無時無刻不想擄奪荷印。今年六月中旬，敵人突然謠稱漁船被荷印飛機掃射，提出嚴重的抗議，當時形勢，頗有箭在弦上的樣子。可是就在那時候，美國政府也就發表了不容改變太平洋現狀，特別是荷印地位的聲明。敵人看看形勢不對，最後還是自己轉了舵，一天的陰霾，重又烟消雲散。但是自從美國實施廢鐵與石油禁運以後，敵國慣會吹影吹聲的報紙，忽又大言不慚的說，要對美施行反封鎖，斷絕荷印原料的供給，以資報復等等。同時荷印的一個日本僑民，又說被荷印兵士毆辱。製造藉口，本是日本人特有的「天才」。大概近衛看到英法在遠東已經軟化，此後也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單獨對美了罷？要是敵人能夠將美國真的喝退，他的南進政策，照敵人的如意算盤，便可以暢行無阻了。

要是萬一敵人真能擄取荷印，他不單可以利用荷印許多特產，迅速挽救因對華戰爭而瀕於破產

的財政，還可以壟斷樹膠與錫等其他輸出，強迫美國將廢鐵解禁，強迫蘇聯給予額外的漁場，及增加重要礦砂供給等讓步。同時更可以使英帝國在遠東的殖民地迅速的喪失。不論在戰略地位上，在資源上，在經濟上，荷印都是整個南洋的重要鎖鑰，那是誰都明白的。

那末，日本人爲什麼還不武力攫奪，祇是一味的裝腔作勢，虛聲恫嚇呢？一句話，荷印問題並不像表面上那麼簡單。美國不能坐視荷印隨便的被暴敵佔領，原因已見上述。英國對暴日在其他地方可以作更大的讓步，可是荷印的佔領，等於將新加坡印度等東方利益，一古腦兒奉送。英國的艦隊實力保存一天，怕就不會有那麼慷慨的一天。更現實的是，祇日本的海軍陸戰隊，要確實的佔領那麼一片地方，實力也就太嫌不夠。陸軍部已陷入廣大中國的泥沼，拔不出來。而且事實上不單是日本意想中有那麼多的「敵人」，多方阻撓他攫奪荷印。恐怕暗中阻撓他最力的，却還是它心目中的「盟友」德國。德國好輕易賠上許多本錢，把荷爾打了下來。這塊「份內」的肥肉，他肯平白地送給「無功受祿」的敵人，怕希特勒不會傻到那個地步！

但據七月底日本時報稱：「日本各大企業家，有聯合組織南洋研究協會，以增進日本對外商務之意。此協會之任務爲：(一)對於與南洋有關之組織，取得順利的合作；(二)與政府，官方及經濟方面合作；(三)爲政府南洋政策之顧問。有意組織此項組織者計有：同盟社，日本無線電廣播電台，三菱經濟研究所，華南調查委員會，及遠東經濟調查部云。」

敵人的有「南洋研究組織」，本已有了很久的歷史，而且「它調查的詳盡無遺，誰都可以想像得到。但爲什麼至今日，還要不憚煩的再組織此項協會，作政府「南洋政策」的「顧問」呢？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前時的「研究」，還不澈底，所以今日要再來認識一下，不過無法掩蓋的真相，還是敵人的南進政策根本在徬徨，在疑懼，在苦悶。敵人在南洋進一步的冒險，如果僥倖獲售，固然又是一陣「神風」，可是南進要是再像北進的失脚，那末，國脈從此斷送了。

南進嗎？敵人決沒有這種魄力，更沒有這種力量；這是敵人的悲哀！

英日關係的趨勢

英日在遠東關係，各有其內在的矛盾性，彼此鉤心鬥角，而審度其自國利害的關係，以爲外交的權衡，這是無所用其掩飾的；近年以來，兩國不能夠得到合理的解決一切懸案，而必以曲線的姿態出現於外交壇站，其繳結就在於此。

自天津白銀問題談判完結以後，日本在英法聯軍解體之際，突然地再來一個封鎖香港緬甸與中國公路通運的要求，鮮明的是日本以「乘人之危」的伎倆，施於英國。我們知道法國國境窘迫，她所隱忍接受日本封鎖越南路線，是由於祖國的戰敗所支配的，我們無話可說！不過英國一本同情中

國抗戰的立場，這次對日的讓步，雖然有她本身困難的存在，但是日本侵略的慾望，真正不易滿足的，俗說話：『得寸進尺』，這正是日本外交的手法，因此英國雖已屈服，我們只有加倍努力於自給自足的奮鬥，以求貫徹長期抗戰的原定計劃，質言之，縱令日本能以全副精神力圍封鎖我國出海路線；也沒有方法動搖我抗戰意志，與勝利信仰。觀察日本最近對英的仇視，益知『吾說不謬』。

據路透社東京電：『本社記者考克斯，於廿九日自滬被審訊之東京憲兵司令部第二層樓躍下，約有一時又四十五分鐘後。傷重斃命。』這是考克斯在日本『橫被拘捕』及神秘殉職的事實。本來日本非法拘捕外國記者，並不「司空見慣」，自考克斯被捕後及殉職前，日本政府又以一種迅雷不及掩耳手段，逮捕著名英僑十二名，這種駭人聽聞的舉動，據說是日本受德國壓迫的結果，合衆社倫敦電：『日本同日在五個城市拘捕英僑十一名，並未將拘捕理由發表，但據一般推測，咸認為新日本政府突然改變政策所致。並轉載同盟社消息稱：英大使會向日外相抗議，聲言渠雖努力謀改善英日關係，但經此事件發生後，兩國關係勢必更形惡化。』這是英僑被捕最初的報導。又據合衆社電：『日本被捕英僑十一名，現在怎樣處置，均無續訊，日政府仍禁止發表該項消息。』然據卅日倫敦電：『英當局強調否認日方所傳日本逮捕英僑事，係與發現一某國間諜網有關』。根據以上種種電訊，日本的強橫無理，仍然不出於外交的威脅，同時日本所加於英國的壓迫，並不因為英國『遷就』與『讓步』而有所改變，所以我們希望英國在當前的對日方針，必須加以嚴密的提防，和斷

然的處置。

現在英國唯一的對日辦法，只有服從倫敦輿論界的意見，重新「開放緬甸公路」，以爲日本濫捕英僑有力的答復。我們知道日政府自近衛再度出馬以後，所謂新國策的調整，第一步就是加強軸心國的關係，以討好納粹，這次逮捕英僑，據東京有力宣傳，謂英國培植第五縱隊，在日本國內，從事於間諜工作，即考克斯的慘死，也認爲英國有組織陰謀的結果。日本這樣捏造事實，以塗飾世界耳目，英國怎樣能够忍受？進一步說：所謂英日關係，毋寧謂爲「中日事件」的一環。英國政界固已屢次聲明對於遠東政策立場不變，鑒于這次英僑的慘案，日本用意怎樣？真的如見肺肝。我們深望英國確能以斷然的手段，開放緬甸公路，說不定英國強硬起來，相反地日本馬上就要縮手。英國外交決策的「來軫方遑」，尙望切實檢討過去關於英日的調整，有沒有「技術」上的錯誤，並須要重新加以「原則」上的糾正！

發揮自主精神

我們的抗戰，是自力更生的抗戰。這個原則是我們應該絕對信奉的信條。因此，我們對於國際間的千變萬化，祇能認作次要的影響，無論影響的或好或壞，均不足以轉移抗戰的主體。

然而，有些人會對國際形勢的變化，太過重視。往往一則以憂，一則以懼，使我們在抗戰的主觀上紛擾得很，這是不必要的。即以最近國際間的事來說，英國的對日讓步，停止滇緬交通，我們也不必過於悲觀，美國的實施禁運，禁止電油，廢鐵的輸日，我們也不必過於喜樂。自然，並非說這種國際間的變動，可以不加注意，而是說不必過於重視；因為我們的抗戰國策，業已確定，我們的勝利基礎，由於三年來的苦戰，也業已穩固，外線的作，祇是多大的影響而已。而且，國際的縱橫捭闔的活動，是時刻在變動的，我們不能視一時的動態，就判斷其前途。前者因為美國艦隊東移，人心惶惶，但不久不是又回駐夏威夷了嗎？近者英國對日讓步，停止滇緬交通，人心又一度惶恐，但現在因為考克斯被捕的事件，英人不是又要求政府復開滇緬路了嗎？

實在說，就是以對外交通而言，祇要我們的抗戰國策不變，我們的自力更生的信念不移，對於外援，何嘗沒有辦法。越滇不能交通，滇緬不能交通，我們還有西北與蘇俄交通的路線，現在不是已經加強這方面的交通力量了嗎？

退一步說，即使外援完全絕斷，我們也可自力撐持。抗戰三年，我們的一切建設均已突飛猛進。七七三週年紀念，蔣委員長會說：「到了今日，一切武器，多能自製自給，工業材料，早經儲備充足，敵人封鎖不封鎖，於我們不發生絲毫的影響，而且我們是在努力更生中的民族，愈困乏就愈能激勵我們的生產和創造。」

對於外交，蔣委員長也三番四次的說過：「我們的外交是自主的，不受拘束，世界上任何愛好和平正義的國家，都是我們的友邦，國際局勢儘可萬變，我們的方針不變。」

蔣委員長這種昭示，是說明：一，我們是抱定自力更生主義。二，我們現在的客觀現象足以自力更生。這是在國際動盪，風雨飄搖中一個堅強的啓示。

近者由于日本內閣的更動，國人也頗多懷揣惴惴不安的，以爲，這一次近衛的登台，是軍部力量的加強，將更接近德義軸心國家，將更變幹到底，實行南進。這對於我們抗戰的前途不無影響。此實由于信念不堅所致。「哀莫大于心死」，精神的頹喪，意志的動搖，才是我們當前的阻礙，苟能益加淬勵，齊一心志，雖前途發生再大困難，我們抱定「以不變馭萬變」政策，一切困難，也當迎刃而解。其實日本這次近衛的再作馮婦，不啻說明日本政治的更趨無力，軍閥的更趨擴張，其勢非至「焚衣及身」不止。這正是日本無可奈何的最後一逞的辦法，這正是日本崩潰的前奏。至于日本欲加強軸心國家的聯繫，其中矛盾之處也很多，軸心國家一時固未必肯予日本以在東方的利益，而英美也不能就放棄了遠東的門戶，我們與其謂日本加強外交攻勢，無寧謂爲日本此舉反足刺激英美，而足警醒民主國家的覺悟，轉而對日會取強硬的態度，美之實行禁止電油，五金廢材的出口，也可說美對日進一步的強硬的表示。

至於「和」論，當然更不成問題，蔣委員長已屢屢聲明「除非日本退步，否則中國抗戰一日不能

停止。」日本如欲解決中國事件，自不能打如意算盤，我們的抗戰立場不變，日本是無所施其技的。總之，「以不變馭萬變」，我們對於國際間的動態，可不必視之過重，我們必須發揮自力更生精神，堅定心志，以應付此艱難的局勢，從而求抗戰的最後勝利。

請美國行動起來！

事實很蹊巧：正在近衛新內閣走馬上任，竟弄種種猷媚軸心，排斥英美風姿；又恰巧在英日協定，封閉滇緬路，克萊其大使復表示「改善英日關係」的時候，握有東西兩大洋至高權威的美國，又在七月廿五日，由羅斯福總統下令，禁止汽油廢鐵出口。這雖然表面上是出口許可證制度，而為美國自己國防着想的動機；但無疑的，顯對德義日，尤其日本的一重更大的打擊。故消息傳出，無怪日本狼狽萬狀，視為「嚴重事件」；而華盛頓外交界的觀察，更認為此舉「特別目的係在對付緬甸公路的封鎖」了。

日本軍閥用作侵略戰爭的軍火，有百分之七十來自美國，其中除飛機之外，最主要的就是石油廢鐵；故日閥屢次轟炸中國平民，及蹂躪美國在華教堂財產，實際就是美國所供給的飛機炸彈。美國朝野對於此點非不自知，乃先由政府勸告軍火商人道義禁運，無如少數商賈利慾過重，日閥扒吸

無孔不入，終鮮實效。直至本年六月三日，羅斯福總統順應一般輿論，才於廢止美日商約生效之後，再禁「國防上必需材料輸出」。自然這是對日實際制裁；但終以上項禁令，正如華府路透社上月廿五日電所謂，「以往政府並未對汽油及廢五金屬之出口採取特許制度，曾引起此輩人士（指華盛頓注意遠東情勢之人士）之詫異」；故須至廿五日始「感覺相當滿意。」不錯，事實上美國禁運確自這天，才算真正開始，只要看這次日本方面的反應特別來得慌張震駭，便可知上項禁令確不同紙上談兵可比；而且已正打中了日閥心坎，其所予打擊力量之大，相信於制裁侵略效果上必能收穫空前未有之偉績！

但是！我們所興奮的，與其謂全在我國家利益觀點，無甯說由於羅斯福總統世界眼光的敏銳。羅總統對世界正義和平秩序維繫，年來苦心孤詣，有目共觀，尤其身處孤立氣氛包圍中，能善自運用環境，且力排衆議，堅持其立場，迭次作譴責侵略制裁暴亂之偉舉，早引起全球民主國家及弱少民族之嚮往與共鳴。總統曾說：「和平非僅賴希望與空言可以求得」，我們觀察總統邇來一切外交措施，確朝着這個宣言邁進。我們祖國的抗建偉業，固因此獲得美國精神的物質的聲援不少，而美國能在世界動亂侵略兇饑愈燃愈熾的今日，迄能保持光榮中立，與強力鎮壓東西兩大洋一切可能發生的驚濤險浪，使美國聲威權力，不致在優柔寡斷敷衍因循下動搖；相反的，正因美國絲毫不肯放鬆的作風，而更加樹立起聲威，鞏固原有合法權益，始終把握住世界穩定的力量，這不獨是美國外交

的成功，亦是世界公認屹立不泯的表現！

然我們猶有未能已於言者：美國迭次對侵略國家的誇人偉舉，雖於日本這種欺軟怕硬的小人，是最有效方策；但我們為求澈底達成美國制裁侵略，發揮正義，與夫維護本身權益，保衛世界現狀的任務，尚擬根據現實，提出兩點，以請命我友邦：

第一，美國這次禁運廢鐵汽油，固顯然係承襲以往反侵略立場，順應全美有識人士對日憎惡要求，并抵制日本最近對華封鎖；顧類此行動，並非首次創見。然過去所以每使「雷聲大雨點小」，禁運雖然高唱入雲，實際仍不免源源運出，繼續「濟糧資盜」，無可諱言的，美國一般短視商人，及孤立勢力，未能忠實執行政府命令，實屬咎無可辭！按上月廿二日華盛頓合衆電所預傳，美國有意對日禁運的電訊，內稱：「過去久已有若干私人或團體主張禁止廢鐵輸日，但國務部不願出此一舉，因其在法律上缺少充分理由」；國務部所以「不願」當然因有某種勢力阻撓；那麼這次總統既已明白指出禁運物品，例應對一般朝野更富拘束強制力，自不待言。所以我們希望美政府基於「言出必行」的觀點，務必再臨以最剛毅決心，以使禁令澈底奉行，完全兌現，此其一。

第二，日本視美國的油鐵既同生命線，一旦斷絕，其老羞成怒報復搗亂，勢為必然後果。據東京廿八日電：「日為應付美國禁運，擬將「中國門戶關閉，並阻止荷印之樹膠等物運美」。顯然的，這是配合着所有日系報紙囂張謾罵而起的虛聲恫嚇。事實上日本如果有「關閉」和「阻止」力量

，早已不等到此時！美國在遠東有七萬萬以上投資，其政治軍事經濟力量，原為日本最大眼中釘，對此種利害曲折，宜必知之最審，然觀於最近日閥在上海對美僑之欺壓，與美國遷就，固然這是美國大事不通融，小事可馬虎的正當態度；然又據合衆社上月卅一日華府電傳「聞出口許可證權力係以每小時計算，如日本在遠東不過事聾張，則美國亦可不予斤斤計較」。又云，「美果對日禁運，則亦不十分重視日本之任何報復」。則美國於堅決情緒之中，竟尙留圓滑週轉餘地。我們對於美國既經明言禁運尙留隙洞使鑽，固然在美政府立場，自有苦衷，但以期望美國行動之殷，不得不寄其關切之意！我們認為美國不致「重視日本之任何報復」且亦無「重視」理由；自只有無所掛碍，放手做去，以免被狡猾的日本小覷，而招致「九仞一簣」的危險！此其二。

美國確已臨到重大試驗的時期了！除非自甘暴棄，並連美洲的領導地位也願失去，即是主動而堅決地做起太平洋的安定力量來。至目前為止，美國由其賢明當局領導，固正在照後者的大道邁進；但我們為瞻望美國上項政策真正實施，及對日制裁貫徹，要請美國切實按照預定方針，迅速行動起來！

死去的國聯

當本年五月十七日，德國正加緊進攻荷比之際，國際理事會的永久會員有五分之四被迫停止職

務或辭職，於是這個有理想無行動的唯一國際組織便成爲歷史上的陳跡。在這年頭，一兩天內可滅亡一小國，旬日間可摧殘一大國，人們的脆弱的神經已經被劇烈的變動刺激得麻木了，所以有名無實的國聯的解體，本是意中事，用不着大驚小怪。雖然如此，我們對於這個具有二十年歷史的組織不能不說幾句話。

國聯本是美國威爾遜總統倡議的，立意未嘗不善。可是當他要變成具體的時候，美國却不加入。這個意料不到的打擊，使國聯陷於先天虛弱的痼疾，以後雖圖振作，然虧損的身軀，究難負荷重任，因循苟且，毫無作爲，識者早知不能持久，至少不會發生什麼作用。

然而國際彌天的大錯，却在「九一八事變」時放過這個黃金的機會。中國是維護盟約的國家，日本是破壞盟約的國家，當日闖入寇之始，中國函電交馳，呼籲於國聯。假如國聯能在那個時機，作一鳴驚人之一舉，向日本作嚴正的表示，不但國聯聲威可保，日本匿跡銷聲，即此後十年間遠東和歐洲的紛亂和戰爭也可消弭於無形。不料操縱國聯的三三列強，徒慕虛名，不務實際，善對侵略者錦上添花，不向被侵略者雪中送炭，養虎遺患，自貽伊戚。後來雖遣派李頓調查團到中國和日本來「玩」一頓，並寫了一本報告書，然而那種道三不着兩的東西，於事何補。

一九三五年冬，慕素里尼師日閱的故習，侵略阿比西尼亞。當時國聯的幕後人頗有實行經濟制裁的意旨。惜那次行動，既乏誠心，又少毅力，加以幕後人彼此不能合作，結果反助義國併吞阿比西尼亞。

侵略者的追求是沒有滿足的。你越怕他，他越加緊進攻，希望得到第二次的報酬。自義阿事變結束後，日本即準備向中國作有計劃的大規模的侵略。到了一九三七年，日本佈置就緒，於是找個不成理由的理由來發動事變。幸虧中國當局澈底了解「九一八」事變的教訓，只有反抗，絕不投降，更不敢乞憐於國聯。否則，和戰不決，坐失機宜，大勢已去，悔之何及。

總之，國聯的大錯誤，就是更維持尊嚴，可是一點也不肯犧牲。這顯然是無法避免的矛盾。

然而國聯並不是毫無好處的。平心而論，在政治上國聯是個大失敗，在文化和衛生這方面它却有相當的成就。我們只看這次歐戰未爆發前，國聯對於禁烟，衛生，勞工，經濟調查的努力，實在不能把它的功績完全抹殺。尤其可喜的是：在國聯的研究室裏，國家民族的界限不大明顯，當上司的法國人可以駕馭僚屬的德國人，同時高傲的英國人也肯低聲下氣地聽從希臘人的指抑。重要文件或書籍，即刻譯成若干重要文字，這些文化上精神上的合作，是未來人類的福音。可恨侵略者的暴力不准它繼續努力，而根基薄弱的國際組織，怎經得起狂風暴雨的摧殘。

先天不足，後天虧損，國聯的命運，早就陷於存亡絕續的境地。惜國人認識不足，覺悟太晚，致斷送許多寶貝的光陰。現在國聯解體了，威爾遜總統的理想毀滅了。在若干時間內，國際間的掠奪競爭的行爲一定比從前更劇烈。萬一死灰有復燃的一日，我相信國際的任務一定是單純的文化合作，不問政治。

爲英日近事告英當局

二四八

上月，英國徇日方要求，暫時封鎖瀋陽路三個月。此種違反公法條約和國聯決議精神的舉動，國際間正義人士本已對之抨擊無遺，我們亦早已指出日本的步伐是得寸進尺的，它們的野心決無蹙足，何況動輒還以「東亞主人」自稱，它們的目的是要根本排斥列強在遠東既得的權益，這種抱薪救火的做法，顯然是極端危險的。

果然不出所料，倡議「新政治體制」的近衛上台以後，標榜加強軸心關係，在東京大興獄訟，波及英僑多人，而同時更有加強反英運動的趨勢，「改善英日關係」，料不到招致殘酷的後果，所謂「懷柔政策」，無疑的又受了打擊。

本來在通常情形之下，一個國家逮捕和審訊外僑，如係出於法律上的原因，原很平常，且亦爲國際公法所容許，故除要求合法的審判外，並不足妨礙兩國的邦交；但是這次英僑的逮捕，顯與通常事實不同，而顯係日本借題發揮；路透社駐東京代表柯克斯等被捕，據說是有關間諜嫌疑，而牽涉政治的瓜葛。且柯克斯之死，竟謂在訊鞫時由渠躍窗自殺所致，這可見經過閃爍，亦可見情形嚴重，我們自不能說這是國際間很平常的一件事。

那末，此次日本謬舉，竟又含有何種意味呢？我們在此，願指陳兩義：

第一，自一九〇二年英日同盟，因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海軍條約而失效以後，至今英國朝野人士尙有迷戀昔日舊夢者，雖然他們因時代的演進，而不同其用意；前時在謀共同開發遠東利益，而今則在一面滿足日本要求，一面希冀日本能尊重其在遠東的利益，其次則在從憑日本脫離軸心關係，使英國在歐洲作戰沒有「後顧之憂」。但是日本早確定了她獨佔東亞的國策，和看穿了英國騎牆的政策，故終於將一九三二年對西門外相保證英國在中國既得權利不被侵犯的諾言，輕輕的背棄，而去年張伯倫與日方妥協的天津協定，亦不能減少英日間衝突的嚴重性。就是在最近滇緬路封鎖協定墨濱未乾，英國正希望日本能够從此「就範」，相安無事，而日本拘禁英僑事件又紛至沓來。由此觀之，英日合作有何復活的可能？我們早已指出，英國對日外交關係，若果仍是循着懷柔政策的窠臼，其結果亦必弄成如「歐洲明與會議」後今日的結局。

其次，日本這次濫捕英僑，指英國爲「敵性列強」，妄加人以間諜罪責，適發生在近衛登台，揚言加強軸心排斥英美的时候，我們認爲這是日本犧牲英美利益以獻媚德義，表示討功的意思，這只要看日閥邇來在遠東中國上海平津青島各地所製作一連串的對英美糾紛，與力圖對德接近奉承的事實，可信其爲有計劃的陰謀，而證上述判斷不訛。我們早已指出，日本對歐戰固無「介入」力量，但一再「誤點」稽滯其趁火打劫企圖，它們的野心始終是如火益熾的；尤其着眼所謂「東亞門羅主

義」，潛冀利用德義的青睞，而要挾英美，雖事實上德義亦知日本一雙泥足深陷中國，不能自拔，而不會理睬，但日本最近的外交攻勢，確是循着這條路線，但可惜英國又上了它的當了，封鎖瀋陽路，徒然阻礙了祖國對英寶貴的同情與友誼，却又換得著名英僑坐牢侮辱慘死。日本這種信義掃地，冷酷奸滑的猙獰面目，自應使英國從此完全認識了吧。

所以，我們在此敢再向英當局進言：英國目下在遠東施行的政策，決非容忍讓步侵略者可以濟事，說淺白一點，就是非「損人利己」的方法可以達到目的的；這不特對英國自己本身無利，抑且其結果祇會延長東亞侵略者的凶焰，而於遠東的前途反助長其禍亂。至於我們抗戰的國策，始終如一，當不為外力所變更，故英國如欲維持在遠東合法利益，除了決心加強援助中國爭取獨立自由，並共同打擊日本外，簡直沒有第二條捷徑！我們於此次柯克斯氏的殉職，既表示其誠摯之哀悼以外，深願柯氏之死，將使英國重估其遠東外交方針；更因其政治警覺的提高，而從此決定其積極制日的國策，一改以往游移姑息的錯誤，則柯氏之死為不虛，而英國遠東政策確定，尤足使英國早日恢復其在遠東及世界之聲威與光榮。於我祖國抗建之禱補，固猶在其次也。

評近衛內閣的基本國策

日本歷屆內閣組織不久，都照例發表一篇施政方針，特第二次近衛內閣，不發施政方針，定下所謂基本國策，這在名稱上，已够惹人注意了，到底近衛準備在日本內政外交軍事上樹立怎樣地遠大長久計劃呢？

吾人在未批評這「基本國策」之前，應先明白，這是近衛內閣經過了好幾次的討論修正，其間有許多地方，容納了他方意見，把近衛原來很尖銳的見解，修得圓滑了。

近衛於七月十七日拜命組閣，二十三日發過一度廣播，向國民說明本人決心改革政治經濟和外交，同日下午又接見新聞記者，表明他對「中國事變」的強硬態度，總之近衛二十三日的廣播和談話，有下列兩點可以注意：

(一) 指出政黨兩大弊病，暗示今後將根據「日本主義」，創一新黨，以為內政改革之基，并及于經濟之改革。

(二) 明言日本要指導世界的變化，靠自己力量，造成世界新秩序，暗指日本應準備加入德義陣線，發展歐亞兩洲的新秩序，形成世界的新秩序。

自二十三日起，至八月一日，其間費了八天功夫，商量結果，乃變成如左的基本國策要綱：

△根本方針 要根據八紘一宇的精神，「促進世界和平之確立」造成「世界新秩序」的話，至此改用「世界和平」的字樣；加入德義陣線一事，顯示徘徊姿態；松岡一日談話，亦言暫時仍遵守

不介入政策，所謂強硬外交，用語已有分寸，硬的程度，於此可見一斑。

△國防及外交 儘量充實國防，儘克施行根本方針，外交重心在完成「中國事變」，目標是在建設「大東亞新秩序」；查二十三日明言，本近衛聲明的精神，處理事變，現已不提「近衛聲明」四字，不重彈扶植汪偽組織的舊調，於此反證近衛處理事變的方式，不無準備變更之意，這是近衛容納海軍財閥主張之一證，松岡解釋「大東亞包括越南荷印在內」，這是他所注重的外交對象。

△刷新國內體制 根據國體本義，一新廢政，確立國防國家之基礎，所認為實現之條件如左：
（1）貫徹國體本義，表示仍以皇室為中心，這就叫做日本主義，在日皇之下，施行國家社會主義，示與歐西的法西主義有別。

（2）確立強有力的新政治體制，第一確立新國民之組織，重新組織各界人民，第二確立議會翼贊體制，即就議會各黨各派，合成一新黨，務使議會立法機關與內閣聯成一氣，第三確立新官界體制，旨在扶植新官僚。

（3）確立國防經濟之基礎，細目有九項，最重要者，第一以日「滿」華為一環，實欲以日本支配「滿」華及南洋，形成大東亞的經濟圈。第二官民協力，進行計劃經濟，因為大財閥反對新官僚包辦經濟統制後，所以有「官民協力」之言，這是近衛對大財閥讓步處。第三財政計劃及金融投資，以發展綜合經濟力為目標，第四適應世界新情勢，刷新貿易政策，這兩項亦是與大財閥妥協的

兩大門徑。

（4）培養國民資質及體力向上。

（5）實行國策時，避免人民犧牲及不平均之現象。

就上列各點觀察，所謂基本國策要綱，其內容，及其目標，以及遷就海軍，妥協大財閥的地方，大概可以明白了。近衛在二十三日廣播之時，原有虎生三日，氣吞全牛之概，所謂政治新體制，好像真要根本澈底改革，結果何以會變到如此田地呢？因為日本銀行總裁結城，是金融財閥的總代表，亦曾于二十三日談話，謂：「外交政策如何，實國家興亡之所繫，希望調整各方之情報網，于明確遠大的觀察下，確立不動的外交方針。……從來軍事政治間，不免有跛行狀態，新東亞建設之現階段，僅由軍事之前進，既不能處理，望軍事政治打成一片并進之」，結成這幾句話，非常有力，針對着近衛和陸軍的主張，基本國策要綱，所以會修得比較圓滑，其內在原因在此。

中英友誼的珍惜

英前陸相倍立廈，最近於倫敦星期報世界新聞，著論「滇緬路封鎖問題」，大意希望中國抵抗日本之力量，並不致因封鎖而削弱。其中最扼要而動人者有云：「滇緬路的封鎖有兩點最可考慮；

第一，在道義上，對於一個與英國立於同樣為自由獨立而奮鬥的國家，且同樣需要從外面供給充分軍火的國家，如何可以不因封鎖而受到重大打擊。再則就事實論，一個如日本那樣野心國家，是否能因我們片面的寬大，就可以使其就範，將其侵略政策自行修改。假如可能，我們的寬大，要為有相當收穫，否則我們所受損失，實甚重大」。

倍氏在該文中還可注意的，還說：「日本或將誤認我們寬大為示弱退讓，而得寸進尺，作更大要求，而向來消耗日本實力，並為緬甸作有力前衛的中國，則無疑將大受影響。」其結論乃謂：「凡欲對法西斯，或準法西斯國家，以寬大方法取得和平者，其結果必失望」。

我們讀到倍氏上面這段名言議論，除了深佩倍氏目光銳敏，見解透澈之外，同時於中國最近因封鎖緬甸通路而引起的不快情緒之中，不啻鼓起了我們的興奮，更從而感得國際正義不泯，友人同情之可貴。

顯然，倍氏的立場，是援華制日的；而其言論中心，則在堅決反侵略反法西斯，保衛世界和平正義秩序的永存。思想意識，完全準確。無如政府當局為應付環境，竟一時徇從日本要求，致在道義上事實上英國對中國都不免負了某種責任，這我們從上次英日折衝，英國態度閃爍微妙，以及聲明正值雨季，故暫停閉三個月的用意，蓋已可見。果然此次倍氏又作了最坦白公開的表示，證實我們上述理解；然亦足使我們深切體認英國對華友誼珍惜的意蘊了。

英國的處境，目前正和中國同樣在抗戰求生中。方今友敵分明，英國援華卹日，抑助日侵華？其利害禍福，無庸再贅，因為這并不是理論上問題，而十足爲事實所決定。倍氏說得好：凡欲對法西斯國家寬大妥冀和平必失望，果然倍氏言出如神，妥協協定暴濫未斂，直接遭害的中國還未過得如一般理想的打擊，反之抗戰決心更形堅決；而東京的十三名著名英僑，却紛被濫拘刑訊，且竟指若輩爲「間諜的溫床」。遷就，通融，很對得起它的英國，反被加上「敵性列強」的頭銜，事之突兀，孰甚於此？這正是倍氏所謂「日本或將誤認寬大爲示弱退讓而得寸進尺」的應驗，無怪拘捕案起，繼以考克斯死之後，英倫大嘩？一致聲誓日闕殘暴寡信，要求採取報復手段，並重開滇緬路了！

其實，英國上日本的當，即自中日事件發生三年算來，也已够了。每次威脅蹂躪，英國總是一寬大；每次交涉談判，日本的慾望總得過癮，然無奈日本是一隻餓不飽的狗，狗還有義，吃了主人的食，還知搖尾示感，可是日本呢，在英國手裏摠得了幾許非法利益，摧殘了中國及英國幾許在遠東的地位；但天津白銀被奪去了，上海土地卷宗被硬要了，而長江珠江航運迄在霸佔中，天津租界迄在封鎖中，華北各地和日本國內的反英狂潮，依然不斷鼓動擴大。足見對日退讓之非計與危險，固當非倍氏先見，而是嚴肅的歷史教訓。這種歷史教訓一天不切實領受，英國的外交一日無是處，結果「抱薪救火」，非至自焚其身不止！

倍氏在該文中，指出中國爲緬甸有力前衛，與英國站在同一立場，因於英國「親痛仇快」的措

施，使中國抗戰受到打擊，不勝寄其遺憾。但是這裏我們可以告訴英國朝野友人的，封鎖滇緬路，影響中國抗戰固然不庸諱言；但實則損失，英國猶比中國爲重。蔣委員長在滇緬路封鎖當時，曾堅決宣言：「英國如助日逼我屈服，結果必犧牲中國之友誼，且必犧牲英國在遠東之地位。須知中國抗戰三年，屹立不動，決非任何第三國威逼所能搖撼。……如英國認停止我滇緬路運輸，可以縮短遠東戰事者，余復斷言：其結果必更助長遠東之戰禍，而擴大遠東之戰局！」這是不易之理。我們可以告訴英國，我們反侵略抗戰，以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進而重建世界正義和平決心，絕不減於英國目前之英勇。故任何脅逼困難，我們終將發動雄厚無比的人力物力，予以迅速克服。滇緬運輸停閉，雖予抗戰建國影響不小，但我們在交通上可另闢新路，在事實上原已有三年存儲，茲且自能製造，儘可利用豐厚蘊藏物資，力謀充實。即是其他一般物資如汽油工業品等，雖暫時不免感得缺乏，但一方面却可減省了巨量的漏卮。最近全國正從事內地「驛運」的計劃與發展，無疑的，這就是因於滇緬路事件刺激所起又一偉大「自力更生」的表現。無異公告世界：中國是一個人力物力最充沛的國家，也是抗戰求生最堅決的民族。國際運輸減弱了，我們會立即想法彌補；任何困難臨到，我們會迅速克服。提倡「驛運」，正見我們抗戰大業的艱苦；但實質上，除了節約物資，發動人力之外，就是表顯了我們堅忍不拔的精神，給世界正視！

這種事實，相信倍立廈氏，當然很明瞭，賢明的英國當局，也必十分體味。我們就望英國，即

從此次演繹事件得了新鮮教訓起，不能再放過「所餘無幾」的寶貴時機。要有效保障英國在遠東地位，與未來偉大勝利；只有堅定信心，珍惜中英友誼。而最起碼的表現，就是順應內外輿論要求，立即重開滬甬路！則中國抗日力量之加強，即英國在遠東權威之重振也！

美蘇商約延續與日本

最近的國際形勢，又急激地在變動了：（一）羅馬方面盛傳歐洲新經濟集團有產生的可能，（二）日本與英國的關係正在相持中。（三）法屬越南的情形又日趨緊張。（四）德國對於英倫海峽的進攻，尚作戰略上的躊躇，使歐戰又回復到大戰前的沉默時期。

在這縱橫牌圈，乍弛乍緊的國際關係中，使吾人值得注意的是美蘇商約的延續。

據合眾社莫斯科電：關於美蘇商約延長一年的手續，經已實際完竣，美副國務卿韋爾斯在華盛頓同時發表美蘇貿易協定，即將成立，屆時在莫斯科與華盛頓兩地公佈。

這無疑是美蘇進一步合作的表示。按該項協定內容，蘇聯同意購買四千萬萬元的貨物。從中國的立場言，這個商約的延續，無形中加強了兩國在遠東的提繫關係。

美蘇兩國，對於中國的抗戰，一向是同情而加以援助的，他們可算得是「道義的朋友」。即就

最近的事實來說，美國的宣佈禁止電油及五金廢件的輸運，間接予日本以打擊，也可說是幫助我們的一種有效行動。而蘇聯，自日本封鎖滇緬交通後，積極幫助中國開發西北國際路線，予種種便利，使中國加強此一路線的交通，其助力不可謂不大。中國抗戰三年以來，各國對於中國的援助能始終態度不變，且日趨積極者，唯美與蘇。美與蘇的遠東政策，始終如一，不因日本的恐嚇利誘而稍畏讓。這不是其他祇顧自己利害的國家所能做到的。不獨此也，現在世界上無論鬧得怎樣五花八門，但美國和蘇聯，將永不會牽入漩渦，而且將來的遠東或者歐洲的一切複雜問題的解決，無疑是要仰賴美蘇兩國的優越地位，美蘇兩國，已隱然負起世界和平決定的力量。

日本感於美蘇兩國對中國援助之力，同時自覺其一向反蘇反共政策的失敗，於是在所謂「新國策」的決定中，已打算施行「親蘇反美」的外交攻勢。藉以挽救其在國際上孤立的危機，并以圖謀中國事件的早日結束。

這種親蘇反美的詭計，自近衛松岡登台以後，就已實行推動。試看日僑到處展開反美運動，絕不是偶然的；而內閣所頒的新外交政綱，將越南和荷印兩地歸入所謂東亞新秩序的範圍內，日本南侵的急進份子小磯，甚至公開聲明為要實現東亞新秩序，當不惜與美國一戰，這就是日本最近反美運動的進行。

另一面，主張加強輔心國家聯繫的白鳥，大島之流，正在高唱其「親蘇政策」，他們不再提反

共的口號。他們企圖取法他們的盟兄德國，來一個日蘇協定，以迅速解決中國事件，好染指於歐戰，擷利分肥。

第一，日本的親蘇反美政策，無非欲離間美蘇的友好關係。因為美蘇結合，對於歐洲，對於遠東，都可以成爲安定和平的力量，這於野心的日本是大大不利的。因此，想出了這條「遠攻近交」的親蘇反美詭計，并藉此而討好軸心國家。

第二，日本欲解決中國事件，其焦急之狀已不可待。這種親蘇政策，實願向巨恨深仇的國家謀一時的妥協，其作用無非是一種急於解決中國事件的釜底抽薪辦法。

然而，美蘇友好關係的增進，已經從這次商約的延續上表示出來了，依此商約延長的友好關係，不難再圖積極的聯絡，日本的詭計技倆是無所施展的。

日本對於歐戰的黃金機會已經輕輕縱過了。直至現在，雖則欲孤注一擲，實行南侵，但北有蘇聯的虎視，南有美國的鷹眸，日本之所以躊躇焦灼，徒事張揚而不敢貿然行動者以此。今美蘇有進一步合作的可能，這對日本的打擊更大，但遠東和世界的和平，却正有賴。吾人於此，不禁對美蘇兩國致其甚深的仰望。

國民公約

- 1 不違背三民主義
- 2 不違背政府法令
- 3 不違背國家民族的利益
- 4 不做漢奸和敵國的順民
- 5 不參加漢奸組織
- 6 不做敵軍和漢奸的官兵
- 7 不替敵人和敵軍帶路
- 8 不替敵人和漢奸探聽消息
- 9 不替敵人和漢奸做工
- 10 不用敵人的和漢奸銀行的鈔票
- 11 不買敵人的貨物
- 12 不賣糧食和一切物品給敵人和漢奸

僑務

僑胞投資的安全途徑

年來海外僑胞投資祖國，從事開發實業，已逐漸蔚為風氣。如檀香山僑胞在廣東連陽投資百萬墾荒，南僑僑勞團員在渝籌設大規模製藥廠，又在川、筑、滇三地分設複製汽車輪胎廠等等，這都是抗建過程中最可喜的良好現象。

這種踴躍返國投資風氣的造成，可說完全是由於客觀的與主觀的兩種條件的具備。一方面，僑胞的眼光與計劃，不再局限於目前一時的近利，而改從遠處打算，大處着想，另一方面，也是鑒於祖國的情形，比前更為樂觀，担保更為確實的緣故。

現在試再從橫的方面加以剖視，僑胞當前返國投資，實有下列三點的利益：

一、時間上最適當：我國自進入抗戰第二階段以來，業已確實把握勝利的關鍵。在軍事方面，試以近日鐵板五萬餘之陳鄂大捷為例，即可證明我愈戰愈強，敵則陷於每攻必敗，困守必滅的絕境

。在政治方面，敵人雖努力扶植傀儡，妄冀遂其政治分化的陰謀，然在我舉國精神團結下，這種鬼蜮伎倆，曾不堪我輕輕的一擊。我國獲得最後勝利，已毫無疑義。

但抗戰祇是一時手段的運用，建國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今日的抗戰，正是為建國樹一堅強基礎。從另一方面說，我們建國完成之後，就不容敵人再橫加威脅。現時免不了要大量的流血，還是因為從前流汗太少的結果。這是一個殘酷的教訓，可也是一個有益的教訓。現今全國上下，一致埋頭於建國工作，便是認清了國力一日未充實，祖國便一日不安全的緣故。

過去僑胞對於祖國的貢獻，不論是精神與物質，其數量之鉅大，真是難以估計，然究其內容，則類多偏重於消極性質的捐輸救濟，能積極援助祖國建設開發的例子還不多，在這勝利到來的前夜，僑胞挾雄厚之資力，協助當局經濟建設，可說是正合時候，正合需要。除物質方面實際協助不計外，單是給予祖國同胞精神上的鼓舞，已是令人够感奮的——

二、地點上最理想：我國國防的大後方——西南西北腹地，蘊藏極為豐富。即以地下礦藏一項而言，川滇湘各省產煤最豐，鐵則分佈於川東，湘西和貴州。其他像漢江流域的金砂，廣東江西的錫，廣西的金和鎳，湖南的鎳和錳，貴州的汞，雲南的錫，鋅和銅，都是名聞全世界的礦產。至於地上生利的動植物，豐富程度亦不下於地下的礦藏。如川康邊界進邇數百里的森林，西北千百萬羣的牛羊、桐、蠶、棉、桑之屬，都是稍加經營，短期間內便不難獲得倍蓰之利的。

上述地點，不但是氣候與土壤適宜墾植與畜牧，寶藏豐富，勞力低廉，更利於開發與設廠。此外更具備了絕不受敵人威脅，即敵機亦不易到達的特殊優良條件。抗戰以來，上海一埠投資到國防大後方去的資金迄今已達二萬萬元。地點之安全，投資之可靠，即此已不難想見。

三、條件上最優良：我國海外僑胞，總數達千餘萬。若以地域區分，則在南洋者佔百分之八十強。若以職業類分，則二盤商（仲介商）又佔百分之八十強。過去僑胞藉推銷網之完密，土人商業知識之低落，英美商人之不諳當地情形，克勤克儉，尚不難博得蠅頭小利，銖積寸累，以此成家致富者頗不少。然近來此種優勢已逐漸喪失。外有敵商之攘奪，內有土人之競爭，英美商人改與土人直接貿易，而居留政府亦往往苛例層出，百端限制，僑胞之處境日非，謀生遂大感不易。日來歐戰擴大，蔓延更廣，我僑胞話跡之所，泰半皆為交戰國之屬地，運輸受阻，貨物轉稀。即以匯往祖國之安家費用一項而言，在時間與數量上，亦限制綦嚴。我僑胞之些微積蓄，皆係積世之血汗，或一生活之辛苦而得者，彌覺寶貴。故為僑胞血本安全計，亦有從速改變方針，以一部份投資祖國之必要。祖國對於僑胞之投資，已訂有保護與獎勵辦法多種，切實施行，且旁及技術人員之協助，捐稅之減免，運輸上之便利，與文化、教育、衛生上之設備，政府之愛護僑胞投資，可謂既周且詳。而今日僑胞投資於祖國，對個人則為擴充事業，保全血本，對國家則又為協助建設充實國力。一舉兩得，公私皆蒙其益。他日祖國國力充實，僑胞在海外之事業，更可獲得預期的順遂發展。所以投資

祖國，即係保證與發展僑胞將來海外之事業。眼光遠大的僑胞，當能明白這種相互運籌的作用的。

二六四

匯款回國應有之認識

天涯遊子，去國萬里，人遠而心不遠，別久而情轉深，勤勞所得，銖積寸累，無不匯回鄉邦，以盡其「仰事俯畜」之天職。此種經濟行爲，深帶倫理色彩，自非我國民性篤厚文化優越，曷克臻此？雖然，匯款回國，除對家盡孝爲世所知外，尙有對國盡忠之意義，似未盡爲衆所深察，請申論之：

匯款回國，大致可分兩類：其一爲救國獻金，此乃對國盡忠之犧牲行爲，事極明顯，無待辭費。其二爲普通匯款，此種資金之移動，間起於實業投資，多由於家庭贍養，要皆供應私人用途，而非爲公解囊者！款項既未輸入國庫，而謂其與大局安危有關，頗難令人置信。然如明瞭現代金融之機構，則知雖屬私人匯款，對於政府抗戰建國之進行，仍可有大貢獻，其事有非普通人夢想所及者。

就事實觀之，政府長期抗戰，不能不從國外採購軍火以資補充，而採購軍火所值甚鉅，除輸出國產及現金以償付外，尙有賴於僑胞之自動捐輸，是不待言，然僅此數項，未必即能全部滿足所需

：吾人如認爲最後勝利之降臨愈速妙，則對外購買軍火，在質與量方面，愈有增進之必要；因是而需要增加對外購買力自愈甚，如何增加我政府之對外購買力，遂成爲目前重大問題。

於此，有一極簡易之解決方法，即可集中海外僑民對祖國之匯款於政府指定之銀行，而在國內則由承匯銀行之支行或其代理之郵局，以法幣交付吾人家屬或收款人。此時全國流通之法幣，總額僅三十餘萬萬元，以吾國疆域之廣大，人口之衆庶，即增發至百餘萬萬元，亦不爲多。政府如能集中僑匯，即可源源取得國外軍火之接濟，而擴充作戰力量至於無窮大矣。在僑胞方面，其匯款交由政府所指定之銀行辦理，自較爲便捷安全，以視委託小規模之辦莊或信局代匯，佣金既昂，且往往受其倒欠欺給，其利害相去誠不可以道里計！

是以僑匯集中，則國家與個人同受其益。僑胞對祖國匯款增多一文，則抗戰力量即增強一分。吾人謂匯款回鄉有對國盡忠之義者，以此。反之，匯款交由與敵僞勾通之信局辦理，吾人血汗結晶之寶貴資金，遂輾轉落於敵手，彼以吾人之匯款，向他國增購軍火，復用於屠殺我同胞，摧殘我桑梓，事之痛心，莫逾於此！

或以爲吾人所委託之匯兌信局或「金山辦莊」，事實上絕無通敵附逆之行爲，且向來匯款皆由其經手辦理，無不信用卓著，相安已久，何必改作？豈知今值祖國全面抗戰之時期，吾人所遭遇者實開千古未有之變局，如率由舊章，實不足以應變而圖存。蓋依照現行習慣，吾人接濟家用之款項

，多先匯至香港，然後轉入內地。此種匯票存留於香港，或為入口商人所收購，用於償付進口貨價，或由「金山辦莊」換成法幣，交「巡城馬」帶入匯款人之家鄉。如僑匯之用途出於前者，則徒為洋貨進口大開一方便之門，使國府統制進口貿易之法令等於虛設。如僑匯之用途出於後者，則法幣在香港，敵人即從華北華中搜括大批法幣，南運於香港，供應此種需求，藉以套取吾人之匯款，故吾人匯款歸國愈多，敵人染指之機會亦愈多，吾人如不改革匯兌機構，則匯款歸國愈多，危害祖國亦愈甚矣！

是以吾人必須覺醒，慷慨憤，投袂急起，協助政府改革僑匯之機構，消極方面，務使吾人寶貴之資金，不致直接間接「殫敵以糧」，為害於祖國；積極方面，在能集中海外千餘萬僑胞血汗之結晶，每年國幣十二萬萬元以上之鉅款，涓滴皆為國用，加強抗戰力量，早日取得最後之勝利！

史地教育的提倡

最近教育部確定史地教育為今後建國教育之中心，並召集史地教育委員會，通過提案如下：

(一) 編纂中國史學叢書；(二) 編纂中國通史大學教本；(三) 改進大學史地教育；(四) 改進中學史地教材及教學法；(五) 編纂一般史地讀物；(六) 增設歷史研究所，提高歷史教育。簡擇

說一句、教育部對於史地教育，是打從提高與普及兩方面雙管齊下，期之以年，相信有大成效。

天下爲公，世界大同，這本是每個開明的智識份子應有的懷抱。不過在這理想的境界沒有達到以前，國家民族的界限還是不能取消。在這期間，各國應該利用自己的歷史傳統和自然環境來充分發揚民族精神。假如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能發展它的特長，同時開誠佈公地彼此努力合作，那麼民族主義的繁榮滋長，並不妨礙最理想的社會主義的產生。

舉一個例，蘇聯是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但我們細察蘇聯的教育，尤其近年來訓練公民的方法，便知蘇聯完全是走上民族主義的途徑——如崇拜領袖，絕對服從，注重歷史教育，發揚蘇維埃聯邦內各邦（一共六邦）的特性。標榜社會主義的國家還是這樣幹，而民族意識不大濃厚的國家如中國，怎可不用全副精神來急起直追。

據我的意見，今後史地教育的推進，應特別注意下列兩件事：

第一，注重民族英雄的故事；我國歷史這樣悠久，在平時已不乏特立獨行之士，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尤多激昂慷慨英勇沉痛的偉大人物。假如我們能將這些偉大人物的功績，作成歌謠，或編成傳記，使青年學子於閱讀之後，潛移默化，其功效比讀一百部修身或公民教科書還大得多。我國正史的開山祖師司馬遷，就是擅長傳記。你們看他所描寫如項羽是多麼英雄，屈原賈誼是多麼忠貞，游俠列傳的人物多麼重然諾，輕生死，貨殖列傳的人才多麼隨機應變，知商善賈。其他可

泣可歌，可悲可喜，可發憤可鼓勵的篇章辭句更是美不勝收。惜後代的史家雖模仿史記的體例，然見解頗欠深刻，材料稍爲陳腐，而行文又多顧忌，缺少個儘不隱，俊逸豪邁的氣概，弄得可讀的傳記不多。今後我們的英雄傳記的作者，可師司馬遷施耐庵寫生的本領，兼採近代西洋傳記名家——如斯托拉哥，路德維——心理分析的工夫，將我國歷史上的偉人事蹟，寫成系統的著作，這對於歷史教育的補助可一定不少。

第二，注重歷代疆域沿革圖。我們現在所有的領土不是一天兩天得來的，是經過我們的祖宗幾千年不斷的努力後，才有這塊美麗的神州。起初我們的祖宗是局處於現今陝甘一帶，經過多年筆路藍縷，跋涉山川的工作後，我們的勢力才達到中原，再後才擴充到現今的華南。當全盛的時期，我們的勢力是東至於海，西至於中亞細亞，南至於暹羅緬甸，北至於蒙疆，而四夷稱臣入貢的真是史不絕書。自鴉片戰爭後，我們國土日蹙，而近十年來日本軍閥蠻不講理的侵略，使我們的錦繡河山損失不少。我們須知淪陷區裏的男女老幼都是我們親愛的兄弟姊妹，我們不但要克復失地，把他們一個個從水火之中拯救出來，而且要光復我們全盛時代的領土，這樣，上可告慰於祖宗，下可告無罪於子孫。

關於中國疆域沿革史，以前顧頡剛教授所主持的禹貢學會會做了不少工作。可惜該會剛把基礎奠定的時候，便給七七的炮火打光了。我們希望該會不久能恢復工作，重定中國地理沿革史的基礎。

，同時希望有志史地教育的人加入研究，以收分工合作的實效。

國難日深，民族主義的培養真是急不容緩。我們慶幸教育部當局高瞻遠矚，知道提倡史地教育。因此，不辭艱陋，提出二個具體辦法，望當局和社會人士稍加注意。

添設僑胞民教館商權

年來祖國的民衆教育館事業，十分發達，教育當局對此亦是異常重視。按其原由，無非是它本身具備了許多優良條件，正可以彌補學校教育不足的地方，而在推行國民教育的現階段，更可以直接間接的給予莫大的助力。民教館是以整個社會民衆爲對象，努力打入人民生活的裏層，將教育，娛樂與運動混雜一爐，採取潛移默化的方法，作推動社會進步，提高民衆素質，供給正當娛樂和訓練團體生活的工作的。

民教館事業的範圍，本十分廣泛，可是歸納起來，仍不出德、智、體、羣、四大類。

民教工作最高的目標所在，當然是培育民衆高尚的道德，如提倡新生活運動，提倡我國固有道德，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都是將我國的一般敷衍、奢侈、污穢、散漫，自私等墮落劣根性逐漸加以改造，使其成爲負責、清潔、團結、急公好義等向上的蓬勃朝氣。

民教館在智育方面的工作比較具體，亦較為複雜，如館裏應該有書報雜誌的設備，供給民衆隨時瀏覽；裝置收音機，備民衆聽取時事，教育與音樂的節目；更按時的舉行有系統性的演講會，使一般人可以獲得更豐富，更切實的知識。此外更可隨時舉行書畫展覽，音樂會，棋類比賽，使民衆可以利用暇時獲得正當的娛樂與消遣。

體育部門是調劑終日伏案生活與鍛鍊體魄增進健康的，這兒一個必須附帶的條件，是民教館隣近必須有體育場的設備，最好從小孩玩的鞦韆到運動家所練習的器械，從桌球到足球，都能全般具備，場地既大，種類復多，這樣來運動的民衆既可以不抱向隅之苦，更可以揀他自己所喜歡的運動，民教館還可以按照運動季節，主辦各項運動比賽，鼓勵民衆從競爭中鍛鍊成強健的體魄，從鍛鍊體魄中再造成運動家的精神。

羣育方面的工作也十分重要，我國人最普遍的壞脾氣便是自私，缺乏團結，欲使民衆能够團結合作，最好是從推動利害相共的工作入手，譬如防空運動，消防工作，滅鼠運動，預防惡性流行病工作等等，此外還可以利用民教館禮堂，作為慶祝國慶等節日的場所，地方上的公益事業，民教館可以推動的應當儘量的推動，使民衆無形中過慣了團體的生活，養成愛羣的習慣。

民衆教育館的重要與功用，已如上述，可是有八百多萬華僑的南洋，現在還是連一所僑胞設立的民衆教育館都沒有，它的至今沒有產生，似乎並不在客觀環境有何阻礙與困難，主要的原因，還

在沒有僑胞領袖的有力提倡，其實設立民教館，（若以一大城市設立一所爲標準）在經濟與人才方面，僑胞都不會感覺到如何的不便。或是利用現時僑胞設立的閱書報社與勵志社，（據南洋年鑑的統計，全馬來亞共有三十二所）加以擴大與充實亦無不可，就既有的設備經濟與人才，稍加補充便可在最短期間內成立。

僑胞設立的民衆教育館，其工作範圍，當然和祖國民教館的性質相同，不過仍可以參酌當地的情形，需要的緩急而加以伸縮，如智育部分工作，可以多訂祖國書報雜誌，裝置收音機收聽祖國的消息，定期義務放映愛國電影，每星期舉行通俗演講一二次，題材以適合僑胞需要爲主，如衛生常識，科學常識，祖國史地常識，抗戰消息，及時事講解等等。

羣育方面的工作，更有幾項特殊工作可做，據許多僑胞的談話，馬來亞華僑，有許多因爲不明當地郵務規則，以致每年無法投遞的信件竟多至五六萬封，這五六萬封，至少有一半是有緊急事務的，說不定還有安家費用的錢鈔匯單在內，這樣永久擱在郵局裏的信件，一年已是那麼多，若再推測歷年來滯積的信件，更是令人咋舌，而僑胞與國內親屬所受的損失，簡直是無可估計，其他有許多僑胞因爲不熟悉當地的禁例，以及往返祖國的手續與情形，以致惹起無謂的麻煩，及不必要的困難的也諒必很多。這兒，民教館正可以施展它服務社會的責任，獲得顯著的成效，分派一二職員常川駐館，專爲僑胞解決這許多問題，或是定期作郵務電信，銀行保險信託的手續與常識，及往返祖國

注意事項的公開演講，如遇當地發生某一項特殊事件，而對僑胞又有切身關係的，民教館亦可隨時邀請當地的僑胞領袖或對這問題有研究的專家，蒞館詳細講解，使當地所有的僑胞，能够完全明白其中的底蘊，再設法採取適當的應付步驟。

僑胞對於在海外設立民教館的需要，照情形來推測，該比祖國的更爲迫切；而祖國希望僑胞能添設海外民教館，便利僑胞，進誦僑胞，爲祖國訓練、教育無數健全的國民，更是日夜希望其早日實現的，土耳其的復興，凱末爾歸功於全國的民教館，它在復興國家工作上，盡了多大的力量，也就不言可喻了。我國過去的情形，不用避諱和舊土耳其的老大顛預多少相似；今日的中國，更和復興初期的土耳其一樣，而我國將來光明的前途，則更爲燦爛無疑，我們爲了早日完成抗建工作，建立一個近代強盛的國家，我們要在每一部門都加緊努力，推進工作，然則今日僑胞民教館的設立，實在是不能再延緩下去了。

菲島禁止華僑經營零售商論

——一個純法理上的檢討——

菲律賓總統奎松氏於去年歲終令內政部起草市政法案，將公共市場歸由政府專責管理，並

規定華人在菜市場設菜攤者，須於三個月內撤退。在我國旅菲僑民人數約有十二萬七千餘，而其
中經營零售業者佔八千餘，彼輩均屬中下級商人。我駐馬尼刺總領事哈此禁止零售商的消息後，乃
根據一八八〇年中美續修條約第二款，特向菲總統及美國駐菲高級專員交涉，要求撤銷該市政法案
。然結果不得要領。茲該法案業經施行，影響我旅菲僑民的生存權與財產權至鉅，茲試爲此事從純
法理的立場加以檢討，以供我外交當局督當地僑胞的參攷。

一八九八年美西條約締訂後，菲島割歸美國，爲美國領土的一部。美國憲法第六條第二節說：
「……根據合衆國的權力而締訂之條約，或將來所締訂之條約，乃係領域內最高權力之法律；任何
州之憲法或法律縱有相反之規定，而各州法官均受此（條約）拘束。」菲律賓既爲美國之領土，故
中美間的條約對之實有拘束力。換言之，即中美間的條約的權威高于菲律賓的法律。今日菲島禁止
華工進口，乃根據一八八零年上述的條約第一款而來；又菲律賓人民雖非美國公民，然亦可依據一
八四四年的中美五口通商章程而在我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由此二例即可見中美間因中美條約而造成
的法律關係的一斑。

然則今日菲島禁止華人經營零售商有無違反中美條約？一八八零年的中美條約第二款說：「中
國商民，如傳教，學習，貿易，遊歷人等，以及隨帶並雇用之人，兼已在美國各處華工均聽其往來
自便，俾得受優待各國最厚之利益」。由此觀之，今日菲島禁止華人經營零售商，乃違反上述條約

中之一均聽其往來自便」的規定。不獨此也，既已違反條約，亦係間接違反憲法第六條第二節中之規定。

茲菲島既無意取消禁止零售商法案，爲今之計，我政府當局暨僑胞方面可分別以外交方式與提起诉訟二法分道進行，以謀達到取消該法案之目的。茲試分述之：

（一）我政府宜訓令我駐美大使向美國聯邦政府交涉，（因美國憲法第二條第二節第二段的規定外交權屬於聯邦政府之總統，故對外有調整邦交的權柄。）要求對於違反中美條約的禁止華人經營零售商法案，訓令菲島當局自動取消，美政府當不會以此爲地方事件，不屬聯邦政府。猶憶昔年美國某州通過法案歧視我華人，我國當局要求聯邦政府加以取消，然聯邦政府竟以此事推諉爲地方事件，可向州政府交涉等語。後來，美國公法學家對於此事屢有批評，不直其政府所爲，而聯邦政府亦改變其以往的態度。又如依上項進行仍不得結果，我外交當局宜依一九一四年在華盛頓簽訂設立永久國際委員會之條約辦理；如仍未解決，則請以公斷之方法爲之，以資解決。

（二）同時，受侵略之僑民，宜以受害人名義向法院提起訴訟，蓋如上述所言，美國憲法乃認條約爲領域內最高權力之法律；法律縱有相反之規定，而法官仍受條約之拘束。要求宣佈禁止零售商法案係違反中美條約，確定其無效，以求平反。關於此種訴訟方式，吾人曾於一九一二年菲島通過西文簿記條例——限定簿記文以英文或土語記載一案時，上訴美國最高法院要求將之取消，而獲成

功。此外，一九二四年聯邦法院亦有關此類案件的判決（*Hakura V. Seattle* (1924) 285 U. S. 392）。其判決書中云：「條約權乃高于州政府的權力；所以，州法律雖有相反的規定，如條約既賦予日本人經營典當經紀店之權，仍可經營。」

以上方案，尙望我外交當局與僑胞方面，分別急速進行。弱國豈無外交也哉，事如有成，此不獨我八千餘僑胞獲得保障，亦足以增高我國國際地位也。

僑胞獻機救國的意義

「航空建設」有用於輸運交通方面，以促進世界文化的合流；有用於戰爭方面，以攫取「制空權」，爲決定軍事勝利的力量。這次中國民族奮起抵抗日本侵略的聖戰的現階段，無疑的，當以航空建設第二目的最爲急切而需要。

由於西歐戰爭所得到的教訓，越發顯出空軍的威力，的確可以把握一個戰局的勝負，如果現在還有人迷信砲艦的封鎖政策，可以窺敵至於不戰而敗，這不得謂爲認識現代軍備的前進者，因爲立體戰爭的疾降機和降落傘的發現，足使海上壘壘失其戰略上的優勢；最近美國在積極擴張軍備的龐大預算裏，用於空軍的建設差不多佔整個預算百分之六十五以上，一個空軍的要員說：「假使美國

有一萬架飛機，這就是世界和平的保障。」英國首相邱吉爾鼓勵他們飛機製造廠說：「如果趕速每日能够製造飛機五百架，就可以克服目前一切的困難。」世界各國對於空軍建設的競進，可以說把他們的國家命運完全交給空軍壯士的手裏。

我們抗戰已經有三十五個月了，最顯著的就是以全國的戰爭代價，換來「中國不會滅亡」六個大字，這時候已入日我相持而至於決勝的階段了，因此根據戰爭力量的主要因素在於空軍的一個明證，我們能否擊破日本以爭取最後勝利，視乎能否在短時間裏實現偉大新空軍的建設計劃。蔣委員長告訴我們：「如果一國沒有空防的建設，簡直是沒有國防的建設。」大家要怎樣奮起負起這個救國的重任！

關於空軍建設的基幹問題，一、是空軍人材的訓練。二、是軍用飛機的購備。我國軍事最高當局自從放棄武漢積極開發西北西南各省以後，新空軍人材的訓練，已具有長足健全的趨勢，據一個世界軍事的批評家說：「日本機師技巧遠在中國機師之下。」以中國青年的勇於赴義，加入空軍訓練的人數，總在一萬至一萬五千人以上，第一問題已獲有相當的解決，至於軍用飛機的購備，老實說，我們是一個科學落後的國家，物質的接濟需要先進國的幫助，是無可諱言的，不單這樣，全國民眾在軍事勝利第一的信條下，越發需要盡其最大的努力，以解決這個困難的第二問題。

現在「七七」抗戰建國三週年紀念日快要到了，關於海外僑胞舉行紀念辦法，最吃緊的就是一

獻機運動」一件事了，過去僑胞對於抗戰的熱烈報効祖國，真是令前方將士感激奮發，僑胞一滴的汗，凝成戰場上一顆的子彈！你想這種力量怎樣偉大，據最近調查，抗戰以來華僑捐款統共在一萬萬元以上，今日勝利基礎的奠定，僑胞的功勞實在不少。總理說：「華僑是革命之母，」在抗戰決勝的階段，我們更要僑胞發動一個大規模的「獻機運動」，以充實祖國空軍力量。我們知道救國高於一切的僑胞們，聽到我們抗戰勝敗繫於空軍的一段話，必有投袂奮起以行動表現其情緒的。

這次中央海外部奉 蔣委員長命策動華僑航空救國運動，特組華僑航空救國運動委員會，奉命發行航空救國券，這宗捐款是完全用於購買新式飛機，和推進航空教育兩項，已經釐定了詳細的獎勵辦法，並且由中央通告派出陳慶雲戴愧生諸同志，分赴南北美洲，檀香山，菲律賓，向我僑胞呼籲；至於未經中央通告派員前往策動的地方，像馬來亞，澳洲，安南，緬甸等處，我們很希望當地領事館和直屬黨支部，以及各重要僑團和僑胞領袖積極提倡，作熱烈的響應，目的就是在最短的時間裏，湊集一宗現款，以完成我國空軍的建設，爭取領空的優勢，使早日達到勝利的目的，同時要聲明的，這次「獻機運動」是在本年七月七日起。至十月十日國慶紀念日結束。

親愛的僑胞，你們今日所處的環境怎麼樣呢？如果祖國在這次抗戰得到最後勝利，你們畢生的勤苦辛勞纔有保障；所以祖國的興亡盛衰，都與僑胞息息相關的。我們最要緊更加緊奮鬥。總理的教訓：「航空救國」。

由現階段的歐戰說到僑胞應有的努力

二七八

自五月十日德國發動侵犯荷比軍事以來，不滿一月而荷比戰事先後結束。德人挾了其戰勝的餘威，以「馬不停蹄」，「人不離甲」的姿態，指兵巴黎，不旬日而此世界名城竟淪陷於異域。此次「疾風暴雨」的戰爭進行，誠開戰爭史上的新紀元。無怪舉世均爲之驚異。我國科學向落人後，對此次演變，尤有莫大的感慨。

無疑的，這次的戰爭已以犀利的兵器，戰勝了戰略，退一步說，最低限度，戰略上原有的規律已因兵器的新發明，而有重新估量和修正的必要了。我國科學素落人後。偶有發明，有時亦因故步自封，不知提倡應用，不事改革鑽研，精益求精，終鮮進步。吾人試一翻報章，即有「仿古法製」，「家傳祕訣」的廣告，此可見吾民族守成的一斑，至於軍事學方面，往時竟有少數人以熟讀一本「孫子兵法」已足應付一切戰爭之論，此誠不可想像的見解。夫科學的發明，日新月異。近代戰爭，因而蛻變；有所謂立體戰爭，有所謂閃電戰爭；至軍隊裝備方面，有機械化部隊，摩托化部隊，裝甲師團，坦克師團等，不一而足。似此情形，何能以昔日的方法擋架現代的打擊。我們必須虛心求知，一洗舊習，把世界文化迎頭趕去。茲試爲我僑胞陳之：

我僑胞所居留地方，非係列強本土，即係其殖民地，要提倡科學風氣之先，正宜多多利用此機會，接受科學文明，以冀將來有貢獻於我國家，一改從前以老大民族自居而躊躇志滿的態度。

至於商業上的經營與組織，不應墨守成規，拘泥舊法，宜多作集團的競爭，和作大規模的經營，與夫科學方法的管理。減少僑胞同行相互間無謂的競爭與磨擦，以達到國際商戰的目標。小本經營的僑胞，亦應彼此攜手合作，不作不正當的競爭，如不互相以賤價出售其貨物，以免彼此無利可圖，甚至貽笑當地友邦人士。我僑胞遠適異國，愛國愛族之觀念至深，當能體念此意。其次，尤宜消除地域和幫派的觀念，澈底合作，聲應氣求，增加我僑胞力量，俾救災賑款能更順利進行，以期獲得優良的效果。

此外，尤應熱烈擁護政府，集中意志，服從領袖。在一個政府，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之下努力邁進，須知這原是一個有組織國家的公民「責無旁貸」的義務。

三年來的抗戰，我們艱苦備嘗，我們沒有同盟國，我們亦沒有直接得到國外軍力的援助。不論經戰爭何種困難的境地，我們都義無反顧，繼續努力，這都是我們民族偉大地方的充分表現。我們祇有一個目標——把敵人驅逐於我們國境之外。反觀歐局，瞬息萬變，我們誠感到足以自豪之處。

現在歷史已昭示了我們：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建立了牢不可拔的根基。我黃炎華的子孫，原是本質優秀的民族，我們不難把它恢復，把它從新建立起來！

歐機運動

飛機在現代戰爭中所佔地位的重要，觀於最近歐戰的開展，便可以獲得明證。這次德軍所以能够運用「閃電戰略」，所向無敵，主要原因就是搶先取得「制空權」，然後聯結大量的轟炸機，坦克，大礮，同時向前推進，勢如排山倒海，銳不可當，其中尤以飛機的威力為最大，既低飛密集轟炸，替坦克和步兵掃除前進的障礙，且運輸降落傘部隊於敵人的後方，藉以破壞交通，擾亂陣容，炸毀要塞，使對方沒法鞏固防線，所以五月二十一日「泰晤士報」社評，曾有下列的論斷：「聯軍今天到了這個危險地位，不是由於戰略的失敗，和勇敢的缺乏，而是由於物質的不充足。今後欲想阻止德國的前進，挽回戰爭的危局，只有克服德國優越的空軍，方能達到這個目的。」這確是中肯之言，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我們對日抗戰，已有三年的經驗，雖實力方面，愈戰愈強，然以空軍落後，到現在還喫虧不少，即就最近行都重慶之遭日機轟炸而言，每一次空襲，市民死傷往往達數百人，屋宇被摧毀的，少則數百間，多則在三千間以上。統計七七事變至去年八月底止，日軍空襲達五千零四十六次，投彈在萬噸以上，炸死我軍民同胞約四萬五千人，受傷的約六萬人，被炸燬的房屋達十六萬五千間。這

是我民族的血債，至今還沒結束的血債，凡我同胞一息尚存，就有清算這筆血債的責任。我至聖孔子主張「以直報怨」，六經中的「春秋」，大倡復讎之義。吾人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個人的私怨可釋，民族的深讎絕不可解，我們必須立志復讎，以牙還牙，以血洗血。我們必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是以抗戰當從購製飛機着手，建國當從建立空軍做起，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同胞們！中華民族要生存，要獨立自由，要洗刷過去的一切恥辱建立新國家於天地之間；爲着完成這個使命，我們必須驅除倭寇還我河山，而完成這個使命的第一件武器就是飛機，就是更大量的飛機！就是更精強的飛機！

只要我們肯埋頭苦幹，而且萬衆一心去幹，最短期間，必能充分取得我們所需要的武器。其實，日本人雖以模仿見長，然迄今在飛機方面，每月生產額不過六十架，全國所有飛機亦不過二千三百架，這樣的紀錄，我們不難在最近將來，就把它打破。且日本自製飛機，其主要材料和工具大部分購自美國，現在美國已實施禁運，日本自製飛機的工業就要陷於停頓，這正好給我們「迎頭趕上」的機會。

我們追趕敵人，並不一定需要立即大規模設廠製造，因爲時間或不容許。我們有的是人，有的是錢，單在海外方面，我們的同胞就達千餘萬人，大都能够勤奮生產，踴躍捐輸，所以再來一次獻機運動，我們就不難迎頭趕上敵人。現在供給我們飛機的國家，除蘇聯外，還有美國。尤其是美國

的大量生產，足以供給我探購應急，但美金匯價高漲，祖國匯款來此，頗不經濟，而僑胞匯款出境，殊苦為數有限，所以發起獻機運動，在美籌款，義不容辭。

願我全體僑胞，毅然負起航空救國的重擔，在抗戰的勝利史中，以其血汗的結晶，寫出最光榮之一頁！

動員華僑力量

華僑之在海外，有其深遠的，穩固的，歷史與基礎。因其自身所處的環境關係，足以激發其國家觀念；而加強其民族思想；自抗戰以來華僑本共過去致力革命奮鬥之精神，以報效祖國，誠為世界各國僑民所未有，故與抗戰有同樣嚴重的建國大業，必有待於華僑之共同負荷，蓋無疑義。

建國之重要因素，旨在於人材之集中與培植，然後再謀經濟力量之發展；中國以地大物博，號稱於世，而人口更佔世界各國之第一位，現在從三年抗戰的經驗所得到的教訓，是知吾人必須善用此種得天獨厚之建國原動力，而後可以打破今日的局面，促進抗戰的勝利。

國內全體人民，在領袖指導下，向共同之目標勇猛精進，不停在遼闊的戰地，樹立其偉大功績，吾人倘置身於西南之桂滇黔，與西北之秦蜀各地，尤其新都建設所在，利用人材物資，以開發

富源，增加大後方之生產，完成重要的交通路線，推動戰時的各級教育，真有蓬蓬勃勃，一日千里之現象；是則建國因素之培養滋長，國內人士已盡其最大之努力，今日所殷殷期望者，厥為海外華僑，在此歷史上創造生命之時代過程中，亟應毅然地參加祖國的建國運動，我們中央政府必能推心置腹，給予僑胞以救國運動的機會，庶幾打成一片，鑄成一條人材與經濟溶合之鐵鍊。

歐戰自荷比潰敗，法國屈辱投降以後，國際形勢之變化與動盪，實在錯綜離合，令人不可思議！然吾人有一正確之信念，即中國的抗戰建國計劃，並不因歐戰影響而有所變更，抑且絕不因某國之勝敗，而為原定步驟之阻力，質言之，即以『不變厥蕙變』是也。此種抗戰必勝與建國必成信念之堅決，益使海外華僑，感覺異常的興奮，投袂而起，一往無前，胥在於今日。不甯惟是，華僑竭其畢生之心血，或且數世相傳艱難締造之基業，在世界鉅浪洶湧中，有所搖動，將不免成爲現實的幻滅，故僑胞內心苦悶，與其切望祖國復興之殷懇，最爲真實而切要。

現在中央已積極爲僑胞籌劃萬全，關於人材集中方面，特別注意於歸國僑胞之安插，據昆明訊：適因華僑回國人數激增，或參加抗戰工作，或從事後方生產，當地人士，已籌設華僑公寓若干所，專招待歸國僑胞，并盡量介紹各種職業，極形活躍。又據重慶訊：歐戰擴大以來，我旅居英荷兩屬之千萬僑胞，多感威脅，最高當局，對此極表關懷，已令迅速辦理僑居事項，以便返國僑胞，得安居樂業；現已劃定滇東各縣，廣建僑樂村；安置僑胞，此關於安插歸僑之辦法也。又據曲江訊：

粵省府爲保護歸僑起見，特設立粵僑通訊處，並以東江一帶，爲華僑返國必經要道，故設立東江護僑事務所，復在興甯、老隆、惠陽、淡水、沙魚涌、各處，設護僑分站，印發「華僑須知」手冊，指導華僑從事實際救國工作；現據調查上月歸僑已逾萬人，同時粵省僑振會積極招致失業僑胞，關於機工人材，在韶收容，聽候隨時考用，關於教育人材，經分別在港登記，集韶訓練，再派工作，此最近粵省辦理歸僑事務之可記者也。

至於華僑游資之利用，在抗戰的經濟建設方面，實爲一種生力軍之補充，最近政府公布的「非常時期華僑投資國內經濟事業獎勵辦法」，凡經濟事業，華僑資金佔總額百分之六十以上者，得呈請經濟部，予以特別的獎勵；此外還有國營之經濟事業，得由經濟部於呈准後，特許華僑投資或合辦，與華僑投資之經濟事業，如遇特殊困難時，得呈請經濟部救濟，此兩項規定實爲僑資有力之保障，此政府處理僑資之大概也。據昆明訊：雲南建廳以僑胞歸國日衆，對於開發本省墾殖事業希望正大，特修正僑胞墾殖委員會暨接待室章程，以期發展資源，符合實際需要，使僑胞得收實益。又據曲江訊：省府頃決定推廣華僑承墾地辦法，內容大致分農田，荒地面積，現有農田每年生產統計，荒地開墾後每年生產遞增統計，及荒地與荒山之墾殖方法，團體與個人承墾辦法等等，務以利用僑資投資，及充實護僑力量爲本，此各地機關歡迎僑胞回國投資之有效辦法也。

綜合以上所述各點，不外欲集中華僑人力財力兩者，以補本國之不足，以適應抗戰之需要；一方

面利用華僑各種人材與大量資產，足以支持長期抗戰，建設新中國；一方面在歐戰劇變當中，華僑得到祖國實力與法律之保障，安心歸國，實百利而無一弊者。凡吾黃農虞夏之遺民，請以最大之努力，貢獻於國家民族之利益上，共圖有功！

歐戰擴大後僑胞在救國運動上應有的警惕

歐戰擴大了，影響所及，全世界的各處都充滿了危機和不安，再加國際局勢的變幻不測，遠東現狀的緊張複雜，我們遠處海外的僑胞，一方面由於所處環境的不同，一方面由於隔離祖國較遠，在行動和認識上不能隨時隨地迅速的獲得清楚明白的指示，在某種情形之下，很容易在精神上發生錯誤的感覺，在行動上陷於混亂和徬徨，偶不小心，就犯上莫明其妙的過失，這種過失小則妨害自身，大則縱然無害於祖國，但也可能在直接間接中使祖國蒙受程度不等的損失。因此我們覺得當前海外僑胞爲要使自己的一分精力一分財力都十分合理的供獻給抗戰中的祖國，不浪費，更能絕對避免種種不必要的意外的損失，在當前救國運動的推進和宣傳上，須要有個新的認識和警惕。

中國僑民眷念宗邦的內向心理，雖經祖孫數代而不變，在這次抗日戰爭中我們無量數僑胞能够發揮如此巨大的力量，使外人見了都肅然起敬，自非偶然。但正因爲此，正因爲我們僑胞所分佈

的區域太廣，華僑居地方的關係太深切，華僑救國運動的組織與推進，雖在精神上完全一致，在形式上却不能不顧到環境的關係有所不同。譬如非列濱不同於英屬馬來亞，荷印不同於法屬越南，泰國不同於香港澳洲，歐洲美洲更不同於其他地方，這種形式上的不同，自然影響到組織機構和工作方法的互有差別，但所得實效，却又完全相同，這是可以拿過去的事實來加以證實，而且引以為慰的。不過自歐戰擴大以後，英、法、荷諸國的現狀有時因環境的改變，其本國及殖民地的行政措置，也有急劇的轉捩。他如美洲以及非列濱，雖然還站在炮火外面，然因歐洲戰局之愈來愈緊張，太平洋氣壓愈來愈低，即是說戰爭的火線影響到某一角落，也不容我們去抹殺忽視。而英、法、荷、美四個國家的殖民地，是我們僑胞分布最多的地方，因此那些地方的華僑救國運動，便多少要受點妨礙了，所以我們海外僑胞在救國運動的推進和宣傳上，不但要謹慎將事，更要有冷靜的頭腦和清楚的理智，明白當局者意向之所在和自己的責任及立場，不可單靠感情用事，逞一時的意氣或快意，以致妨害了整個救亡運動的大局。首先我們得明白，各國當局對於我國抗戰和僑胞的救國運動，無不寄與無限的同情，他們在主觀上，對僑胞的任何救國活動都不會予以阻礙，但是我們也不能忘掉一個重要的客觀事實，即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立場和它本身的利益，尤其到了那國家不幸牽涉戰禍或很容易牽入戰禍的時候，它爲了自己的安全而施以特殊統制，實在也是在所難免的。甚至連門明胡華裔的救國運動出於正義，但爲了種種關係又不得不予以限制，此種苦心，我們當

然必要瞭解。舉例來說，自從中日戰爭展開以來，國內各地的外僑，在行動上同樣要受我們政府的監督與限制，這種監督在外僑們自感不便，但他們怎麼能夠指責我們政府當局的不當呢？華僑們在海外的情形也是一樣，所以我們只要「推己及人」，那末自歐戰以來，海外華僑在救國運動上或將受相當的影響，就不必煩燥，更不應以此便認為當前形勢有什麼改變。恰恰相反的，海外當局對於我們抗戰的同情，也許因歐戰的擴大和太平洋空氣的緊張而更覺加深，但這種曲線的維護辦法，是以提防奸人的從中活動罷了，我們明白了這一點，便可肯定的說目前海外華僑的救國運動，其實際環境還像過去一樣的優越，只要僑胞們能夠顧及所處的安全和利益，在法律範圍許可內依然努力於救國運動，在行動上既不會受到阻礙。在效果上也不致有什麼減色，但如僑胞們不去注意這種實際環境，不守自己的立場，那末影响所及，必然會遇到意外的打擊，因為一點外表上的小事而損害了整個大局，此中得失自然不言而喻的。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言論宣傳方面，不要引起他方面的誤解。我們中國只有一個敵人——日本帝國主義，除了日本之外，各國都是我們的友人和援助者，相互之間根本沒有什麼衝突，我們海外僑胞既不用替某國宣傳主義，更不會有人鼓吹侵略，所以海外僑胞如果在思想主義的宣傳上一時犯下了這種忘掉本身立場的錯誤，以致妨害到救國運動的推進，這是一種下策，為我們所不取的。

因此，在歐戰擴大的現階段，我們海外華僑的救國運動，雖然實際受不到多大影響，只要我們

每一個僑胞能認清自己的立場，環境，和對國家所負的責任，平心靜氣，埋頭苦幹，那末所得的效
果決不會少於過去，但我們不能不隨時警惕，因為如果我們忘記了自己的立場而去做了中國人在現
階段所不必要做的事，給當地政府加以壓制取締，因此妨害了整個救國運動，那簡直是在幫助敵人
，殺害自己。

不成問題的，歐洲的戰事會更加緊張，太平洋上的風雲也在瞬息萬變中，我們的抗戰形勢一天
天在踏上新更接近於勝利的康莊大道，海外僑胞必須更加努力，與國內軍民合作，完成抗戰建國
的全功，而在這勝利的前夜，僑胞們的活動尤其需要小心，因為一方面祖國對於僑胞的力量需要愈
殷切，僑胞們所處的環境愈複雜，在抗戰的威脅下，海外各地對於什麼妨害安全的活動，必將取締
愈嚴，雖這與我們華僑的救國運動風馬牛不相及，但我們瞻前顧後，每一個僑胞實在有特別留心的
必要。

斥冒牌的宣傳

東洋胃牌的劣貨，充斥市場，爲世所詬病，這由於倭人天性狡猾，公然作僞，恬不知恥；在商
業如此，在其他方面亦莫不然，就政治來說，既拉出一個薄儀，製造滿洲僞國；又舉出一個汪兆銘

，製造南京僑府，意圖以偽亂真，減少阻力，遂其侵略兼併的大慾；無如傀儡無靈，徒重負擔，泥潭深陷，愈難自拔。迫得轉換花樣，而致力於加緊宣傳。自然，在這方面，也仍脫不掉那一套慣用的冒牌技術。

倭人的冒牌技術，最近擴大運動，竟僞造了「五洲華僑洪門致公堂總幹部籌備會」的名義，向海外華僑散發荒謬絕倫的通告。只是其中「黃種人大團結」那一番妙論，就已經和洪門風馬牛不相及了，更不必談到旁的事體，所謂「黃種人大團結」，說來很像煞有介事，然而仔細想想看：倭人在甲午之戰以後不是把高麗台灣的黃種人早就「大團結」起來了麼？倭人自「九一八」以迄現在，不是把我關外四省和關內淪陷區無數黃種人的婦女財產都實行過「大團結」麼？難道還不知足，仍要把我五洲華僑再如此這般的「大團結」一番麼？今日高麗台灣的黃種人，過的是牛馬奴隸的生活，我們關外和關內淪陷區的同胞呻吟於倭族鐵蹄蹂躪之下，正渴望國軍早日收復失地，把他們拯救出來；任何有血性有骨氣的黃種人談起倭軍在華的暴行，無不痛心疾首，髮指皆裂，有誰對倭人「團結」的圈套，還輕易上當呢？

並且，我炎黃華胄具有五千年的文化歷史，是反侵略的先驅者，我們才真是東亞的安定力，如果有人主張黃種人大團結，應該以中華民族為中心纔是，倭奴有什麼資格想越俎代庖？所以稍有腦筋的人們當能覺察這種冒牌的宣傳，是絕不能取信於人的。尤其是聖潔的洪門金字牌子，絕不適於

那班魑魅魍魎的採用。洪門這個團體，就其源流來看，本是一個極有意義的民族革命結合。在明末、清初，許多忠義之士，痛異族入主中華，相約作復國運動，而其秘密組織，即以「反清復明」為旗幟，如是相沿歷數百年而不改，太平天國失敗之後，其黨人亡命海外，收拾餘燼，徐圖起事。一脈相傳，仍以光復祖國為職志，故勢力日盛，深入僑界，雖過去期間，因分子複雜，良莠不齊，曾發生許多無謂的糾紛，然大體上其黨人多能崇尚忠義，實行互助，當孫總理倡導革命之時，仗義相從者，大不乏人，不失為民族革命分子，至今猶為國人所稱道而不衰，這樣有革命歷史的團體，不活動則已，如真活動起來，便只有一條路線，即繼承先賢遺教，發揚革命精神，擁護抗戰國策，以期驅逐倭寇，還我河山，無論如何，絕不致「數典忘祖」，抹殺傳統的民族意識，而供外人作鷹犬，這是可以斷言的。

因此，敵人冒牌的宣傳，不特不能售其技，而且自行暴露其弱點，由於三年來我最高軍事領袖使用「磁鐵戰術」把敵軍緊緊吸住，使其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日暮途窮，計無所出，其宣傳遂不擇手段，其作偽遂過於拙劣，吾人觀其冒牌技術之可鄙可笑，深信倭國主持無人，氣數已盡，崩潰之期，當不在遠。

0
381523